武俠世界

英雄手段（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玉女多情，少俠胡鬧，一對初履江湖道上的年輕男女，偏偏遇上一羣老謀深算，手段兇狠絕毒的武林惡魔，大家爲了一匹奇怪玉馬而爭得焦頭爛額，究竟所爲何事？本故事奇幻風趣，兼且驚險百出，全文一氣呵成，絕無冷場，保証令你手不釋卷！



$4.00

第25年
8
革新號

編者話

雪刀浪子這個故事集，在本刋刋出來說已有很多年歷史，也先後刋出了不少集，可幸甚獲讀者讚賞，不負作者龍乘風君一番苦心，鼓勵之餘，今期他又替本刋撰寫另一新作。

﹂英雄手段﹂是一篇奇幻創新，對白風趣，場面熱鬧，驚險百出兼而有之的小說，描述一對初履江湖道上的年輕俠侶，偏偏遇上一羣老謀深算、手段兇狠絕毒的武林惡魔，他們爲了一匹奇怪的玉馬展開連場血鬥，追奔逐北，你死我活，過程之驚險非筆墨所能形容，欲知眞相如何？請先閱讀本文。

＊＊　＊＊　＊＊

王一龍擅寫民初時代俠義故事，有聲有色，早已ㄖ碑載道，今期刋出的一篇﹂黎明剿匪﹂故事之一﹂天譴﹂，也是他近來最新作品，內容充滿倫理俠情、儲仇恩怨氣氛，把一個幻失怙恃的善良少女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致，有血有淚，撼人肺腑……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撰寫的新派脫俗故事：﹂鐵馬金戈﹂。內容涉及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來龍去脈，非常精彩，值得一讀。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72.7.20.

第25年
第 8 期
（總號12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段手 英雄

文・龍乘風
圖・可飛

街頭賣藝的兩師徒



久雪初晴，天氣雖然還是異常寒冷，但在岳陽城西的玉玄觀前，已又回復了平時繁榮熱鬧的景象。

玉玄觀雖然是一座規模龐大，氣派極是恢宏的道觀，但這道觀的主持悠然道長，却是個生性豁朗，十分隨和的出家人，在道觀之中，雖然是禁止吃葷，但在道觀門外的一爿廣場上，却是鷄鵝鴨肉，花雕竹葉青燒刀子樣樣不缺。

這裏是小販子的天下，他們能够聚集在這裏做點小買賣，完全是悠然道長所賜的。

在七八年前，這爿廣場除了售賣香油的吳婆子之外，任何小販都不能在這裏立足，那時候玉玄觀的主持，是悠然道長的師叔善慈眞人。

善慈眞人雖以「善、慈」二字爲法號，但這位出家人却一點也不容易相處，他在玉玄觀中凡二十餘年，直至他兩腿一伸那一刻爲止，居然從來沒有人曾經見他笑過一次。

他不但吝嗇笑容，對其他種種事情，總之事無大小，不分輕重，也一律以「嗇吝」兩字作爲處事原則。

節儉是良好的美德，但嗇吝就不怎麼妙了。

結果，這個老眞人由於長期省吃省用，終於把自己弄得「越來越瘦」，看來眞是仙風道骨極了。

終於，這位瘦道人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死時一身皮黏骨，眞是「面無四兩肉，身輕似餓燕。」

善慈眞人死後，就由悠然道長繼任玉玄觀主持。

悠然道長和善慈眞人可差得遠了，後者瘦骨如柴，前者却是白白胖胖，無論在清晨或者在子夜時候看見他，他都是笑臉迎人，紅光滿面的。

有人說，他一點也不像個煉丹煉仙的道長，倒像個彌勒佛。

對於別人來說，玉玄觀主持是肥是瘦，都是沒有甚麼關係的，最重要的是：善慈眞人和悠然道長的行事作風，可說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悠然道長也有他的一套規矩，比方說：道觀裏的弟子不能偷竊、不能酗酒、不能犯色戒、不能打架、更不能殺人等等。

而這些規矩，是每個大道士小道士老道士和嫩道士都甘心服從的，因爲這些規矩一點也不苛求，絕不能算是過份挑剔。

但在從前，只要有人打噴嚏大聲了一點而又給善慈眞人聽見的話，那也算是罪過。

有罪就有罰，這個餓壞了的道觀主持，說不定會罰你關在毛坑裏三晝三夜，這叫「方便之刑」，受刑者吃在那裏，睡在那裏，要拉矢撒尿也在那裏，眞是方便得很。

現在換上了悠然道長當主持，他可沒有這一套。

而且，在他當上了玉玄觀主持後，道觀門外那爿廣場很快就熱鬧起來。

最不滿的，當然就是那個售賣香油的吳婆子，她很生氣，曾經三番四次找悠然道長，問他怎麼容許這許多小販在道觀門外，弄得烏烟瘴氣？

悠然道長最後笑了笑，對吳婆子說：「這種事，貧道不清楚，妳若要問個明白，不妨去找一個人。」

「找誰？」

「貧道的師叔，說不定他已經在等着妳！」

吳婆子呆在那裏，一時間還沒弄清楚這個胖道人的意思。

等到她想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悠然道長已不知所踪。

經過這一次之後，吳婆子不敢再問短問長了，因爲她知道，這個白白胖胖的道人已開始對自己有點不耐煩，再鬧下去，只有碰釘子的份兒。

× × ×

在一檔雜耍攤前，四週都圍滿了人，賣藝的是一老一少，玩的把戲是「蔽目倒跳火圈子」，那火熊熊的圈環上還鑲着十二口鋒利無比的尖刀，倘若一個弄不好，立時就是穿胸洞腹之災。

但跳火圈子的青衣少年也眞有一手，雖然他蔽着眼睛，而且又是從後面倒仰着身子飛躍出去，但他的去勢還是既快且準，一下子就穿過了火圈子，這還不算，他剛鑽過來，脚尖甫落地上，又再次倒仰着身子飛回過去，如是者一連穿過火圈八次，簡直是用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當他第八次跳過火圈，氣定神閒地停立不動時，人羣立刻响起熱烈的喝采和鼓掌聲。

類似這樣的雜耍，大家雖然曾經見過，但玩得這樣出色的，却是極爲罕見。

就在那穿着一身葛衣的老者拿起砵子向大家討賞錢的時候，忽然有人吼叫了一聲：「他媽的往哪裏走！」

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已有兩三個看雜耍的人，突然給一股大力撞倒開去。

有人大罵，有人大笑，也有人給嚇得面青唇白，匆匆散了開去。

只見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叫化子，他穿過了人叢，滿面惶恐之色。

在他的背後，有五個精壯的大漢追了上來，他們全都磨拳擦掌，好像想把這叫化撕開八大塊方洩心頭之恨似的。

這時候，火圈子仍然在燃燒着，而在火燄之中，還透射出令人心寒的刀光，但是，那小叫化子大概是給背後的追兵追得急了，竟然毫不遲疑地就向火圈子穿躍過去。

看熱鬧的人不禁一齊發出了驚叫之聲，他們都担心這小叫化子會給這火圈子吞噬掉性命。

但這小叫化子似乎如有神助，居然順利地穿過了火圈，身上並無半點受傷。

那賣藝的青衣少年同時哈哈一笑：「好俊的身子，還有誰敢試一試？」

他好像完全未曾看出，這小叫化子是情急之下，慌不擇路地才跳過這火圈的。

就在此時，那五個大漢已追了上來，其中一個穿着黃色勁裝的漢子冷笑一聲：「這算是甚麼？瞧俺的！」

這黃衣勁裝大漢說跳便跳，也依樣葫蘆地向那火圈子穿躍過去。

背後另一個滿臉麻子的大漢驚呼一聲，喝道：「笨牛，跳不得！」

但那黃衣勁裝大漢已如箭在弦，早已跳了過去。

他這一跳，可說是氣勢不凡，但等到他跳過火圈之際，身上最少有幾處地方給火燄燃燒起來，肚子上更是「颯」的一聲，挨上了火圈的利刀子，登時血如流注，情形狼狽到了極點。

賣藝少年却還在拍掌笑道：「好精采！好身手！笨牛大哥，最好再試一試。」

黃衣勁裝大漢早已面無人色，慌忙在地上胡亂打滾，那麻子大漢面色驟變，瞪着那賣藝少年厲聲喝道：「臭小子，你在胡鬧甚麼？」

賣藝少年哈哈一笑，道：「你怎知道我的名字？」

麻子大漢一怔：「你叫甚麼名字？」

賣藝少年答道：「我不就是姓胡名鬧嗎？」

「胡鬧？」麻子大漢呆了一呆，隨即怒喝道：「不管你是胡鬧還是胡傻，快把那小賊交出來！」

胡鬧眨眨眼睛，道：「誰是小賊？」

麻子大漢道：「躲在你身後鬼鬼祟祟的小雜種就是個賊。」

胡鬧眉頭一皺，回頭瞧着那小叫化一眼，道：「他說的是不是眞話？」

小叫化連忙搖搖頭，道：「胡大哥，你可別聽信他在胡說八道，我只是個可憐的小叫化，偸東西這一門子本領，我就算想學也學不來。」

胡鬧點點頭，一挺胸膛瞪了麻子大漢道：「你聽見了沒有，四五個大男人追打一個小叫化，這還成甚麼體統？若說他是個賊，那麼，他到底偸了甚麼東西？」

麻子大漢道：「他偸了一匹馬。」

胡鬧道：「馬？現在那匹馬呢？」

麻子大漢道：「就在他身上。」

胡鬧奇道：「這可越弄越稀奇了，他身上怎麼可能會藏着一匹馬？你這個人是不是神經病？」

麻子大漢「呸」的一聲，破口大罵：「老子的事，你管不着，快滾開去！」

胡鬧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怎麼火氣大得這樣厲害？」

麻子大漢怒道：「他媽的，你準是活膩了，看拳！」

他說了一聲「看拳」，一個拳頭已打在臉龐上。但却並不是他的拳頭打中胡鬧的臉龐，而是胡鬧的拳頭打在麻子大漢的鼻樑上！

麻子大漢立刻捂着鼻子，狼狽地向後疾退了三尺。

這一次，拍掌叫好的是小叫化子：「打得好，他要看拳，胡大哥立刻就給他看拳頭，這眞是他的福氣！」

麻子大漢還沒有動手已挨了一拳，再摸摸鼻子，只覺得一片濕濡濡的，竟然一拳就已給胡鬧打得滿面都是鮮血。

這時候，那黃衣勁裝大漢已包紮傷口，但他身上的衣裳已被燒焦了好幾處，看來實在狼狽萬分。

他滿以爲麻子大漢會爲他吐一口烏氣，誰料到麻子大漢還未動手，就已大大的吃虧。

麻子大漢勃然大怒，喝道：「這臭小子跟那小賊同是賊黨，統統都給老子抓回去審個明白……」

胡鬧皺了皺眉，瞧了小叫化子一眼，嘆道：「小兄弟，你聽見了沒有？我現在已經變成你的賊黨啦！」

小叫化子笑了笑，道：「你若害怕，把我交給他們發落便是。」

胡鬧搖搖頭，道：「這可不够朋友，要闖禍就闖到底，怕的就是烏龜王八！」

小叫化子忽然叫了一聲：「小心！」

話猶未了，一口大砍刀迎面向胡鬧的臉上劈了過來。

麻子大漢已給胡鬧那一拳撩起了冲天怒火，也不顧得殺人塡命這一回事，一上來就是殺手招數。

胡鬧不慌不忙，身如泥鰍一般在麻子大漢旁邊滑了過去，麻子大漢只覺得腰間突然一痲，渾身氣力竟然完全使不出來。

原來胡鬧在麻子大漢身邊滑過之際，已疾迅地點了他腰間三處穴道。

胡鬧很快又繞到麻子大漢面前，嘻嘻一笑道：「怎麼啦？是不是餓壞了？連大砍刀也提不起來了？」

麻子大漢又驚又怒，其餘四人睹狀，知道今番遇上了勁敵，一時間誰也不敢貿然再上。

小叫化子高興極了。

他裝着鬼臉，神氣十足地對麻子大漢說：「你嘛，雖然不跳火圈子，其實也是一條笨牛，天下間這許多人不惹，你居然惹上咱們胡大哥，眞是不知死活，活該！活該得很！」

他這麼一說，旁人更加以爲這小叫化子和胡鬧是同黨了。

就在這五個大漢進退維谷之際，一直沉默着的賣藝老人突然嘆道：「胡鬧！胡鬧！眞是太豈有此理！太胡鬧了！」

胡鬧聳了聳肩，道：「師父，這五位壯士也許是一時誤會，所以才弄出這許多事情來，你老人家就饒恕他們一趟罷！」

賣藝老人冷冷一笑：「我不是罵這五條笨牛，而是罵你太胡鬧，簡直沒有把我這個老師父放在眼內！」

胡鬧吃了一驚，忙道：「師父，那裏有這樣的事？弟子最尊敬你老人家的，師父若不高興，弟子不再胡鬧下去便是！」

賣藝老人哼的一聲：「現在才收手，恐怕已經太遲啊！」

胡鬧嘆了口氣，說道：「是的！的確是太遲了，因爲這五條笨牛的主人也已趕來啦！」

小叫化子聽到最後一句說話，嚇得連臉都青了：「胡大哥，你……你可不要嚇我……」

胡鬧看見他臉色大變，也不禁說：「好兄弟，你也不要嚇我，你到底招惹了甚麼厲害的對頭？」

小叫化子道：「你現在看見那五條笨牛的主人是怎樣的？」

胡鬧道：「禿頂扁鼻，唇厚嘴尖，是個不折不扣的醜八怪！瞧，現在那五條笨牛已向這醜八怪訴苦哩！」

小叫化子道：「你說對了，這醜八怪就是那五條笨牛的主人，但你可知道，這醜八怪的來歷？」

胡鬧搖搖頭，道：「不知道。」

小叫化子跺了跺脚，說：「他叫蒲任行，江湖上的人都叫他『玉面飛屍』！」

「玉面飛屍？」胡鬧怔住：「這四個字，似乎就只有最後一個字才最配合他的尊容，難道這條死屍眞的會飛？就算他會飛，玉面這兩個字又怎麼解釋？」

小叫化子苦笑了一下，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胡鬧皺了皺眉，道：「這死屍很厲害嗎？」

小叫化吸了口氣，才道：「半年前長白山冰峯峽派出二十八個高手去找他算帳，結果就只剩下三個人死不斷氣地爬回北方去！」

胡鬧道：「冰峯峽不是有二十九個世外高人隱居峽中嗎？怎麼只有二十八個人去找他算帳？」

小叫化子道：「峽中武功最厲害的老大袞三禪就是因爲給這死屍弄爆了半邊腦袋，所以他的二十八個兄弟才聯羣出動，去找這個死屍算帳！」

胡鬧笑了一笑：「『此說來，冰峯峽中人，看來都是飯桶而已。」

小叫化頓足道：「就算冰峯峽的全是飯桶，那麼，大連寺的和尚又怎樣？」

「大連寺？可是虛智上人做主持的大連寺？」

「不是這座大連寺又還會是那一座？」小叫化子道：「虛智上人武功絕頂，掌功和氣功都已練至爐火純青的境界，但却給這個死屍三掌就打得魂魄不全，慘死寺外，連大連寺的鎭寺之寶金聖玉杖也給這死屍搶走了，你說這死屍厲害不厲害！」

胡鬧這才面色驟變，道：「厲害！厲害，厲害極了！你怎麼會惹上這種要命的老王八？」

小叫化子苦笑道：「是因爲貪心？」

「貪心，你眞的偸了東西？」

少叫化子點點頭。

胡鬧道：「你怎麼剛才還在否認自己是個賊？難道你不覺得慚愧嗎？」

小叫化子道：「天下間最笨的賊，也不會急不及待的就承認自己是個賊嘛！」

胡鬧想了想，道：「這也未嘗不是道理，但你甚麼人的東西不去偸，偏偏偸這個死屍的？這豈不是自招麻煩嗎？」

小叫化子道：「這又有甚麼好說的？不偸也已偸了，你老早叫我小兄弟，那麼現在也該爲我這個小兄弟想想辦法了。」

胡鬧嘆了口氣，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有甚麼辦法好想，瞧，那個死屍已向咱們走了過來啦。」

小叫化子好像嚇得連腿都發軟了：「這……這怎麼辦？」

胡鬧却是笑了笑：「不要害怕，我師父會給咱們擋住的！」

小叫化眼睛骨碌地一轉，道：「你師父的本領很大？」

胡鬧點點頭，道：「當然，他老人家是……」

就在他想說出師父名字的時候，賣藝老人忽然重重的咳嗽一聲，又用一種跡近乎嚴厲的目光瞪着胡鬧。

但他似乎並不慣於用這種態度來對付自己的徒兒，他只是瞪了一眼，居然自己首先「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小叫化子看見賣藝老人發笑，他也忍不住同樣「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胡鬧盯着他：「你在笑甚麼？」

小叫化子舌頭一伸，聳肩道：「我沒笑甚麼，只是覺得你們這一對師徒很古怪，很有趣。」

胡鬧哼的一聲，道：「這都是你給我們惹來的麻煩！」

小叫化子的嘴忽然扁了：「你不高興可以袖手旁觀，可沒有人勉强你們師徒多管閒事。」

胡鬧忙道：「小兄弟，你把話兒說到那裏去了？江湖中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

「够啦够啦！」小叫化子轉怒爲喜：「我早就瞧得出，你並不是那種貪生怕死，怕惹麻煩的人，所以才……」

胡鬧「呵」的一聲叫了起來：「你是故意闖到咱們這雜耍檔子的？」

「是又怎樣？」小叫化子直認不諱：「若不是我認爲你們兩師徒值得信賴，我才不會要你們帮這個忙哪！」

胡鬧嘆了口氣，道：「倘若咱們師徒眞的不管你這種閒事，你豈非死定了？」

小叫化子嘿嘿一笑，道：「你以爲我眞的怕了這個老死屍？」

胡鬧冷冷一笑，道：「你若不怕，又怎會一看見他們便嚇得連臉色都變了？」

小叫化子鼓起了腮，道：「我是故意裝出來的，好讓你們兩師徒激發起俠義心腸，帮我來打發掉這個老死屍！」

這兩個少年你一言我一語，旁若無人，倒是那個叫「玉面飛屍」的蒲任行，他一點也不着急，只是一直沉着氣，好像小叫化子說的話兒，根本和他全然沒有半點相干一樣。

倒是那個賣藝老人忍不住了，他回頭瞧着那個小叫化子，怪聲道：「小姑娘，妳不要吹大牛好不好？妳若眞的不怕這個老死屍，那麼咱們師徒就眞的不管啦，反正人家是失主，妳是個賊，就算妳給他們撕開七八大塊，那也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他說了一大堆話，但最會胡鬧吃驚的還是第一句「小姑娘」三個字。

他傻傻地瞧着眼前的小叫化子，訕訕道：「妳……妳是個女的？」

小叫化子的臉忽然紅了。

但她很快說道：「我幾時告訴過你，我是個男人？」

胡鬧搔了搔頸子，半晌才嘆道：「這

眞是……這眞是太胡鬧了！」

「胡鬧胡鬧！你也不想想看，其實你比誰都更胡鬧得多！」小叫化子咬着嘴唇道：「我可沒有騙過你，但你却用假名來騙我這個『小兄弟』，你姓不姓胡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會叫胡鬧！」

胡鬧呆了一呆，終於笑道：「妳眞聰明，知道我並不叫胡鬧！」

小叫化子扁着嘴說：「我若相信你眞的叫胡鬧，那可比豬還蠢八百倍了。」

胡鬧一整衣衫，陪笑着道：「實不相瞞……」

「瞞你娘個春秋大夢！」賣藝老人忽然罵了起來，「强敵當前，你們兩個少嚕嗦好不好！」

胡鬧和小叫化子相視一笑，只好一起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

這時候，蒲任行忽然笑了，那是皮笑肉不笑的道：「那位小姑娘，妳的易容術也許可以瞞得過小光棍，但對咱們這些老光棍嘛，可就沒有半點用處了。」

賣藝老人望着他，忽然也皮笑肉不笑地說：「蒲老魔，你自己當然是老光棍，老朽可不承認。」

蒲任行拱手一笑，道：「這位兄台，怎麼稱呼？」

賣藝老人微微一笑，道：「不同道不相爲謀，老朽姓甚名誰，你大可以不必知道。」

蒲任行摸了摸扁鼻，「哦」的一聲說道：「這沒關係，沒關係，反正萍水相逢，你叫張三也好，李四也好，到了明天，咱們就各散東西，名字這種勞什子的事情，不提也罷。」

賣藝老人乾笑兩聲，道：「你果然是個他媽的明白人，老朽看在你這幾句話的份上，不妨告訴你一件事情。」

蒲任行也乾笑兩聲，拱手道：「兄台有甚麼賜教？小弟……」

「休再稱兄道弟，老朽不配。」賣藝老人冷冷一笑，截然道：「你要知道，這裏可不是你們五異堂的地方，你要在這裏橫行霸道，恐怕還是不够斤兩！」

蒲任行「哦」的一聲，怪笑着說：「這位老先生，對咱們五異堂的事情，似乎知道的實在不少。」

賣藝老人冷冷一笑，道：「尊駕在五異堂中身爲第四堂堂主，但照老朽看來，這未免太豈有此理了，撇開你們第一總堂主不說，貴堂第二堂主和第三堂主，比起你這位玉面飛屍，只會差一截而不會强半分，但這兩個混蛋東西却還是跨在你的頭上，嘿嘿，這眞是他媽的狗屁不通！貓尿不通！連老鼠糞也不通之極！」

聽到最後兩三句，那小叫化子忍不住「噗哧」的一聲笑了出來。

胡鬧低聲罵道：「這有甚麼好笑？」

小叫化子撇了撇嘴：「我偏喜歡笑，你不高興可以滾遠一點。」

胡鬧氣得連眼睛也直了：「妳……妳這個人好沒良心！」

小叫化子抿嘴笑道：「你說對啦，我的良心早巳拿去餵豬，所以你以後還是不要接近我的好！」

胡鬧却立刻故意靠近過去。

小叫化子立時低聲嚷叫起來：「你幹——嗎！男女授受不親，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敢對本小姐無禮？」

胡鬧索性一手抱住她的小蠻腰，怪聲道：「妳只是個小叫化，誰敢說我正在對女孩子毛手毛脚？」

「嗄！」小叫化子滿臉通紅，急急掙脫開去：「你這個人眞無禮，再沒規沒矩的，我以後永遠不再理睬你啦！」

胡鬧連忙陪笑道：「姑娘休要認眞，在下這廂陪個不是可也……」

看見他這副表情，小叫化子不由化嗔爲喜，又得意地笑了起來。

賣藝老人又再回頭，皺眉道：「你們兩口子少說兩句好不好，萬一師父給你們分了神，着了老死屍的道兒，那可完蛋大吉啦！」

胡鬧立時笑道：「師父神通廣大，區區一個老死屍，還不是三招兩式就可以把他打發掉麼？」

「哼！你倒說得輕鬆！」賣藝老人冷冷一笑：「盛名之下他媽的無虛士，這老魔頭若沒有三幾下眞實功夫，也不會成爲五異堂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爲師雖然只當他是個『武林大臭屁』，但要把這個屁消除得乾乾淨淨，恐怕也要費點功夫！」

蒲任行一再被賣藝老人嘲笑，難得他居然還是面不改容，只是說道：「蒲某也不想小事化大，只想那位姑娘，把蒲某失去的事物交回出來，也就算了。」

賣藝老人瞳孔收縮，道：「這小妮子到底偷了甚麼東西？居然要勞煩到蒲四堂主親自出動追討？」

蒲任行「呵呵」一笑，道：「那也不是甚麼重要之物，只是一匹馬而巳。」

「一匹馬？千多斤的一匹馬？」

「不，這匹馬只有五六兩重而巳。」

「呵呵！這也可算是他媽的稀世之寶了，一匹只有五六兩重的馬兒，牠每天要吃多少草料？要喝多少湯羹水？牠又能每天奔馳幾尺幾寸？能不能拖動一輛載着七八頭烏蠅的小馬車？」

這賣藝老人也眞絕，他這套信口開河的本領恐怕世間上沒多少人能比得上了。

蒲任行的城府再深沉，這時候也不禁面上變了顏色，但他居然還是忍耐下去，只是緩緩地說道：「這匹馬不會吃草喝水，也不會走動，那是一匹玉馬。」

「玉馬？你怎麼不早點說清楚？」

「現在蒲某巳說清楚了，就煩請那位姑娘行行好，把玉馬交回來罷。」

賣藝老人瞧了瞧小叫化子，又再瞧瞧蒲任行，過了半晌才皺着眉頭說：「老朽是越弄越糊塗了，蒲四堂主，你怎麼說到『行行好』這麼委屈呀？到底她是叫化子，還是你才是個叫化子？」

蒲任行的臉色終於完全變了。

「古冬霖，你這是太過份了！」

賣藝老人陡地狂笑起來：「好傢伙，原來你早巳猜出老朽是甚麼人，所以一直忍隱不發，低聲下氣！不錯，老朽就是古冬霖，江湖上有人叫老朽做『狂醉戰九州』，也有人叫老朽『中原醉俠』，更有人叫老朽爲『古狂人』，你喜歡叫甚麼都無所謂，不管那小妮子偷了你甚麼寶物，今天就算是你倒霉，這樁偷竊案由老朽包庇了，就算當今天子要拿人，也得先過得了古狂人這一關才成！」

蒲任行更怒：「古狂人，你等着瞧！咱們走！」

衆人俱是大感意外。

人人都以爲他馬上就要動手一戰搶回那匹五六兩重的玉馬了，誰知道他却在盛怒之中打起退堂鼓來。

那麻子大漢首先忍不住說：「蒲堂主，那匹馬……」

「馬馬馬！馬你媽個鳥！」蒲任行火氣正在頭上，不由分說，一個耳光就重重刮到麻子大漢的臉龐上。

麻子大漢昔才吃了大虧，滿以爲蒲任行來了，就可以爲自己出一口烏氣，誰知道他今天正是合該倒霉，這口烏氣是越來越重，也越來越烏了。

蒲任行說走便走，轉瞬間五異堂的人走得一個不剩。

小叫化子興奮極了，胡鬧瞧着她，忍不住說道：「其實妳這個人該叫做胡鬧才對！」

小叫化子連忙搖手不迭：「這大名本姑娘可敬謝不敏，你喜歡自己胡鬧就胡鬧個飽好了，再見！」

她俏皮地揮了揮手，說走便走。

但她還沒有跑出五丈，古冬霖巳像影子般跟了上來，同時沉聲說道：「姑娘慢走！」

小叫化子回眸一笑：「古老先生，你是不是想瞧一瞧那匹馬？」

古冬霖搖搖頭，說道：「這倒是不必了。」

小叫化子鬆了口氣，道：「我還以爲你也想打這匹玉馬的主意哩！」

古冬霖這一次却點點頭，道：「老朽只是說不必看那匹馬，但却沒有說過不想要了它。」

小叫化子嚇了一跳：「老公公，你可不是開玩笑罷？晚輩的東西，你怎能謀而奪之？傳揚開去，你這張老臉該擱到甚麼地方？」

古冬霖道：「我這張老臉就算擱到毛坑上也不妨，總之，這匹玉馬老朽是要定的了。」

小叫化子面色驟變，大嚷道：「我不肯！」

古冬霖道：「妳眞的不肯？」

小叫化子道：「當然不肯！」

古冬霖道：「賣給老朽又怎樣？」

小叫化子仍然把頭兒搖得有如浪鼓一般：「無論你給我多少錢，這匹玉馬我都不能賣。」

古冬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這年頭，無論甚麼生意都很難做，想不到連賊贓也無法弄得到手，既然這樣，算了罷，就當老朽甚麼都沒有說過好了。」

小叫化子嫣然一笑，道：「老公公，你眞是個好人，再見啦！」

這一次，小叫化子眞的走了，古冬霖也沒有追上去。

胡鬧雙眉緊蹙，凝視着師父。

古冬霖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喃喃道：「這小妮子若能够把玉馬送回家中，那眞是上上大吉。」

胡鬧面色一變：「師父，你是說，她會有危險？」

古冬霖冷冷一笑，道：「這還用說嗎？你當五異堂那些混世魔王都是吃素的和尚？」

胡鬧急了起來：「既然這樣，咱們怎可以見死不救？」

古冬霖哼的一聲，道：「這樁事，不用你這個小伙子操心。」

胡鬧道：「我不操心，誰來操心？」

古冬霖盯着他，忽然奇怪地笑了笑，道：「怎麼啦？這個小叫化子很可愛是不是？」

胡鬧的臉居然紅了一紅，過了半晌才傻笑着說：「她是個搗蛋鬼！」

古冬霖點點頭：「這話倒是不錯，她是個搗蛋鬼，但你又怎樣？」

胡鬧訕訕一笑，道：「好像也是個搗蛋鬼。」

古冬霖「哦」的一聲，微微地點頭，若有所思地說：「搗蛋鬼遇上了搗蛋鬼，唉，眞是他媽的寃孽！寃孽！」

若在平時，胡鬧聽見這樣的說話，一定會大笑起來，但現在，他却笑不出，反而眉宇間憂慮的神色越來越甚。

古冬霖看着他，不禁莞爾一笑，道：「小伙子，你眞是看上這個小妮子了？」

胡鬧「唉」的一聲，道：「師父，別把話兒扯到十萬八千里好不好？人家是善良的小姑娘，咱們明知她有危險，還獃在這裏不管，甚麼俠義精神，只怕統統都要拿去掃地了。」

古冬霖嘆了口氣，道：「其實，咱們與其担心別人，倒不如担心自己的性命好了。」

胡鬧一怔：「師父這是甚麼意思？」

古冬霖道：「你以爲五異堂會就這樣罷手不管？那小妮子固然麻煩不少，咱們師徒也同樣脫不了干係。」

胡鬧道：「這有甚麼大不了？正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算有天大事情，有師父擋住，弟子眞是一點也不担心！」

古冬霖嘿嘿一笑：「你眞不愧是我的好徒兒，只可憐爲師七十歲人了，原來我在你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塊他媽的擋箭牌而巳！」

「不！絕不！」胡鬧指天發誓，道：「弟子從來沒有把師父當作是他媽的擋箭牌。」

古冬霖面色稍寬，緩緩道：「不是他媽的擋箭牌又是甚麼？」

胡鬧微微一笑，道：「是擋箭牌。」

古冬霖跳了起來，揑着他的鼻子：「這豈不是前言不對後語嗎？」

胡鬧搖搖頭，笑道：「不是前言不對後話，而是少了『他媽的』這三個字！」

古冬霖陡地一呆，終於放開了手，嘆道：「你罵得對，罵得好，擋箭牌和他媽的擋箭牌的確很有分別，他媽的，爲師爲甚麼老是喜歡在說話上加上這三個字？」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忽然紅了。

他遙望着遠方，語聲沉重地說：「你師母還在世時，爲師只要說了半個字粗話，她最少三天三夜不理睬我，那時候，你的師父眞是他……不，眞是斯文極了，可是，你師母太漂亮啦，老天爺也妒忌起來，終於一場大病就把她帶走了。」

胡鬧的眼睛也紅了：「師父，都是弟

子不好，勾起了你老人家心底裏的悲傷往事。」

古冬霖倏地大笑起來：「他媽的，別窮酸了，爲師甚麼陣仗沒經歷過？生生死死，離離合合，原本就只是一場春秋大夢，只要夢醒了就萬事皆休，萬般愁恨萬種榮辱也統統化作一團空氣，所以嘛，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徒兒，咱們今天幹够了，現在也該到了大醉一場的時候……」

這位「中原醉俠」的酒癮忽然來了。

只要他的酒癮從喉嚨裏殺了上來，就算十萬天兵天將也阻攔不住他要去喝酒的決心。

胡閙望着酒癮已來的師父欲言又止。

古冬霖已瞧出了他想說甚麼，立即哈哈一笑，接道：「你放心好了，那小妮子絕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胡閙皺眉說：「但師父剛才不是說，她的處境很危險嗎？」

古冬霖道：「傻小子，你以爲天下間就只有咱們兩師徒才會做護花使者嗎？」

胡閙目光一閃：「你是說，早已有人在暗中保護着她？」

古冬霖微笑道：「你還不算太笨。」

胡閙奇道：「暗中保護着她的又是甚麼人？」

古冬霖道：「男人。」

「男人？」胡閙的心中忽然有點酸意：「這人的年紀有多大？」

古冬霖道：「比爲師年輕得多，比你這個小伙子大一點點。」

胡閙有點不耐煩的神色：「那到底是幾多歲？」

古冬霖想了想，才道：「瞧他的樣子，大概是三十出頭，樣子好看極了。」

胡閙沉默下來。

古冬霖好像沒有發現他的神情已開始有點異樣，又道：「這人不但年青，英俊不凡，而且武功極高，就像你師父年輕的時候一模一樣。」

胡閙彷彿有點神不守舍，居然說：「師母說，你年輕的時候，武功極差，脾氣又壞，而且經常在低三下四的地方嫖妓，有一次甚至醉得躺在狗窩裏吮啜着母狗的狗奶！」

古冬霖沒有臉色驟變，只是苦笑了一下：「不錯，你的記性不壞，還記得師母的說話，這麼說，爲師年輕時比起現在這個男人，眞是連人家的一根指頭也比不上，哈哈！眞是人比人，比死人！」

胡閙黯然道：「既然連師父也比不上，弟子更加連人家的屁尾也比不上了。」

「屁尾？」古冬霖一怔：「原來屁也有尾嗎？」

胡閙道：「你不是常罵弟子喜歡出風頭嗎？」

古冬霖道：「出風頭又怎樣？」

胡閙道：「風能有頭，屁爲甚麼不能有尾？」

「混帳！這是醉話！」古冬霖道。

胡閙道：「弟子還沒有喝酒，怎會是醉話？」

古冬霖道：「這是未喝先醉，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胡閙嘆了口氣：「未喝已醉了，酒後不知又會變成怎樣？」

古冬霖哈哈一笑：「管他媽的，大不了睡在狗窩裏，吃他媽的母狗大奶！」

「中原醉俠」的本色漸漸來了，胡閙平時本來最不願意陪師父喝酒，但這一次，他居然比師父還更快鑽進酒舖裏。

萬梅谷中風雲

這是一間頗有「太白遺風」的酒舖，只見在這舖子四週的牆上，都寫滿着青蓮居士的詩句。

在一副挨近角落的座頭裏，有個醉漢，正望着牆上的一首詩，搖頭擺腦的在唸道：「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隣？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長照……哈哈，怎麼寫到這裏沒有了？」

這醉漢唸詩唸得興緻勃勃，忽然發現牆上這首詩到了最後一句，不知如何缺少了三個字，不禁摸頭揑面，又不斷搓着肚子，神情顯得怪趣之極。

這醉漢的肚子，實在胖大得驚人，那也許是由於喝酒太多的緣故。

但就算他未曾喝酒之前，他的身材和肚子已胖大得十分驚人，看他坐在那副座頭上的情形，眞使人担心連椅子也會給他坐斷了椅腿。

「月光長照——到底照些甚麼東西？」這大胖子苦苦思量，但却想不出來。

忽然間，有人答腔了：「當然是月光長照竹葉青嘛！」

大胖子轉臉一看，那是一個捧着一大罈酒的老人。

酒罈裏裝的酒正是竹葉青。

大胖子立刻搖搖頭：「這不對，不對，爲甚麼不能說是月光長照女兒紅。」

老人哈哈一笑，道：「女兒紅有甚麼好？詩仙是不會喝這種酒的。」

大胖子道：「你跟詩仙喝過酒了？知道他不喝女兒紅？」

老人說：「女兒紅是女人喝的，李白是堂堂男子漢，該喝竹葉青才對。」

大胖子想了想：居然說：「有理，有理，男子漢大丈夫，幹嗎要喝女兒紅？那眞是太不像話，太不像話。」

老人瞧着大胖子捧着的酒罈，笑咪咪的說：「胖老弟，你喝的是甚麼酒？」

大胖子道：「女兒紅。」

老人皺了皺眉：「這可不像話，該換一換，換罈竹葉青來！」

大胖子搖搖頭，道：「現在不必着忙，慢慢才換也不遲。」

老人一怔：「要等甚麼時候才換？」

大胖子哈哈一笑：「當然是等到今天晚上，讓月亮鑽出來的時候才換，難道你沒看見李白的詩？月光長照竹葉青嘛！」

老人想了想，點頭不迭大笑道：「說得對，月光長照竹葉青，現在還沒有月光，現在喝竹葉青還不是時候，看來老朽也該換一罈女兒紅，但罈竹葉青要等到今個兒晚上才喝！」

大胖子一拍桌子，笑道：「難得你老人家從善如流，又乖又聽話，老子先敬你一罈。」

老人大笑：「一敬就是一罈，你好豪爽。」

大胖子道：「你不敢喝？」

「笑話，你可知老朽是甚麼人？」老人的脖子漲紅了。

大胖子搖了搖手，「嗯」的一聲說道：「酒醉從不把人認，莫管天子與强梁，今天老子敬你一罈，說不定明天老子會在你老人家屁股上大踢一脚，所以姓名之事！還是不要在這時候提起的好。」

「有意思，有意思，老朽絕對同意尊駕這番高論！」老人與緻更濃，舉起酒罈，居然三兩下子就把罈中烈酒一仰而盡。

誰知道他的酒罈還未放下，大胖子已比他更早一步把罈中美酒喝得一滴不剩。

老人一怔，繼而放聲大笑：「好，正是難得遇上你這種對手，來來來，咱們今天不醉無歸，誰敢清清醒醒走出這舖子，就是個歪種！王八！猢猻子。」

他興冲冲地又捧來了兩罈酒，直把酒保和那掌櫃先生都瞧得傻住了。

誰知大胖子却搖搖頭，說：「老子現在不喝啦。」

老人一怔：「胖老弟，你是怎麼啦，瞧你這副樣子，最少可喝三幾萬斤酒。」

大胖子道：「老子當然還可以繼續奉陪下去，可是現在看來有點不妙。」

老人道：「有甚麼不妙？」

大胖子道：「你的徒弟不見了。」

老人一呆，繼而笑道：「胖老弟，你也眞是的，怎麼担心到這小猴兒的身上去了？」

大胖子的眼睛裏忽然閃動着清澈的光芒，道：「他剛才是不是說要上茅厠？」

老人奇道：「你怎麼知道他是我的徒兒，又怎麼知道他要上茅厠？」

大胖子道：「因爲老子的耳朶沒有毛病，而他向你稟告的時候的聲音又特別响亮。」

老人皺眉道：「他怎樣向我稟告？」

大胖子道：「他說，『師父，我要上茅厠去也。』」

老人捋了捋白花花的鬍子，道：「這是很平常的，他每次喝酒，都一定比老朽醉得快，他一醉了，就要口吐黃箭，在茅坑裏吐個不亦樂乎。」

大胖子道：「他會不會在茅厠裏睡着了覺？」

老人道：「這倒是從來未曾發生過的事。」

大胖子道：「但這一次他却很可能會在茅厠中睡覺了，因爲他已離開了這裏差不多一個時辰？」

「甚麼？一個時辰了，」老人忽然跳了起來，「怎麼時間過得這麼快？」

大胖子道：「這就叫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老人已急了起來，立刻抓住酒保：「茅厠在那裏？」

酒保忙向後面一指：「就在後頭，你老人家保重保重。」

老人「呸！」的一聲，道：「老朽若失足掉進毛坑裏，回頭一定把你當作香寶寶抱不放手。」

酒保嚇得連臉都白了，他就算眞的是個香寶寶，待會兒只要給老人這麼一抱，不立刻變成個髒臭豬才怪。

× × ×

這老人當然就是古冬霖。

給那大胖子這麼一提點，他的酒意最少已清醒了一大半。

他一面衝向茅厠，一面罵道：「胡閙，胡閙！他媽的眞是胡閙極了！」

茅厠裏的氣味，當然遠遠比不上竹葉青。

當古冬霖從茅厠裏走出來的時候，他的臉色却已青了。

那大胖子也已蹣跚地捧着大肚子走了過來：「怎麼啦，是不是眞的在茅厠裏睡着了？」

「沒有。」

「沒有就好啦，人呢？」

「人也不見了。」

大胖子吃了一驚：「啊呀，這可眞不好玩，你的徒弟可俊俏得緊哩。」

古冬霖道：「他俊俏又和茅坑有甚麼關係？」

大胖子道：「和茅坑當然沒關係，但老子聽說過，這附近曾經出現過一個女淫魔，只要俊俏的美少年給她看上了，就會給她擄回淫宮裏，那可眞的不好玩。」

古冬霖吃了一驚：「這女淫魔最近出現是在甚麼時候？」

大胖子沉吟半晌，道：「大概在八九十年前左右罷。」

「呸！」古冬霖吁了口氣：「這眞是他媽的『死人嚇死人』，已經八九十年了，這女淫魔怕不已經變成骨灰！」

大胖子訕訕一笑，道：「老子只是知則奉告而已！你何必生氣？」

古冬霖嘆了口氣，道：「老朽不生氣，一點也不生氣，只想找回那小猴兒回來，好好揍他一頓。」

大胖子嘆道：「人都已跑了一個時辰，想找他回來，恐怕是很難的。」

古冬霖道：「容易也好，困難也好，總要找他回來。」

大胖子道：「要不要老子帮忙？」

古冬霖搖搖頭，道：「這個不必了，老朽可不想馱上你這個胖包袱。」

大胖子臉色一寒：「老東西，你敢說老子的輕功不行？」

古冬霖哈哈一笑，道：「瞧你這副身材，喝酒有大本領那是不足爲奇的，若說連輕功你也在行，那眞是天下奇聞得很……」誰知話猶未了，這個大胖子的人已四平八穩的飛了起來。

古冬霖一怔，只覺得頭頂好像有一陣風吹過似的。

大胖子居然輕易地就從地上飛拔而起，從古冬霖的頭頂掠過，然後又再飄向更遠方。

古冬霖眞的呆住了，就在他吃驚未已的時候，大胖子又已飄了回來，不到片刻間功夫，他的人又已四平八穩地站在原來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手裏已多了一隻細小的花貓。

這花貓一直都蹲伏在酒舖後門的簷篷上，這和大胖子現在站着的地方最少有五丈遠，兩丈多高，但這身材胖大得驚人的胖子，竟然倏忽來去，輕描淡寫地就把這小花貓抓了回來。

小花貓在「咪咪」亂叫，古冬霖却連叫也叫不出來。

大胖子微微一笑，緩緩地蹲下身子放走了貓兒，才道：「老人家，老子這個胖包袱是不是還算很靈活？」

古冬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我若生似唐老弟這般身材，恐怕連走路也走不動了。」

「你已知道老子姓唐？」大胖子淡淡一笑。

古冬霖嘆道：「就算一個人從來沒有見過大海，但等到他來到了海邊，而又嚐試過海水的鹹味後，再蠢的人也會知道那是海而不是一條河了。」

大胖子哈哈一笑，道：「老子唐竹權，老丈不問而知，乃是『中原醉俠』古冬霖前輩了。」

古冬霖苦笑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你是老子，老朽是前輩，咱們誰也不會輸虧。」

唐竹權道：「前輩號稱『中原醉俠』，又號稱『狂醉戰九州』，老子出道江湖較晚，一直未能有緣識荊，今日相逢，眞是三年有幸之至。」

古冬霖在他的大肚子上輕輕一拍：「老朽這副醉俠招牌，跟你這位天下第一大醉鬼相比，未免是越來越感到失色了。」

唐竹權忙道：「古前輩，這是那門子的說話？老子甚麼都不懂，還望古前輩不吝賜教。」

古冬霖的眼睛發出了光，道：「唐老弟，你休再客氣了，劣徒如今無踪無影，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唐竹權沉吟了一會，道：「自然是追他回來。」

古冬霖道：「東西南北，人海茫茫，往那裏去追才對？」

唐竹權道：「那就要喝杯濃茶，吃幾枚酸果了。」

古冬霖大奇道：「這是甚麼道理？」

唐竹權微微一笑，道：「此刻你我二人滿肚子都是酒，滿腦袋也是酒，不先消解消解酒氣，腦筋心思始終會不大靈活，所以倒不如先坐下來慢慢想清楚才動身未遲。」

古冬霖大爲嘆服，讚道：「看你一點也不像是如此有心思的人，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唐竹權苦笑一下，道：「老子向來莽撞慣了，碰壁也碰慣了，一個人笨事做得太多，自然就會慢慢地變得聰明起來。」

古冬霖點點頭，道：「你說得對，咱先坐下來，消解消解酒氣才再作道理。」

其實他們還沒有醉，所謂消解酒氣，只是先讓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待想出可行之策才再動身找尋胡鬧而已。

× × ×

胡鬧不錯是喝了幾斤酒，但他絕未曾醉。

他進入酒舖的時候，的確是想大醉一場的，可是，等到他有了幾分酒意之後，却又反而不想就此一醉不起了。

他決定要去找尋那個小叫化子。

不，她不是小叫化子，而是一個既俏皮，又神秘的女孩子。

雖然，他知道這女孩子的事情並不太多，甚至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他心中却有一股奇異的意念，使他無法就這樣忘掉了她。

但那是一種怎樣的意念，他却無法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胡鬧只是感到，今天若不追上她，以後也許再也沒有機會看見她了。

所以，他做了一件從來未曾做過的事——藉着要進茅厠而離開了師父。

他又來到了道觀門前。

這時候，道觀門前的人潮已消散了一大半，那火圈子也已不知去向。

那小叫化子當然更是芳踪杳然。

胡鬧想了想，記憶起她是從道觀轉入左方再往北方離去的。於是也照着這個方向直奔出去。

不久，他已離開了岳陽城。

城外天地廣闊，她到了甚麼地方？

胡鬧只好沿途見人便問：「有沒有看見一個小叫化子？」

人人都搖頭，而且都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瞧着他。

這些人心裏在想：「一個小叫化子有甚麼值得這樣緊張的？眞是怪人！」

找了個把時辰後，連胡鬧也覺得自己是個怪人了。

這時候，他已離開岳陽城甚遠，來到了一座梅林之中。

這座梅林似乎是在一座峽谷之中，但胡鬧却不知道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

只見這裏種着梅花不下千株，而此刻又正是梅花開得最艷麗的時候。

胡鬧慢慢地在梅林裏走動，不知不覺地已被這裏盛開着的梅林景色迷住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忽然發覺自己居然已迷了路。

林中有風，風雖不大，但吹來也頗有寒冷之意。

這裏的風不但冷，也有着醉人的花香。花香似比酒香還更醉人。

胡鬧知道自己極可能已經迷了路，但却一點也不焦急。

他似乎已給這裏的景色完全陶醉，甚至連找尋那神秘女孩子的事情也忘掉了。

他並不是一個如此善忘，如此善變的人，但是現在，他的腦筋好像越來越迷糊了，他不但迷了路，甚至竟似已迷失了本性。

是酒精的力量作祟？還是這座梅林散發出來的一種香氣，令到胡鬧的思想產生了奇特的變化？

胡鬧不知道，他只覺得，這地方越來越美麗，也越來越可愛了。

漸漸地，他甚至彷彿已變成了一具飄蕩在空氣中幽靈，他不由自主地在梅樹叢中飄來蕩去，心中却有着一種原始的慾念，好像想抓緊着某些東西似的。

但這時候，連他自己也說不出，自己想抓緊到手的到底是甚麼？

梅林中的風，初時吹來是冷颼颼的，但不知怎樣胡鬧的身子却越來越熱起來。

在這種天氣下，他的身子爲甚麼會發熱？

× × ×

梅林深處，忽然傳來絲絲管樂之聲。

樂章雖然快，但却似乎有着一種令人心旌搖蕩的節奏，如同水銀瀉地般滲入胡鬧的肌膚裏。

樂聲甫起不久，歌聲也隨即飄了過來，只聽得這曼妙的歌聲輕輕地唱——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這歌聲實在太美，它就像是一根無形的索子，不斷地把胡鬧牽引入梅林更深之處。

歌聲已停，樂聲仍在空中迴蕩着。

胡鬧的脚步，也隨着這醉人的樂章，一步一步地來到了一座小築之外。

他看見了八個女孩子，八個膚色賽雪，衣薄有如蟬翼般的女孩子。

她們的年紀大約都只是在十六歲至十八歲間，每一張臉孔都是那麼嬌媚，每一副身材都是那麼窈窕。

不但窈窕，而且還已相當成熟。

這八個女孩子，就在這座雅緻的小築外輕輕起舞，她們的舞姿和臉上的神態，都充滿着一種令人無可抗拒的誘惑。

胡鬧看得儍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會來到這個地方，也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一些怎麼樣的事。

但無論將來的事情會變成怎樣，他現在已在火焰燃燒之中。

那是慾火。

一個頭上梳着高髻，笑起來特別甜美的女孩子，忽然在優美的舞蹈裏走了出來，輕輕地牽着他的手。

「歡迎你來到這裏。」她的聲音和笑容同樣甜膩。

胡鬧吸了一口氣，訥訥道：「這是甚麼地方？」

這女孩微微一笑：「是有緣的人才能進入的地方。」

胡鬧奇道：「我只不過是誤打誤撞，迷了路才來到這裏的。」

這女孩子柔聲說：「這就是緣份。」

胡鬧怔了怔，又道：「若是別的人像我這樣撞了進來，那又怎樣？」

這女孩子微微一笑，道：「那當然要看看，他是個怎樣的人了。」

胡鬧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這女孩子抿嘴一笑，說：「比方說，來的若是個醜八怪，或者是女人，又或者是出家人，他們就算進入梅林，也永遠沒有機會來到這裏。」

胡鬧總算明白了：「妳們會殺了這些人？」

這女孩子沒有回答，只是把他輕輕的拉進那座雅緻的小築裏。

樓中爐香嬝嬝，散發着一種令人聞着舒服極了的幽香。

他才踏足進入小樓，拉着他進來的女孩子就已不見了。

胡鬧有點茫然，覺得進去也不是，退回出去也不是。

就在這時候，在一串珠簾後响起了一個人優美的聲音：「胡公子，你既然已經來了，又何必在門外遲疑不決？」

胡鬧陡地一呆。

這聲音眞是太優美了，而且，簾內的那人，居然還知道自己姓胡！

胡鬧的確姓胡，但他眞正的名字，當然並不叫胡鬧。

他輕輕吸了口氣，試探着說：「妳知道我就是胡鬧？」

「甚麼胡鬧？」簾中人似是忍俊不禁地，輕聲笑了起來：「你叫胡天航，是老醉俠的高足，怎麼居然胡鬧起來了？」

胡鬧這一下子眞的完全呆住了。

他眞正的姓名，不錯正是胡天航，但在這陌生的地方，爲甚麼居然有人一下子就能夠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呆了很久很久，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妳是誰？」

簾中人輕輕一笑：「你自己不會進來嗎？」

胡天航又是怔了怔，終於向前踏出了大步，伸手撥開那串色彩繽紛，晶瑩奪目的珠簾。簾內只有一個人，一個美麗得令人目眩的女人。

胡天航又是儍住了。

小築外那八個女孩子，已是無一不美，也無處不美，但倘若拿她們來跟眼前的絕色麗人相比，她們却又變得太平凡太平凡了。

胡天航只覺得自己好像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

這世界彷彿只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是眞實的夢。

那麗人已在他不知不覺中移近了過來，他忽然間覺得心跳厲害極了。

他又在問：「妳……妳是誰？」

麗人眨動着長長的睫毛，說：「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

「不！妳不高興，我就不問。」他連忙說。

「儍子，我怎會爲了這點小小事情而不高興？」她的手忽然滑入他頸際的皮膚上，那種感覺使胡天航有如觸電：「你必須知道，我是一個很公平的人，既然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當然也有權利知道我是甚麼人。」

胡天航想說話，但最後還是說不出。

只聽得她淡淡地笑了笑，身子已越來越接近了他：「我姓梅，叫梅貞貞。」

胡天航把這個名字唸了一遍，說：「這名字很美麗。」

「名字美麗又有甚麼用，人呢？」

「人更美千百倍。」

「是眞的？」

「我不騙妳，也不知道該怎樣去騙一個像妳這樣美麗的女人。」

梅貞貞忽然抱緊了他：「胡公子，你冷不冷？」

胡天航給她這麼一抱，一顆心彷彿馬上就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他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像梅貞貞那樣美麗的女人，就算再活多三輩子，也不一定可以遇得上。

但他却絕不是那樣隨便的人，他們畢

竟只是第一次會面！

這是絕不可以的！無論怎樣也絕不可以！

「梅小姐……」他的臉色已紅得像是柿子：「我……我不冷……」

他用力推開她。

她看來是那麼嬌柔，這一推，怕不會把她推出樓外去了。

然而，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

他幾乎已用盡了氣力，但她的身子還是完全紋風不動，甚至把他抱得更緊。

胡天航只覺得自己的力量越來越微弱了，但全身却炙熱得烘爐一樣。

他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還只當自己面對着美色而把持不住。

他很慚愧，恨不得一刀殺了自己。

但這時候，他面對着的却不是一把刀，而是一個足以讓任何男人魄蕩魂飛的絕色美女。

他忽然又發覺，她身上的衣裳已褪下了一半，露出了雪白而堅挺的乳房。

她的嘴唇略見豐厚，但那更要命，當她在他身上不斷吸舐着的時候，他的情慾已被燃燒到沸點！

兩人的呼吸都同時急促起來。

他不再抗拒了，因爲他已曾經盡過全力，但却完全沒有奏效。

他甚至開始有了不規矩的動作，他已完全被她所征服！

可是，就在最後關頭，樓外忽然傳來了一陣激烈的吵罵和兵器交擊之聲。

梅貞貞終於完全停止了一切動作，她那夢囈般，足以令任何男人聽來的銷魂蝕骨的呻吟聲也變作一絲冷酷無情的微笑。

她脫衣裳的時候，動作優美得就像個文士在揮筆洒墨。

但現在她穿回衣裳的時候，臉上却籠罩着一層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

胡天航沒有動，因爲他根本不能動。

當梅貞貞準備穿回衣裳之前，她已點住了他身上的十一處穴道。

胡天航看着她，目光彷彿已有點散漫，她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猴急，老娘的身子你遲早還是可以嚐個飽的！」

胡天航沒有反應，似乎沒有聽見她這兩句粗俗得連婊子也未必能說得出口的話兒。

也幸虧他眞的沒有聽見，否則恐怕難免立時便要嘔吐起來。

× × ×

八個衣薄如蟬翼的女孩子，在胡天航進入小築後，都已紛紛披上了價値不菲的紫貂皮裘。

她們的主子也實在闊綽得驚人，單是這八件紫貂皮裘，已可以讓八家人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

當然，這只是對一些貧苦的家庭而言，對於一揮千金的大富豪來說，這區區八件紫貂皮裘，自然又不算得上是怎麼一回事情了。

她們剛才爲甚麼穿得那樣少？

這是否一種歡迎貴賓的特別方式？倘若來的是個女人，她們是否也同樣如此？

現在，這裏已來了一個不速之客，而且還是個女的，她的年紀和這八個女孩子不相伯仲，但却比她們每一個人都更漂亮，兩顆眸子裏發射出來的光芒也更神氣。

她身上穿着一襲緊身的紅色勁裝，外罩同樣鮮明奪目的銀絲披風，襯托着脚上一雙手工精緻、質料極爲上乘的小牛皮靴，看來眞是英姿颯爽，神采不凡之極。

但更令人觸目的，還是她手上那柄銀劍。

這一柄劍劍鋒銀光閃爍，劍柄也同樣是燦爛奪目的銀色，當這柄劍一出鞘後，每個人的目光都已被劍鋒上散發着的光芒所奪。

這紅衣少女容光煥發，英氣逼人，那八個女孩子雖然已是千中選一的人間英雌，但和她一比之下，可又差得遠了。

「梅貞貞！妳們快叫梅貞貞出來！」紅衣少女揮動銀劍，把四個穿着紫貂皮裘的女孩子逼了開去，冷冷笑道：「別人怕了妳們這些小妖精，本小姐可沒把妳們放在眼內，倘若以爲本小姐不會殺人，那麼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那個梳着高髻的女孩子怒道：「妳要見梅大姐，就得依規矩，先把武器掛在梅林內！」

紅衣少女「呸」的一聲，道：「胡說，就算是武當山的解劍巖，也休想留得住本小姐的銀鳳劍，萬梅谷算得上甚麼！」

梳高髻的女孩子面色倏變，喝道：「妳是咎由自取，可怪不得咱們姐妹以多欺少！」

紅衣少女哂然一笑，道：「萬梅谷中人，本來就是恃強凌弱，以衆欺寡出了名的，本小姐既然闖得進這裏，也就不怕妳們人多勢衆！」

梳高髻的女孩子柳眉倒豎，冷叱一聲，其餘女人也已紛紛作勢欲撲。

「住手！」就在這時候，梅貞貞的聲音已傳了出來：「妳們是怎麼攪的？苗二小姐來了，爲甚麼不進來通傳一聲？却在這裏沒規沒矩的，也不怕惹人笑話！」

她的人還沒有出來，就已經把這八個女孩子罵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她們當然沒有人胆敢反駁，事實上，梅貞貞在小築裏和胡天航正在打得火熱，她們全是知道的，倘若她們之中有誰不知死活，在主人翻雲覆雨之際闖了進去，恐怕通傳的說話還未開口，性命已然立時不保了。

那紅衣少女一看見梅貞貞，就已怒目相視，道：「快把人交出來！」

「交人？」梅貞貞皺了皺眉，茫然不解地說：「交甚麼人？」

「胡公子！」

「胡公子？那一個胡公子？」梅貞貞吃吃地笑了起來，「在梅大姐認識的男人裏，姓胡的公子哥兒雖然不多，但却也有三四個，倒不知道我的好妹子看上了哪一位？」

紅衣少女臉上一紅，火氣却更大了，她重重地跺了跺脚，道：「不要裝蒜了，妳以前認識的甚麼胡五公子，胡大少爺，就算妳把他們一個一個拿去餵豺狼，我全都不稀罕！」

「唷！我的好妹子，妳雖然越長越漂亮，但脾氣却越來越差勁啦，就算梅大姐再不是，好好歹歹也曾經是妳的師姐。」

「住口！妳不配！若不是妳在外面勾

三搭四，師父也不會給妳活活氣死，妳早已不能算是鳳凰谷的人！」紅衣少女斬釘截鐵地說。

梅貞貞給她這麼一數一說，面色終於難看起來：「苗羽嫣，妳太過份了！」

「苗羽嫣做事，永遠比妳這位梅大姐有分寸，用不着妳來教導！」紅衣少女咬牙道：「快把胡鬧交出來，今天的事，權且不跟妳計較！」

「胡鬧？甚麼胡鬧？」梅貞貞忽然又失笑起來：「妳要找的人，他就是叫胡鬧嗎？」

苗羽嫣呆了一呆，她並不是個傻子，也不是個三尺孩童，她當然知道，「胡鬧」這個名字是那人胡謅出來的。

但除了「胡鬧」這兩個字之外，她對那人的瞭解程度就絕對不多了。

這苗羽嫣原來就是那個盜去了玉馬的「小叫化子」！

胡天航到處找尋她，唯恐她會出了甚麼意外，誰知道到了現在，出了事的人並不是「小叫化子」，而是他這個自稱爲「胡鬧」的少年。

梅貞貞這麼一陣嘲笑，其他的女孩子也照樣笑了起來，直把苗羽嫣的臉蛋弄得陣紅陣白。

但她却絕不退縮，這時又大聲說道：「不管他是胡鬧也好，猢猻也好，總之，有人瞧見他冒冒失失的闖進了這裏，妳就得把他交出來！」

「哎唷！這可眞是天大的笑話！」梅貞貞冷笑不迭，道：「萬梅谷佔地千畝，除了咱們姐妹和一夥傭僕之外，還有不少毒蛇猛獸，他若是冒冒失失的闖了進來，怕不早已給豺狼虎豹啣走了，這可怪得了誰來着？」

苗羽嫣臉色驟變，怒道：「梅貞貞，妳是決意撒賴到底了？」

梅貞貞也面露怒容，冷冷道：「苗二小姐，若不是看在苗老莊主面上，本谷主早就對妳不客氣了，勸妳莫再敬酒不吃吃罰酒，若還再纏夾不清，老娘的血影梅花劍可也不是徒具虛名的！」

苗羽嫣一抖銀鳳劍，面色煞白地說：「妳若眞的沒有把胡公子藏起來，敢不敢讓我進去搜一搜？」

梅貞貞倏地喝道：「笑話！妳當這裏是甚麼地方？豈容妳如此放肆？」

苗羽嫣怒不可遏，道：「這已是不打自招，胡公子分明就在妳的老窩裏！」

梅貞貞眼瞳收縮，面上殺氣嚴霜地說：「既然妳老是一口咬定，梅大姐承認下來又怎樣？不錯，胡鬧就在我的香閨裏，但就算是妳老子親自到來，想帶他離開本谷還是難比登天的，苗妹子，妳還是自量一點，速離此地也罷！」

苗羽嫣聽得又驚又怒：「果然是妳幹的好事，妳是眞的不肯放人？」

梅貞貞冷笑道：「不放就是不放，妳就算跪在這裏求我也是沒用！」

苗羽嫣胸膛起伏，憤怒極了。

她的銀鳳劍終於出手，劍光直指向梅貞貞的眉心要害！

梅貞貞面露不屑之色，右腕一翻，也亮出了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

兩柄鋒利無匹的利劍，刹那間已纏在一起。

不要看她們都是女流之輩，兩人的劍法都是得自高人所傳，每一招劍法都是無數智慧和心血的結晶，實在絕非一般尋常的劍手可以比擬。

兩人的劍招都是以快打快，每一劍都彷彿有着霹靂般的威力，霹靂般的速度。

由於她們的劍招實在快得厲害，轉眼間已交手逾百招開外。

梅貞貞畢竟老辣得多！

別的不提，就以殺人這種事情來說，梅貞貞就已比苗羽嫣經驗豐富得多。

梅貞貞還沒有離開師門，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殺人。

那一次，她殺的是個屠夫。

那屠夫的長相，實在討厭，有一次，她叫這屠夫送二十斤豬肉到家裏來，那屠夫見有買賣，自然依言送肉上門，梅貞貞笑臉迎人地把他拉進房子裏，然後就當着他的臉脫掉褲子。

屠夫瞧得呆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十五歲的小丫頭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幹出這種駭人聽聞的行徑來。

「妳……妳這是幹甚麼？」

梅貞貞躺在床上，擺出了極誘人的姿態，媚笑道：「我家裏沒有人，只要你願意把二十斤豬肉送了給我，隨便你怎樣幹都可以。」

屠夫瞧着她兩條雪白的大腿，瞧得連眼都花了，二十斤豬肉算得上甚麼，他當然是樂得眉開眼笑，立刻答允下來。

他滿以爲鴻鵠將至，誰知道他只是脫下了上衣，梅貞貞就已敲碎了一隻瓷花瓶，然後用碎片插進他喉管裏。

那屠夫根本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已經不明不白地死在梅貞貞的床上。

她殺了人，但人人都說這屠夫見色動心，居然想對一個黃花閨女施暴，眞是死有餘辜！

但知道眞相的人，却只有一個人。

那是屠夫的妻子。

梅貞貞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已不是處子，她的第一個男人，是個正在河裏沐浴的小牛郎，通常來說，世間上總是男人偷窺女人出浴，但這位梅大姐却剛好相反，她偷看小牛郎出浴已不止一次了，到了第八次的時候，她再也忍耐不住，當小牛郎正在河裏冲洗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就悄悄地把他的衣裳全部拿走，然後自己也脫得一絲不掛地跳進清澈的河水裏，那時候，她雖然才只有十四歲，但却已發育得很好，小牛郎那裏煎熬得住，終於在河邊跟這位梅大姐渡過了難忘的一夜。

那屠夫的妻子，也是個胆大包天的淫婦，屠夫雖然滿臉兇相，但却給這淫婦治得貼貼服服，在閨房之內馴若羔羊。

但這頭閨房馴羊的命運實在太壞，妻子兇惡如虎也還罷了，頭上還要變了顏色，奸夫從東村數入西村，沒十個也有八九個，眞有「人滿之患」。

如此惡妻，給與衆人分享也還罷了，更不幸的事還接踵而來，這淫婦不知如何，居然勾搭上一個美男子，這小白臉不但惹人憐愛，謀財害命的手段更是到家，在這小白臉的慫恿下，淫婦終於決定買兇殺夫，既可奪取屠夫家財產業，也可以跟心

愛的小白臉雙宿雙棲，眞是何樂而不爲。

結果，淫婦慧眼識英雄，找上了現在這位梅大姐，梅大姐知道內情後，立刻一力承担下來。

梅大姐的手段實在厲害，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屠夫害死，可憐這屠夫不但給謀財害命，死後還要被坊衆唾罵，說他是個禽獸不如的淫賊！

那淫婦裝作悲痛欲絕，實則心中歡喜若狂，她也眞够義氣，在事後帶着梅大姐與小白臉相識，小白臉一見梅大姐，立刻如蟻附羶，梅大姐也是眉目傳情，騷媚萬狀，已是郎有心妾有意，自然一拍即合，那淫婦猶自懵然不知，等到有一天晚上，梅大姐一刀割斷她喉管的時候，她才知道自己並非慧眼識英雄，而是引狼入室，惹火自焚，只是，這時候才後悔，已是太遲了。

小白臉實在可愛萬分，但梅大姐却也知道，這種人是一點兒也靠不住的，在三度春風後，這個美男子忽然就在世間消失掉了，至於屠夫的家財，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梅大姐的手裏。

像梅貞貞這樣的徒兒，又怎會不氣死師父？她的師父，本來也就是苗羽嫣的師父，她是峨嵋派的俗家女弟子「銀鈴女俠」上官愁，上官愁有了梅貞貞這麼一個徒兒，不愁死也給氣死了，當然，在氣死之前，上官愁早已把梅貞貞驅逐出師門，永遠不再收錄。

上官愁一死，梅大姐更是肆無忌憚，萬梅谷本來是兩個武林異人隱居避世的地方，但很不幸，這片佔地千畝，景色美絕的地方偏偏給梅大姐看上了，那兩個武林異人雖然本來武功極高，但無奈一個病了五年還沒痊癒，另一個和仇家火併一塲之後，四肢不見了兩肢，只剩下左腿右臂。

如此老弱殘兵，跟當起之銳的梅大姐一拚，自然是兩副老骨頭都一起碰散了，事後，梅大姐倒是宅心仁厚，各贈上好棺木一副，葬在萬梅谷中。

梅大姐佔據了萬梅谷後，更是野心勃勃，一方面擴展勢力，另一方面特別留意各州各縣的美男子，俊俏丈夫，只要是合對了胃口，不管是何方神聖，弄回來享受一番再說！

這種女人，容貌是美極了，但其心腸之惡毒，眞是令人難以想像。

以她這種江湖閱歷和殺人經驗，苗羽嫣又怎能比得上？

所以，這兩個女人動手，苗羽嫣不敗才怪！

苗羽嫣當然是敗了，這並不只是因爲劍法不如人，更重要的還是經驗遠遜對方。在五百招之內，梅眞眞的劍已把苗羽嫣整個人完全籠罩着，她若要下毒手，十個苗羽嫣也活不成了。

可是，她始終還是手下留情，甚至連在她的俏臉上劃上一劍也沒有。

她畢竟還有顧忌。

她嘴裏說不怕，但其實心裏還是顧忌着一個人，那是苗羽嫣的父親苗南王。

× × ×

苗南王，字鎭中，外號人稱「俠帝」。他是俠中之俠！帝中之帝！他又是「仁者山莊」的莊主！

「仁者無敵！」這是苗老莊主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說話。

他的確是個仁者。

他絕少動手，更絕少殺人，他認爲，天下間沒有甚麼事情是非動武不可的，問題只在於大家採用甚麼方法去解決。

以武力解決紛爭，往往越解越多仇，越解越多結，甚至由小仇變大仇，活結變成死結。

所以，苗南王從不輕言武事。

但你若因此而低估了苗南王的武功，那可是大錯。

這位「俠帝」最近出手的一次，是在十二年前，那一次，他單人匹馬，靜悄悄的闖進了十二連環塢，把這十二連環塢的十二位寨主全都殺了。

沒有人擋得住他三劍！

沒有人能在他三劍之下還能活命！

他是仁者，而且常說仁者無敵，爲甚麼那一次却又大開殺戒？

答案是因爲這十二個人出賣了國家，出賣了民族，他們勾結外敵，害死了三位大將軍，還有二萬五千員將士！

這絕不可恕！

他不等朝廷慢吞吞的調查，就已先斬奸邪，爲民除害，爲國雪仇。

經此一役，「俠帝」之名在江湖上更令人肅然起敬。

梅大姐雖然近年來勢力擴展神速，本身武功進展也是一日千里，但她還是不敢眞的激怒「俠帝」。

懲治懲治苗羽嫣，那還可以，若眞的傷了她，那就後果堪虞了。

「仁者」若一旦兇了起來，十二連環塢的十二寨主就是前車可鑑。

所以，她只能讓苗羽嫣落敗得心服口服，好讓她知難而退。

苗羽嫣雖然極不服氣，但事實擺在眼前，她絕不是梅貞貞的敵手，想把胡公子救出萬梅谷，那眞是難比登天了。

但她又怎能讓胡公子留在這裏？

梅貞貞其實早已知道，若要胡天航留着給自己享用，痲煩事情一定絕不會少。

早在幾個月以前，她就已經在岳陽城外看過胡天航跳火圈子。

那時候，她已經知道他叫胡天航，而他的師父，更是有「中原醉俠」之稱的古冬霖。

胡天航實在可愛，他長得又健康，又俊俏，梅大姐一看見了他，就從心底裏甜了上來。

按照她的脾性，本來早已要動手拿人」，可是，古冬霖可不好惹，經過幾番考慮之後，她終於決定放棄了胡天航。

誰知道胡天航命中註定有此風流災刧，爲了要找尋「小叫化子」，居然誤打誤撞，撞進萬梅谷來。

梅大姐知道胡天航自己撞了進來，心想：「這是天緣湊巧，可怪不得老娘。」

正是煮熟的鴨子迎面飛來，又豈可拒之於千里之外？而且梅大姐這幾天以來，正在悶得發慌，難得胡天航及時趕到，若還不把這俊美少年弄上手，那眞是太對不起列祖列宗了。

可是，今天她的運道也未如想像中那麼美好，就在她慾火狂燃之際，苗羽嫣却

極不識趣地闖了進來，驚擾了梅大姐的梅園春夢。

她現在自然是恨不得苗羽嫣快點離開萬梅谷。

苗羽嫣敗在梅貞貞劍下，正是又驚又怒，又羞又慚愧，百感交集之下，居然把銀鳳劍一橫，就向粉頸上抹了過去。

這一着大大出乎梅貞貞意料之外，她現在雖然極其憎厭苗羽嫣，但却絕對不想苗羽嫣死在萬梅谷中！

苗羽嫣若眞的死在這裏，苗南王不知道猶可，但只要事機不密，給任何一人洩漏出來，那麼這片萬梅谷勢必會被夷爲平地，變成瓦礫了。

在那剎那間，梅大姐甚至已決定，只要苗羽嫣一死，這裏任何一個人都一定要死！

絕不能留下活口，只有死人才能永遠保持秘密！

她心思極快，心腸也極狠辣！

可是，苗羽嫣並沒有死，當她用銀鳳劍抹向粉頸之際，忽然有一顆石子從左方疾飛過來，不偏不倚地打在那銀鳳劍鋒之上。

這顆石子的來勢，實在是猛烈得出奇，只聽得「叮」一聲響，銀鳳劍已被震飛開去。

苗羽嫣只覺得右手手腕虎口劇痛，她回頭一望，就看見了一個極醜陋的人。

這人禿頂扁鼻，唇厚嘴尖，笑起來的時候，是皮笑肉不笑，就像是一具面無血色的殭屍。

來的竟然是「玉面飛屍」蒲任行！

苗羽嫣呆住了。

「是你？」

「不錯，就是我這個老死屍，」蒲任行緩緩地說：「苗二小姐，請妳現在跟我走。」

「我爲甚麼要跟你走？」苗羽嫣冷冷一笑，「你現在若還想找回那匹玉馬，已經太遲了，我已把它送給了別人。」

蒲任行道：「這個蒲某知道。」

苗羽嫣道：「既然你知道，就不該跑到這裏來找我！」

蒲任行道：「只要我自己高興，就算跑到天竺去撒一泡尿然後再用瓶子裝回來留爲紀念，那也是值得的。」

苗羽嫣聽得臉色一陣發白，啐了一口氣道：「但願老天爺保祐你今天晚上就啞掉！」

突聽一人淡淡笑道：「何必等到今晚，我要他現在就變成一個啞巴！」

這個人的聲音才響起，蒲任行的臉色立刻就已經變了。

他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玉面飛屍」，想不到他也有聽見別人的聲音就已面色大變的時候。

他這種反應，不但苗羽嫣感到奇怪，連梅貞貞也是大感詫異。

小築外沉默下來。

過了片刻，在一株梅樹後，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身穿一襲灰衣，面色冷峻，兩手穩定如磐石。

「殺手之王司馬血？」梅貞貞突然失聲叫出了這七個字！

法外天牢牢主

江湖上，有兩個很可怕的人，他們都喜歡穿着灰色的衣裳。

這兩人一老一少，年老的一個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另外一人，就是有殺手之王之譽的司馬血。

「灰衣軟劍，殺人如割草。」這九個字已成爲了殺手司馬血的標誌。

他從不穿黑衣裳，也不穿白衣服，只穿灰衣。黑的太黑沉，白的容易染得骯髒，只有灰色才最合司馬血的胃口。

曾經有人問他：「你在殺人的時候，看見別人流出來的血是不是灰色的？」

司馬血搖頭回答：「不是灰色，是鮮紅！也正因爲血是紅色的，所以在我看來，殺人總是和穿衣服大有分別。」

這一問很尖銳，而他的回答却又隱藏着職業殺手的哲理。

職業殺手不是瘋子！

職業殺手並不一定喜歡殺人！

而事實上，不少職業殺手從第一次開始，就已經把殺人視爲畢生最痛苦的事。

司馬血不是瘋子，他也不喜歡殺人，爲了要避免胡亂殺人的痛苦，他從一開始已決定，絕對不能只是爲金錢而殺人。

殺人酬金可以收，甚至不妨多收，但却不能亂殺！

殺手之王不怕殺最難殺的人，就只怕錯殺不該殺的人！

正因爲殺手司馬血有這種原則，而且一直以來堅守不渝，所以，他不但是個出色的殺手，同時也是罪惡魁星！

蒲任行這個人，就算把他的姓名改一改，改爲姓罪名惡，那也沒有甚麼不對。

他的確是個滿身罪惡的大惡人，在他一生之中，倘若總共做過一萬件事，那麼最少有九千件是用來害人害世的。

這種人，殺之不枉！

但今天司馬血不想殺人，只想帮助苗羽嫣完成心願，把蒲任行變成一個啞巴。

蒲任行凝視着司馬血，就像是準備擇人而噬的吸血殭屍。

可惜他並不是一具眞正的吸血殭屍，他嚇不了司馬血，倒是司馬血，一出現就使他爲之面色驟變！

他忽然吊着嗓子，問司馬血：「是誰付了錢要殺蒲某？」

司馬血嘆了口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蒲任行，過了很久很久才說道：「你怎會問得這麼笨，就算有人付錢要我殺你，我會把那人的名字說出來嗎？」

當然不會。

這是每一個殺手都懂得的規矩，他們向來只認錢而不認人，就算知道是誰付錢，身爲職業殺手者，在職業道德上甚至在規矩上都是絕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

蒲任行是老江湖，若說他連這規矩也不懂得，那未免是把他看得太不像話了。

他只是在試探着司馬血的來意。

他實在無法明白，司馬血這位可怕的江湖煞星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裏？他眞的有點担心，司馬血是來進行殺人任務的。

蒲任行雖然曾經屢敗强敵，但像司馬血這種出色的殺手，他還是不敢存有半點

輕視的。

蒲任行對司馬血心存忌憚，那是十分自然的事，須知他在武林中有不少仇家，而在這些仇家之中，不乏有家財百萬的大富豪，倘若有仇家花錢聘請司馬血來對付自己，那未嘗不是一件頭疼的事。

司馬血似乎巳看穿了他心中的憂慮，又冷冷的說：「你今天絕不會死，因爲暫時來說，還沒有人付得起殺你的價錢，但明天後天怎樣，我可不知道了。」

蒲任行吸了一口氣，道：「蒲某這條性命，在你眼中看來，最少值得多少兩銀子？」

司馬血伸出了一隻手指。

蒲任行一呆，道：「是一百萬兩？」

司馬血搖搖頭，運：「你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值錢了。」

蒲任行皺了皺眉道：「是十萬兩？」

司馬血仍然搖頭。

蒲任行生氣了，他冷哼一聲：「難道只值一萬兩嗎？」

司馬血居然還是搖頭。

蒲任行怒道：「這麼說，蒲某這條性命實在值多少兩？」

司馬血又再伸出了一隻手指，淡淡說道：「這已說得很清楚，尊駕只值一兩而巳！」

「甚麼？一兩！本堂主這條性命就只值他媽的一兩銀子？」蒲任行氣得跳了起來。

司馬血緩緩地點點頭，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只要有人願意付我一兩，我隨時隨地都會向你動手。」

蒲任行咬着牙，道：「好，我給你一兩，你試試看！」

司馬血却搖頭道：「在下的規矩，是絕不接受自殺的僱請，你若不想活，隨便你自己怎樣自行了斷，我可懶得爲你費功夫！」

蒲任行嘿嘿一笑：「甚麼臭規矩，其實你不敢向蒲某動手才是眞的！」

司馬血道：「你又錯了，難道你沒聽見，剛才在下巳答應過苗小姐，要你馬上變成啞巴嗎？」

蒲任行瞳孔收縮：「你敢？」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就算本來不敢，但現在巳勢成騎虎，也就只好試一試了！」

蒲任行怒道：「不要裝腔作勢了，你要割掉蒲某的舌頭，恐怕沒那麼容易！」

司馬血說道：「誰說過要割掉你的舌頭？」

蒲任行臉色一變：「你有啞藥？」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這次你說對了，這藥雖然苦了一點，但功效却十分卓著，只要服下一次，尊駕的舌頭就再也不會說話。」

蒲任行冷笑道：「你有把握可以逼我服下啞藥？」

司馬血悠然地一笑，忽然一步疾竄過去。

就在這時，一道暗紅色的劍光同時劃過，急射蒲任行的小腹！

這一劍實在很快，快得不可思議。

但蒲任行也是世間罕見的高手，司馬血這一劍雖然來勢又快又狠，但他還是能夠臨危不亂，只見他立時身子一翻，人已卓落在丈二之外。

他身子還未落地，左手倏揮，一筒弩箭最少射出了一大半，有如急雨般紛紛射向司馬血的胸膛！

但司馬血劍勢正雄，只見劍影飛舞，來勢急勁的弩箭竟然全被震飛。

蒲任行怒吼一聲，突然從袖中抽出一支短棍。

棍長才尺計，但一抖之下，却又有三節從棍端疾吐出來，刹那間，這支短棍巳變成五尺來長的鋼槍。

只聽「嗆」的一聲，鋼槍擊在司馬血的劍鋒上。

司馬血用的是碧血劍。

碧血劍是軟劍，但這一碰擊之下，蒲任行竟然覺得手腕一震，險些連四節鋼槍也拿不穩。

蒲任行大吃一驚，以他深厚的功力，居然用鋼槍也擋不住司馬血軟劍的一擊，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就在他這麼一吃驚之際，司馬血的劍巳如電般射至。

蒲任行急追，一退八尺。

但碧血劍竟然如影隨形，也向前迫近了八尺。

蒲任行一退八尺之後，身形略爲一慢，但碧血劍的走勢却還是持續着。

這劍勢不但疾迅無倫，而且角度刁鑽，就在蒲任行這麼一慢之際，碧血劍的劍尖巳直抵在他的喉結穴上。

當喉結穴被劍尖抵住的時候，蒲任行不由自主地張開嘴巴，發出了一聲驚呼。

但驚呼之聲未巳，司馬血的左手食姆二指，巳彈射出一顆極細小的藥丸，不偏不倚正射入蒲任行的喉嚨中。

蒲任行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想吐，但那顆藥丸細小之極，甫入喉嚨便巳直滑而下，一直進入了食道之中。

這還不算，那顆藥丸才入口中，一遇唾液立刻便自溶化，那種味兒又酸又苦，也不知是用甚麼藥料製成，但這肯定不會是補藥，而是一種可以讓人畢生變成啞巴的毒藥！

司馬血一招得手，才滿意地笑了笑，把碧血劍收了回來。

蒲任行又驚又怒，嘶聲叫道：「給我解藥！給我解藥！」

他的聲音，在轉瞬間巳變得沙啞異常，而當他說到第二句同樣說話之際，那聲音幾乎是細弱得不可聽聞。

蒲任行睚眦欲裂，又張大了嘴巴大叫了幾句，可是，任憑他叫破喉嚨，他巳再也無法說出任何一個字來。

苗羽嫣也不禁看得有點毛骨悚然，目注着司馬血道：「他……他眞的啞了？」

司馬血冷冷道：「當然是眞的，他這種人反正是狗口長不出象牙，讓他少說幾句話總比任由他胡亂狂吠一番好得多！」

苗羽嫣皺了皺眉，沒有說話。

司馬血冷然一笑，道：「妳若認爲這種手段未免殘忍一些，那麼妳不妨聽一聽丁勤的遭遇。」

苗羽嫣道：「丁勤是誰？怎麼從來沒聽說過？」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這人只是江

湖上的一個小腳色，他是長安城裏一間鏢局的趟子手，在去年八月，丁勤在長安城外遇上了這位蒲堂主，他大概覺得蒲堂主的長相十分古怪，就忍不住笑了一下，但他也知道這是很不禮貌的，所以在一笑之後就極力忍耐着。」

苗羽嫣點點頭，道：「這丁勤其實不算可惡，他那一笑只是無心之失。」

司馬血道：「但妳可知道，蒲堂主後來怎樣對付他？」

苗羽嫣道：「揍了他一頓？」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妳說得不錯，丁勤這一笑，結果換來一頓痛毆。」

苗羽嫣道：「傷得重不重？」

司馬血搖搖頭，道：「不重，眞的不重，最少他還沒有嚥氣。」

苗羽嫣抽了一口涼氣，道：「他到底給打成怎樣？」

司馬血冷冷道：「妳聽住了，蒲堂主把他打得嘴裏連一隻牙齒也沒有，十指指骨碎了九隻，雙足折斷，臨走前還撕掉了他一對耳朵，說是要警惕他，要他以後好好記住這一次小小的教訓。」

苗羽嫣聽得毛管直豎，駭然道：「這……這還只能算是小小的教訓嗎？」

司馬血冷冷道：「丁勤還沒有死，妳若到了長安城，隨便問十人最少有九個可以清清楚楚地把這件事情說給妳知道。」

苗羽嫣望着蒲任行，雖然她一直都知道這人絕非善男信女，但還是未曾想像得到，這玉面飛屍竟然可以把一個絕無深仇大恨可言的人打成那種樣子。

丁勤只是笑了一下，尙且落得如此慘淡收場，而自己更曾經盜走了蒲任行的一四玉馬，倘若落在這人手上，後果如何實在是不難想像。

這時候，人人都可以看得見，蒲任行雖然啞了，但却滿臉怨毒之色，尤其是對司馬血，更是有着一種永遠無法化解的仇恨。

司馬血却一點也不在乎。

他若是害怕別人報復，也就不是殺手之王了。

× × ×

蒲任行走了。

沒有人希望會再遇上這位玉面飛屍。

司馬血又對苗羽嫣說：「妳可知道他何以有『玉面』之稱？」

苗羽嫣搖搖頭，道：「不知道。」

司馬血淡淡道：「妳看他的樣子，配不配稱爲『玉面』？」

苗羽嫣運：「一點也不配！」

司馬血道：「但曾經有一段時期，他變成了一個頗爲俊俏的男人。」

苗羽嫣奇道：「怎會這樣的？」

司馬血道：「因爲他在蘇州看上了一名詩妓，姐兒愛俏，那是自古皆然的，蒲任行爲了要討悅美人芳心，所以不惜花了一筆銀子，找到徐州的馮易人爲他改頭換面。」

苗羽嫣道：「馮易人又是甚麼人？」

司馬血道：「他是易容高手，可以化醜爲姸，甚至可以使人由肥變瘦，由瘦變肥，所以也有人叫他馮神手。」

苗羽嫣恍然大悟，道：「蒲任行就是爲了那詩妓而易容，所以曾經贏得『玉面』之名！」

司馬血點點頭，道：「等到他恢復本來面目之後，那詩妓立刻就嚇得昏倒過去，而這一件事也成爲蘇州城內的笑談。」

苗羽嫣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其實一個人容貌的美醜並不重要，男的就算貌賽潘安，女的就算有傾國傾城之絕色，若是心如蛇蝎，到頭來還不是害人終害己嗎？」

說到後面兩句的時候，她有意無意地瞟了梅貞貞一眼。

梅大姐給這幾個不速之客弄得很不愉快，但眼前形勢，却又不容她發出甚麼狠勁來，只好暗暗忍下這一口氣。

司馬血忽然向梅貞貞拱了拱手，道：「在下還有點事務纏身，告辭了！」

苗羽嫣有點失望地：「你現在就要走了？」

司馬血淡淡道：「不但我要走，妳也不能繼續在這裏留下，須知有種人，心如蛇蝎，妳若還不離開這裏，遲早也會給人家狠狠咬上一口的。」

苗羽嫣急了起來，道：「但胡鬧又怎樣？難道我們就讓他繼續獃在這裏？」

司馬血道：「他並不叫胡鬧，而是叫胡天航，他的師父就是『中原醉俠』古冬霖。」

苗羽嫣跺了跺脚，道：「他是胡鬧也好，胡天航也好，他是爲了要找我才冒冒失失地撞進萬梅谷的，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

司馬血淡淡地一笑，道：「這怎能說是見死不救？這裏風光明媚，梅大姐又不是吃人的妖怪，若換上是我，眞還不捨得走哩。」

苗羽嫣瞪着他，臉色煞白地說：「你怎可以這樣講話？既然你不捨得走，那麼你留在這裏好了！」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梅大姐怎會歡迎我這種人？」

苗羽嫣道：「你有甚麼不好？」

司馬血道：「我這個人樣樣都好，就是氣味差了一點。」

苗羽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半晌才道：「你很髒嗎？是不是三四天才洗澡一次？」

司馬血搖搖頭：「不是。」

苗羽嫣道：「那麼又怎會說身上氣味差了一點？」

司馬血道：「我每隔三四個月才洗澡一次。」

苗羽嫣「嗄」的一聲跳了起來，滿臉不可置信地說：「是眞的？」

司馬血道：「是假的。」

苗羽嫣一怔，半晌才道：「你這個人說話怎麼一點也不可靠？到底那一句才是眞話？」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說句眞話，我身上的確氣味不佳，那是血腥。」

苗羽嫣道：「血腥？」

「不錯，我是個滿手血腥的人，」司馬血忽然面露痛苦之色：「我是個殺手，一生殺人如麻，無論那些被殺的人是否眞的很該死，但身上的血腥氣味，是永遠也洗脫不掉的了。」

他長長的吐出口氣，接道：「所以，

梅大姐絕對不會歡迎我這種人留在萬梅谷裏。」

苗羽嫣「哼！」的一聲，道：「她自己又何嘗不是滿手血腥！」

司馬血道：「也正因爲這樣，她會比任何人都更深切瞭解，我們這種人實在比洪水猛獸還更危險得多。」

苗羽嫣呆了一呆，司馬血又道：「這裏雖然景色怡人，但不知怎的，我似乎受不了。」

苗羽嫣道：「我也受不了。」

司馬血一笑，道：「這就是了，既然我們都不喜歡這個地方，爲甚麼還要留在這裏活受罪？」

「騙子！你是個荒謬的騙子！」苗羽嫣忽然一個耳光摑在司馬血的臉上，尖聲道：「剛才你還說很樂意留在這裏，但轉眼間又說留在這裏是活受罪，想不到你竟然是個這樣胡混的人！」

司馬血給她摑了一記耳光，却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只是說道：「妳現在走不走？」

「不把胡鬧救出來，死也不走！」她的態度異常堅決。

司馬血嘆了口氣，忽然從懷裏拿出一件黝黑黑的事物。

他緩緩地把這事物抖了開來，原來是一張黑色的網。

苗羽嫣的臉色變了，身子陡地向後疾退三尺，喝道：「你要做甚麼？」

司馬血淡淡道：「把妳網住，然後揹着妳離開萬梅谷。」

「荒謬！」

但她這兩個字才說出口，柔軟幼細的黑網已向她迎頭洒了下來。

她大怒揮劍，可是那張黑網雖然幼細，但却柔靭異常，銀鳳劍雖然鋒利，仍然無法把這張黑網削斷，反而險些給這一張網纏住了。

苗羽嫣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急忙向後疾竄開去，但司馬血那張黑網却還是有如從天而降的烏雲，仍然向她迎頭罩下。

苗羽嫣是苗南王的掌珠，雖然自幼嬌生慣養，備受父母寵愛，但一身武功還是練得頗爲出衆，當這張黑網幾乎已罩在她頭頂上之際，她突然身子一矮，兩腿蹬直，居然人如十字鏢一般平平地從橫裏飛了出去。

這一手功夫，跟「鐵板橋」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是由苗羽嫣這種體態婀娜多姿的少女施展起來，那就不但十分實用，而且還極其好看。

司馬血也不禁叫了一聲：「好！」

但隨着這個「好」字後，他的人也有如怪鳥般飛起。

人飛起，網也飛起，網兒甚至比人飛得更快，也更高。

苗羽嫣忽覺背後一團黑影驟閃，知道司馬血已繞到背後來了，百忙之中也來不及細看情勢，反手就從脅下刺出一劍。

誰知司馬血只是虛幌一招，等到苗羽嫣那一劍刺了出去後，身形一轉，居然又已來到了她的面前。

他這一手輕功眞是倏忽來去，簡直令人無從捉摸，苗羽嫣雖然身手不弱，但還是給他弄得眼花繚亂，進退失據。

這時候，她要回劍自救已是太遲了。

司馬血的左指已戟伸，點了她璇機、氣海、靈台三大穴道。

這三個重要的穴道，關乎人身主要命脈，倘若用重手法點下去，任何其中一個穴道被創也可置人於死地。

司馬血當然並不是要殺了她，只是想讓她乖乖地靜止下來而已。

他點穴的力道，用得恰到好處，苗羽嫣立時動彈不得。

接着，司馬血很輕易地，就用那張黑網把她整個人包起，然後就揹着她離開萬梅谷。

梅貞貞瞧着他和苗羽嫣的背影，氣得連滿嘴貝齒也快要給自己咬碎了。

她決定要把這一口氣發洩在胡天航的身上。

但當她回到小樓的時候，胡天航居然不見了！

她咬着嘴唇，一張臉龐蒼白得可怕。

她忽然大叫：「黛鈴！」

立刻有個十六七歲的小丫環匆匆的走了進來，吃驚地問：「主人，甚麼事？」

梅貞貞一指大床，怒聲道：「那小子呢？」

黛鈴瞧了瞧大床，半晌才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奴婢……奴婢不知道。」

梅貞貞眼色一變：「他已給我制住了，怎會逃得出去？」

黛鈴搖搖頭：「奴婢一直都在外面，這裏的事，的確不知道。」

梅貞貞臉色鐵青，她本來就已滿肚子都是怒氣，這時候也憋不住，而這個叫黛鈴的小丫環可就要吃苦頭了。

她把黛鈴的頭髮揪住，瞪着眼睛張開嘴巴，忽然一口就向黛鈴的粉頸上咬了下去。

黛鈴疼得連眼淚也直滴下來，但居然還是忍耐着，連一聲也沒有叫喊出來。

梅貞貞那一口咬得可不輕，就像個吸血殭屍般，居然把黛鈴的脖子咬得鮮血淋漓。

她忽然不再咬了，她瞪着黛鈴，冷笑道：「妳不疼嗎？」

黛鈴早已面無人色，梅大姐這麼一問，她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妳啞了？老娘問妳疼不疼？」梅貞貞的眼睛裏發射出兇厲的光芒，就像是瘋了的母老虎。

黛鈴給她迫急了，只好搖搖頭說：「奴婢不疼，奴婢不疼。」

「眞的不疼？」

「實在不疼。」

「妳騙我！」

「奴婢不敢！奴婢不敢！」

梅貞貞直視着她，忽然淡笑了一下，柔聲道：「黛鈴，我知道妳是最忠心的，我這麼咬妳一下，妳當然不會覺得怎樣，所以……」

她的聲音越是溫柔，黛鈴臉上驚懼之色就越是厲害，雖然她跟隨着這位女主人已兩年，但她的脾性怎樣，黛鈴却是很清楚的。

「不！主人，妳不要……」她驚叫起來。

「我不要怎樣？妳以爲我會殺了妳嗎？」梅貞貞陰聲細氣地，「傻丫頭，妳這麼乖，又長得這麼漂亮，我怎麼捨得殺了妳？而且，妳也沒有犯過甚麼錯呀……」

黛鈴只好點點頭。

她本來就沒有犯過錯失，胡天航怎樣給溜掉了，恐怕連梅貞貞自己也不清楚，又怎能怪得了這丫環？

梅貞貞瞧着黛鈴，忽然撕開了她襟前的衣裳。

黛鈴哆嗦着，連動也不敢動。

她的胸膛雪白而堅挺，雖然比不上梅大姐那麼豐滿，但却又別有一番清秀可人的青春氣息。

「小丫頭，妳長大了。」梅貞貞笑了，甚至連眼睛也笑了起來。

黛鈴的心已劇烈地跳動起來。

「主人……」

「不必說話，只要聽我的。」梅貞貞的手忽然滑入了黛鈴的衣裳裏。

她的手很柔軟，柔軟而熟練。

她的手已游滑到黛鈴最敏感的地方，而且還繼續不斷地深入探索……

黛鈴的顫抖更劇烈。

梅貞貞忽然把她推倒在大床上。

她的手就像是火一般發燙，甚至用嘴唇貼在黛鈴的嘴唇上。

她的唇是濕滑的，那是黛鈴脖子上給咬出來的鮮血。

黛鈴只覺得嘴裏雖然腥苦，但同時却又有着一種說不出奇異的感覺。

梅貞貞的動作越來越激烈，她把黛鈴引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奇妙境界。

黛鈴不敢抗拒。

她兩條修長而蒼白的腿不斷地在糾纏着，她的身子雖然還在顫抖，但却已不是因爲頸上的痛苦，而是另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滋味，就像是虫蟻一般侵蝕到她的肌膚，甚至是骨髓裏。

她從來沒有接近過男人。

但她却也從來沒有想過，女人也能讓女人有着如此銷魂的滋味。

若眼前的女人不是梅貞貞，此刻黛鈴一定會有更激烈的反應。

但她現在只能忍受着。

無論那是歡娛也好，是痛苦也好，她也只能默默的承受和忍耐着。

但梅貞貞實在是一個魅力四射的女人，男人固然會爲了她的美色而神魂顚倒，就算是別的女人，也往往會被她那種誘人的目光所懾住。

黛鈴的恐懼已漸漸地被她的熱力驅走。黛鈴開始呻吟，臉上滿下了一顆一顆的汗珠。

她的呻吟越來越急促。

只聽得嬌啼婉囀，正是春色正濃的時候……

但也就在這時候，梅貞貞的一隻手已從床墊下抽出了一柄刀。

刀鋒長八寸，並不算長。

但用來殺人却已很足够。

梅貞貞的眼睛裏已閃動着妖魔般可怕的兇芒，她忽然臉貼着臉的對黛鈴說：「小丫頭，妳可知道老娘現在想幹甚麼？」

黛鈴的眼睛已在緊閉着。

她沒有看見梅貞貞那種兇厲的眼神，也沒有看見一柄鋒利的刀子已悄悄地移近她兩腿中間。

梅貞貞這樣問她，她只是搖頭，說：「奴婢不知道。」

梅大姐的心裏想幹甚麼事，這可憐的小丫頭的確是很難會知道的。

梅貞貞在她的耳朶邊吹了一口氣，忽然說：「老娘想快活快活，但妳不行，妳不是那個可愛的小白臉。」

黛鈴的臉紅了起來，道：「奴婢知道自己不行，但無論主人要奴婢做甚麼事，奴婢都會照妳的囑咐去做的。」

梅貞貞在她的耳朶邊說：「老娘知道妳很聽話，也很忠心，所以老娘絕對不會爲難妳的——」

她說到這裏，一種殘酷的意念已襲上心靈。

她需要發洩！

胡天航本來一定可以滿足她的需要，但他却不見了，所以，她要折磨黛鈴，甚至把黛鈴折磨至死！

這也是種發洩的方法，當然，只有兇殘如野獸，惡毒如妖魔的人才會這樣做。

梅貞貞却正是這種人。

她決定要讓黛鈴嚐一嚐刀子的滋味。

黛鈴却不知道。

就算她知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她正是如肉在俎，宰割由人，無論梅大姐要怎樣整治她，她也只好默默忍受。

死也得要忍受！

梅貞貞的手已動。

但就在這刹那間，忽然有隻闊寬的手掌抓住了梅貞貞的右肩！

梅貞貞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實在無法想像得到，在自己的閨房裏，竟然會在無聲無息之中，給人這樣抓住自己的肩膀。

那一抓之力，異常巨大，梅貞貞根本還來不及去看背後來了甚麼人，整個身子已被那一抓之力扯動，狼狽地向後退了開去。

黛鈴還不知道，在這刹那之間，她已在鬼門關裏打了一個轉回來。

倘若那一抓來得稍遲一刹那，梅貞貞的刀子恐怕已留在黛鈴的身體裏。

現在，黛鈴睜大了眼睛，只看見梅貞貞面如土色，身子半挨半站地倚靠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男人，但却並不是胡天航。

這男人的年紀比胡天航大，衣着甚至比胡天航還隨便得多。

然而，在他的眸子裏，却有着一種奇異的神采，他彷彿對世間上任何事情都並不在乎，但他却又是那麼開朗而愉快，看來一點也不消極。

梅貞貞沒有看見這個人，只能看見這人的手掌。

這一隻手掌就像是鋼造的鉗子，以梅貞貞的身手，竟然完全沒有半點辦法可以掙脫開去。

黛鈴吃驚極了。

她匆匆抓起一張被子遮掩着身體，整個人蜷縮在被子裏。

她只是看見那人穿着一身藍色的衣裳，腰間斜斜地插着一柄刀，她不認得這個人，也不認得這柄刀，甚至不知道，若不是這個藍衣人突然殺了進來，她這一輩子

早就已經完了。

梅貞貞雖然又驚又怒，但她久歷風塵，見識過不少大仗大陣，總算很快就鎮定下來。

「背後的朋友，咱們好像不曾認識罷？」她試探着說。

在她背後的藍衣人淡淡一笑，道：「妳爲甚麼不認爲我就是胡天航？」

梅貞貞道：「你身上沒有酒氣。」

藍衣人道：「今天我的確沒喝酒。」

梅貞貞道：「但小胡來的時候，已有了幾分醉意。」

藍衣人道：「就算他本來沒有醉意，給妳的『銷魂一夜香』這麼一弄，也會變得意亂情迷，無法克制自己。」

梅貞貞道：「這只能怪他定力太差，經受不起誘惑。」

藍衣人輕嘆了口氣，道：「像妳這種誘惑，天下間除了太監之外，又有誰能忍受得住？」

梅貞貞也輕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眞希望你是個太監。」

藍衣人道：「可惜我不是。」

梅貞貞似是笑了一笑，半晌才道：「這麼說，你是個正常的男人了？」

藍衣人的聲音在她背後淡然地說道：「當然很正常。」

梅貞貞道：「你爲甚麼不讓我看你的臉？」

藍衣人道：「我的臉很醜陋，妳看了一定會很倒胃。」

梅貞貞搖搖頭，道：「我不相信。」

藍衣人道：「爲甚麼不相信？」

梅貞貞道：「你的聲音那麼動聽，樣子又怎會醜陋？」

藍衣人笑了笑，道：「妳這種想法未免可笑，聲音動聽的人，往往都是其貌不揚的。」

梅貞貞道：「我還是不相信。」

藍衣人道：「妳一定要看看我的廬山眞面目？」

梅貞貞忽然笑了起來，道：「其實，看不看你的臉孔，那是沒有所謂的，只希望你知道，甚麼叫做憐香惜玉。」

藍衣人也笑了笑，說：「這句說話，我在八歲的時候就已懂得。」

梅貞貞道：「那是幸運。」

「誰幸運？」

「當然是我這位梅大姐嘛，最少，你不會辣手摧花，而且，還是一個很解風情的人。」

藍衣人道：「只可惜我的樣子很難看，梅大姐怎麼說，也不會看上我的。」

梅貞貞吃吃地一笑：「你這個人，怎麼對自己一點信心也沒有？」

藍衣人嘆了口氣，道：「除了我媽之外，誰都不喜歡我，人人看見我都遠而避之，說我是母夜叉的兒子。」

梅貞貞又問道：「令壽堂大人怎樣稱呼？」

藍衣人道：「武林母夜叉。」

「你眞會說笑。」

「妳也眞會逗人開心，」藍衣人嘆道：「只可惜我是一個比鬼還恐怖的人，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我一定會和妳好好的玩一個痛快。」

梅貞貞暗中倒抽了口氣，心想：「這廝也許眞的奇醜無比，唉，這一回可眞倒霉。」

但她狡滑如狐，臉上仍然笑吟吟的說：「朋友，只要你有這個勁兒，無論你喜歡怎麼玩，賤妾也是樂於奉陪的。」

她的活話已很露骨，任何男人聽了，都難免會爲之怦然心動。

這藍衣人看來也已心動了，他忽然在她的秀髮上輕吻了一下，「唔」的一聲，笑道：「妳的頭髮好香，眞的好香。」

梅貞貞吃吃的笑了起來，呢聲說：「你很少嗅女人的頭髮？」

藍衣人笑道：「頭髮本來是既不臭也不香的，但不知怎麼，總是男人的頭髮又酸又臭，女人的頭髮又香又甜。」

「又香又甜？」梅貞貞說：「說頭髮有香氣那還可以，但頭髮却又怎麼甜得起來？」

藍衣人道：「那怎麼不可以？比方說：『妳的笑容眞甜。』難道這笑容也可以吃進肚子裏嗎？」

梅貞貞嘆了口氣，道：「算了，我說你不過，但你老是這樣抓着我，那也不是味兒。」

藍衣人悠然一笑，道：「不錯，再是這樣耗下去，我也快要給悶死了，所以，咱們應該想出一些玩意來。」

梅貞貞的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心想：「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來來去去，還不是想到那樁事情上？也罷，反正老娘今天也有點那個意思，待會兒就要你這個醜八怪知道女人的厲害。」

心念已過，笑着說：「你要玩甚麼，儘管開口好了。」

藍衣人道：「我想刺妳一下。」

梅貞貞「唷」的一聲：「好端端的，幹嗎要刺人一下？這可會很疼的。」

藍衣人道：「別害怕，我會慢慢的來，慢慢地刺。」

梅貞貞淫笑道：「我的寃家，你要怎麼刺法？」

藍衣人回答道：「從妳的屁股上刺進去。」

梅貞貞翻了翻眼睛，說道：「你眞的要刺？」

藍衣人道。「妳不高興？」

梅貞貞道：「只要你高興，我怎會不高興？」

藍衣人道：「妳眞好，甚麼事情都不計較，那麼我現在就要刺啦。」

梅貞貞吃吃一笑，說：「我的寃家，你用甚麼東西來刺我？」

藍衣人道：「妳要瞧瞧？」

梅貞貞道：「不可以嗎？」

藍衣人笑了笑，道：「那當然是可以的，妳瞧！」

梅貞貞以爲他最少會讓自己轉過身子，誰知道她完全想錯了。

藍衣人的手仍然像是鉗子般，她想動一動都不行。

她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着。

她忽然看見藍衣人的另一隻手，從她背後繞到了她的眼前，而這一隻手，竟然

還拈着一支金針。

梅貞貞的臉色立刻變了，她深深地吸口冷氣，說：「這……這是甚麼？」

藍衣人悠然一笑，道：「妳怎會不知道這是甚麼東西？這是我在妳的頭髮裏拈出來的。」

藍衣人一面說，一面把這支金針在她的眼前幌來幌去，又道：「這是妳愼密收藏在頭髮裏的一支金針，用它來刺妳，那一定會很有趣。」

梅貞貞只看得毛骨悚然。

她是催情能手，也是殺人專家，她衣着整齊的時候固然經常殺人，就算是赤裸着身子的時候，身上也同樣能發射出七八種殺人不見血的歹毒暗器。

這髮裏藏針的技倆，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她的戒指，粉頸上的項鍊，頭飾髮釵，還有一對暗藏毒藥的耳環，都可以在瞬息之間殺人於無形。

可是，這時候她却連一種方法都使不出來，反而給對方在自己的頭髮裏，找出了這麼一支金針，還說要用它來刺自己的屁股！

「不！這個絕不可以用來刺人！」梅貞貞像個受驚的孩子叫了起來。

「爲甚麼不可以？」

「這……這支針有毒。」

「哦，原來這是一支毒針，」藍衣人似懂非懂地說：「既然這支毒針歹毒得厲害，妳爲甚麼把它藏在自己的頭髮裏？」

梅貞貞忙道：「這只是一時好玩，下次決計不敢了。」

藍衣人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聲音也同時轉趨嚴肅：「梅大姐，妳無疑是個很罕見的大美人，只可惜手段毒辣，心如蛇蝎，甚麼事情也做得出來。」

梅貞貞咳嗽兩聲，知道賣弄風騷其實是於事無補的，只好換上一副深知悔改的表情，道：「賤妾知錯了，還望這位英雄好漢，能夠給賤妾一條活路。」

「妳還想活下去？」藍衣人的聲音更冷厲。

梅貞貞越聽越是心寒胆戰，忙道：「賤妾眞的知錯了，我發誓——」

「不必又來這一套了！」藍衣人倏地冷喝道：「妳還記得樂天陽這個人嗎？」

「樂天陽？」梅貞貞的眼色又是一變：「你……你是樂天陽的甚麼人？」

「同道中人！」

梅貞貞忽然冷笑起來，但這聲冷笑却還是掩飾不住內心的恐懼：「這人可是個色中餓鬼！」

「不要再誣衊樂大俠！」藍衣人也在冷笑，但這聲冷笑顯然比她笑得冷厲多了，「他是個怎樣的人，我比誰都清楚，若說風流如盜，那麼樂天陽也肯定是盜亦有道的人，絕不會把風流弄得變成下流。」

梅貞貞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藍衣人道：「妳不必懂得樂天陽是個怎樣的人，但我却要妳知道，胡亂發誓，遲早會有報應降臨到自己身上的。」

梅貞貞吸了口氣，道：「甚麼胡亂發誓？」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兩年前，妳這條狐狸精到處害人，但不幸終於遇上了樂天陽，他本來要殺了妳爲世間除害，但妳的手段實在到家，裝作一副深切後悔的樣子，不但聲淚俱下，還矢天誓日，說一定痛改前非，否則不得好死，樂天陽口硬心軟，終於沒有下殺手，把妳放了。」

梅貞貞道：「你相信他的說話？」

藍衣人道：「就算我不相信他這個人，也該相信他的傷勢。」

梅貞貞又吸了口氣，道：「他受了甚麼傷？」

藍衣人道：「妳怎會不知道？那是針毒的傷！而且就是我現在手裏拈着的這一種！他放過了妳，但在不到半個時辰，妳居然反而用這種金針暗算他！梅大姐，妳既然做得出來，若還不敢承認，那也未免是太沒種了！」

梅貞貞知道抵賴不掉，只好直認不諱：「是又怎樣？你現在是來爲他報仇？」

藍衣人沉聲道：「不是爲了甚麼報仇，而是要讓妳知道，甚麼叫做報應！」

梅貞貞咬了咬牙，道：「你武功比我高，而且現在又已把我制住，要剮要殺，任悉尊便，這一次我不會再苦苦哀憐乞求活命，你殺罷！」

藍衣人却又嘆了口氣，道：「殺妳不難，舉手之勞而已。」

梅貞貞已作出最壞打算，聞言冷笑一聲：「怎麼了？莫不是摧花手這種罪名，你不敢担當上身嗎？」

藍衣人道：「妳算甚麼花？毒花？」

梅貞貞道：「花兒再毒也是花。」

藍衣人道：「但不管妳是花也好，是草也好，我不會殺你，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一個人，絕對不能傷害妳的性命。」

梅貞貞「哦」的一聲，道：「這又是個甚麼人？」

藍衣人道：「樂天陽。」

梅貞貞大感意外，半晌才道：「他中了毒針後怎樣了？」

藍衣人道：「沒有死掉，但一身武功已然盡廢。」

梅貞貞冷冷一笑：「難怪他沒有找我算帳，原來已經變成了一個廢物。」

藍衣人道：「他不會找妳算帳，反而很感激妳那一支毒針。」

「笑話！」

「不是笑話，是眞話！」藍衣人緩緩地說道：「對於一個練武之士來說，武功比性命還更重要，當樂天陽知道自己武功盡失之後，的確曾經一度陷入頹廢、萬分沮喪之中。」

「他當然恨透了我！」

「不，當時他恨的也不是妳，而是自己，」藍衣人道：「他恨自己太沒用，連一個女流之輩也對付不了，還說甚麼要替天行道，鋤强扶弱。」

他說到這裏，沉默了一會才接着說道：「但過了半年後，他却逐漸發覺到，完全消失了武功，也有它的好處；他不必再在江湖上過着刀頭舐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又發覺，自己原來最適合過着恬靜平淡的生活，他可以悠閒地在花蔭下讀書，也可以騎着一頭黃牛，到美麗的湖畔垂釣，或者是在園子裏學學耕耘，而這些平靜幸福的生活，他以往是從來沒有機會領略得到的。」

梅貞貞目光閃動，她沉默着。

藍衣人又慢慢的接道：「他現在早巳想通了，他非但不再恨妳，而且還很多謝妳使他廢掉了一身武功，所以，他曾再三叮囑，叫我遇上妳的時候，千萬要手下留情，別傷害了妳的性命。」

梅貞貞冷冷一笑，道：「難道他巳忘了，我曾經害過不少人嗎？」

藍衣人道：「他沒有忘掉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妳能够活下去，但另一方面，却也希望妳能够痛改前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梅貞貞冷笑一聲，有點不耐煩地說：「你到底要怎樣？是殺掉了我？還是把我放掉？」

藍衣人道：「既不殺，也不放。」

梅貞貞的臉色倏地驟變：「這是甚麼意思？」

藍衣人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梅貞貞又驚又怒：「你……你敢廢掉老娘的武功？」

藍衣人道：「我不會。」

梅貞貞一怔，正待鬆一口氣，藍衣人又接着說：「世間上可以廢掉妳武功的人，絕不只有我一個。」

梅貞貞呆了一呆，問道：「你又在說誰？」

「法外天牢牢主寇律人！」

「寇律人？法外天牢牢主？」梅貞貞的臉龐霎眼間巳變得像是白雪。

藍衣人沉聲嘆了口氣，道：「老實說，要我把妳這麼一個大美人押進法外天牢裏，眞是一件很沒趣的事，但除了這樣，我巳想不出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

梅貞貞怒叫道：「不！老娘絕不會進入法外天牢，寇律人是個老怪物，他以爲自己是甚麼人？可以有權隨便把別人覊禁在牢獄裏？」

藍衣人道：「寇牢主也說自己是個老怪物，但在武林正義人物眼中看來，他創立法外天牢，爲中原武林覊禁着不少喪心病狂的惡魔，這份苦心和精神，實在值得大家欽佩。」

梅貞貞叫道：「他是個瘋子！老娘死也不進法外天牢！」

藍衣人道：「妳若進法外天牢，將來還有重獲自由的一天！」

「不進！不進！死也不進！龍城璧，你殺了我好了！」

藍衣人一陣沉默。

「妳巳知道我是誰？」他終於說。

梅貞貞道：「我若到了現在還猜不出你是誰，那也未免是太沒見識了，若不是龍城璧，絕不會爲樂天陽而來！若不是龍城璧，也絕不會狠心把老娘這種美人兒送進法外天牢裏！」

藍衣人的嘴角漸漸露出了微笑，但隨即又嘆了口氣，道：「我是個浪子，而浪子最喜歡親近的，就是妳這種難求的絕色佳人。」

梅貞貞道：「但你還是要來害我！」

龍城璧道：「這不是我要害妳，而是妳自己害了自己。」

梅貞貞狠狠說：「我會記住你的！」

龍城璧道：「記住我這個浪子的人，世間上絕對不只有妳一個，仇人就像是虱子，若是太多了，就會習慣下來，就算再多一點，也沒有甚麼相干。」

梅貞貞還想罵龍城璧，但龍城璧巳點了她的啞穴。

他要把這女人帶到法外天牢！她會被囚禁在那裏，而且還會被廢掉一身武功。

這似乎是殘忍一點，但其實，以梅大姐的罪孽來說，這懲罰還是太輕了。

九公辟毒神珠

在一間破屋子裏，胡天航就算不喝酒，似乎也快要給那瀰漫着的酒氣薰醉了。

他不在乎醉與不醉，但却担心以後沒有機會可以再看見師父。

他給一個兇神惡煞般的漢子，縛在一張古老而殘舊的椅子上，雖然這張椅子和縛着他的繩索都同樣不大牢固，但他現在却連一點氣力也使不出來，想挣脫逃去，簡直是難比登天。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忽然被人送到這個地方的。

他只是記得，自己誤打誤撞地進入萬梅谷，給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點住了穴道，然後就昏睡了過去，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巳給人縛在這黑沉沉的破屋子裏。

現在，他面對着的並不是個絕色佳人，而是一個身材粗壯，看來就像是一座鐵塔似的青衣大漢。他不認得這個大漢，也不知道這大漢到底想怎樣。

這大漢在喝酒、吃肉。

他喝的是烈酒，吃的是狗肉，而這兩種東西所發出來的氣味，都是十分香濃。

胡天航瞧着這青衣大漢，但這靑衣大漢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顧着喝酒和吃狗肉。

他足足喝了三罐烈酒，吃了一大保子狗肉，才懶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搓着肚皮說：「眞是好酒，眞是好香的肉，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胡天航終於蹩不住了，冷冷道：「單獨一個人吃喝，不嫌太孤寂嗎？」

青衣大漢哈哈一笑，忽然往頸子上揑了一把，怪聲道：「你這小東西今天落在俺的手裏，就算你倒霉好了，俺若不把你弄個腸穿肚爛，實在對不起列祖列宗！」

說着，只聽得一下「必卜」之聲响起，原來他在揑死了一隻虱子。

他還是沒有瞧胡天航一眼。

胡天航怒道：「朋友，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青衣大漢摸了摸鼻子，忽然皺眉道：「他媽的，準是喝得太多了，老是聽見蚊子在耳邊嗡嗡作响，也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管他蚊子也好，蒜子也好，先睡他媽的一覺再說！」他說睡就睡，把胡天航氣得連眼都直了。

胡天航很想挣脫束縛，但渾身軟綿綿地，連一點氣力也使不出來。

他甚至連想罵人都沒有氣力了。

那青衣大漢可不是裝作睡覺，而是眞的酣睡起來，那鼻鼾之聲聽來就像是雷鳴一樣。

他睡着不久，忽然有個細小的黑影，悄悄地不知從那裏潛了進來。胡天航定睛一看，不禁又是怔住，他從來都沒有見過

這麼矮小的一個怪人。

胡天航並不是沒有見過侏儒，但現在潛進屋子裏的這個怪人，比起他以前所見過的侏儒還要矮了差不多一半，看來就像個四五歲的孩童一樣。

但這矮小怪人，却巳頭髮灰白，看來最少巳有五六十歲年紀。

矮小老怪人瞧了瞧胡天航，又瞧了瞧酣睡中的青衣大漢，忽然用一種極細小的聲音對胡天航說：「小胡，你別害怕，老夫是來救你的！」

胡天航想說話，矮小老怪人却「噓」了一聲，又低聲說道：「別吵，老夫自有主張。」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裏掏出了一隻瓷瓶子來。

他小心翼翼地，把瓷瓶子的塞蓋打開，然後又把瓶子放在青衣大漢的脚下。

胡天航一怔，心想：「這是甚麼玩藝兒？」

矮小老怪人揉了揉眼睛，擺出了一副拭目以待的神情，過了不久，瓶子裏忽然爬出了一隻色彩斑爛的蜘蛛來。

直到這時候，胡天航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隻蜘蛛，顯然是劇毒之物，倘若給牠咬上一口，後果如何，實在是不難想像。

胡天航雖然給這青衣大漢氣得牙癢癢的，但這時候不知如何，却又爲他担憂起來。

胡天航本來巳是軟弱無力，但看見毒蜘蛛正向青衣大漢的小腿上爬了過去，惻忍之心油然而生，忙向矮小老怪人道：「老丈，這人雖粗鹵一點，但也不見得有該殺之道，你老人家就饒恕他這一次罷。」

矮小老怪人嘿嘿一笑：「他把你縛在這裏，你居然還要爲他求情？」

胡天航道：「他也只是縛着我而巳，所以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把他也縛起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共人之身。」

矮小老怪人道：「這就叫公平嗎？」

胡天航道：「難道這還不算公平？」

矮小老怪人道：「當然不公平。」

胡天航皺眉道：「那麼要怎樣才算公平？」

矮小老怪人道：「報仇雪恨這種事，就像生意買賣，非要本利收回不可。」

胡天航一呆：「老丈的意思，是要有本有利？」

矮小老怪人道：「這個自然，而且，利息還要大大的加重，昨天有個黃毛小伙子瞧見老夫長得矮細，居然笑了起來，還在老夫背後指了一指，結果老夫也在他的眼睛上指了一指，指瞎了他一隻右眼。」

胡天航聽得一陣心寒，半晌才苦笑道：「老丈宅心仁厚，總算沒有把他的兩隻眼睛都一起弄瞎了。」

矮小老怪人道：「這可不是老夫心腸好，而是沒有這個必要。」

胡天航怔了怔，道：「甚麼沒有這個必要？」

矮小老怪人道：「這黃毛小伙子本來就是只有一隻右眼，他的左眼早巳經瞎掉了！」

胡天航儍住了，再看看那隻色彩斑斕的毒蜘蛛，不禁爲之打了個寒顫。

那蜘蛛巳在青衣大漢的腿上爬行着，只要牠兇性一發咬了下去，這大漢可麻煩頂透了。

誰知道蜘蛛在大漢的腿上爬行了幾步，突然仰天打了一個筋斗，然後就跌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矮小老怪人的臉色登時變了，他迅速檢起蜘蛛，看了一回，忽然怒吼起來。

他在怒吼，青衣大漢却在同時怪笑！

矮小老怪人目露兇光，怒道：「王九番，你竟敢毒死老夫的『滇北蜘蛛王』，老夫要你賠命！」

胡天航一怔，瞧着那青衣大漢道：「你……你是王九番？」

青衣大漢哈哈一笑：「俺不是王九番，誰是王九番？」

胡天航道：「你在江湖上素有『莽霸

藍衣人道：「我要讓你知道什麼是報應。」

王』之稱，聲名不壞，但爲甚麼却要把我縛在這裏？」

王九番又是一聲怪笑，道：「這筆帳，你待會兒才算好了，難道你沒看見『三寸老毒妖』賈鐵山正在向俺大興問罪之師嗎？」

矮小老怪人哼的一聲，說道：「既知賈某在此，你還敢口出狂言，眞是不知死活！」

王九番裂嘴一笑，道：「這是以毒攻毒，賈老怪物你可以毒得死別人，但想毒倒俺，却是難比登天啦！」

賈鐵山面罩寒霜，那「濵北蜘蛛王」是他花了幾千兩銀子，僱用了數十人，花了整整半年時光，才在濵北一處荒僻叢林沼澤間尋獲的，三個月前「武林五大毒」相約在旗峯黃葉亭下，互鬥毒物，結果這「濵北蜘蛛王」大獲全勝，使賈鐵山在「武林五大毒」之中，儼然成爲頭號人物。

事實上，在「武林五大毒」之中，賈鐵山人雖矮小，但用毒本領和武功方面，都比其餘四人高明得多。

誰知道這劇毒無比的蜘蛛王，竟然不明不白的，死在王九番的大腿上，這又怎不令到賈鐵山爲之暴跳如雷？

「王九番，你用甚麼旁門左道的技倆弄死了蜘蛛王？」賈鐵山怒瞪着王九番，雖然他身材矮細得出奇，但這一聲喝問，却是聲勢洶洶已極。

王九番却反而陰聲細氣，悠然地笑着說：「旁門左道的東西，只有你這種老鬼怪才會使用出來，俺用的可是王道正藥，它毒不死人，但却可以毒死你這一隻濵北蜘蛛王！」

賈鐵山目露兇光：「是甚麼東西？」

王九番道：「九公辟毒神珠！」

他一面說，一面從身上摸出了一顆色澤暗紅，比龍眼還大的「神珠」。

「是時九公的傑作！」賈鐵山又驚又怒。

「不錯，這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送給俺的。」王九番哈哈一笑，「有了這顆九公辟毒神珠，又何懼區區一隻小毛蟲？賈鐵山，你這老怪物也可以休矣！」

賈鐵山冷笑道：「就算毒不死你，老夫要殺你這種渾人，還是易如反掌！」

王九番一拍胸膛，又掄着拳頭，道：「五異堂的老混蛋，俺只消一拳就可以把你打回千毒谷去，你少吹大氣好了！」

但他這兩句話才說完，賈鐵山的人巳飛躍起來，一拳打在他的胸膛上。

王九番哈哈一笑：「打得好！」

但他才笑說了三個字，面色就巳變了，冷汗從額上滾滾而下。

賈鐵山這一拳力道之沉猛，實在遠遠超乎他想像之外。

原來這位「莽霸王」雖然身材魁壯，氣力驚人，但武功並不怎麼高明，而賈鐵山却是五異堂第三堂堂主，非但用毒本領厲害，拳脚功夫也是武林一絕，雙方若在這方面比拚起來，王九番勢必慘敗無疑。

但賈鐵山只是揮出一拳，就巳把他打得面青唇白，這却是連賈鐵山都感到有點意外。

「嘿嘿，老夫還只當你這頭笨牛有點斤兩，誰知居然草包得完全不成氣候！」

王九番咬緊牙關，怒吼道：「再不成氣候，俺總算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賈鐵山怪笑着道：「好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老夫倒要看看，你還能够捱得多少拳！」

「笑話！」王九番冷冷一笑，但心中却也知道，形勢實在不妙之極。

他才說出這兩個字，賈鐵山的拳頭又巳揮了過來。

這一次，王九番不敢再有半點怠慢，急忙側身閃避，可是，他閃得再快，也快不過矮小而兇悍的賈鐵山，右臂之上仍然又再吃了一拳。

王九番的手臂，比賈鐵山的大腿還粗壯得多，可是，賈鐵山這一拳，却把他這條粗大的手臂打得酸痛異常，似乎連骨骼都給打斷了。

賈鐵山冷笑連聲：「你這厮弄死了蜘蛛王，還不跪下來向老夫賠罪？只要你肯乖乖的給老夫叩三個響頭，老夫就放過你這一次！」

「放屁！」王九番怒道：「士可殺不可辱，你有種就殺了俺，最好還要毀屍滅跡，否則遲早會有人找你爲俺報仇！」

賈鐵山道：「是誰會爲你這種呆芋報仇？」

王九番哼的一聲，道：「俺若把這人的名堂搬出來，只怕會嚇破你的胆子！」

賈鐵山嘿嘿一笑，道：「你說的是不是雪刀浪子？」

王九番一怔：「你怎會知道？」

賈鐵山冷然道：「天下間又有多少事情，可以瞞得過五異堂中人？你跟龍城璧勾結，本堂主早巳知道，你大概想不到如今還是落在老夫掌上罷？」

王九番道：「甚麼掌上掌下，俺只當你是個屁！」

「放肆！」賈鐵山冷叱一聲，目中殺機畢露，突然右掌直插而出，怒襲王九番咽喉。

他這一掌是存心立斃王九番！

王九番自知武功不如對手，但仍全力與之週旋，只聽「鏗」的一聲，一柄厚背大砍刀巳離鞘飛舞，急護着咽喉要害。

誰知賈鐵山掌招變化極快，不等王九番刀勢發出，他的右掌巳沉到王九番的脇下去。

這一掌雖然不是插向要害，却也具有極大殺傷力。

王九番巳刀勢用老，再也招架不來。

但也就在此際，一隻胖大無比的手掌倏地從他背後閃出來，賈鐵山雖然看見了，却還是收勢不住，仍然一掌直揷過去。

這手掌絕不是王九番的。

賈鐵山巳看見王九番背後來了一個人，但那人是誰，急切間却是看不出來。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人絕不會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不會有這麼胖大的手掌。

剎那間，兩掌交擊，賈鐵山的身子倏地倒飛了開去。

王九番一怔，他滿以爲這一次必然難逃刦殺，想不到福大命大，居然在最後關頭有人出手救了他。

賈鐵山固然被那人一掌震得倒退開去，而王九番背後那人也沒佔到甚麼便宜，

同樣搖搖幌幌地險些跌倒在地上。

王九番回頭一瞧，不禁大喜過望，原來是唐竹權來了！

×　×　×

唐竹權是練指功的，他的十根指頭，簡直就像是鋼鐵一般。

但這時候，他和賈鐵山硬拚了一掌，却弄得右手每一根指頭都疼得連眼淚也迸將出來。

他的臉色變了，但嘴角間却還是微微笑着：「好硬的老東西！」

賈鐵山其實是指頭疼得厲害，可是，他怎樣也不肯示弱，聞言傲然一笑，道：「薑越老越辣，這句話兒是永遠錯不了的，閣下胖得驚人，想必是唐老人的兒子唐竹權了？」

唐竹權嘿嘿一笑：「好說！好說！老子這副身材實在碍眼，等閑胖子跟老子一比，最少也還窈窕了一大半，倘若咱們是用麵粉搓成，用同樣的材料，只能搓得出一個老子，但却可以搓得出八九個尊駕這位老小子啦。」

賈鐵山道：「麵粉不會喝酒吃肉，但你却少吃少喝一點都不行。」

唐竹權道：「這個自然。」

賈鐵山道：「聽說你吃得多，喝酒更是量度驚人。」

唐竹權怪眼一翻，笑道：「怎麼啦，是不是想跟老子拚酒？」

賈鐵山搖搖頭，道：「老夫沒有這個雅興，老夫只是想說，你這種人旣浪費材料，也浪費了世間上的美酒和食物。」

唐竹權道：「這麼說，多吃多喝也是罪過了？」

「這個還用說嗎？」賈鐵山冷冷一笑，道：「讓你這種人活在世間上，對其餘的人來說，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唐竹權道：「老子也是這麼想，但身體髮膚，授諸父母，不敢毀傷，老子可不能自己幹掉自己！」

賈鐵山答道：「這個老夫是可以代勞的。」

唐竹權道：「尊駕若能幹掉老子這種浪費美酒美食的人，那眞是天下蒼生幸甚之事，就只怕尊駕力不從心，想幹一點點好事也幹不來。」

賈鐵山乾咳兩聲，嘆道：「你說得不錯，老夫老啦，人又矮小，的確很難把你這位唐大少爺捧上西天，旣然這樣，這種事情還是留待別人來幹好了，再見。」

語畢，掉頭便走。

但唐竹權立刻就衝了過去，阻攔住他的去路，同時冷笑道：「這種事情，尊駕非幹不可。」

賈鐵山瞪着他，嘆道：「你爲甚麼一定要老夫殺了你？」

唐竹權道：「因爲你不殺老子，老子就要宰了你！」

賈鐵山道：「你爲甚麼要殺老夫？」

唐竹權道：「不必爲甚麼，只因爲老子高興！」

賈鐵山道：「但你該知道，憑你這功夫，要殺老夫可說是全無半點把握的。」

唐竹權道：「老子沒把握，你也同樣沒有把握。」

賈鐵山道：「旣然這樣，何苦要大家都冒這個險？」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偏偏就是個喜歡冒險的笨人。」

賈鐵山搖搖頭，道：「你不必吹大氣了，老夫知道，倘若只有你自己一人，你還是不敢賭這一注的。」

王九番立時道：「俺不帮他便是。」

唐竹權瞧了他一眼，他立刻又連忙說道：「俺不帮他，是爲了要讓你們這場决戰公平一點，可不是不够朋友，故意袖手旁觀。」

賈鐵山哼的一聲：「眞是不知害臊，唐大少爺的帮手若是你這個大草包，就算有八十個一起上也不濟事。」

王九番一呆，道：「不是俺又有誰在這裏？」

「還有老夫。」一個人蒼老的聲音忽然從屋脊上傳了下來，接着又是一聲隆然巨响，磚瓦四濺，屋頂給一隻拳頭打穿了一個大洞。

洞外有個老人，正用一種古怪的目光瞧着被縛在椅子上的胡天航。

胡天航也瞧着這個老人，他的面色忽然紅了起來。

那不但是因爲興奮，也有點是因爲慚愧。

這老人正是他的師父古冬霖。

古冬霖瞧了胡天航半晌，忽然嘆道：「唉，想不到老夫一世英名，如今就斷送在你這個寃大頭的手裏，將來江湖上人人都會說，『古冬霖的徒兒給人縛得像個大粽子。』，唉這眞是丢臉，丢臉極了。」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道：「你眞的覺得很丢臉嗎？」

古冬霖道：「當然是丢臉，難道還會覺得榮幸之至嗎？」

唐竹權道：「旣然丢臉，你還猷在這裏幹嗎？何不一走了之，最好索性在臨走前把這個丢臉的徒兒逐出師門，他以後就再也不會丢你的臉啦。」

古冬霖呆了一呆，半晌才乾笑道：「你這辦法不錯是好極了，但老夫若一走了之，這裏的爛攤子你收拾得了嗎？」

唐竹權道：「這三寸老毒物雖然厲害，但老子自信還不會比他輸虧，你放心好了。」

古冬霖道：「這三寸老毒物雖然不足畏，但常言有道，好漢怕人多，五異堂巳在這裏佈下天羅地網，咱們雖然來得容易，想闖出去恐怕還得大費一番手脚。」

賈鐵山陡地狂笑起來，得意地說道：「古老兒，你這一次可算是瞧得挺够準確，本堂高手如今巳逐漸趕到，你們正是來時容易，走却艱難！」

「走？老子爲何要走？」唐竹權暴喝一聲，道：「這一仗反正遲早也要打個轟轟烈烈，老子如今就跟你們奉陪到底！」

語聲甫落，破屋外巳出現幢幢人影。

王九番吼叫一聲，以左手握刀，怒喝道：「來呀，你們這些狗雜種爲甚麼還不闖進來？」

他才罵了這一句，立刻就有人闖進這破屋子裏。

這人氣冲冲的瞪着王九番，也怒喝道：「你在罵誰狗雜種？」

王九番瞧着這人，陡地儍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門外的人居然是個白白胖胖的道士。

「悠然道長？」王九番忽然直跳了起來，接着大笑道：「胖牛鼻子，你來得正是時候，這裏亂七八糟的，非要你來收拾殘局不可！」

這道士原來就是玉玄觀的主持悠然道長。

只見悠然道長滿臉笑容，道：「王施主，貧道若沒有收拾殘局的本領，又焉敢撞進這裏來獻醜？」

他滿面笑容，賈鐵山的臉龐可就越變越是難看。

王九番嘻嘻一笑，瞧着賈鐵山道：「老妖怪，你們的人到了甚麼地方去啦？」

悠然道長笑着道：「他們的人還在附近。」

王九番眨了眨眼，道：「爲甚麼俺連一個都看不見？」

悠然道長笑了笑，道：「貧道若不先把這些嘍囉解決，又怎能施施然進入這裏呢？」

王九番裂嘴一笑，道：「俺早就知道玉玄觀的牛鼻子個個身懷絕技，想不到比俺想像中還要厲害。」

他又瞧着唐竹權道：「大醉鬼，你可知道，俺跟這個胖牛鼻子是好朋友。」

唐竹權淡淡道：「本來不知道，現在知道了。」

王九番得意地一笑，道：「有一次，俺潛入玉玄觀裏，偷喝了一罈醉八仙，那種滋味，眞是他媽的畢生難忘。」

唐竹權一怔：「哦？道觀裏居然也有好酒？」

王九番道：「那是善慈眞人珍藏了二十多年的陳年美酒，據說，沒有人有資格喝，所以俺就只好把它偷喝了。」

唐竹權道：「你偷酒喝的時候，居然沒有人發現嗎？」

王九番道：「本來是沒有，但俺喝了七八分酒意的時候，忽然忍不住讚了一聲『好酒』，結果就給牆外的一個牛鼻子發現了。」

唐竹權冷笑一聲：「眞是個笨賊！」

王九番道：「笨是笨一點，但笨一點也有笨一點的好處，若不是這樣，俺也不會和這個胖牛鼻子交上了朋友。」

唐竹權一呆，道：「是胖牛鼻子發現你偷酒喝的？」

悠然道長悠悠地笑道：「就算他不叫那一聲『好酒』，貧道也已嗅到了醉八仙的酒香。」

唐竹權面上露出了唾涎欲滴的樣子：「這酒是不是眞的很香？」

悠然道長道：「當然是眞的很香，很醇，很够勁兒。」

唐竹權道：「你也喝了？」

悠然道長吃吃一笑，道：「其實貧道早就想把那幾罈醉八仙偷喝了，誰知這王八蛋比貧道還要早一步動手，偏偏又給貧道遇上了，若不和他搶喝個够本，那眞是太對不起太上老君啦。」

唐竹權冷冷一笑，運：「你好大的胆子，連善慈眞人的酒也敢偷喝！」

悠然道長道：「你認爲這是罪過？」

唐竹權道：「當然是罪過，甚至可以說，這是屬於監守自盜的行爲。」

悠然道長道：「你是不是很生氣？」

唐竹權道：「這個還用說嗎？這分明是把善慈眞人不放在眼內。」

悠然道長沉默了半晌，才凝視着唐竹權笑道：「照貧道的看法，你生氣的眞正原因，並不是因爲善慈眞人，而是爲了自己。」

唐竹權冷笑一聲，道：「那些酒又不是老子的，老子爲甚麼要吃這個醋？」

悠然道長道：「正因爲這樣，你才會吃醋，倘若酒是你的，早已給你喝光，倘若你知道玉玄觀有這麼的好酒，不等王九番動手，你也會早早溜了進來，把所有的醉八仙喝得點滴不剩。」

唐竹權瞪了瞪眼，道：「你憑甚麼認爲老子可能會這樣做？」

悠然道長笑道：「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倘若你不會這樣做，那麼你也就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了！」

唐竹權呆了半天，才搔搔脖子，嘆道：「老子心裏怎麼想，你倒是很清楚。」

悠然道長道：「你其實不必生氣，咱們是老朋友了，難道還不知道，你把美酒看得比黃金白玉還更貴重嗎？所以……」

唐竹權目光大亮，忙道：「你是不是留了幾十罈給老子？」

「幾十罈？」悠然道長失笑起來，道：「你以爲這是豬尿還是海水？世間上何來幾十罈醉八仙？」

唐竹權微露失望之色，但仍然笑着說：「沒有幾十罈，幾罈總會有罷？」

悠然道長道：「醉八仙本來就只有三罈，王九番和貧道早已喝了一大半。」

唐竹權臉色一變，道：「那麼還剩下多少？」

「一罈！」悠然道長豎起了一根手指，淡笑着道：「你是不是想試一試？」

唐竹權忙道：「如此佳釀，當然是非試一試不可了。」

悠然道長淡淡道：「只可惜現在還不是時候。」

唐竹權道：「那麼，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行？」

悠然道長目光一轉，忽然瞪着賈鐵山，冷笑道：「先殺矮老怪，再瓦解五異堂，才是咱們痛痛快快大喝一頓的時候！」

賈鐵山面上露出了驚懼之色，在這種形勢之下，他顯然已處於劣勢。

他的援手沒有出現，却殺出了這麼一個可惡的悠然道長。

悠然道長已和古冬霖並肩站在一起，唐竹權却一步一步向賈鐵山緊迫過去。

賈鐵山怒道：「胖鬼，你要怎樣？」

唐竹權聳了聳肩，道：「你可知道，老子偶然也會充任江湖殺手。」

賈鐵山哼了一聲，道：「唐門中人，本來就沒有甚麼好人。」

唐竹權淡淡道：「你罵得好，老子不是好人，連老子的老子也說自己不是甚麼好人，所以，咱們父子無論幹甚麼事情，都絕不會擺出『大俠』，『大英雄』的姿態，正是敢愛敢恨，也敢拚敢殺。」

賈鐵山瞪着他，忽然仰面狂笑道：「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敢動手，既然你不動手，老夫也不相强，就此告辭，再見！」

他拱了拱手，立刻就轉身衝出門口。

悠然道長呵呵一笑，朗聲道：「賈施主慢走。」

他叫賈鐵山慢走，賈鐵山却是走得更快。

悠然道長瞪着唐竹權，道：「這矮老怪要跑了，你還呆在這裏幹嗎？」

唐竹權也瞪了他一眼：「老子以爲你會攔着他哩！」

王九番却在這時候怪笑道：「咱們這一方正是人材濟濟，高手如雲，要幹掉這個老妖怪，又豈非無人出手？」

他這麼說，原來是古冬霖已追了出去，而且還跟賈鐵山激戰起來。

唐竹權桀桀一笑，得意洋洋地對悠然道長說道：「老子又慳省了一番手脚，對付這種矮東西，中原醉俠也大可游刃有餘矣！」

悠然道長淡淡一笑對唐竹權道：「瞧你這副樣子，是不是喉嚨癢得要命。」

唐竹權目光一亮，笑道：「五異堂遲早都會給老子打得稀巴爛，若先有醉八仙滋潤滋潤喉嚨，那才是最妙的事情。」

悠然道長皺了皺眉，道：「就只怕你喝了醉八仙後，馬上就滾回杭州去，再也不管這裏的爛攤子。」

唐竹權「啊」的一聲怪叫起來，道：「牛鼻子，你這分明瞧不起唐門的人，咱們杭州唐門固然重信諾，就是蜀中唐門中人，也是言出必行，義無反顧的，你若眞的要譭謗杭州與蜀中唐門的人，老子立刻就回去告訴每一個姓唐的人，說玉玄觀的胖牛鼻子瞧不起姓唐的人，老子敢保證，不出三天之內，立刻就有唐門中人用毒酒來淹死你這個混帳萬分的白胖牛鼻子。」

悠然道長靜靜地看着他，居然一點也沒有生氣，却反而笑了。

唐竹權給他看得光火起來，嗓子更粗更響亮：「你在瞧甚麼鳥？」

悠然道長眨眨眼，道：「胖鳥！」

「胖鳥！是你胖還是老子胖？」

「跟你一比，貧道就只能算是大象脚下的瘦豬。」

「瘦豬，豬怎麼會瘦？你是不是他媽的有點神經病？」

「貧道也許眞的有點神經病，但總比大發酒瘋的胖鳥好一點。」

唐竹權咳了，他是給氣咳的。

再氣下去，不但會氣咳，就算活活給氣死也不是甚麼奇事。

幸好悠然道長沒有眞的想氣死他，終於說：「要喝醉八仙，那又有何難哉？且到道觀裏，咱們喝個够本！」

唐竹權這才眉飛色舞起來，但他隨即又說：「只有一罈醉八仙，大家一起喝又怎够分配？」

悠然道長笑道：「那罈醉八仙就讓你自己一個人喝好了，咱們可以喝女兒紅，也可以喝高粱！」

唐竹權撫掌大笑，道：「這也妙極，咱們快去！快去！」

這時古冬霖悻悻然的走了回來，罵道：「那矮老怪好狡猾，居然給他溜了。」

悠然道長奇道：「怎麼連你也留不住賈鐵山？」

古冬霖怒瞪了他一眼：「留不住就是留不住，你發甚麼脾氣？」

悠然道長一愣，道：「現在到底是誰在亂發脾氣？」

古冬霖伸手在他的鼻子上一指，大聲道：「是你是你是你！那又怎樣了？是不是要揍老夫一頓？」

悠然道長訕訕一笑，忙道：「算啦，是貧道亂發脾氣，激怒了你這位老人家，是貧道不對，是貧道該死，是貧道該下第十八層地獄……」

古冬霖瞧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雙手亂搖，道：「够了够了，老夫並不是眞的要跟你嘔氣，只是給那矮老怪跑掉了，一口烏氣沒處發洩，所以才把道長罵個狗血淋頭而已，道長若再罵自己，那麼老夫也要罵自己是個老糊塗，老王八啦。」

悠然道長哈哈大笑，道：「古前輩的脾性怎樣，貧道又豈有不知之理，就請到敝觀中喝兩杯水酒如何？」

古冬霖一拍肚子，道：「既然有酒，老夫自然不會拒人千里之外。」

王九番道：「咱們大家都去了喝酒，浪子回來的時候怎辦？」

唐竹權盯着他，道：「龍城璧去了甚麼地方？」

王九番道：「俺怎知道，他把小胡放在這裏，叫俺好好伺候他，然後就似一陣風般走了。」

古冬霖冷冷一笑道：「你對小胡眞還不錯。」

王九番訕訕一笑道：「俺故意把他縛在椅子上，好叫他以後不再到處亂闖。」

古冬霖哼的一聲，道：「眞是胡鬧！胡鬧！」

王九番道：「你們誰見過司馬血？」

古冬霖道：「又有甚麼事？」

王九番運：「他也和龍城璧進入了萬梅谷。」

古冬霖道：「你担心這位殺手之王進得谷中，却鑽不出來？」

王九番點點頭，道：「俺眞是有點担心。」

古冬霖冷笑道：「你倒不如担心自己的褲子會給螞蟻搬走好了。」

唐竹權「咳」的一聲，不耐煩地說：「老子的喉嚨快要淡出河馬來啦。」

他拉着悠然道長，說：「這夥都是渾人，且莫管他，咱們先回玉玄觀再說！」

悠然道長給他拉得撞撞跌跌，王九番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俺以爲自己的酒癮已够厲害，跟他一比，那又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古冬霖道：「你若跟老夫比，情況也是一樣的。」

悠然道長原是堂中人

在玉玄觀的紫霞殿裏，最後的一罈醉八仙已完全灌進唐竹權的肚子裏。

王九番喝竹葉靑，古冬霖喝高粱，只有悠然道長和胡天航甚麼都不喝，只是喝茶。

唐竹權咕噥着，對悠然道長說：「你這個牛鼻子眞沒意思，老子來到了這裏，你爲甚麼連一滴酒都不喝？」

悠然道長淡然地一笑，道：「强敵當

前，總不成人人都喝得醉薰薰。」

「強敵當前？」唐竹權哈哈一笑，道：「這裏安全之極，何來甚麼強敵？」

悠然道長嘆了口氣，道：「等到你發覺的時候，也許巳經太遲了。」

唐竹權道：「你是担心老子喝醉了，就不懂得怎樣打架？」

悠然道長道：「唐大少爺是武林中的打架奇材，就算睡在夢中也可以動手退敵甚至殺人，貧道又怎會担心？」

唐竹權怪眼一翻，笑道：「你說得對極了，多喝一分酒，老子就多一分氣力，所以你是一點也不必担心的。」

悠然道長笑了笑道：「但貧道却不行，貧道若喝多了酒，打架就沒氣力了。」

唐竹權道：「所以你就不喝酒，只是喝茶？」

悠然道長道：「正是如此。」

唐竹權哈哈一笑，乜斜着眼瞧着他，道：「不知怎的，老子總是覺得，你這個牛鼻子今天有點怪怪的。」

悠然道長說道：「你覺得貧道怪在那裏？」

唐竹權搖搖頭，道：「老子却又說不出來。」

這時候，古冬霖捧着一罎高粱，脚步蹌踉地走了過來，對唐竹權說：「唐大少……有點……有點不妙……」

唐竹權皺了皺眉，道：「老子看你眞的有點不妙，怎麼啦？難道只喝三幾斤居然就巳經醉了？」

古冬霖搖搖頭，道：「老夫不是喝醉，而是好像……好像……」

「好像甚麼？」唐竹權怪笑一聲：「你是不是想說酒裏有毒？」

古冬霖這次却點點頭，道：「對了！對了！老夫正是想這麼說……」

唐竹權陡地大笑起來。

他笑得很厲害，以致肥胖的大肚子不斷地在盪來盪去。

他揑着悠然道長的鼻子，大笑着說：「牛鼻子，聽見了沒有？你的酒裏是不是有毒？」

悠然道長也笑了，他笑着說：「你是唐門高手，難道酒裏有沒有毒你也嗅不出來？」

唐竹權說道：「牛鼻子若敢用毒酒來害咱們，老子也敢用人頭來作賭注。」

悠然道長的鼻子仍然給唐竹權揑着，但他還是仍然在笑：「你若眞的要賭，那麼你的腦袋現在巳經輸掉了，因爲你們喝的酒，都是有毒的。」

唐竹權笑得更厲害，連眼淚鼻涕也快將擠了出來：「他媽的，你這瘋道士眞討厭，老子……」

他說到這裏，古冬霖的口腔和鼻孔忽然都淌出了血。

唐竹權的笑容立刻凝結，眼睛裏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他的手仍然揑着悠然道長的鼻子，但悠然道長巳開始緩慢地把他的手推開去。

古冬霖沒有問悠然道長，他現在甚麼都不關心，只關心着胡天航。

「天航，你要小心，你喝的茶……」

胡天航也驚得呆住了，他也和唐竹權一樣，簡直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但古冬霖巳倒了下去，連呼吸也巳中絕。

唐竹權渾身血液本來熱如烘爐，但霎眼間巳化爲雪般冰冷。

王九番突然像是一條瘋牛般向悠然道長衝了過去。

這位「莽霸王」發怒的時候，甚至會比一條眞正的瘋牛還更可怕。

他現在眞的怒極了。

他本來一直都很尊敬悠然道長這個出家人，想不到古冬霖竟然會給這個出家人暗算，就此不明不白的倒了下去。

王九番掄起砵兒般大小的拳頭，用盡全身氣力向悠然道長的胸膛打去。

他發氣力很大，一拳就可以把比碗口還大的楊柳樹擊斷，變成兩截。

但他這一拳才打出了一半，就巳覺得不對勁了。

這個力大如牛的壯士，此時此刻竟然有如喝醉了的猴子般，不但脚步虛浮，連拳頭也是軟綿綿的，完全沒有半點力道可言。

悠然道長早巳知道，所以他只是在微笑，完全不加以閃避。

王九番驚怒莫名，對唐竹權道：「大醉鬼，俺也中毒啦！」

唐竹權的臉色也是同樣難看，只好沉聲說：「不錯，咱們都瞎掉了眼珠，竟然把這牛鼻子當作是個朋友！」

悠然道長淡淡一笑，道：「你們把貧道當作朋友，那可不是一件錯事。」

唐竹權怒道：「虧你還能厚着臉皮說這種話。」

悠然道長道：「你們若不是跟貧道相識一場，那麼兩位喝進肚子裏的就會是穿腸毒藥。」

唐竹權道：「古老兒又怎樣了？」

悠然道長嘆了口氣，說道：「他太不識時務了，老是跟咱們五異堂作對，這兩年來，咱們損折了不少人手，這都是他的傑作。所以，總堂主老早就囑咐下來，古冬霖是本堂的頭號大敵，非要把他誅滅不可。」

唐竹權怒笑起來：「好啊，直到這水淹眉兒的時候，老子才知道你是五異堂的狗腿子，呸！老子也未免是他媽的混帳極了。」

悠然道長嘆了口氣，道：「人在江湖，許多事情往往都是難以意料的，貧道也沒有想到，你居然也會捲入這個漩渦，跟貧道作對起來。」

唐竹權怒道：「五異堂多行不義，只要有血性的人，都會跟你們作對到底！」

悠然道長道：「那又是何其不智？須知武林大勢，早巳落在本堂掌握之中，爾等冥頑不靈之輩欲作蜻蜓撼柱之舉，那簡直是白費氣力而巳。」

唐竹權不再說話了，也不再作逃脫的打算。

因爲他巳曾暗中運凝內力，結果却是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不知道自己中了甚麼毒，也不知道自己的武功是不是從此就被會廢掉。

他只知道，這一次自己栽倒了。

能讓中原醉俠和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同時着了道兒的毒藥，當然是一種很厲害，

也很高明的毒藥。

它無色無味，尤其是混和在酒裏，恐怕除了用銀針一試之外，天下間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憑肉眼或者是嗅覺，判斷得出這是毒酒。

唐竹權的身上當然有試毒用的銀針。

但這是悠然道長的酒，他又怎會用銀針來試試是不是有毒？

就算有人叫他先用銀針試一試然後才喝，他也會認爲這人的神經大有毛病。

直到現在，唐竹權又巳明白了一件事——賈鐵山能够有機會逃掉，這全然是悠然道長故意安排的。

倘若他一定要殺賈鐵山，就絕不會只讓古冬霖一個人去追截。

賈鐵山雖然打不過古冬霖，但要一走了之，還是會有辦法的。

唐竹權總算想通了這一點，但現在才想通，却是未免太遲了。

悠然道長目注着他，微微一笑，道：「無論怎樣，你們都總算是貧道的朋友，只要浪子和殺手司馬血願意跟本堂合作，貧道保證，將來就算非殺幾位不可，貧道也會爲大家保存着全屍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那眞是感激不盡了。」

就是這樣，他們都成爲了階下之囚。

唐竹權天不怕地不怕，就算悠然道長立刻拉他出去砍掉腦袋，他也不會皺眉。

但他現在眞的很難過，而且還很失望，他難過是爲了古冬霖之死。他失望是爲了悠然道長，他一直以爲，悠然道長和自己是同一類人。

可是這想法是錯誤的，錯誤而荒謬。

唐竹權在難過和失望之餘，不禁又有點担心。

他担心的並不是自己，他可說是一個從來也不會爲自己眞正担心過的人。

他担心的是龍城璧。

龍城璧又將會有怎樣的遭遇？是不是也會和自己一樣，遭遇到五異堂的暗算？

× × ×

王九番是跟着龍城璧和司馬血一起來到岳陽的。

他知道，這一次他們要對付的邪惡勢力是五異堂。

五異堂總堂主是甚麼人，直到現在還是個謎。

但五異堂的勢力越來越龐大，行事作風越來越狠辣猖獗，那是人人都可以目睹的。

王九番並不是甚麼江湖名俠，但他却是個「屠狗之輩」。

仗義每多屠狗輩。

像王九番這種人，無論他要做甚麼事情，都不會有甚麼顧慮。

龍城璧和司馬血要跟五異堂火併，當他知道了這個消息後，也立刻要跟上去。

龍城璧沒有拒絕，但却很小心。

他知道王九番的武功並不算好，但除魔衞道這種事，就算武功不好的人，也是有權參加的。

龍城璧不想王九番失望，也不想他受到傷害，所以就讓他負責一些不太危險的任務。

龍城璧把胡天航救出來後，立刻就把他交給王九番，然後才再去對付梅貞貞。

但在梅貞貞被送往法外天牢的時候，王九番和胡天航都出事了。

王九番當然不會知道，悠然道長居然會陷害自己。

他還以爲悠然道長會派人告訴龍城璧，說他們到了玉玄觀。

王九番只希望龍城璧再也不要回到那座破屋子。

但這希望當然是不會實現的。

龍城璧把梅貞貞送到法外天牢後，立刻就騎着快馬趕回那裏。

他沒有看見王九番，也沒有看見胡天航，只是找到了一堆吃剩了的骨頭，和幾個酒罎。

他又找到了一隻色彩斑斕，但巳死去多時的毒蜘蛛。

他的心忽然冷透。

他知道事情出了岔子，王九番和胡天航一定遭遇了意外。

屋內無人，屋外也是野草萋萋，荒涼靜寂。

龍城璧儘量讓自己冷靜下來，他知道，就算自己急得有如鍋上螞蟻，也是於事無補的。

他坐在屋外的一塊大石上，過了片刻，他整個人也冷靜得就像塊石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個人的脚步聲漸漸向他移近了。

這人的脚步聲和普通人沒甚麼分別。

但龍城璧却可以肯定，這人絕不尋常。因爲這人的脚步聲雖然和普通人沒有甚麼分別，但身上却有殺氣。

這股殺氣並不是來自這人身上的武器，而是來自他的眼睛。

他從龍城璧的左側走過來，目光似巳籠罩着方圓十丈之內。

從這人的眼神看來，似乎天下間絕對沒有人能從他的武器之下逃出十丈開外。

他的武器是甚麼？

是一把劍？還是一雙手？

龍城璧不知道，這人身上雖然有劍，但却可能只是一種裝飾。

因爲他巳知道這人是誰。

這人無疑是個武林高手，但却沒有用過劍來殺人。

他每次殺人，用的只是一隻左手，甚至只是左手的一隻指頭。

這人複姓宇文，名無奈，外號是「無可奈何」。

他常對人說：「我不喜歡殺人，但爲了要吃飯，只好殺了一個又一個，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從這幾句話聽來，他似乎是個職業殺手，殺人全然是爲了要找生活。

但這根本不成理由。

宇文無奈的父親是個走馬章台的花花公子，他父親從來都不想養妻活兒，只想風流胡混，左右逢源就渡過一輩子。

本來，有錢人三妻四妾，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但他却認爲妻子一個也嫌多，兩三個就更加鷄犬不寧，所以索性連一個也不要，但求夜夜新歡，荒唐胡混到八九十歲就算。

這算盤眞如意，也難得他的老子不知道從那裏賺來千萬家財，金銀珠寶好像花

十輩子也花不完似的。

可是，如意算盤也有打不响的時候。

有一年，他倒了霉，給一個相貌並不怎麼出衆的女人纏上了，居然脫身不得，終於被逼把她娶了回來，不到一年，他還做了父親，妻子爲他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若是換上別人，眞是高興還來不及，但偏偏世間上就有這種怪人，做了父親居然一點也不高興，好像這娃娃根本不是他的兒子一樣。

要他爲兒子命名的時候，他大嘆「無奈！無奈！」

妻子光火起來，就索性把兒子命名爲「無奈」。

宇文無奈的父親固然是個怪人，他自己也是古怪得可以。

他在十八歲那年就巳在江湖上露臉，誰也不知道他的武功是從那裏學回來的，但只要他一出手，就沒有人能避得開去。

十年過去了，宇文無奈總共殺了二十五人，每次都是那麼輕而易舉，從來都沒有費過很大的氣力。

而且，他所殺的二十五人，全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高手。

奇怪的是：這二十五位成名高手，竟然人人都不堪一擊，從來沒有人能在宇文無奈的手下走得上五招開外。

這巳不僅是奇怪，而且還是一件極可怕的事。

江湖上早巳有人傳言：宇文無奈是妖魔鬼怪的化身，只要他用手指輕輕一指，無論任何人都活不下去。

現在，這可怕的江湖煞星，巳逼近了龍城璧。

他的左手巳伸出，然後緩緩地向龍城璧指了一指。

就是這麼一指，巳有二十五位武林高手從此在江湖上消失了踪影。

龍城璧認得宇文無奈這個人，甚至還見過他用這種手法殺人。

那一次，宇文無奈殺的是「雷琴仙翁」高青嶽。

高青嶽以「五雷轟頂」的招式，用「天雷銀琴」怒擊宇文無奈，其勢子眞有天崩地裂，金石爲開之概。

誰知宇文無奈只是這麼伸手一指，身高八尺的雷琴仙翁就像是一棵被砍斷了的枯樹，緩緩地倒了下去。

這是兩年前在洛陽城西所發生的事。

那時候龍城璧正在城西的笑臥樓裏持螯賞菊，恰巧從窗外看見宇文無奈殺人。

那一戰開始得極突然，結束得更突然，全部過程就只是在一幌眼間巳經成爲過去。

直至宇文無奈飄然遠去後，高青嶽幾個徒兒才發現師父巳躺在地上。

那一指，龍城璧當然不會忘記。

現在，宇文無奈又用同樣的手法，向龍城璧的面龐上點了過去。

龍城璧居然沒有動，甚至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宇文無奈冷冷的瞧着他，突然說：「你不怕我的『玄天指』？」

龍城璧淡淡道：「我爲甚麼要怕你的玄天指？」

宇文無奈道：「這是巳失傳三百年的武功，它和少林的一陽指幾乎是不分伯仲，剛才我那一指若眞的用上了它，你現在巳是個死人。」

龍城璧轉過臉，望着他笑了笑，道：「閣下的玄天指，在我眼中看來，就像是賣肉販子的切肉刀，這種刀雖然鋒利，但賣肉販子只會用它來剁斬豬肉牛肉，而絕不會無緣無故砍在我的臉上，所以，我爲甚麼感到害怕？」

宇文無奈默然半晌，緩緩道：「賣肉販子也許會有發瘋的時候。」

龍城璧道：「但你却還很正常，所以你就算是拿着鋼刀在我面前幌舞，我也絕不担心你會一刀砍了過來。」

宇文無奈冷冷一笑。

「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我是宇文無奈，是一個可怕的殺人者！」

龍城璧笑笑，道：「別人認爲你可怕，那是別人的事，我可沒有這個感覺。」

宇文無奈冷冷道：「你覺得我這個人怎樣？」

龍城璧道：「你這個人不但不可怕，而且還很有趣，很可愛。」

宇文無奈怔了怔，道：「你一定是瘋子，甚至比我還更瘋得厲害。」

龍城璧道：「做瘋子有時候也未嘗不是一種樂趣，再說世間上一本正經的人太多了，若沒有咱們這種人點綴點綴，這世界就未免枯燥乏味之極。」

宇文無奈凝視着他，道：「你怎敢肯定我不會用玄天指來對付你？」

龍城璧道：「因爲你沒有任何殺我的理由。」

宇文無奈冷笑一聲，道：「難道你沒聽人說過，宇文無奈殺人，是從來都不講道理的？」

龍城璧道：「這可聽得太多了。」

宇文無奈道：「既然知道我是這樣的人，你剛才不是太冒險，也太愚蠢嗎？」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別人怎麼說，那是別人的事，我可不一定也要深信不疑。」

宇文無奈道：「你太自負了。」

龍城璧道：「說得對，我又自負又驕傲，別人的看法，我並不一定同意。」

宇文無奈道：「所以，就算有一天閣下力排衆議，說月亮是四方的，那也不足爲奇了。」

龍城璧說道：「只有既自負又驕傲其實却比豬還愚蠢的人，才會說月亮是四方的。」

宇文無奈道：「你認爲自己聰明？」

龍城璧道：「自負的人當然不會說自己是個笨人。」

宇文無奈冷冷一笑，道：「但據我看來，你不但笨，而且還笨得無可救藥，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宇文無奈殺人從不講理，但你却在故意拍我的馬屁，把我捧上半天。」

龍城璧搖搖頭：「你又錯了。」

「錯在哪裏？」

「一個自負驕傲的人，只會自己拍自己的馬屁，你殺人有理也好，無理也好，我這個局外人又何必爲你說好話？」

「我若用玄天指來對付你，你就不是

甚麼局外人了。」

「但你絕不會，因爲我敢肯定，你絕不是個濫殺無辜的人。」

宇文無奈道：「你有甚麼根據？」

龍城璧道：「那二十五個死在你指下的人，就是鐵證。」

宇文無奈道：「這二十五人有採花賊、奸夫淫婦、江湖大盜，但也有江湖名俠、正人君子。」

龍城璧道：「就像雷琴仙翁對不？」

宇文無奈點點頭，道：「雷琴仙翁又被江湖中人譽爲『仙琴老俠』，在湘北武林之中極負盛名，門下弟子七十二人，也全是英雄好漢，傑出人材。」

龍城璧說道：「但高青嶽見利忘義，把相識四十餘年的肝胆之交陷入冤獄，這件事江湖上却絕少人知道，更沒有人敢提及。」

宇文無奈訝然道：「你怎知這事？」

龍城璧淡淡笑道：「五年前，高青嶽跟『嵩陽神偷』戴延慶一起到陝西連雲山莊作客，三日後高青嶽首先告辭，戴延慶爲了要在連雲山莊中完成一幅山水畫，仍然盤桓着多住兩天，誰知道就在第五天晚上，連雲山莊的藏寶樓就失竊了，一個黑衣蒙面刀客連殺五人，刦走了三件稀世奇珍，然後逃去無踪。」

宇文無奈說道：「此事江湖中無人不知。」

龍城璧道：「那時候，戴延慶偏偏又離開了連雲山莊，兩件事情聯結在一起，任誰也會懷疑戴延慶就是刦寶之人。」

宇文無奈道：「他本來就是個著名的神偷，而且也是擅長刀法。」

龍城璧道：「所以，每一個人都認定他就是殺人刦寶的兇手，終於在兩天後把他擒獲。」

宇文無奈道：「戴延慶落網之際，巳是喝得酩酊大醉，而在他的身上，又給捕頭搜出了一叠銀票，總值是五萬兩。」

龍城璧道：「這五萬兩銀票本來是屬於陝北鉅富葉世年的，這是個土豪劣紳，不少賊贓都曾被他收買下來。」

宇文無奈道：「就這樣，鐵案巳成，戴延慶不等審判，就巳自縊獄中身亡！」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但他是被陷害的，眞正兇手是雷琴仙翁，一切佈局，都是由他親自安排，到最後，連葉世年也被人暗殺，結果自然是死無對證！」

宇文無奈道：「可是高青嶽却不知道，葉世年雖然也被他所愚弄，最後甚至丟掉了性命，但葉世年還有一個精明的妻子，她對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快就調查得清清楚楚。」

龍城璧道：「當她知道整件事情眞相後，立刻就去找一個人。」

宇文無奈道：「你巳知這人是誰？」

龍城璧道：「當然，因爲這個人就是你。」

宇文無奈目光移動，沉默了半晌才緩緩地說：「葉夫人是否也曾找過閣下？」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她先找你，然後又對我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

宇文無奈冷冷一笑，道：「這婦人原來還不相信我可以殺得了高青嶽。」

龍城璧道：「換上是我，也會多找些帮手來對付這位俠名遠播的仙琴老俠。」

宇文無奈冷笑道：「天下間有本領的高手雖然不少，但除了你之外，她恐怕很難再找甚麼人來助我一臂之力了。」

龍城璧道：「但我也沒有帮你甚麼忙，只是隔岸觀火而巳。」

宇文無奈淡淡道：「這場火燒得好不好看？」

龍城璧道：「雖然火光消失得很快，但却也曾經燃燒得極燦爛。」

宇文無奈盯着他，慢慢的說道：「就是憑着這一戰，你就認定我是個從來不殺無辜的人？」

龍城璧道：「你若是個嗜殺狂徒，剛才也巳下毒手了。」

宇文無奈望着他，良久才長長嘆息一聲，說：「雪刀浪子，果然名不虛傳，宇文某一介狂生，從來也沒有佩服過任何人，但這一次恐怕難免要例外了。」

龍城璧緩緩地站了起來，微笑着說：「你來的時候，可說是滿身殺氣，但在伸手向我一指之際，那股殺氣却又巳不存在，所以，我知道你心中雖然很想殺人，但你要殺的人却絕不是我。」

宇文無奈目光一閃，道：「你可知道，我現在想殺的人是誰？」

龍城璧苦笑了一下，道：「宇文朋友，你可莫把我當作是個活神仙。」

宇文無奈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不知怎的，近來我要殺的，多半都是好人。」

龍城璧道：「我明白，那些所謂好人，其實只是徒負俠名的僞君子。」

宇文無奈道：「你爲甚麼會在這裏發呆？」

龍城璧道：「我也想知道，你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宇文無奈道：「你可聽過悠然道長這個人？」

龍城璧道：「是玉玄觀的主持？」

宇文無奈道：「不錯。」

龍城璧道：「你認識他？」

宇文無奈道：「五年前，我在玉玄觀拜會善慈眞人的時候曾經見過這道士。」

龍城璧道：「你想找他？」

宇文無奈點點頭，道：「正是要找這個狗道士！」

他的眼睛裏又再湧現殺機。

龍城璧不禁一陣詫異：「宇文朋友，你爲甚麼要罵悠然道長是個狗道士？難道你是要來殺他的？」

宇文無奈冷冷道：「你是不是認爲悠然道長是個好人？」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他是王九番的朋友，唐竹權也認識他，這道人似乎並不怎麼壞。」

宇文無奈盯着他，沉聲道：「你敢肯定他絕不會是個壞人？」

龍城璧聳了聳肩，道：「那可不能，我才見過他兩次而巳。」

宇文無奈冷笑着，道：「這狗道士看來和氣友善，絕不會跟別人斤斤計較，但是骨子裏，他究竟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就只有問他自己才知道了。」

龍城璧神情凝重起來，道：「對於悠然道長的事，你現在知道的有多少？」

宇文無奈沉聲道：「善慈眞人是給他毒死的。」

「毒死？」龍城璧的臉色陡地一變：「你有甚麼證據？」

宇文無奈道：「沒有。」

龍城璧道：「就算沒有證據，最少也該有個理由。」

宇文無奈道：「理由是我曾經盜墓，檢視過善慈眞人的遺體。」

龍城璧臉色又是一變：「你發現了甚麼？」

宇文無奈道：「他是給一種慢性毒藥毒死的，這種毒藥不易爲人察見，而且毒力十分輕微，但長久積聚，大概在半年之內，就可以令到中毒者骨瘦如柴，看來就像是營養不良，終於會在極虛弱的情況下突然暴斃。」

龍城璧深深地吸了口氣。

「你敢肯定，善慈眞人的確死於慢性毒藥？」

宇文無奈道：「我若不敢肯定這一點！也就不會懷疑到悠然道長頭上來了。」

龍城璧沉吟着，又道：「後來你又發現了甚麼？」

宇文無奈道：「悠然道長經常跟一個人來往，雙方會晤的時間也頗爲長久。」

龍城璧道：「這人是誰？」

宇文無奈道：「賈鐵山！」

龍城璧的面上又再變了顏色。

宇文無奈沉聲接道：「善慈眞人雖然爲人吝嗇刻薄，但却也嫉惡如仇，在他有生之年，玉玄觀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爲五異堂的秘密分舵。」

龍城璧倒抽了口冷氣，道：「賈鐵山擅用毒，那種慢性毒藥，必然出自此人之手。」

宇文無奈冷冷道：「這對老狐狸一直都掩飾得很好，却未曾料到，天下間還有我這種人在緊盯着他們。」

龍城璧瞧着他，道：「你現在來到這裏，就是要找悠然道長？」

宇文無奈道：「不錯，這狗道士是曾經到這裏來的。」

龍城璧道：「但現在這裏似乎就只有咱們兩個人。」

宇文無奈道：「我也想問問，你怎會呆在這裏出神？」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我本來有兩個朋友在這裏，但當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却已不見了。」

這一次，臉色驟變的人居然是宇文無奈：「這可不妙！」

龍城璧道：「看來眞是不妙。」

宇文無奈望着他：「你有何打算？」

龍城璧道：「不知道。」

宇文無奈怔了怔，奇道：「你怎麼忽然變成全無決斷能力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本該馬上到玉玄觀的，但心中却又有另一種掛慮。」

宇文無奈目光閃動，道：「你掛慮着甚麼？」

龍城璧道：「司馬血現在應該已來到這裏，但直到現在還是音訊全無。」

宇文無奈皺着眉，道：「是殺手之王——跟你約好在這裏見面？」

龍城璧點點頭，道：「是的，我還以爲他已到了這裏。」

宇文無奈道：「你打算等他？一直等下去？」

龍城璧道：「不等又怎樣？是不是立刻前往玉玄觀？」

宇文無奈道：「那道觀此刻恐怕已變成了龍潭虎穴，你若是害怕，還是不要去的好。」

這分明是在激將。

龍城璧又沉吟了好一會，終於說：「好，咱們先去會一會悠然道長，看看他有甚麼話說！」

宇文無奈展顏一笑，只是看他這霎眼間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這個被江湖中人形容得比妖怪還可怕的年輕高手，已把龍城璧當作是朋友。

爲朋友赴湯蹈火，兩脇插刀萬死不辭。宇文無奈是這種人，龍城璧當然也是一樣。

× × ×

給人用網子罩着的滋味絕不好受。

苗羽嫣給豺狠咬一口，也不願意給人罩在網裏揹來揹去！

但她給司馬血罩住了，她眞是恨不得在這個可惡的男人背上狠狠的咬一口。

但司馬血連她的啞穴也點了，休說想咬他一口，就是想罵他一句也難乎其難。

她不能罵司馬血，司馬血却反而罵她：「苗小姐，妳也不算小啊，怎麼還不知輕重，居然闖進萬梅谷去？那梅大姐可不是善男信女，她若發起兇性，恐怕連妳父親的大名也保不住妳這條小命！」

苗羽嫣心中暗罵道：「嚕嗦！」

司馬血又道：「妳想見胡天航，那是不難的，我現在就揹妳去見他。」

提起了「胡鬧」，苗羽嫣的芳心立時有如鹿撞一般，卜卜地跳個不停。

司馬血揹着她離開了萬梅谷，谷外居然早已停放着一輛馬車。

他把苗羽嫣當作是貨物般拋進車廂裏，把苗羽嫣弄得連骨頭也撞痛了。

苗羽嫣自幼嬌生慣養，誰敢對她如此無禮？但這時候，她落在司馬血的手裏，就只好大吃苦頭了。

司馬血揮動馬鞭，馬車急速地向北方疾馳而去。

但這輛馬車才駛出半里，就已遇上了强盜。

司馬血知道，這是琵琶峽大小二十七洞的一羣山賊，他們的總瓢把子是「鐵胆鎮三山」杜摩雲。

攔住司馬血這輛馬車的山賊總共有八人，而唯首一人，正是杜總瓢把子。

杜摩雲騎着一匹神駿的白馬，面上堆起了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拱手凝視着司馬血說道：「估道是誰，原來是司馬大俠，久違了。」

司馬血揚了揚眉，道：「你弄錯了，我只是個殺手，可不是甚麼大俠。」

杜摩雲又是一陣怪笑，道：「客氣！客氣！」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在下正在趕路，杜老大可不是想在下放下一點買路錢罷？」

杜摩雲雙手搖個不停，笑道：「這是

那裏話了？雖然近來二十七洞弟兄們未免是窮了一點，但杜某再不識相，也不敢向司馬大俠伸手。」

司馬血哂然一笑，道：「這可說得不對，常言道四海之內皆兄弟，金銀財帛這種身外物，誰等着用便誰先拿去好了。」

說着，手中一抖，抖出了一張銀票，接道：「這是岳陽德寶錢莊的銀票，才五萬八千兩，杜老大認爲怎樣？」

杜摩雲乾笑兩聲，道：「五萬八千兩已不算少，但若用來賭牌九，似乎還不够賭一注。」

司馬血「哦！」的一聲，慢條斯理地把銀票放回身上，淡然道：「想不到你的開銷這麼厲害，那麼在下就算把整座德寶錢莊搬進琵琶峽，也很難滿足尊駕的需求了？」

杜摩雲又是「嗜嗜」一笑，道：「咱們總算一場相識，又何必爲了銅臭而傷了和氣？」

司馬血「唔」着說：「原來你居然把我當作朋友了，那也不錯，你想我這個朋友現在怎樣？」

杜摩雲微微一笑，道：「你瞧杜某胯下這匹『千里白雲』怎樣？」

司馬血道：「在下若沒有看錯，牠比這張銀票恐怕還更值錢。」

杜摩雲立時應聲道：「好眼光！牠奔跑起來，一定比你這輛馬車快得多。」

司馬血說道：「這跟在下又有甚麼相干？」

杜摩雲突然翻身下馬，道：「這匹『千里白雲』，杜某就送了給你。」

司馬血道：「無功不受祿，杜總瓢把子的美意，在下多謝了。」

杜摩雲悠然一笑，說道：「司馬大俠何必客氣，再說，你也不是白要了這匹馬的。」

司馬血瞳孔收縮，神情冷然地說道：「姓杜的，不要再兜圈子了，你是不是想要了馬車上的女娃兒？」

杜摩雲直認不諱，道：「你說對了，這大概不成問題罷？」

司馬血環顧八人一眼，冷笑道：「你們必已知道，這女娃兒是甚麼人了？」

杜摩雲道：「她是苗南王的女兒，你把她帶着到處亂闖，徒然只會惹禍上身而已。」

司馬血道：「她是個燙山芋，在下早已明白，用不着你來提點。」

杜摩雲道：「若說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那麼這位苗小姐就不啻是一道危牆，你老是跟她在一起，似乎並非明智之舉。」

司馬血冷笑道：「天下間明智之仕太多了，這種笨事，也該由在下這種笨人來嚐試嚐試。」

杜摩雲的臉色也漸漸變了。

他冷然地瞧着司馬血，忽然喝道：「把這廝拿下，死活不論！」

他這一喝，就是命令。

命令一出，四週突然又再湧現出二十八個白衣武士。

一看見這二十八個白衣武士，司馬血就肯定他們絕不是杜摩雲手下的山賊嘍囉，而是五異堂中訓練有素的精銳高手。

司馬血望了望杜摩雲，忽然輕輕一嘆，道：「看來，你也只是別人魔掌下的一條可憐蟲而已。」

杜摩雲本已退開，準備站得遠遠的，然後看看名震江湖的殺手之王司馬血怎樣慘淡收場。

但司馬血這句說話，却像是一把鋒利的尖刀，直剜入他的心房。

他再也忍不住，整個人暴跳起來，一顆鐵胆同時疾向司馬血的前額怒擊過去。

杜摩雲從六歲那年就已不斷的鍜練腕力和指力，他這一顆鐵胆又是含怒全力而發，倘若給它擊個正着，恐怕就算是皮粗肉厚的龐然巨獸也得立刻倒了下去。

司馬血是以殺人爲業的高手，當然深知厲害，但也還是不慌不忙，只是輕輕側身，就已把鐵胆避了開去。

他不怕鐵胆，也不怕人多。

但這時候他却有顧慮。

司馬血本來並不是個容易後悔的人，但現在他却眞的有點後悔，覺得自己不該那樣子來對付苗羽嫣的。

現在，大敵臨頭了，但苗羽嫣却像是網裏的魚兒，不但不能抵禦敵人，甚至連想逃走也是萬難。

倘若敵人只有七八人，司馬血還可以希望速戰速決，但如今敵人是如此衆多，以他一人之力，能自保性命已算不錯，再要兼顧苗羽嫣，那就困難重重了。

他只好先發制人，先對付了杜摩雲再說。

杜摩雲的鐵胆雖然未曾擊中司馬血，但他身上另一件獨門兵刃「奪魂扇」又已緊接急劃而出。

這柄摺扇製作極精，兩邊還鑲着翡翠，看來眞是名貴極了。

但司馬血却知道，這柄摺扇已奪取過不少江湖豪傑的性命，它可以施放暗器，可以當作匕首，也可以用來點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眞是一件極厲害的武器。

杜摩雲一扇劃出，八道碧芒已從扇骨中疾射而出，正是人還未至，見血封喉的歹毒暗器已首先上來打着招呼。

不少武林高手，連奪魂扇到底是怎樣的還沒看清楚，就已死在這些暗器之下。

然而，司馬血畢竟是司馬血，那八道碧芒雖然來得極快，但他的碧血劍也已在半空中舞起了一股急勁的漩渦。

碧芒立刻一閃而沒，代之而起的是色澤暗紅的劍光。

嗤！

碧血劍倏地劃破了杜摩雲的衣襟，劍光不知何時已抵在他的咽喉上。

「叫他們都住手！」司馬血陡地暴喝着，厲聲說道：「只要他們還有一個人敢動，我保證你立刻就死！」

杜摩雲的臉已變成死灰。

但他還是沒有叫任何人住手。

他知道這是沒有用處的，因爲在這裏眞正可以發號施令的人，其實並不是他，而是另一個人。

這人終於出現了。

他才現身，苗羽嫣已給他用網子揹在背上。那是司馬血的網，但現在這張網所罩着的，彷彿並不只有苗羽嫣，簡直是連司馬血也給自己的網罩着了。

司馬血的心已冷透。

他怔怔的瞧着這個人，然後又瞧瞧杜摩雲，過了很久才說：「你們要甚麼條件才能放了她？」

杜摩雲默然，臉上的神情異常地難看，那是因爲碧血劍仍然抵在他的咽喉上。

司馬血說的不錯，這人其實也只不過是一條可憐蟲而已。

以琵琶峽二十七洞這一股山賊的力量而言，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來招惹殺手之王司馬血這種强敵。

司馬血眞正的勁敵，並非杜摩雲，而是眼前這一個人！

紫氣潛龍掌千忍

世事如棋，花樣百出，誰也無法逆料得到明天自己會有甚麼遭遇。

倘若有人昨天告訴苗羽嫣，說她將會給人像是魚兒般網了起來，她一定會捧腹大笑，然後再大駡這人神經病。

但這種事現在已經發生了。

這還不算，第一個把她揹在背上的人，是殺手之王司馬血，而第二個把她揹在背上的人，竟然還是個叫化子！

苗羽嫣也常把自己扮成叫化子，但這嬌滴滴的叫化子其實比起水裏的魚兒還更乾淨。

但現在揹着她的叫化子，可就一點也不乾淨了。

別的不提，就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味來說，已足够讓苗羽嫣活受罪了。

那是骯髒？還是可惡的臭狐？

苗羽嫣不知道，她只是知道另一件事——她很想吐，但却吐不出來。

這眞是令她畢生難忘的經歷。

她覺得自己彷彿已睡在烏烟瘴氣，一塌糊塗的臭豬槽裏。她甚至寧願和一條臭豬在一起，也總比現在好受得多。

但現在她無可選擇，甚至連想一頭撞死在地上也不行。

這眞是一個名副其實，要命極了的臭叫化。

司馬血雖然跟這個臭叫化相距較遠，但也嗅到了陣陣異味，從這人的身上飄了過來。

他知道這叫化手裏的一根打狗棒，曾經打死了無數江湖人。

但你若以爲他是丐帮高手，那就錯了。這臭叫化自出道江湖以來，從來也沒有跟丐帮搭上過任何關係，他是丐帮以外的一個乞丐，也是當今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叫化子。

他是叫化子，自然會向別人討賞錢。

但他討賞錢的規矩，是以一千兩作爲最低數目。

當然，曾經有不少人拒絕付出這種「施捨」，但這些人全都遭遇到了極可怕的報復。有人給割掉雙耳，有人被捏碎了鼻樑，更有人連一雙眼睛也給挖了出來。

這是一個比强盜還更可怕的叫化子，而且也是五異堂第二分堂堂主，他就是「丐魔」姚獨行。

在五異堂中，姚獨行權力極大，可說是操掌着生殺大權，連賈鐵山和蒲任行那樣惡毒的人物，也不敢稍逆他的意思。

司馬血雖然不怕姚獨行，無奈苗羽嫣已落在了他的手裏。

司馬血認爲自己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姚堂主，你莫要嚇壞了苗南王的女兒，有甚麼事情大家不妨慢慢地商量。」

姚獨行嘿嘿一笑，道：「管她是苗南王的女兒還是閻王的兒子，她得罪了本堂，要放人可沒有那麼容易。」

司馬血道：「要甚麼條件才放人？」

姚獨行目中閃動着冷厲的光芒，道：「你應該知道！」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是爲了那一隻玉馬？」

姚獨行冷冷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了。」

司馬血道：「玉馬已交給了苗南王，一時間也取不回來。」

姚獨行陰森地一笑：「苗南王把女兒看得比甚麼都更重要，本堂主不怕他飛上了天！」

司馬血道：「那玉馬雖然精緻，但也不見得是價值連城的寶物，你們又何必那樣緊張？」

姚獨行冷笑道：「這是本堂的事，你管不着。」

司馬血哂然一笑，道：「這種事，我也懶得去管，但苗小姐是在下的朋友，咱們本來一塊兒上路，她若有甚麼損傷，別人就會說在下護花無力。」

姚獨行嘲笑着說：「殺手之王居然變成了護花使者，這倒出奇。」

司馬血道：「姚堂主，玉馬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便是。」

姚獨行盯着他，冷冷道：「你要本堂主放了苗南王的女兒？」

司馬血點點頭：「不錯，我答應你，三天之內，把玉馬送到尊駕手上便是。」

姚獨行哈哈一笑，道：「你以爲本堂主會相信你嗎？」

司馬血冷冷道：「當然，你是可以親自押着苗小姐去勒索苗南王的，但你若還不笨，應該知道，此舉極可能激怒苗南王的師父公孫千忍！」

聽見「公孫千忍」這個人的名字，連姚獨行那樣的凶人也爲之面色一變。

公孫千忍是苗南王的師父，早在二十年前便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但這位武功深不可測的一代宗師，仍然有着懾人的盛名，而這二十年來，他的武功又進展到那一層境界，那是誰也無從知曉的。

公孫千忍雖已退出江湖，但又有誰敢肯定，他絕對不會東山復出，捲土重來？

姚獨行又知道，公孫千忍是極其溺愛苗羽嫣的，倘若自己幹得太過份，連這位絕世高手也激了出來，那可不妙。

他想了想，終於對司馬血說：「本堂主知道你素重言諾，這個女娃娃就交回給你，但在三天之內，你一定要把玉馬送回本堂！」

司馬血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在下答應你便是！」

姚獨行冷冷一笑，右手輕輕一揚，把苗羽嫣當作是球兒般拋回到馬車之上。

這一拋，又把苗羽嫣撞疼了。

但她却還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那可惡的臭叫化，簡直比世界上最骯髒的臭豬還臭千百倍，她寧願撞斷七八根骨頭，也不願意給這個臭叫化揹在背上。

姚獨行總算把她交回給司馬血。過了片刻，琵琶峽和五異堂的人都已走得乾乾淨淨。

司馬血的神情居然有點尷尬。

但他終於還是解開了苗羽嫣的穴道，又把她從網裏放了出來。

苗羽嫣重獲自由，心裏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在司馬血的臉上打七八十記耳光。

可是，等到她手腳能够活動自如的時候，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却並不是打別人的耳光，而是彎下了身子吐得要命。

那可惡的臭叫化子！

又臭又可惡！眞要命！

她發誓：以後再也不冒充叫化子了。

× × ×

想吐而又吐不出，那是極其痛苦的事，當然，在吐的時候，也許會更痛苦，但等到苦水吐盡後，人却會舒暢得多。

司馬血瞧着她，苦笑道：「那叫化子身上的氣味，實在是差了一點。」

苗羽嫣瞪了他一眼。

她本來很想在司馬血臉上打七八十記耳光的，但經過這一番嘔吐後，她連氣力也消失了一大半，再也提不起勁兒來打人了。

司馬血嘆了口氣，又道：「這都是我不好，但請妳相信，我對妳是絕對沒有半點惡意的。」

他這兩三句說話，說得極其誠懇，而且也已包含着道歉。

苗羽嫣板着臉，又瞪了他一眼。

她的樣子很兇，眞的很兇。

可是，她兇的時間並不長久，只是瞪着司馬血一會兒，不知怎的忽然却笑了起來。

司馬血看見她這副樣子，才總算是鬆了一口氣：「我早就知道，像妳這種武林大豪的女兒，是不會器量狹小的。」

苗羽嫣撇了撇嘴，失笑道：「這一次，就算本小姐大發慈悲，饒恕你好了。」

司馬血笑道：「妳爲甚麼心腸軟了下來？妳剛才不是想揍我一頓嗎？」

苗羽嫣眨動着眼睛，道：「因爲我忽然想通了。」

司馬血道：「妳想通了甚麼？」

苗羽嫣道：「你把我罩在網子裏，是不想我到處亂碰亂撞，撞到壞人手裏。」

司馬血點點頭：「不錯，我的確是這樣想，但剛才却反而累妳受苦了。」

苗羽嫣翻了翻眼珠，道：「那叫化子是甚麼人？眞可惡！」

司馬血說道：「他是五異堂第二分堂堂主，叫姚獨行，爲人城府深沉，手段毒辣。」

苗羽嫣冷冷一笑，道：「五異堂中人，眞是可惡，我要找師公商量商量！」

「妳的師公？公孫千忍老先生？」

「不錯，他老人家已練成了『紫氣潛龍掌』，再加上我爹，一定可以把五異堂羣邪收拾下來！」說到這裏，她興奮地一笑，笑容美麗而天眞。

司馬血望着她，覺得這女孩子雖然有時候兇惡一點，但其實却是個很純眞，心腸也很好的人。

苗羽嫣給他瞧得連臉都紅了，忍不住說：「你怎麼老是瞧着我？是不是我的鼻子長出了一朵花？」

司馬血搖搖頭，道：「不，妳還沒有那麼好運氣，可以成爲天下間第一個在鼻子長出花兒的人。」

他笑了笑，又道：「我現在只是想問問妳這位苗小姐，妳想見胡公子還是回家見苗莊主？還是妳的師公？」

苗羽嫣的眼珠子轉了轉，道：「胡鬧眞的已經安全了？」

司馬血道：「當然安全，我怎麼會騙你呢？」

苗羽嫣道：「既然他眞的安全，我自然該回家去找師公。」

司馬血笑着問道：「這次妳是眞的決定了？」

苗羽嫣漲起了腮：「當然是眞的，你這個人眞可惡！」

司馬血道：「既然妳已決定了，那麼我們現在就回去。」

苗羽嫣瞅大了眼珠，道：「甚麼，你也去？」

司馬血道：「我當然要到府上。」

苗羽嫣立時道：「我不歡迎。」

司馬血笑道：「我又不是去探訪苗小姐，妳歡迎不歡迎，我是絕無所謂的。」

苗羽嫣吸了一口氣，半晌道：「你眞要取回那匹玉馬？」

司馬血道：「君子重信諾，既然答應得了人家，自然就得依言照辦。」

苗羽嫣沒好氣地說：「倘若你答應別人從懸崖裏直往下跳，那又該怎辦？」

司馬血道：「照跳如儀。」

苗羽嫣哼的一聲，道：「看你不像是頭蠢驢，原來却比蠢驢還更蠢。」

司馬血道：「咱們該走了，因爲我忽然很想念妳的師公。」

苗羽嫣奇道：「你見過他老人家？」

司馬血道：「當然見過，雖然他已退出江湖多年，但却還是有着不大不小的賭癮。」

苗羽嫣更吃驚了：「你做甚麼夢？這二十年來，江湖上幾曾有人聽說過，我的師公還在賭博。」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妳的師公嗜賭成性，雖然近二十年來他已不問江湖中事，但仍然不時出現在一些賭坊裏呼盧喝雉，賭得不亦樂乎。」

苗羽嫣道：「怎麼我全不知道？」

司馬血道：「妳的師公賭博，跟妳有甚麼關係？」

苗羽嫣道：「難道和你又有關係？」

司馬血說道：「當然大有關係，妳可知道在今年年初，他在賭桌上贏了我十五萬兩？」

苗羽嫣咋舌不下：「是眞的？」

司馬血道：「騙豬騙狗也不騙妳。」

苗羽嫣嘆了口氣，道：「你們這些男人，唉，怎麼總是賭得那麼兇？」

司馬血也嘆了口氣，道：「賭得不兇又怎能贏大錢？」

苗羽嫣瞧着他：「難怪你要到我家，是不是想在賭桌上復仇？」

司馬血道：「今天我不想賭。」

苗羽嫣道：「我知道你有賭本，爲甚麼不賭？」

司馬血道：「賭博最重要的並不是賭本，而是手風。」

苗羽嫣道：「還沒有賭，又怎知是手風怎樣？」

司馬血道：「今天太倒楣了，而且我若贏了妳的師公，那將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苗羽嫣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司馬血道：「妳的師公賭品不好，他若輸了就會大動肝火，倘若那時候妳還叫他重出江湖，恐怕十居其九會碰壁。」

苗羽嫣撇了撇嘴：「我才不相信你這些鬼話，你到我家，全然是爲了那匹玉馬，你是君子嘛，君子重信諾，所以就算明知這匹玉馬絕對不該交回給五異堂，你還是要一意孤行到底！」

司馬血道：「妳就當我是個自私鬼好了。」

苗羽嫣大聲道：「你不但是個自私鬼，也是個討厭鬼、吸血鬼，和那姓胡的小子相比，你簡直不像個人！」

司馬血神情漸漸木然下來。

苗羽嫣望了他一眼，忽然覺得自己有點過份了。

司馬血還是沉默着。

過了一會，苗羽嫣終於忍不住說：「你生氣了？」

司馬血慢慢的搖搖頭。

苗羽嫣又道：「我並不是有意的，其實……你這個人並不怎麼壞，甚至……甚至……」

司馬血看着她，道：「妳爲甚麼不說下去？」

苗羽嫣吸了口氣，接道：「我是說，你這個人甚至比許多人都更好。」

司馬血笑了：「傻丫頭，妳以爲我在吃醋？」

苗羽嫣怔住，接着立即連忙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還只是個小丫頭，你怎會吃我的醋？」

司馬血道：「妳已長大了，但有許多事情，妳還是不會瞭解的，譬如說：我這種人，應該像是一條孤獨的野狼，而且越孤獨越好，妳懂不懂？」

苗羽嫣道：「這是甚麼道理？」

司馬血道：「野狼經常追殺獵物，但也經常給獵人追殺，所以，野狼總是和危險這兩個字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和野狼交朋友，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苗羽嫣道：「我不怕。」

司馬血道：「我知道妳不怕，正因爲妳甚麼都不怕，所以才會經常瞞着苗莊主到外面闖禍。」

苗羽嫣立時道：「但這次奪取玉馬，却是我爹的主意。」

司馬血淡淡道：「我當然知道。」

苗羽嫣奇道：「你知道？」

司馬血道：「妳以爲妳爹放心讓妳一個人去奪取五異堂的那匹玉馬？」

苗羽嫣雙眉一蹙，忽然失聲道：「你早已跟我爹講好了？」

司馬血微微一笑，道：「不是我跟妳爹講好，而是妳爹找到了雪刀浪子龍城璧，要他暗中保護着妳的安全。」

苗羽嫣跺了跺脚，面露不悅之色，道：「爹太不信任我這個女兒了！」

司馬血道：「他並不是不信任妳，而是關心妳的安全。」

苗羽嫣道：「既然這樣，他爲甚麼不乾脆叫龍城璧去動手？」

司馬血道：「龍城璧也有他的任務，妳幹妳的一份，他幹他的一份，而且妳爹也想讓妳有個機會在江湖上磨練磨練。」

苗羽嫣哼了一聲，道：「够啦够啦，你們這些男人，當然都是帮着男人講好話的。」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妳若不高興，回家對苗莊主大吵大嚷一番好了！」

「你以爲我不敢？」她叉着腰，神氣地說。

「誰說妳不敢？」司馬血道：「就算有人告訴我，說苗小姐跑進皇宮裏，在皇帝老兒的鼻子上繡出一朵花，我也會深信不疑的。」

苗羽嫣「嗄」的一聲，嫣然笑道：「你知道本小姐胆量驚人就好了，既然你非要取到玉馬不可，咱們馬上就去！」

× × ×

苗南王是一個極具威儀，但衣着却十分樸素的中年人。

驟然看來，他貌不驚人，似乎只要在街上走走，隨便在甚麼地方都可以遇上他這一類人。

但你若仔細看清楚一點，就會發現這人一點也不尋常。

他的目光異常銳利，就像是一頭經驗豐富的老鷹，無論他置身於任何地方，無論他是否動態悠閒甚至是心不在焉的樣子，但只要他眞的動上了手，就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强敵擊殺於瞬息之間！

苗南王在江湖上久享盛名，自非浪得虛名之輩。

苗羽嫣無疑是一個胆色驚人的少女，但在父親的面前，她還不敢眞的胡亂放肆，不守規矩。

她在司馬血面前裝腔作勢，但等到和嚴父共聚一堂的時候，她却變得判若兩人，變成了一個很聽話，也很乖巧的女兒。

苗南王對司馬血却是極之有禮，不但沒有半點架子，而且還十分關切地詢問他這一兩天以來的遭遇。

司馬血一一據實以告。

苗南王聽罷，面色異常沉重。

司馬血忽然長長嘆出口氣，道：「令嫒一度落在魔丐手中，這是在下的錯失，那匹玉馬……」

「不必說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苗南王揮了揮手，面上却同時泛起了一陣激動痛苦之色，「但你可知道，那匹玉馬爲甚麼那樣重要？」

司馬血怔了怔，搖搖頭道：「在下不知道。」

苗南王望了他一眼，忽然目光一轉，對苗羽嫣說：「我想喝點酒。」

苗羽嫣正待呼叫家僕，苗南王却又說：「妳自己去把酒窖裏的陳年女兒紅拿十斤來。」

苗羽嫣臉上露出了老大不願意的神情來。

她知道父親並不是眞的想喝酒，只是叫她暫時離開這裏。

父親一定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要對司馬血說。

以苗羽嫣這種性情的女孩子，她的好奇心自然是很重的，但苗南王的命令，她也不敢輕易違背。

她只好親自到酒窖裏取酒。

酒窖藏酒甚多，但女兒紅却只有兩罈，而且都是放在一大堆酒罈的下面，要把這兩罈酒取出來，看來要費上一番功夫。

苗羽嫣知道，父親雖然很少到酒窖，但他一定知道這裏有兩罈女兒紅，而且都是放在最難取得到的地方。

他是存心要讓女兒在酒窖裏逗留一段時間。

苗羽嫣眞的想隨便拿走兩罈酒便算，但心想：「既然父親不想自己知道他們在談些甚麼，那麼就算自己回到廳子裏，也是無濟於事的。」

過了差不多半個時辰，苗羽嫣才總算找到了那兩罈女兒紅。

但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聽見地窖石牆的背後，隱約地傳來了一陣兵刄交擊的聲響。

苗羽嫣的臉色陡地變了，她可以肯定，在這爿石牆之後，一定有人在展開激烈的苦戰。

是甚麼人，竟然斗胆在這裏動手？

最令她爲之吃驚的，就是在這爿石牆之後，是另一個地窖，而這地窖乃是她師公公孫千忍的練功秘室！

這練功秘室，乃是莊院中的禁地，連苗南王要進入，也得先向公孫千忍請示。

但這時候，秘室裏竟然傳來兵刄交擊之聲，那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她再也不顧得拿甚麼女兒紅，匆匆折回大廳，要把這件事向苗南王禀告。

但大廳之中，却已空無一人。

在廳外，兩個苗南王的少年記名弟子吃驚地瞧着她，其中一人問：「師姐，甚麼事這麼緊張？」

「我爹呢？」

「不知道。」那記名弟子搖搖頭。

「司馬血又在哪裏？」

兩人又是同時搖頭。

苗羽嫣雙眉一蹙，突然身如飛燕，輕巧地飄掠過天階下的一座水池，只見她蓮足一點，身子已直向西廂廳房那邊直標了出去。

兩個記名弟子同時瞧得呆了，他們可沒想到，師姐不但人兒俊俏，輕功更是出神入化，看來簡直就像是從天而降，而又隨時都可以飛翔起來的仙子。

× × ×

苗羽嫣很快就繞過酒窖，從一座小樓裏鑽入樓底下的一條甬道。

那座小樓，在莊院中看來毫不起眼，但那却是守衛禁嚴的地方，連莊主苗南王也不會輕易接近。

用「守衛森嚴」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裏的情況，也許是有點過份，因爲在這裏負責看守職責的有兩個人。

但這兩個人，一個是「鐵面獅王」程達，另一個更是曾經威震大漠，隻手力斃黑衣教六大喇嘛，大破邪教於異域的苦命頭陀。

單是一個程達，已可獨當一面。

再加上終日愁眉苦臉，但一身武功却是既狠且絕的苦命頭陀，那麼就算是有千軍萬馬要闖進這座小樓，恐怕也要大費一番手脚。

苗羽嫣闖入小樓之際，本來也以爲必然遭遇到這兩位高手的阻攔。

公孫千忍雖然很寵愛她，但她每次來到這裏找尋師公，仍然依照規矩，先讓程達或者是苦命頭陀向師公請示，然後才能進入練功秘室。

程達和苦命頭陀跟隨着公孫千忍已數十年了，當公孫千忍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之際，這兩人也同樣令武林中人爲之側目。

直至公孫千忍金盆洗手，退出了江湖後，這兩人也同時銷聲匿跡，並未在江湖上走動。

只有極接近千孫千忍的人，才知道這兩位武林高手，原來仍然陪伴在公孫千忍的左右，甘願過着清淡平靜的日子。

但這時候，苗羽嫣已進入小樓，甚至已鑽進那條通往練功秘室的甬道了，但她還是沒有看見程達和苦命頭陀。

此事已不尋常，這兩個比獵犬還忠心的高手到了那裏去？

苗羽嫣的一顆心在劇烈跳動，面色也蒼白得厲害，她已感覺得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已發生了，但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一時間她却說不出所以然來。

她又已聽見了兵刃交擊之聲，那是從師公的練功室裏傳出來的。

「師公……」她喊叫了起來，去勢更急。

這條甬道雖然並不怎麼長，但却迂迴曲折，從小樓進入練功秘室裏，居然也要兜上幾個圈子才能達到。

她急於進入練功秘室，冷不防甬道忽然冒出了一個人。

其實這人並沒動，動的只是苗羽嫣。

但由於苗羽嫣向前疾衝的勢子，實是太急猛了，所以這人雖然只是倚立在甬道旁，仍然給她撞了個滿懷。

苗羽嫣吃了一驚，定睛一看，才吐出口氣，望着這人說道：「程二爺，裏面……」可是，她才說出了五個字，臉色又已變了。

給她撞個滿懷的人，不錯是「鐵面獅王」程達，但他却已不會再說話了。

只見程達痛苦地揑着自己的喉嚨，鮮血有如泉湧般從他的指罅沁了出來。

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兩眼直瞪着苗羽嫣。

一時之間，苗羽嫣還以爲自己把他撞成這副樣子，但等到程達放開了手的時候，她已看見，他的脖子已穿了一個血洞。

「是誰要殺你？」苗羽嫣驚叫起來。

但程達已甚麼話也說不出來，身子僵硬地倒了下去。

苗羽嫣又驚又怒，眼見他再也活不成了，只好繼續向練功秘室疾馳而去。

她早已知道師公那裏一定出了事，但還是想不到，竟然有人連程二爺也殺了。

她只恨剛才未曾找着父親，就算自己到了師公的練功秘室，恐怕也帮不了甚麼忙。

連程二爺那樣的高手也已栽倒了，師公這一次遇上的麻煩實在不小。

但這時候，苗羽嫣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管自己能不能帮得了師公，也要先趕到練功秘室再說。

但等到她來到公孫千忍的練功秘室後，她整個人立刻呆住了。

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 × ×

暮色蒼茫，玉玄觀已籠罩在夜幕下。

兩條修長而矯捷的影子，同時在暮色裏掠進了這座恢宏的道觀。

在大殿神幔後，也有兩對眼睛，正在注視着這兩條人影的行動。

「姚堂主，正點子來了，你揀那一位？」一個人悠閒和氣的聲音悠然地說。

那是一個胖道人，也正是悠然道長。

在他身旁的，是個叫化子。

「魔丐」姚獨行也在這裏！

× × ×

闖入玉玄觀的兩人，正是宇文無奈和龍城璧。

宇文無奈不知道姚獨行在這裏，姚獨行也沒有想到，這位江湖黑煞星會在這一天黃昏闖進玉玄觀裏。

這眞是天意，也可說是寃家路窄。

姚獨行是五異堂第二分堂堂主，而在這第二分堂中，姚獨行最得力，也最信賴的一個手下，就是「蜈蚣」穆艮。

但穆艮已死。

殺穆艮者，正是宇文無奈。

宇文無奈爲甚麼要殺穆艮，這一點，對姚獨行來說，已是毫不重要。

「宇文無奈，你還認得姚某嗎？」姚獨行的目光和聲音都充滿着殺機。

宇文無奈點點頭，說：「認得，我在五年前就已儘量記住尊駕這張面龐。」

姚獨行冷冷一笑：「你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姚某罷？」

宇文無奈道：「的確想不到。」

他又冷冷一笑，接道：「我是在保定殺穆艮的，這條蜈蚣好毒，他在保定毒死了九個人，你可知道是爲了甚麼事？」

姚獨行道：「肯定不會是爲了爭風吃醋，他這個人並不好色。」

宇文無奈道：「的確不是爭風吃醋，他只是想吃掉人家祖傳下來的一座大屋子而已。」

姚獨行道：「是不是穆艮毒殺了這九個人後，就可以不費一文，使這大屋子垂手可得。」

宇文無奈搖搖頭，道：「不，他還是要花錢的。」

「花多少？」

「三兩銀子，」宇文無奈冷冷一笑，道：「他不是搶，只是付出的價錢低一點而已。」

姚獨行冷冷道：「三両已不算少。」

宇文無奈道：「也許是我太多事了，但據我看來，保定那戶人家，絕對沒有人願意把屋子賣出，不但三両不賣，三萬両甚至是三十萬両也不賣。」

姚獨行臉上的殺機更濃：「人都已給你殺了！還說甚麼廢話。」

一直沉默着的龍城璧突然冷笑，道：「姚堂主，你若想殺人，在下可以陪你走幾招。」

他一開口，立刻又有另一個人在搭腔了。

「龍施主，還記得我這個胖道士嗎？」那是悠然道長的聲音。

龍城璧盯着他，淡淡道：「別人修道練仙，個個仙風道骨，道長怎麼老是瘦不起來，倒像是越來越發福相十足了。」

宇文無奈冷冷道：「一個人身上的油水若是太多了，只會一天比一天胖，又怎會瘦得起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有理，有理，但出家人又怎會有太多的油水？」

悠然道長悠悠一笑，道：「貧道雖然吃素，却也不戒葷，偶然也會用上好藥材燉些奇禽異獸補補身子。」

龍城璧「噢」的一聲，道：「想不到你也深懂養生之道。」

悠然道長笑道：「這算得上甚麼，跟你那位唐朋友相比，貧道就顯得大大不如了。」

龍城璧道：「你若遇上了他，的確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悠然道長淡淡地道：「他身上的肌肉若用來炸油，大概可以淹死貧道，貧道當然不會用他的肥油來淹死自己，但却可以用瓶子把肥油載起，然後一瓶一瓶的賣出去。」

龍城璧皺眉道：「這種油值錢嗎？」

悠然道長哈哈一笑，道：「別人身上炸出來的油也許不值錢，但唐大少爺的肥油却又不同。」

龍城璧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悠然道長道：「你可知道，這位唐大少爺在江湖上有多少仇家？」

龍城璧怔了怔，接着嘆了口氣，道：「這恐怕和天上的星星差不多了。」

悠然道長點點頭，笑道：「你說得不錯，唐大少爺的仇家如天上之星，他們都恨不得食其肉，喝其血，貧道若把他身上炸出來的肥油賣出去，這些深恨唐竹權的人又豈會不大破慳囊，相爭搶購？」

龍城璧道：「只可惜唐大少爺不在這裏，你就算很想把他炸出肥油來，現在還沒有這種機會。」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但心中已有點忐忑不安，他知道悠然道長是不會無矢放的。

果然，悠然道長怪聲一笑，道：「你錯了，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已落在貧道的手裏，難道你眞的不知道嗎？」

「有這種事？」龍城璧眉毛一揚，道：「你把他弄醉了？」

悠然道長淡淡道：「要把這個胖怪物弄醉，當然要費點功夫，但不管怎樣，他現在已很乖，再也兇不起來。」

龍城璧心中一沉，面上却還是鎭定如常：「難怪道長已準備炸掉他身上的肥油了。」

悠然道長道：「你要不要瞧瞧他？」

龍城璧默然半晌，宇文無奈已冷冷道：「你們都走，我要鬥一鬥姚堂主。」

龍城璧望了他一眼，宇文無奈又忽然冷笑起來，道：「你是不是怕我打不過姚獨行？」

龍城璧沒有回答。

若一定要他說出眞心話，他只能說：「是的。」

但他沒有說，只是冷冷的盯了姚獨行一眼，就跟着悠然道長走了。

悠然道長把他帶到一座很深沉的石堡裏。

在這石堡，龍城璧看見了唐竹權，也看見了王九番和胡天航。

他們都喪失了自由，分別被囚禁在三個大鐵籠子裏。

悠然道長淡淡一笑，道：「你看他們不像是籠中鳥？」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像。」

悠然道長道：「爲甚麼不像？」

龍城璧道：「被養在籠子裏的鳥兒，通常都是很好看的，但他們却是一點也不好看。」

悠然道長道：「既然不好看，貧道就把他們統統放了。」

龍城璧道：「你捨得放了這三個呆鳥嗎？」

悠然道長笑了笑，道：「只要你肯付出一點點代價，貧道就放了他們。」

龍城璧道：「道長要甚麼條件？」

悠然道長道：「風雪之刀。」

龍城璧道：「還有沒有？」

悠然道長搖搖頭，道：「沒有別的條件了，只要你把刀給了貧道，貧道立刻就放了他們。」

龍城璧道：「一言爲定？」

悠然道長道：「當然！」

龍城璧眨了眨眼，說：「好，雪刀給你。」

「你」字出口，雪刀已出鞘，刀鋒閃電般劃向悠然道長的胸膛！

悠然道長怪笑一聲，偏身急閃開這一刀，同時對唐竹權道：「大醉鬼瞧見了沒有，難爲你把他當作親兄弟般看待，他却連丟掉一柄刀來救你也不捨得。」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唐竹權若不是太相信你這個朋友，現在也不會成爲階下之囚！」

唐竹權一直沒出聲，這時候才忍不住激動地大聲道：「龍老弟罵得對，這牛鼻子陰險毒辣，你只要相信他一個字，說不定就要後悔一生。」

悠然道長臉色一寒，目注着龍城璧說道：「你要在這裏逞强救人，那是自討苦吃。」

他一面說，一面揮手。

轉眼間，石堡內外湧出了一羣武士。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一座清靜的道觀，如今已變成虎狼之窩。」

悠然道長冷冷一笑，道：「本道爺現在不但要你的刀，也要你的命。」

兩支長矛已從背後刺向龍城璧，而在龍城璧左右兩旁，也有刀斧同時向他疾劈而來。

這羣五異堂的高手，絕非烏合之衆，就以這兩矛和刀斧的攻勢而言，其間已隱藏着無數兇險致命的殺着和後着。

矛是長兵器，而刀光滾滾飛來，也是霸氣十足，威勢不凡。

但最可怕的還是一雙銀斧。

龍城璧一看這雙銀斧，再看看使用銀斧的人，已知道他就是「拚命君子」嚴獨耳。

拚命君子當然不是一個眞正的君子！但若說他是個小人，那也未免是太侮辱了他。

他只有一隻左耳，右耳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給仇家削斷。

他從前很謙厚，而且還害怕看見鮮血，但自從右耳給仇家用快劍削掉後，他的性情就變了。

他不再怕血，從別人身上流出來的血固然不怕，就算是自己給人砍殺得血肉模糊，他也只會一笑置之。

人不怕死，這已是成爲殺手的上佳條件，何況嚴獨耳本來就是家學淵源，武功造詣極爲不弱，才三五年光景，他已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人人都叫他拚命君子。

龍城璧早已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却沒想到居然會在玉玄觀裏遇上了他。

嚴獨耳不易對付，還有來自五異堂的一支精銳高手，龍城璧已落入天羅地網之中。

悠然道長反而悄悄地退開一旁，臉上的神情就像個坐山觀虎鬥的人。

他要看看，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到底厲害到怎樣的程度。

× × ×

殺聲震天。

悠然道長格格大笑，他已不再是臉上一團和氣的道觀主持，而是一個恐怖的殺人狂魔。

他的笑聲越來越恐怖，五異堂的一羣殺手也是越戰越兇悍。

龍城璧雖然殺了數人，但五異堂人數衆多，正是前仆後繼，攻勢有如推山倒海，眞令人有心胆俱寒之慨。

唐竹權在鐵籠子裏，已經看得冷汗簌簌而下，他絕不是胆子細小的人，倘若他現在正和龍城璧並肩作戰，他一定甚麼都不會害怕！但這時候，他却只能瞧着龍城璧孤身抗敵，而無法給他任何帮助。

唐竹權沒有看輕了龍城璧，但在這種情形勢下，他這位旁觀者又怎能不爲之担心得要命？

突聽一聲裂帛，一股鮮血已從龍城璧的左肩飛濺起來。

那是嚴獨耳的銀斧傷了他。

龍城璧才吁了口氣，一對銀斧又已左右翻飛而來。

左八右九，霎眼間已是十七斧同時疾劈而至。

每一斧的聲勢都極駭人，嚴獨耳渾身氣力已凝聚在這一對銀斧之上。

龍城璧突然背對雙斧。

十七斧斧斧狂攻，每一斧都似乎可以把龍城璧的背脊砍斷。

但龍城璧身形輕捷，左側右閃，那十七斧居然全都只是在他背上掠過。

嚴獨耳吃驚了，心想：「這傢伙難道背上生了眼睛？」

心念未已，龍城璧已猛地回頭。

人回來，刀也回來，他旋風般捲舞出一刀。這一刀看來就像是從冰峯急瀉下來的白雪，又像是江河中的汹湧怒濤，一時間嚴獨耳看得連眼睛也花了。

他雖然是拚命君子，但見龍城璧這一刀威勢驚人，也不由心中一凜，不敢再攻

，只是運斧護着全身，守得極是嚴密。

可是，龍城璧的致命殺着既已出手，又豈是他防守得了的？

嚴獨耳雙斧連守五招，突然胸口一涼，風雪之刀已貫穿過他的身子。

嚴獨耳面如土色，才怒吼了一聲，龍城璧早已抽刀，再也不看他一眼。

悠然道長心中一陣驚惶，他早已知道雪刀浪子極不易鬥，所以暗中調派大量高手在石堡裏，他以爲這一羣殺人好手就算殺不了龍城璧，最少也可以把他撼個焦頭爛額，誰知道浪子雖然吃了一斧，但却反而越戰越勇。

他從來未曾見過那樣勇猛的刀客。

他突然打開了其中一個鐵籠子，一手按着王九番的天靈，倏地喝道：「都給我住手！」

他是五異堂總堂主的親信份子，地位絕不比姚獨行稍遜，他一開口，五異堂的高手自然立時停止了攻擊。

龍城璧冷冷瞧着悠然道長：「就算你把這三人全部殺了，你還是難逃公道！」

悠然道長桀桀一笑，道：「本道爺是死是活，跟你有甚麼相干？但你忍心瞧着他們死在這裏嗎？」

龍城璧默然半晌道：「你要怎樣？」

悠然道長冷冷道：「把你的右手砍下來，然後把刀給我。」

龍城璧道：「那又怎樣？」

悠然道長道：「本道爺立誓，只要你照辦，我立刻就放了這三個人，如違諾言依足，天誅地滅，死無葬身之地。」

唐竹權立時怒吼，大聲叫道：「你別聽這牛鼻子胡說八道。」

九番却也同時怒叫了起來，大罵唐竹權：「死醉鬼，你若給人捏住了天靈，還說得出這些風涼話嗎？」

唐竹權臉色一變，怒道：「姓王的大塊頭，你說甚麼？」

王九番也怒聲道：「死醉鬼，咱們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你不要命，俺可不想死！」

「呸！誰跟你是對夫妻！」

「甚麼夫妻？」王九番怔住，他可不知道，那句說話的第一句，原本是叫「夫妻本是同林鳥」。

唐竹權大罵道：「想不到你是個貪生怕死之輩，算老子瞎了眼睛，先識錯了牛鼻子，原來連你也是個狗雜種！」

「胖醉鬼，你竟敢罵俺？」說到這裏，突然發出一聲駭人的巨吼，一個肘拳猛撞在悠然道長的腰間！

巨吼之聲雖然駭人，但最令人大感意外的，還是這一記直接而兇暴的肘拳！

連悠然道長那樣老謀深算的人，也萬萬想不到王九番竟然有此一着。

他上當了。

他並不是上了別人的當，而是自己給自己佈下了一個陷阱！

他一直以爲王九番喝了毒酒，在一個月之內都會手脚虛軟無力，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武功原本平平無奇的大個子，竟然會在跟唐竹權大吵大罵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向自己發出重重一擊。

這一記肘拳，並不能算是甚麼精妙的招式，但却直接而兇猛，兼且所撞擊之處，更恰巧是要穴所在，悠然道長雖然內家眞氣充沛，但在猝然不防之下，也是難免給這一撞之力撞得踉蹌向後退去。

唐竹權臉上露出了驚詫的神情，他呆住了。

龍城璧可沒有呆，他甚至好像早已知道王九番會有此一着，當悠然道長給撞得倒退開去之際，他的人已像隼鷹般飛起，直向鐵籠子怒撲過去。

悠然道長雖有一身武功，但王九番這一記肘拳實在是太可怕了，他還來不及回氣，風雪之刀已刺入了他的咽喉。

悠然道長的眼睛睜得老大，却並不是瞧着龍城璧，而是瞧着王九番。

他伸手指着王九番，似是在問：「你這一身氣力怎會恢復得這麼快？」但他咽喉中刀，已是死期逼近眉睫，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見王九番大笑起來，道：「俺不錯是着了你的道兒，但時九公曾給俺三瓶解毒聖藥，俺也不管它是甚麼東西，早已把三瓶解毒聖藥一股腦兒全都吞了，嘿嘿，他也眞不愧是天下第一位神醫，不到半個時辰，俺就已恢復『莽霸王』的氣力了，也是你這個牛鼻子倒足大楣，三個鐵籠子你偏偏揀中了俺這裏，現在你可沒話說了罷？」

悠然道長眞的沒話說了，忽然身子向後筆直仰面倒下！

龍城璧一刀殺了悠然道長，但他的人仍然在鐵籠之外。

五異堂的人瞧得連面色都青了。

唐竹權却大笑起來，他一面鼓掌一面說道：「九番，老子罵錯人啦，該罰！該罰！」

王九番居然也在鼓掌，笑道：「你知道該罰就好了，你說該怎麼罰法？」

唐竹權道：「罰酒三百杯如何？」

胡天航聞言，不由嘆了一聲，苦笑道：「眞是死性不改。」

就在這時候，在堡外忽然殺聲大起。

五異堂的殺手，突遇強敵，第一個殺進石堡裏的，居然是個衣着鮮明，人也俊俏的少女。

連龍城璧也是不禁有點意外，胡天航更是瞧得連眼都直了。

第一個殺進石堡的正是苗羽嫣。

在苗羽嫣的背後，還有一羣武功厲害，臨敵經驗也異常豐富的江湖好手。

龍城璧很快就看見了司馬血。

他也同時認得，那羣武功卓絕的高手，都是苗南王的親信份子，甚至是生死之交。

這些高手一到，五異堂中人很快就潰不成軍。

龍城璧初時還以爲苗南王也來了，但却始終沒有看見他的踪影。

苗南王在那裏？司馬血和苗羽嫣怎會帶着這羣高手殺入玉玄觀？

× × ×

苗羽嫣在師公公孫千忍的練功秘室裏，看見了一件令她難以置信的事情。

她看見了苦命頭陀，正在跟殺手之王司馬血殺得難分難解。

這已很令人震驚，但更令人震驚的事情還在後頭。

苗南王也在練功秘室裏，而且還竟然跟公孫千忍惡戰起來。

苗羽嫣愕住了，她的臉色變得很可怕．眼睛裏流露出極其驚惶的神情。

她甚至寧願落在魔丐姚獨行的手裏，也不願意看見眼前這一幅景象。

司馬血跟苦命頭陀展開惡戰，也還罷了，自己的父親向來尊師重道，又怎會忽然像是發神經病似的，和師公展開捨死忘生的激烈決戰。

一個是師公，另一個是父親，這一戰她應該幫誰？

她兩個都幫不了，她甚至驚惶得沒有呼叫，只能像個啞子般站在一旁發抖。

苦命頭陀是成名已久的高手，他練的「大阿難密宗內家重掌」，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擊敗無數強敵。

二十年來，他在這掌法上的成就，必然又已精進得多，但司馬血是名震武林的殺手之王，他的毒蛇劍法也自非弱者。

苗南王與公孫千忍之戰，更是險象百出，雙方都以極兇狠的劍招搶攻，看來每一劍每一招，他們都是以性命作爲賭注的生死之搏，不要說這兩人一個是苗羽嫣的父親，另一個是她的師父，就算他們都只是陌生人，這一戰也足以讓苗羽嫣瞧得心驚肉跳。

就在苗羽嫣全神貫注看着父親和師父激戰之際，一個高大身子向她仆跌過來。

那是苦命頭陀，他的咽喉中了一劍，情形就和程達一模一樣。

苦命頭陀臉上的神情極可怖，只見他雙手亂抓亂舞，好像想要抓着些甚麼似的，但最後，他當然是甚麼也沒有抓着，就已跌倒在地上。

只聽得公孫千忍怒罵苗南王道：「好啊！你眞不愧是我的好徒兒，竟然帶着外人來殺師父！」

苗南王臉上浮現出痛苦之色，道：「師父，你老人家若還是不肯放棄，弟子就算甘冒大逆不道之名，也決不能讓師父重出這座練功密室！」

公孫千忍怒喝道：「爲師的事，你少管！」

苗南王吸一口氣，正要說話，公孫千忍一劍刺入了他的胸膛。

「爹！」苗羽嫣這才尖叫起來。

公孫千忍一劍得手，奇招又再迭起，只見他右手手腕抖動，劍尖霎眼間連續轉了八個圈子，又再快速無儔刺向苗南王。

苗南王中了一劍，身手已是遲鈍下來，其實以他的劍法，即使是他的師父公孫千忍，也不容易在三五百招之內把他擊敗，但公孫千忍在苦戰之際，忽然又罵了他幾句，而這種師威，可說從很久以前就在苗南王心中潛伏着的，這時候給他一罵之下，不由心中既是難過，又是遲疑，就是這麼一分神，公孫千忍已把握了機會，一劍刺入他的胸膛裏。

但苗南王沒有倒下，他仍然咬緊牙關再戰。

公孫千忍可不放鬆，面上露出了兇狠惡毒的神情，那是苗羽嫣自懂事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在她心目中，公孫千忍是一個慈祥的長者，雖然她知道師父年輕時闖蕩江湖，殺過不少人，但他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武林，而自此之後，他除了在秘室中練武之外，在外面一直都沒有跟任何人動過手。

但她也不時在想：「既不再跟別人動手，又已退出江湖了，爲甚麼還要孜孜不倦的勤練武功？他的年紀已很老啦，爲甚麼寧願這樣做，也不願意享享清福，過着悠閒幸福的生活？」

這是她一直以來都想不通的問題。

現在，答案似乎已出現了。

公孫千忍還是個江湖人，他還是要使用武功，還是要用劍來殺人的！

但苗羽嫣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第一次看見師公動手要殺害的人，竟然會是自己的父親！

苗南王已無力再戰，眼看不出十招之內就要死在師父利劍之下，司馬血却已及時出手，代他接住了公孫千忍的劍。

公孫千忍瞳孔驟縮，冷冷道：「你還沒有在賭桌上輸死？」

司馬血沉聲道：「在下雖然常輸，但偶然也會大贏大旺，所以，我是個輸得起，而絕對不會輸得死的人。」

公孫千忍冷冷道：「但你若還再跟我賭，那就必輸必死，絕不會有另一條路可走。」

司馬血道：「在下旣已來了，活路死路都同樣要走！」

公孫千忍喝道：「好！老夫一劍就要你死在這裏！」「裏」字還在嘴邊，公孫千忍的劍尖已如寒星般飛向司馬血咽喉！

這是他第一次出道江湖，第一次殺人時所用的一劍。

這一劍就叫：「一點寒星飛萬里！」

這一點寒星每次飛出，例必見血！

這是公孫千忍自出道江湖以來，從來沒有失過手的一招劍法！

但就在這一點寒星飛出去的刹那間，司馬血巳把碧血劍甩去射向公孫千忍的眉心。

劍，並不是暗器，倘若甩手出擊，那就只能當作是最後的一次賭博！

這一賭，賭的是命，公孫千忍若不死，司馬血就肯定完了。

公孫千忍的瞳孔忽然擴大，從手中巳發出去的那一劍，那一點寒星也突然墮了下來，他瞪着司馬血，滿臉駭然之色，良久才顫聲說：「你……眞的賭了？」

司馬血凝視着他，望着他眉心上的碧血劍，半晌才緩緩道：「是你逼着我非賭不可的，既然賭了，那就只有狠狠的孤注一擲，無論翻開來的牌是至尊寶猴王，還是一瞪眼霧鱉十，大家都只好認命！」

公孫千忍嗆咳兩聲，鮮血巳分成兩行，一直淌到他的左右面頰上。

他慘笑着說：「殺手之王，你這一注押對了，這一手至尊寶猴王我還給你！」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伸手把碧血劍從自己的額上抽了出來，然後就仆倒下去。

苗羽嫣並不是個懦弱的人，但她看見父親和師公都倒臥在血泊中，不禁悲從中來，終於哭了。

苗南王却向她招手：「嫣兒，妳過來，爹有話要對妳說……」

苗羽嫣立刻扶着他，咽哽着說：「爹，我在這裏。」

苗南王凝視着女兒，過了半晌才道：「這裏的事，是不是嚇怕妳啦？」

苗羽嫣沒有否認，她在點頭。

苗南王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妳可知道，那匹玉馬爲甚麼那樣重要？」

苗羽嫣搖着頭說：「女兒不知道。」

苗南王目光閃動，道：「五異堂所供奉的邪神，是鳥首人身的妖魔，據說這妖魔不但會飛，而且還有一匹長着三隻耳朶的怪馬，妳在岳陽搶回來的玉馬，也正是有三隻耳朶的。」

苗羽嫣奇道：「怎麼我一直都沒有發現？」

苗羽王道：「因爲這匹玉馬的第三隻耳朶，早巳給人削掉，然後磨平，所以妳是看不出來。」

苗羽嫣道：「是誰把它削掉的？」

苗南王望了公孫千忍一眼，沉聲道：「是你的師公。」

苗羽嫣更是莫名其妙：「師公爲什麼要把玉馬的第三隻耳朶削下來？」

苗南王道：「因爲妳師公在二十年前，跟五異堂的總堂主展開火併，最後，那總堂主死在你師公手上，連那匹玉馬也給師公搶了過來，但在爭奪之際，師公把玉馬的第三隻耳朶撞崩了一半，所以他就索性把這馬耳削掉，然後再據爲己有。」

苗羽嫣吸了口氣，道：「師公不是在二十年前便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嗎？」

苗南王嘆道：「他是在殺了五異堂總堂主，又搶走玉馬後才金盆洗手的，可是，他實際上並非的要退出江湖，只是藉此來掩飾他進行的另一個計劃。」

苗羽嫣道：「是甚麼計劃？」

苗南王道：「他要成爲五異堂的總堂主，但却絕不露面，二十年來，他暗中培植勢力，網羅黑白兩道高手，並準備對武林各門派逐個擊破，使五異堂成爲中原勢力最强大的帮會！」

苗羽嫣道：「但和那匹玉馬又有甚麼關係？」

苗南王道：「他要成爲五異堂總堂主，就必須攏絡五異堂各分堂的高手，而那匹玉馬，正是五異堂的最高令符。」

苗羽嫣道：「難道師公有了那匹玉馬，五異堂的高手就不會爲以前的總堂主報仇？」

苗南王道：「上任五異堂總堂主，是個剛愎自用，狂妄跋扈之徒，是以各分堂高手對他都是貌合神離，甚至恨不得他早點死在仇家手下，而妳師公果然實現了他們的願望，他們又怎會對妳師公有甚麼仇恨之想？」

苗南嫣倒抽了一口氣，道：「師公眞的成爲五異堂總堂主了？」

苗南王吃力地點點頭，道：「是的，憑着那一匹玉馬，他成爲了五異堂的總堂主，妳師公的年紀雖然巳很老了，但野心之大，却還是出乎任何人想像之外，在這二十年裏，表面上他甚麼事情也沒有做，只是在咱們的莊院裏過着隱士般的歲月，但實際上，他和苦命頭陀、程達兩人，都是五異堂的主宰……」

苗羽嫣聽到這裏，連指尖都在發抖：「爹，你是怎麼知道的？」

苗南王嘆了口氣道：「妳師公雖然把事情掩飾得極週密，但這光景巳二十年了，妳爹總算也是個老江湖，還會看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嗎？爹叫妳去把那匹玉馬搶回來，就是想證實自己是否錯怪了師父。」

苗羽嫣儘量抑壓着內心激動的情緒，道：「那匹玉馬既然那麼重要，師公爲甚麼不把它帶在身邊？」

苗南王道：「按照五異堂的規矩，凡是要新開分堂，那匹玉馬必須送到蜀北回魂谷的回魂古刹陪伴邪神七晝七夜，然後才能再帶它回到總壇，另設分堂的。」

苗羽嫣道：「五異堂要再開分堂？」

苗南王點點頭，道：「不錯，那是玉玄觀的悠然道長，他將會成爲五異堂的第六分堂堂主，而在這段時期，妳師公正在苦練內家眞氣，不能親自到回魂谷，所以就派蒲任行負責，把玉馬送到回魂古刹，然後再把玉馬帶回玉玄觀。」

苗羽嫣陡地呆住，若不是父親親口說出其中的來龍去脈，她實在無法想像得到，那匹玉馬竟然牽涉及如此嚴重而複雜的內情。只聽得苗南王咳嗽兩聲，又沉聲接着道：「憑妳的本領，當然不容易得手，所以爹暗中又找到了龍城璧和司馬血兩位帮忙，暗中助妳一臂之力，妳還記得盜走玉馬時候的情形嗎？當時，是龍城璧和司馬血引開了五異堂的高手，妳才有機會從容不逼地，把玉馬搶了回來……」

「玉馬的肚子上，有一大堆奇形怪狀的小字，那是甚麼東西？」苗羽嫣猛然記起這點，立時追問。

「那是回族的文字，因爲五異堂的開山祖師，乃是回族的一個法師，他是二百年前的回族高手，又有人說他是邪魔妖怪

的化身，但不管他是甚麼人，五異堂的開山鼻祖是回人，那是無可置疑的，而那匹玉馬肚子上用回文雕刻上去的，也就是歷任五異堂總堂主的名字！」苗南王面露痛苦之色，道：「而那一列回文最後一行雕上去的，也正是妳師公的名字……」

苗羽嫣總算明白了，她明白了那匹玉馬的秘密，也知道父親爲甚麼要和師公展開決戰。

弒師本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苗羽嫣却更敬佩父親，因爲他是在大義滅親，而非爲了一己之得失與榮辱。

可是，苗南王終於還是嚥氣了，這是苗家歷代以來最可歌可泣的悲劇。

× × ×

江湖上的悲劇，彷彿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

宇文無奈沒有讓龍城璧失望，他最後還是用玄天指殺了姚獨行。

五異堂巳潰不成軍，但宇文無奈却也活不下去。他用玄天指殺了姚獨行，但在他未曾有機會發出這致命一擊之前，姚獨行巳在他胸口上拍了五掌。

沒有人能夠捱得起姚獨行兩掌，但宇文無奈這個人彷彿就像是銅鐵鑄成的，在連接五掌之下，居然還能挺着胸膛，繼續苦戰！

世間上沒有比鋼鐵更堅硬的人，但宇文無奈的意志却比鋼鐵還更堅强。

「你若不死，我就絕不會比你更早一點倒下去！」這是宇文無奈堅決的態度。

意志就是一種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往往會比武功的强弱還更重要。

姚獨行的武功也許比宇文無奈爲高，但却給自己這五掌震懾住了。

五掌連擊，掌掌擊中要害，這人怎麼還能屹立不倒？

難道他不是個人？又難道是他身上穿着了可以刀槍不入的寶甲？

姚獨行甚至有點懷疑，自己的武功是否退化了。

就是這麼一遲疑，宇文無奈巳有了反擊之機。

這機會只是一閃即逝，無論是誰想把這機會捕捉，都是絕不容易的。

但宇文無奈却是個巳把生死置諸度外的人，那一瞬間的機會雖然時間短暫，但他却巳毫不保留地，全力一指揮擊出去！

姚獨行當然知道玄天指的威力，但在那一瞬間，却偏偏正是他在防守上出現了一點點漏洞的時候！

一點點漏洞巳太多。

宇文無奈殺人，就只須那麼一指！

眞是不愧是奇玄犀利，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玄天指！

× × ×

夜色更深，玉玄觀就像是一頭巨獸，沉睡在漆黑的夜幕下。

在道觀外的廣場上，胡天航和苗羽嫣黯然相對。

在這短短一兩天之內，這對年青男女所經歷過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驚心動魄、也太不可思議了。

這是不是冥冥中有安排？

但無論怎樣，他們總算又聚在一起了，只是，哀愁總是比喜悅濃厚得太多了。

兩人相對，兩皆無言。

若然有話說，該是由誰來安慰誰？

就在這時候，龍城璧和司馬血都來了，當然還有王九番和唐竹權。

只要有唐竹權的地方，就有熱鬧。

唐竹權再加上王九番，那當然是熱鬧加熱鬧了。

「別愁眉苦臉，老子有個好主意！」唐竹權大聲說。

王九番哈哈一笑，說道：「是不是喝酒？」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別把老子當作酒桶好不好？」

王九番奇道：「不是喝酒，難道你還會有別的花樣？」

唐竹權怪笑道：「當然有，咱們耍耍手段，看看誰能逗得苗姑娘發笑，誰就贏了！」

苗羽嫣却望着他，凄然一笑道：「不必耍手段了，在這方面的本事，你們誰都比不上一個人，他是個武林中的大英雄，他要的手段，比誰都更强，在這世間上，他本來是我最崇拜一個老人，可是，我現在只要想起了他就會既想吐，又想哭，你們明白嗎？」

沒有人再笑得出來了。

「英雄！英雄手段！」龍城璧心中長嘆息着，暗道：「公孫千忍啊，你雖然眞的很疼愛羽嫣，但却又爲甚麼偏偏讓她痛心疾首呢？」

（全文完）

國際諜間揭秘鬥智實錄

羅唐納·文
可飛·圖

虎穴鬥千魔

最危險的一個任務

本文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垂死掙扎的一頁特務龍虎鬥，美國保密局只派雷蒙一人，深入虎穴，奪取秘密武器，此行眞是九死一生……

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有個精壯青年走進華盛頓的「雄鷹餐廳」，緩緩的進入廂座，跟一個頭髮有點灰白的中年人打招呼，坐下來喝酒，這個中年人看來近六十歲，相當精壯，他向對方打量了一眼，說道：「雷蒙先生，我看過你的相片，身手敏捷，十分精壯，我敬你一杯，薄飲之後，我帶你回家細談，請你說說吧，你對我懂得多少？」

雷蒙說：「沒有跟你見面之前，我已經看過你的相片，證明坐在我面前的人確是製造飛機各種機器以及零件的工業巨子查禮先生了，照我所知，你在華盛頓有一座精緻的小別墅，每次你從歐洲回來就住在那個地方，五年前你的太太病逝，但是你沒有續絃，其實，你這個叫做家的地方，只有你一個，故此你在家中幹甚麼秘密工作，都可以獨斷獨行，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查禮臉露微笑，說：「眞是難得，你居然對我懂得那麼多，大概是金面人蘇加告訴你的吧？不管怎樣，你得到蘇加的信任，我就可以百份之百的信任你，一齊返家再談吧。」

雷蒙只是覺得這位查禮先生對他有很濃的親切感，願意和他結交，沒有別的感覺，因此之故，查禮先生帶他走進那座到處擺列名畫瓷器以及其他藝術精品的客廳，坐下來密談，查禮先生對他說出他就快担任的一項秘密任務時，他陡覺心上一震，因爲這一項任務對整個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

查禮確是幹大事的人，很是冷靜的說：「雷蒙先生，現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接近尾聲了，不過，德國的戰機仍是是比較英國或美國的戰機靈活，特別是遠航的轟炸機，更加出色，其實我們的飛機並不遜色，成問題的是德國科學家發明了效果很强的高速旋轉儀，它使任何一架飛機從最高的六萬呎空中俯衝而下之際，能够急轉，仰飛也是如此，憑着這種卓越的科技，盟軍始終無法取得制空權，那邊有一個商人，知名度極高，願意把他盜取的旋轉儀設計藍圖賣給我，他的代價當然是很高的了，我把它轉賣給美國的國防部，能够賺大錢，兼又可以令到盟軍打贏仗，當然值得做，一切都談妥了，我覺得自己出馬，會惹人注目，故此跟金面人蘇加商量，由他派一個親信份子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指定的一間辦公廳收貨，如果你肯合作的話，今晚你就留在這裏睡覺，明天中午搭航機啓程，事成之後，我給十萬美元作你負担這個任務的酬金，這是額外的賞賜，跟你的職責無關，你對這個任務有沒有興趣呢？」

雷蒙說：「我十分喜歡冒險，聽你的講話，太過容易了，我反而覺得乏味。」

查禮笑了笑，說：「這一宗交易超過五十億美元，中途有許多困難，也可以說有許多敵人潛伏，你有機會一顯身手，必然不會感到乏味。我先要對你說知，這一項交易是極秘密的，德國蓋世太保絕不知情，假如他們有人懂得，可能發生誤會，以爲你跟德國人合作，盜取德國控制高空的秘密武器，想盡辦法消滅你，另一方面，也許有些美國人以爲你跟任何一個德國人作出巨額交易，等於資助敵人，個別出動或者集體出動，你未必有力量應付，即使你完成任務，也有危險，你並非科學家，不容易鑑別製造高速旋轉儀的藍圖是否眞的圖形，萬一你買入假貨，被我們的科學家證實，也是死路一條，一句話說，你此行確是凶多吉少，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如果這個任務對美國有利，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現時輪到我向你提出一些問題了，假如我已經抵達阿根廷首都，跟你提出來的人進行交易，我怎樣可以確定他給我的藍圖是否假貨呢？還有一點，如果我不付欵，他一定不肯交出藍圖，到時你打算怎樣付欵呢？此外，我還考慮這一點，即使是眞的藍圖，他收了錢，隨時可以毀滅我和那一幅藍圖的，我怎樣才能够離開阿根廷首都安然而歸呢？」

查禮想了想說：「問得好，這些問題還是由金面人蘇加直接解答吧，請你留在舍下多喝一杯，他很快就會到來的。」

雷蒙點了點頭。

三十分鐘後，金面人蘇加走進了查禮的別墅，三個人同在密室交談，蘇加說：「雖然我是美國保密局的副局長，並非所有計劃都是透過保密局的，眼前這一個計劃，只有三個人知情，並不包括你在內，那就是我，查禮先生以及總統杜魯門，現時美國已經參戰，還把大量美鈔送到敵人的手上，只是換來一幅製造戰鬥機最高級的機件，太過冒險，假如那幅藍圖是假貨，到時我們一定受到各界人士指責，故此這一宗活動必須高度保密，還要找到一個懂得分辨它係眞品抑或假貨的美國科學家，我們既然決定在阿根廷的首都交易，當然在那個大都市找一個有份量的人鑑別，爲了保密，我不想把他的姓名說出，但却有一種鑑別眞僞最有份量的證據，藏在你所有外衣或長褲的夾層之內，你不要拆開它，直到對方需要你判斷，被他邀請到辦公廳進行鑑別藍圖的一瞬，你然後用刀片割開衣裳夾層把它取出來。

「眞是對不起，我無法把跟你交易的人告訴你，也不能够把交易地點對你說知，只能這樣說，你在阿根廷首都出現，擺出闊綽的遊客身份，到處觀光，任何一處，不管此人係男或係女，跟你見面，第一句就問你吃不吃綠海胆，就是預先佈置的一隻棋子，由這傢伙帶你去見交易的對方，我必須如此愼重，事實上你懂得越少越好，有一件事情你必須注意，這一宗交易不單是瞞過美國本土或海外的保密局，甚至阿根廷的美國大使，亦毫不知情，除非不得巳，不要向美國大使沙非爾求助。」

說得太多了，副局長金面人不自覺的停了一停，雷蒙趁勢問道：「我應該住甚麼地方呢？」

「第一流的渡假屋或者大酒店，你還可以跟最高級的交際花同住幾天，你沒有手槍，也沒有秘密文件，即使她是特務也沒法查清楚你的底細，你一切放心，再往下說，如果德國的女間諜查得出你眞正的身份是甚麼，決不會向你下毒手，你萬一遇害，德國就會失去五十億美元那麼多，總之一句，交易未完成之前，你完全沒有危險，假如那一宗交易已經順利完成，正如商場說的銀貨兩訖，你也是沒有危險的，那時你已經達成任務，毫不重要，故此我認爲你在阿根廷過活不必太過拘束。」

「在那一宗交易進行當中，我應該怎樣子按步就班去做呢？」

「問得好，雷蒙，你記準了，有人向你談及綠海胆這樣食物，還問你吃不吃，你跟隨這傢伙到指定的地點跟一個金面人會面之後，你就要保持密切的友誼，甚至於在他的園林別墅之內，每一個步驟實現，你就拍發一封電報，用暗語表示，你跟他已經進行到甚麼程度，最後，價值五十億美元那麼多的現鈔由查禮先生送達指定地點時，你跟鑑別藍圖的科學家一起，把藍圖帶走，對方一定沿途保護你，直到你們三人帶着藍圖乘坐炮艇離開海岸爲止，最後的一程任務就是由戰鬥機掩護炮艦駛向航空母艦，假如德國在阿根廷水域之內妄想炸毀美國航空母艦，那就等於發動南美洲的戰爭，現時整個南美洲俱是中立的，相信希特拉不會這樣蠢。」

「希特拉是否對這件事茫無所知呢？抑或他巳知情，却又僞裝一無所知呢？」

金面人想了想，說：「我們沒法估計對方的眞相，只是知道這一宗交易對美國有利，就應該放胆去做，假如交易的對手是德國航空界的工業巨子，有可能瞞過希特拉的，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利用那些錢發動政變，希望希魔倒台，你知道的，德國內部越亂越好。」

要說的話巳經說完了，雷蒙翌日中午，果然乘搭豪華的客機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美女和劍客構成陷阱

金面人對他一直是另眼相看，他由炮兵團的少尉被選爲保密局的超級殺手，加以特殊訓練，使他除了各種搏鬥還有基本的特務知識，連升三級，變成少校，不時無緣無故的贈他幾萬美元，可以說是副局長的一個親信份子，這一次把如此重大的任務落在他的手上，他不單是絕無所懼，而且極端興奮，認爲此行使他有機會表現出色的才華。

他抵達阿根廷首都，身上的旅行支票是十萬美元，他可以盡情揮霍，第一晚他就逛了兩間夜總會，欣賞艷舞，不過，晚上他是獨宿的，第二天，他分別到過大餐廳和酒吧，甚至逛過圖書館以及博物館，沒有人跟他接觸，也沒有人企圖襲擊他，他十分放心。

那一天的晚上九點多鐘，他回到卡利萊大酒店，剛剛走進了玻璃旋轉門，突然有三個美女迎面走過來，跟他們打招呼，

他眼睛一亮，不由自主的走前幾步，喊了一聲：「嘉芙蓮！」跟着他補上一句：「嘉芙蓮，你比較以前更加豐滿了，可以說是更加迷人！爲甚麼我們會這樣巧合在異地相逢呢？」

嘉芙蓮笑瞇瞇的說：「雷蒙，對你來說，阿根廷的首都可以說是作客，我却不是這樣陌生，自從我的丈夫巴耶病逝，我就搬到這一座城市，並且在卡利萊大酒店的走廊經營時裝店的生意，走廊兩邊都有細小的店舖，我佔了其中的一個單位，晚上九點到十點我一定到來巡視業務的，跟着關門，如果你遲些回來，你就看不見我，眞的是有緣千里能相會。」

雷蒙樂得心花怒放，說：「我是遊客，有許多地方對我是很陌生的，希望你做我的義務响導，帶我全面性的瞭解阿根廷，此外，還很盼望你賞臉跟我喝杯酒敍舊，你有沒有時間作伴呢？」

嘉芙蓮嫣然說：「我剛才已經告訴你，關上了店門，我就無事可爲，我會帶你到燭光夜總會以及名流俱樂部暢遊一番，玩倦了，把你送回卡利萊大酒店。」

她說的話全部兌現，雷蒙玩得很開心，她沒有結婚之前，經常跟他幽會，那時她是寡婦，自食其力，沒有子女，幹甚麼事情都沒有人干涉，宵深倦遊，自然順理成章的睡在一起。

她跟以前的一個嘉芙蓮同樣標緻，臉型體態以及迷人的笑靨，絲毫沒有改變，雷蒙跟她一度歡愉之後，由衷的說：「嘉芙蓮，我眞的盼望有一天跟你永遠聚在一起。」

嘉芙蓮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雷蒙，別騙我，你並非普通的遊客，三年之前，我們經常在小酒店幽會，每一次花錢你都要考慮一下，決不會這樣快就變成豪客，此外，戰事十分吃緊，你根本沒有假期到處暢遊，由此反映出你此行必然負了很重要的任務，倘有這種事情，希望你把它詳詳細細的告訴我，我必然盡力相助，決不會胡亂洩秘。」

雷蒙心上一震，趕快說：「我只是炮兵團的小軍官，一向不是特務，怎會負担重要的特務呢？我有些閒錢遊埠，只是偶然在馬場贏了大錢，花光了，我又變成窮光蛋，故此不敢向你求婚。」

她沒有繼續查問，只是半信半疑的向他盯了一眼。

睡了一個酣暢的覺，他倆覺醒，已經是中午，吃過了午餐，嘉芙蓮說：「雷蒙，你一向喜歡各種體育活動，阿根廷首都有一個盛大的健身院，包括各種健身器具，還有角力場拳鬥場以及鬥劍場，如果你想去觀光，我可以引路。」

雷蒙欣然點頭。

下午四點鐘，兩人已經置身於巨型健身院裏面，他看到一些專供室內訓練足球各種踢法的器具，一個足球踢開了立刻自動滾回來，新奇有趣，相當興奮。

過了一會，她帶他進入練劍場，有三組人正在玩劍。有一個高而瘦的青年揭開臉上的護罩，喊了一聲：「嘉芙蓮！」跟着走近，她把他介紹給雷蒙認識，說是：「劍客佐瑟夫」，還慫恿雷蒙落場玩玩。

雷蒙以前在炮兵團也是一個很出色的劍手，多次代表美國陸軍跟海空軍的劍手比劍，他一時高興，點了點頭，說：「我只是像學校裏面的幼稚園學生，跟大劍客交手，太過不自量了，儘管如此，我仍是很高興落場玩玩的。」

嘴上這樣說，他的脚步已經進了練劍場。

正在玩劍的幾個人，自動走開，練劍場裏面就只剩下他跟佐瑟夫兩個。

佐瑟夫一直是身上穿了竹片織成的護身劍衣，頭上還有護臉的竹罩，手裏握劍，全副武裝，站着恭候，雷蒙走近牆邊揀一套劍衣以及臉罩，穿在身上，再揀一把劍，把它在空中劃了一個劍花，跟着收劍，緩緩的走向練劍場中央。

他握的劍長四呎六吋，另有護手的罩，劍身細長，劍尖有細小的鐵球套住，不會刺傷對方，此外，劍的兩邊也是沒有劍鋒的，叫做鈍劍，任何一處練劍場練習或比劍，俱是如此，決不會採用中古時期巴黎劍客所握的蜂尾劍，能够一劍穿心，因爲那是習慣，同時是規矩，故此雷蒙在比劍之前沒有驗看對方所握的劍，到了他們二人過招，鬥了幾個回合，佐瑟夫的劍偶然掃過他的劍衣，竟把一塊竹片割裂，反映出這傢伙所握的長劍是決鬥用的武器，佔盡上風，他猛吃一驚，正想跳出圈子，自動停手，由於對方的劍緊緊進逼，快如狂風驟雨，他逼於集中力量招架，再也沒法考慮到怎樣停止這場接近屠殺的競技。

很快他就處於劣勢的地位，佐瑟夫企圖大力砍劈，先行把他的劍劈落，然後刺死他，他便全力抵抗，始終落敗，最後，聽到錚的一聲，手腕震動，脚步浮浮，只是退後一步就跪下來。

他的劍已被對方劈斷，甚至半截的劍也沒法保留，沒法站得穩，自然而然的單脚跪下，對方的劍尖伸到他的咽喉，距離他的喉核只有兩吋。佐瑟夫如果蓄意殺他，易如反掌，可是，這個出色的劍手不過做出這個局面，並非存心加害，突然把長劍收回，笑嘻嘻的說：「雷蒙先生，場地太過滑，你一時滑跌，不能够就此分出勝負的，請你再度握劍。」

看來佐瑟夫有心放他一馬，雷蒙乘機站起來，說：「我並非失脚滑跌，你的劍術比我好得多了，甘拜下風。」

說完，他走向嘉芙蓮那邊，若無其事的離開健身院。

他倆回到卡利萊大酒店的房間，躺着休息，他對剛才發生的意外事件感到震撼，反反覆覆研究佐瑟夫，爲甚麼這傢伙用尖銳的長劍比試劍法呢？何以大獲全勝，忽然改變主意，沒有加害？這種情況含有莫大的矛盾，他沉思了很久，仍然沒法找尋答案，不自覺的嘆息了一聲。

躺在身邊的嘉芙蓮，聽到嘆息聲，很柔和的問：「雷蒙，有甚麼心事呢？」

雷蒙搖了搖頭，說：「我並非因爲滿懷心事而嘆息的，我的劍法很好，一向自負，料不到敗在佐瑟夫的手上，故此不自覺的嘆息了一聲。」

「比劍只是孩子玩的遊戲，打輸了算得甚麼？別想它了，我打算帶你看看阿根廷最熱鬧的拳鬥場，那種盛大場面可能使你永留腦海，一生不忘，你是否有興趣去

看看呢？」

「我當然有興趣，不過，吃完晚飯再到那個地方去，好嗎？」

「眞是對不起，你已經餓了，鬥劍畢竟是很吃力的。在阿根廷首都拳鬥場裏面，有很舒服的廂座，可以一邊吃吃喝喝，一邊欣賞拳擊，有如坐在夜總會欣賞艷舞，希望你喜歡這種消遣。」嘉芙蓮說得很輕鬆，她看來越加可愛。

迷惘中雷蒙挑戰拳王

當日的黃昏，兩人走進了拳鬥場，正如她所說，拳鬥場的繩圈特別闊大，圍繞着它有許多個廂座，另有小桌擺放酒肉，廂座推遠一點，才是一排排的看台，雷蒙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感到新奇有趣，逐漸把與佐瑟夫鬥劍的事忘記了，拳鬥的節目很是豐富，由下午六點鐘開始，連場表演，又有眞的搏鬥，到了凌晨一時，然後閉幕，座上的嘉賓如果對拳賽這種活動發生興趣，肯定他看得眉飛色舞。

雷蒙一向健談，喝了兩杯紅酒，說得更起勁了，嘉芙蓮爲了迎合他的口味，故意抓住鬥場做話題，談了又談，無意中她講述眼前那一個拳鬥場的趣事，笑着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拳鬥場如此鼓勵觀眾上台比武的，任何一晚都有三場拳鬥是由觀眾接受的五千美元挑戰，它分別夾在許多場正式表演的拳鬥當中，可惜得很，上台搏鬥的觀眾總是打輸。」

「爲甚麼？」

「這是首都拳鬥協會規定的，觀眾只是報名，接受他的申請，便可上台比武，對方是誰？他無權過問，碰上了有名氣的拳擊好手，阿根廷拳王居里就出動，從來沒有人能够戰勝他，五千美元的巨奬始終沒有被人搶奪。這是事實，認爲有力跟拳王居里打個平手的人，即使他本人或者他的經理人有胆挑戰，寧願公開比武，兩個有名氣的拳王要是定期比武，購票入座，單是門券已經可以收十萬八萬美元，還可以把那一場龍虎鬥賣給電視台，又可以轉售世界各地電視，何必在這種近乎娛樂的拳鬥場爲了區區的五千元搏命呢？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眞眞正正有一個高手上台挑戰。」

雷蒙說：「照這樣看，希望發財的傢伙，上台挑戰，十居其九是捱打的了，煞是可憐！」

嘉芙蓮說：「儘管捱打，晚晚必然有人向阿根廷拳王挑戰的，有些人想做夜總會或賭場的打手，借此證明他身手不凡，另外一些人認爲有機會跟拳王交手，一生有幸，因此之故，從來沒有一晚缺少眞正搏鬥的觀眾，不過，他們並非所有挑戰的人都有資格跟拳王交手的，體重不够標準，或者寂寂無名，拳王懶得出場。」

雷蒙向她盯了一眼，說：「我有沒有資格向他挑戰呢？」她吃吃地竊笑，說：「你是美國炮兵團的拳王，憑着這個名氣，當然有資格指名向他挑戰。」

嘉芙蓮當然是跟他開玩笑才這樣說的，雷蒙聽了也覺得愉快，笑得更加响亮。

當時已經是六點零五分，拳鬥場的繩圈裏面先由大隻佬表演男性肌肉美，又由新興的鐵臂女郎表演健與美的姿勢，實際上是賣弄性感身型，吸引更多的觀眾入座，跟着有各種拳鬥表演推出來，吸引力最強的一場還是女子拳擊，酥胸中拳的時候，登時膨脹了許多，觀眾看了哈哈大笑。

雷蒙很喜歡喝阿根廷著名的紅酒，稍爲有些甜味，酒精的含量不多，能够喝烈酒的人，簡直把它看做一杯清茶，喝了又喝，視如無物，雷蒙就是這種人，照他的估計，那種紅酒，可以喝五十杯仍然不會醉倒，可是，那晚有些古怪，他祇是喝了五杯紅酒就覺得迷迷惘惘，逐漸失去了知覺，比較喝醉更加嚴重。

這不算奇，更奇的事情還在後頭，當他稍爲覺得有些活動力的時候，景象大變，他被人前呼後擁的擁着走出一個細房間，穿過看熱鬧的觀眾，似乎那些人企圖把他送上擂台。

他的神志逐漸恢復，覺得有點冷，俯頭看看，才知道那些人趁着他喝醉的一段時間，替他換過衣裳，他的上半身裸露，只穿一條短短的藍色短褲，兩個拳頭也帶上了拳術手套，越看越逼眞，他眞的是被逼着跟阿根廷的拳王居里一決雌雄了，他大聲叫喊，希望他們弄清楚這件事，可惜他不懂得阿根廷的語言，他們也聽不懂他說的英語，末了，他放棄了跟他們理論的企圖，任由他們把他連抓帶扯的送到擂台上面，他認爲站在那一處可以看到剛才他倆坐着吃喝的第七號廂座，找她出頭，說個清楚，讓他擺脫這種糾紛，他總算有一些主意了，怎料他站穩了之後，把視綫投在那個廂座，它竟然是空的，她已不知去向。

他一直都懷疑嘉芙蓮存心靠害，事實擺在面前，分明是他喝了紅酒之後，發生變化，逐漸昏迷，除了她之外，還有那一個人有機會落藥？假如她不是佈局害他，怎會忽然溜走？他越想越發火，驟然聽到很响亮的電鈴聲，公證人宣佈拳賽已經開始，他想爭辯也辦不到，只好硬着頭皮應戰。

他不認識阿根廷拳王居里，憑着他在拳鬥場打過許多場硬仗的經驗，他認爲對方必然是身經百戰的拳手，他實在沒有把握取勝，渾渾噩噩的勉強支持了第一個回合，他的腦筋更加靈活了，他瞭解到眼前的處境極度危險，對方沒有一拳把他打暈，只是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而已，他甚至幻想到他被打暈之後，被人抬入救護室，有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向他打了一針，他就此喪命，他必須保留清醒狀態，趁着他逐漸恢復常態，索性詐暈，主意打定了，他被對方一拳打中左頰，搖幌了一下，猝然倒下來，低頭伏在繩圈之內，公證人從一計算到十，說完了「十」字，他仍然沒有動彈，因此被人抬出擂台。

他閉上了眼睛，盡量把身體放軟，一直到他被人四平八穩的放在床上，然後把一隻眼睛微微的睜開。

他在比較暗的燈光下，看見一個穿白袍的人走近，眞的是握着一管像牙膏那麼大的針。

他出其不意的飛踢出去，那一脚踢在對方的下體，倒地昏迷，他喜出望外，趕快推開門走出去，門外有兩個打手模樣的

人，他直衝過去，向他們偷襲，只是打倒一個，另外一個也向他偷襲，他的右腰中了一拳，發生劇痛，跟着肋骨也中拳，倒在地上，他看見這傢伙像一頭公牛那麽粗壯，提起一條腿，打算把他踏扁，他感到心上有一股重壓，似乎死神向他招手，就在這時，有一個高而瘦的人如飛殺上，出脚撞擊，擋住對方的脚，順勢再踢一脚，施展的脚法也是撩陰腿，受驚的南美洲土人慘叫一聲，重傷倒下，他有機會看到那一個救星的眞面目，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佐瑟夫！」

「你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

「可以走嗎？」佐瑟夫再問一句。

他用行動表現，站起來就走，佐瑟夫搶在他的前面引路，三個彪形大漢擋着去路，佐瑟夫怒吼一聲，左右手拔出南美洲土人用來決鬥的牛角刀，俱是頭尾尖銳如劍的，雙刀齊出，向前撲攻，打手紛紛散開，他們二人一口氣從側門走出去，門外又有另外一批打手圍攻，佐瑟夫分了一柄牛角刀給他，說：「雷蒙，我的汽車停放在前面，必須衝過去，你把它看做短劍使用好了！」

說完，他一馬當先的衝進打手的包圍，手起刀落，兩個土人應聲倒下來，腸破血流，看來不能活了，其他土人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的退後一步，雷蒙拚命殺出重圍，耳邊只是聽到刀劍互相撞擊的錚錚之聲，終於緊隨着佐瑟夫飛奔到一輛汽車旁邊，佐瑟夫叫他開車，自行押陣，車又駛動，才打開車門跳進去，有人抓住他，雷蒙百忙中飛出那柄牛角刀，眼見刀尖插進兩個人的胸部，傷口噴血，仰臉倒下來，佐瑟夫才安然鑽進車廂裏。

因爲雷蒙不熟識各處道路，改由佐瑟夫駕駛，當時兩人只是向前疾駛，擺脫了打手，佐瑟夫才開口問他打算駛到甚麽地方去。

雷蒙知道酒店那邊不能去，對他說，阿根廷首都到處陌生，實在不知道應該到甚麽地方度宿，混亂中，突然提起一個地方，沉住氣說：「佐瑟夫先生，請你把我送到美領事館去。」

「好的。」佐瑟夫眞的把汽車駛到美國領事館的門外，還替他按動電鈴。

美國駐阿根廷的領事沙菲爾十分愼重，入門之後，關上了鋼閘，有人在門外按動電鈴，先要站在閉路電視機的前面，讓他在屋裏看清楚戶外的人是誰然後開門。

他從未看過雷蒙，居然叫人開門，確是奇事，佐瑟夫笑了笑，說：「雷蒙先生，你一直是極端幸運的，我不想走進去了，祝你繼續交好運。」

說完，他悄然離開，駕車遠去，雷蒙提起精神，昂然入內。

美國領事館相當大，一邊是辦公廳，另外一邊是住宅，那時不過七點鐘多些，美國領事沙菲爾正與他的夫人剛剛吃晚餐，欵待雷蒙入內，雷蒙點頭打招呼之後，說：「我們素未謀面，爲甚麽你這樣快就決定開門給我呢？」

領事沙菲爾說：「站在你身邊的人向我打個手勢，故此我知道你是自己人。」

「他是誰呢？」

「他叫做佐瑟夫，表面上是首都健身院的教練，教劍法拳擊，實際上却是在美國阿根廷保密局坐第一把交椅的。」

聽了這句話，雷蒙恍然大悟，說：「我被人追逐，托庇於你，希望在領事館住三幾天，同時希望你不要向我查根問底，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立刻吩咐管家婦金麗帶你到樓上揀一個客房休息，如果你想到外邊走動，必須事前對她說知，必要時她可以駕車送你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多謝你的關心。」雷蒙禮貌的說。

隻身入虎穴凶多吉少

金麗是一個文靜的中年婦人，約三十五六歲，看來她的確是舉動安詳而又忠誠可靠的人，無怪領事沙菲爾如此重視她，她把雷蒙帶到一間單人的客房休息，沒有走開，笑着說：「雷蒙先生，你眞是英俊，相信有許多女人對你一見傾心。」

「多謝你的稱讚。」雷蒙不以爲意，順口說了一句。

她忽又開口：「雷蒙先生，大概你有點餓了，要不要吃一份晚餐呢？」

「不，我在不久之前已吃過餐了。」

「雷蒙先生，我想請你吃一種古怪的小食，它是海胆，你有沒有胃口呢？」

雷蒙心上一震，說：「那種海胆是甚麽顏色的？」

「那當然是綠色的，我認爲它是世界上最可口的小食，你聽準了，它叫做綠海胆。」

她說得這樣肯定，雷蒙會意，懂得她是上面派來跟她接觸的人，馬上改口，說：「我一向都知道阿根廷的土人都喜歡吃海胆，把它的殼敲碎，生吃它的肉，煮熟吃也可以，聽說它比較蟹肉更加鮮甜，你可否帶我到外邊的小食店進食呢？」

「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金麗很鎭定的說。

她眞是厲害，如此冷靜，雷蒙很佩服她。

她用汽車把雷蒙送到一座古老的西班牙建築物，有些像古堡，停下來，說：「屋裏就快有人走出來迎接你，這個地方是德國大使館賴文先生的官邸，他就是跟你交易的人，如果你需要同來歇宿，打電話給我，不過，住在他的巨型別墅之內，更加安全。再會！」

她看見有人迎接雷蒙踏脚進去，然後駕車離開，屋裏每隔十步就有兩個槍手，分左右站定，可以說是保護他，也可以說是監視他，雷蒙覺得自己有如置身於虎穴，倒抽一口氣。

在他的想像中，德國駐阿根廷領事賴文，必然是蓋世太保那一類，十分凌厲，令人望而生畏，殊不料這一位領事却是一片慈祥的，望去有如教書先生，他欵待雷蒙十分週到，說：「我們的交易就快開始，照我的估計，那一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史蔑夫奧德博士，明天中午就會駕臨，希望今晚你在舍下安睡，我給你住在二樓向南的一間大房，房內有雪櫃，酒、水果和肉食，又有槍械，鎖上了門，還把鎖匙留在匙洞之內，沒有人能够闖入，房門是

鋼的，你可以安然睡到翌日中午。此外，房裏有一架電視機，你可以扭開了掣，任意看大廳細房的景象，知道有沒有外人到來。」

照情形看，賴文先生對他沒有絲毫惡意，雷蒙由衷的感激他。

百忙中，他想起了美國工業巨子查禮先生說過的一句：「這一宗交易沒有做到銀貨兩訖之前，德國人決不會傷害你的，一百個放心！」

事實擺在臉前，他眞的受到熱誠欵待，想透了這一點，他就放心睡覺。

他實在是太過疲倦了，睡到翌日下午兩點鐘才醒，剛剛跳下床，便即聽到電話的鈴聲，說話的是賴文先生，邀請他到地面的小客廳進食，喝杯酒，還說有一個嘉賓在座。雷蒙一聽就懂，大概是物理學家奧德博士已經到來，果然不出所料，那個嘉賓就是他。

三個人同在一起吃喝，德國領事賴文說：「雷蒙先生，奧德博士，剛才我已經替兩位介紹過，現時可以正式進行交易的工作了，藍圖已在身邊，先請奧德博士過目，認爲它係眞品，就由雷蒙先生拍密碼報告金面人蘇加，現時我想問一句，雷蒙先生，你從未看見過奧德博士，憑甚麽你知道坐在跟前的人就是他呢？」

雷蒙很冷靜的說：「我也不知道應該採取那一種方法分辨，不過，我可以對你們說知，金面人曾經吩咐我，看見奧德博士之後，立刻把我的外衣夾層割裂，把收藏的東西拿出來，現時立刻做這一項工作，便見分曉。」

「眞是有趣，這件事情的確充份滿足我的好奇心！」賴文先生叫人拿刀片來，雷蒙脫下外衣，用刀片割開夾層，找到的只是一張紙，紙上有十個手指印。

只是看了一眼，在座的人立刻明白，跟着賴文先生叫人捧出印色盒來，請奧德博士在那張紙的空白地方，壓下十個指印，互相印證，絲毫不假，雷蒙歡呼了一聲，說：「奧德博士，你果然是我們想找的人，現時請你細心鑑別藍圖的眞僞，我要拍發密碼給金面人了，希望賴文先生的府上有這種設備。」

「金面人想得眞是週到！」賴文先生由衷的稱讚一聲。

雷蒙懂得拍密碼的無綫電報，直接報告金面人，兼且是分段報告的，第一次拍發的密碼是：「醫生已經來了。」第二次是：「他已經替我做上半身的檢驗。」第三次是「他做完了下半身的檢驗，認爲我的健康正常，從速把醫藥費交查禮先生帶來，收欵的地點是德國領事館的官邸。」

照他想，那些密碼絕無詭計，即使賴文先生有專家截住，獲悉它原來的意思，把它翻譯出來，仍然不會損害雙方的交情，故此他一切依照原定計劃去做。

入居德國領事館官邸的第三天下午，賴文先生單獨召見雷蒙，欣然說：「金面人眞够朋友，雖然他辦事極端審愼，却不會拖得太慢，我十分欣賞他這種作風。他有直接的電報拍給我，大意如此，他在明天晚上派一艘潛艇進入阿根廷首都的海域，並且循着外交途徑，准許這樣做，查禮先生到來交欵，我把藍圖交給他，你們兩人一齊離去，十分妥當，有美國潛艇保護，你們十分安全。」

表面上看來，好像風平浪靜，殊不料當晚忽然又發生變化，雷蒙在靠近午夜的一段時間，將睡未睡，忽然聽到一些不尋常的聲音，似乎在同樓而不同房的某一處發生，他担心物理學專家奧德博士被人暗算，扭亮閉路電視，剛剛有畫面出現，他看見博士房內有五六個人影幌動，立刻從自己居留的房間牆角拔出一柄手提機槍，開門奔出。

只是一兩分鐘，他已經越過露台，閃身從一扇打開了一半的玻璃門走入博士房間之內，果然不出所料，博士坐在樓板上面，抱住兩個長條形的鋼箱，幾個人想搶走它，另有兩個人握槍守衛。

局勢驟變突圍而出

雷蒙大喝一聲：「擧手！」

各人愕然，不自覺的把目光投向他那邊，其中有一個人，貌美如花，嬌聲呼喚：「雷蒙，切勿開槍，我是嘉芙蓮！」

雷蒙稍爲怠慢，跟她同行的五個彪形大漢全部站着，手中有槍，槍嘴對準他。

眼前的形勢極爲兇險，雖然他只有一柄機槍，它的威力比較手槍威猛得多，不過，對方有五柄手槍，實力不弱，只要槍聲一响，雙方都會喪生，同歸於盡，因此嘉芙蓮急急忙忙的再喊一聲：「我們只是走進來保護奧德博士，他誤會了，你更加誤會，沒有弄清楚整個局勢之前，千萬不要扳動機槍！」

雷蒙冷笑一聲，說：「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嘉芙蓮，你三番四覆的謀殺我，有何話說？」

她焦躁如焚，沉住氣說：「雷蒙，我十分坦白的告訴你，我引你到健身院比劍的時候，確是想你喪生的，負責把你刺死的人是佐瑟夫，不過，臨時改變了主意，我打手勢給他，他的長劍才不會刺進你的咽喉，這種改變，你也體會得到，至於拳鬥場你喝了藥酒昏迷，並非我幹的，你被逼上台搏鬥的時候，我已經被人打暈，抛入垃圾房，倘不是佐瑟夫及時趕到，把我救出來，從我口中獲悉你的處境，冒險救你，你早已喪命。」

雷蒙哼了一聲，說：「嘉芙蓮，你眞會說謊！你既然佈局謀殺我，怎會忽然罷手？是否天主使你改變主意？」

「不，使我改變主意的是一個電話，由美國領事沙菲爾打出來，他很費力然後找到健身院，第一句就叫我千萬不要殺你，還說那是總統的主意！」

她解釋得很清楚，雷蒙回憶當時沙菲爾接見他的情形，似乎預知他必去投靠領事館，這情況跟她說的話脗合，不過……

坐在樓板上面的奧德博士，忽然開口：「雷蒙，你千萬不要冤枉好人，因爲總統杜魯門接獲一個人的密碼報告，然後改變主意的，拍發密電碼的人就是我！」

聽了這句話，雷蒙心上一震！

金面人說過，奧德博士的聲帶患病，無法交談，眞料不到，他原來可以跟普通人一樣的講話，只是詐傻扮懵而已，更加料不到他有資格直接拍發密電碼給總統杜

魯門，其中一定有些極隱秘的內幕是他不知的，因此他竭力穩定自己的情緒，說：「奧德博士，你懂得比我多，可否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講出來？」

奧德緩緩的站起來，說：「我要把這件事情的眞相講述了，幾位切勿發槍射擊，包括雷蒙在內，事情是如此發生的，希特拉那邊的德國科學家發明了V2號火箭，每一枝火箭必須二十卡拉那麼大的白鑽石，依照指定的形狀裝嵌，穩定火箭，才可以射得準確，德國沒有那麼多的巨鑽，向世界各國表示，他願意出高價購買，美國工業巨子查禮先生獲悉此事，透過中間人，跟對方磋商多次，終於達成協議，美國用價値五億美元的巨鑽跟製造高空旋轉儀交換，派出了雷蒙，忽又企圖把他殺掉，嘉芙蓮小姐直接隸屬於總統，奉命而行，因此之故，她也有急劇的改變，至於我拍密碼給總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時間上的差距，雙方同樣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有各製造，德國科學家裝置V2號火箭，最少要兩週之久，美國空軍總部在戰機裝置高空旋轉儀，最多不過十日，快過他們三四天，就可以在V2號火箭發射之前襲擊火箭基地，故此雙方交換物資和製造武器的藍圖，對美國有利。我的話說完了，你們應該放下武器。」

雷蒙失聲喊了一句：「天呀！原來是用鑽石換藍圖的，我居然這樣天眞，以爲多印幾箱美鈔就可以把藍圖抓到手！」

他先行把手提機槍放在枱上。

佐瑟夫打個招呼，把手槍放下來，同伴分別放下武器，整個局勢緩和許多。

雷蒙向奧德博士望了一眼，說：「佐瑟夫先生不單是美國保密局的阿根廷特務頭子，兼行動組組長，還是我的救命恩人，現時一切弄清楚了，不要責備我！」

佐瑟夫趨前握手。

奧德博士握手之後，說：「既然是自己人，爲甚麼你深夜冒險入虎穴，企圖奪取裝置藍圖的鋼箱呢？」

佐瑟夫很快囘答：「這個地方並非虎穴，不過是豬的巢穴而已，他們僱用的阿根廷廚師是我們的人，在食物和酒中落藥，故此昏迷不醒，狗也不會吠！我們能够很輕易的走進來，全靠他帮忙，至於我們急急走來叫博士逃走的原因，只有一句，美國無法找到那麼多的大鑽石！」

奧德博士向嘉芙蓮望了一眼，問：「這句話是否總統直接對你說的？」

「是的，他用長途電話打到卡利萊酒店的時裝店，親口告訴我，還說海上有潛艇駛入，叫我透過美國領事沙菲爾，携帶藍圖逃走！」

奧德博士說：「事不宜遲，快走！」

雷蒙沒法作出其他選擇，只好跟他們一起逃跑，不料一帮人走出花園，突然有個人攔住去路，他就是德國領事館賴文。

賴文說：「博士的房內裝置傳聲器，你所講的話，我完全明白，美國總統沒有鑽石，妄想奪取藍圖，簡直是騙子！」

佐瑟夫跟同伴不約而同的拔出手槍來，怎料他們的後面有十多個德國守衛更快的拔槍指嚇，喝令他們放下手槍。

沒人想像得到，佐瑟夫各人所握的手槍是特製的，槍機扳向左邊，那是正常的發射，如果扳向右邊，便是倒後發射，他們施展這一招，佯作擧手，暗中扳動槍機，子彈射向背後，有三個人中槍倒下來。

慘叫聲和槍聲爆發，雷蒙乘機走向賴文先生的背後，把手提機槍的槍嘴壓住他的額，說：「快些命令他們停止戰鬥！」

賴文沒法可想，只好照做，混亂中止，雙方各有死傷，奧德博士僥倖沒有死，因爲鋼箱擋住了子彈。

「快些走！」雷蒙威脅賴文先生，幾個人拖了傷者一起走出去，坐在佐瑟夫停放在戶外不遠的大貨車，把他看做人質，無驚無險的疾駛到美國領事館。

美國領事接見他們，叫他們把賴文先生釋放，待如上賓，說：「賴文先生，兩個國家打仗，正如玩橋牌，勝負很平常，這囘我們僥倖獲勝，不要見怪！」

跟着他對雷蒙說：「你眞是胆包天，入了虎穴，還把老虎帶同來，至於你們逃走的辦法，早已是原定計劃的一部份，過了一會，有一架直升機降落，你跟嘉芙蓮協助奧德博士把藍圖帶走，其餘各人，仍然留在阿根廷，到時直升機上面還有一個嘉賓，他就是賴文先生，直升機降落海面，潛艇浮出來，你們就可安然脫險，潛艇另有一艘快艇交給賴文先生駕駛的，他一定安然而歸。」

賴文先生說：「我不會駕駛快艇。」

「不要緊，我可以多派一個人護送，到時由她駕駛快艇好了，我知道她駕駛的技術很精，她就是我的管家婦金麗！」

照情形看，美國領事沙菲爾早已知道她是希特拉放下的一隻棋子了，雷蒙聽了，哈哈大笑。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霸王過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毛小雪在一座小別墅被一批人暗襲，結果將他們打跑了，第二天他和毛小雪去找小文，想問問他和他的朋友聯系有關作保鑣的問題，去到他的家裏時小文已被殺死，屋也被焚，無法得知他的朋友下落，無法聯絡，他倆到舞會希望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隨即離開舞會去到另一個地方，見一個人從屋裏走向他們的車旁，自稱是方亮說他的老板被一個國際江湖客是美國人五星霸王卡拉豪斯跟踪，希望他們協助，酬勞是不成問題的，並邀請他們去見他的老板，途中又遇上敵方跟踪，方亮用無綫電對講機命令將人殺掉，司馬洛甚感興趣答應他的要求……

跟蹤追擊　毫無預兆

方亮留在那間屋子裏，並沒有跟着他們到旅遊車去視察。此時，他正替自己再斟了一杯咖啡在呷着。

卡拉豪斯再替他們斟咖啡，毛小雪則搶着做了。

他們都盡可能舒服地坐在那些並不舒服的椅子上。司馬洛說：「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你需要我們，卡拉豪斯先生，你們現在不是已經幹得很好了嗎？」

「還不够好。」卡拉豪斯說，「主要就是人手太少了。」

「你們似乎沒有缺乏人手的現象呀，」毛小雪說，「依我看，你在那外面似乎有一隊軍隊在保護着似的。」

「沒有一隊軍隊，」卡拉豪斯說，「除了我和方亮之外，祇有兩個人。這是很簡單的算術，二加二等於四，一共祇有四個人。假如加上你們那倒是有六個了。」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看着他。方亮吃吃笑：「放槍的槍手是你看不見的，於是你就以爲有很多人。眞的像有很多人，其實祇有兩個。」

「爲什麼這樣少呢？」司馬洛沉默了一陣之後才問。

「因爲，」卡拉豪斯說，「我不是來這裏打仗的，亦不是有備而來的。通常我有方亮在身邊，另外加上二個保鑣就已經很够了。我自己的地方人當然有很多，但他們不及趕來，亦不方便趕來。而在這裏呢，招兵買馬亦未必就能够招到什麼好手。尤其是可靠的好手。」

「你揀的地方眞不妙，」司馬洛說，「剛好有一個你的大仇人在這裏。這個人連講和都沒有可能，就是要殺你！」

「這個我不能够怪他，」卡拉豪斯說，「不過，他實在也是不應該怪我的。他的兒子企圖行刺我而被打死了。這根本不是我的主意！」

「你實在又是怎會到這個地方來的呢？」司馬洛問。

「我不是到這個地方來，」卡拉豪斯說，「我是流落在這個地方的。」他揮揮手，方亮便打開寫字桌的抽屜，取出一張地圖來。

牆壁上貼着一張彩色的宣傳廣告，其中是一架簇新而美麗的平治跑車。這車子却正正是這汽車墳塲中沒有的東西。方亮就把那張地圖釘在廣告上，把汽車遮住了。卡拉豪斯用手指着說：「你大概也記得一星期前那塲風暴的，那時我的遊艇正在這裏。我爲了一件重要的生意需要與一個人在海上見面。但剛好此時風訊來了。」

司馬洛看着地圖，也開始明白了。

卡拉豪斯說：「我要避風，所以，我是身不由主的。當然，我到此地來等於是送羊入虎口，所以我避到這裏！」方亮替他把那個地點指出來。卡拉豪斯又說：「這個地方應該是安全的，不過，你大概也明白，天氣報告總是不準確的多，而且，颱風也實在是很難測的。忽然之間，颱風改變路綫，吹到我躲的這個地方來。錨鍊也斷掉了，我的船無法控制地漂流，漂流

到這裏來，沉没了。我們遊得上岸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司馬洛聽到過有這一場颱風，以及颱風改變路綫的事情的，而路綫是一如卡拉豪斯所講。

「這正是應了你們中國人的老話，」卡拉豪斯說，「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就像鬼神把我推到這裏來。」

「我們在這裏祇有一位朋友，小文，」方亮說，「小文盡了他的能力，安頓我們，主要是給我們現金的援助。我們也不需要他替我們找地方躲起來，因爲他知道了，對他是没有好處的。」

「不過他還是死了，」卡拉豪斯說，「我很抱歉。我也希望我能够爲他做一些事情——」

毛小雪咬着牙說：「你可以爲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殺他的兇手殺掉！」

「這個我也希望可以做到，」卡拉豪斯說，「不過——」

「我們答應帮上，主要也是爲了小文的事。」毛小雪說，「現在，你的敵人就是這裏的霸主康莫斯。既然你有方亮，又有二個這樣好的保鑣，加上我們，祇要把康莫斯殺掉了，那不就行了嗎？你可以通行無阻，而我們亦可以爲康莫斯復仇。雖然康莫斯不是親自下手的人，但這是他主使的事情！」

卡拉豪斯的表情顯得有點尷尬。方亮說：「這個方法，我們當然研究過，而且康莫斯當然亦會研究的。首先，康莫斯在此有很多可躲的地方，找他並不容易。但是他還採取出了一個更安全的措施：他本人離開了此地。」

「他到了C城去了？」司馬洛問。

「没有錯，」卡拉豪斯說，「你也知道，C城亦是他的地盤，假如我們再追到C城去找他，那更加是深入虎穴了。小文也是我們的朋友，他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我也是希望爲他報這個仇的。但是恐怕這件事情要拖到我安全回家之後了。」

「讓我們自己再來報這個仇？」毛小雪問。

司馬洛似乎是特別沉默，而多數是讓毛小雪去講話。

「我可以懸暗紅，」卡拉豪斯說，「有些時候是財可通神的。我可以出一個史無前例的數目，殺死康莫斯和殺死這個動手殺死小文的人。我們出得起錢，他們是無路可逃的。」

「你能出錢叫人殺他，」毛小雪說，「他就不能出錢叫人來殺你嗎？」

「他現在就是正在這樣做，」卡拉豪斯說，「不過幸而最好的好手，不是他買得到的。」

毛小雪搖搖頭說：「你雖然出得起錢，但是懸賞也不是一個好辦法。我們又看不見的。有些事情，我們就是要自己親手做的。」

「所以，」卡拉豪斯說，「也祇好等先辦完這件事之後了。假如你們不反對的話。我知道是很困難的，你們帮了我，你們再回來做這件事就加倍困難了。但是目前你們逗留在這裏也是够困難的。」他頓一頓，當毛小雪和司馬洛没有再做聲的時候，他又說：「那麽，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地圖，找出一條行走的路綫吧。」

「讓我先看看你那二個保鑣。」司馬洛毫無感情也毫無表情地說。

「難道他們的本事你還有懷疑嗎？」方亮說，「他們剛才已經表現過了。」

「我們要做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司馬洛說，「一切我都需要研究得清清楚楚，肯肯定定。」

「但是他們正在外面值班，」方亮說，「假如他們進來，就没有人保護了。」

卡拉豪斯又揮揮手：「這件事情是你也可以做的，你去接替他們，叫他們來好了。」

方亮祇好出去了。司馬洛又對卡拉豪斯說：「我猜你叫我做這件事情也不是爲了我的本領那麽簡單吧。我看你還需要利用我的交遊。」

「假如有什麽不滿意的地方，」卡拉豪斯又揮揮手，「坦白說出來是最好的！」他的態度是一副美國人的豪邁，雖然這可能祇是外表上的而已，心裏却未必是這樣的。

「我看，因爲我認識一個有力的朋友，」司馬洛說，「一位莫先生！」

「呀，」卡拉豪斯說，「我聽過這個名字，他就是主持一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的。他假如能够帮助我們，那當然是更加理想了。」

「我不認爲我這位朋友會帮你這一類人的忙。」司馬洛說。

「他並不是對付我的，」卡拉豪斯說，「不是嗎？我所做的生意和任何事情都並没有使他生氣。」

「這並不是一個他會帮助你的理由，」司馬洛說，「而我也不能够拿這個理由來要求他帮忙！」

卡拉豪斯哈哈笑起來：「没有什麽事情瞞得過你的，是嗎，司馬洛先生？不錯，我的心中的確是有這個打算。但是我也不預算你求他帮忙，因爲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喜歡求人帮忙的人。不過我正在想，當我們正在逃走的時候，各種各樣的狂人怪物都出來了。也許有許多你這位莫先生想找而找不到的人亦會出現，他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吧？」

「你倒算是坦白的，」司馬洛說，「也許用不着我開口，莫先生也會來管這件事的。也許！」

這時兩個保鑣就進來了。他們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泰國人，都是不超過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都帶着一身武器的。卡拉豪斯說：「這就是連諾和森旺，我是從軍隊裏把他們選出來的。他們都是退伍軍人，受過軍隊裏一切可能受到的訓練。你要試試他們嗎？」

司馬洛一時也不做聲，祇是小心地打量着他們。

這二個人此前雖然没有正式與司馬洛見過面，但是由於他們負担的乃是保護的工作，他們當然知道司馬洛及毛小雪是什麽人，才肯讓二人接近卡拉豪斯的。因此他們對司馬洛及毛小雪都充滿尊敬，而並没有任何輕蔑的態度。

「試試他們呀！」卡拉豪斯在旁邊慫恿道，「我告訴你，他們是受得起任何考驗的！」

「我們祇有這樣幾個人，」司馬洛說，「難道還要打架嗎？傷了一個人，豈不是更人手不足了嗎？不過，連諾和森旺在這裏的時候，請你當面對他們講一聲，我做事是從來不喜歡受人指揮的，因此這一次的行動，一切事情的最後決定權都是在我。」

卡拉豪斯看着司馬洛：「那即是說連我的命令你也可以否决嗎？」

「是的，」司馬洛說，「在你到達安全的地方之前應該是這樣。」

「唔，」卡拉豪斯聳聳肩，又大方地揮揮手，說：「這也是有道理的。這一段路你比我都更熟，我們靠你，就要靠到底了。」

「還有方亮，」司馬洛說，「你也得使他明白這一點。」

「方亮是没有問題的，」卡拉豪斯說，「他是把你找來的人，他當然比我們更了解你的作風了。」

司馬洛又打量了一遍連諾和森旺這二個保鏢，問道：「你們兩個，一共殺過多少人呢？」

連諾和森旺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似乎顯得有點難爲情的，結果還是由連諾開口。他說：「很少，少得你不容易相信。兩個人合起來，兩隻手指合起來數也用不完。」

「那是不包括在戰場時的數目？」司馬洛問。

「包括在戰場上時的數目，」連諾說，「我們從軍的時候祇是受訓，没有打仗，所以不大有機會眞正上戰場。」

「那麽你們是不太有經驗了。」司馬洛說。

「不，不，」卡拉豪斯立即辯護地擺擺手，不過隨即又說，「還是讓他們自己來講吧。」

「我們祇是不喜歡殺人。」連諾說。

「這倒是一種不容易養成的習慣。」司馬洛說。

森旺聳聳肩：「這是最難得到的，但也是最有益的，我們所受的訓練乃是盡可能把敵人生擒。殺人很容易，但是殺人一成了習慣之後，人就變成殘暴，變成了殘暴之後也就不會小心了。活捉是非要小心不可的，因爲對方要殺你，而你却要對方活着。」

「除此之外，」卡拉豪斯又在旁邊格格地笑着說，「假如你不把一個人殺死，那你不但可以問出許多口供，而且又不必負法律上的責任。」

「這果然是一種很好的習慣，」司馬洛說道，「因爲我們此行，亦是可能需要活捉一些人的。不過，你們有殺人的胆量嗎？」

連諾祇是顯得難爲情，似乎是因爲他對司馬洛這問題不便表示反感。他說：「我們拿得起槍，就有殺人的胆量了，因爲基本上，槍就是一件殺人的武器。並不是没有胆量，祇是從來需要甚少。當我們認爲需要的時候，我們也會毫不遲疑的。」

「殺人也是一種藝術，」司馬洛說，「你們在這方面的造詣又如何呢？」

森旺與連諾又交換了一個眼色。森旺說：「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風格，」司馬洛說，「像方亮，他就是有他的風格。你看，每一顆槍彈都是穿進了眼睛的。」

森旺和連諾都表示尷尬了。森旺說：「我祇能說這是方亮先生個人的愛好。至於我們，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就是實際，假如需要殺死一個人的，那我們就要瞄準要害。我們——没有什麽特別的花樣。」

司馬洛點點頭：「這跟我的看法相同。現在行了，你們囘你們的崗位去吧。」

「多謝你，司馬洛先生！」森旺和連諾二人出去之前對司馬洛做了一個敬禮的手勢。他們到底是軍人出身。

卡拉豪斯又笑起來：「司馬洛，我看你是考驗他們的智力。這個我當然也不反對，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不需要懷疑的！」

「也許，」司馬洛還是没有什麽表情，淡淡地說，「我是過慮了，不過無論如何，每一件事情我都是需要弄清楚的。你說得對，他們不但是有作戰的能力，而且亦是有很高的智慧水準。呀，小雪，請你再給我一杯咖啡。」

毛小雪替司馬洛再斟來了兩杯咖啡，也給卡拉豪斯一杯。雖然司馬洛也聽說過卡拉豪斯也是有好色之名的，但是他對毛小雪這個一流的美女則並没有表示輕佻而是保持着尊敬。這種男人的通病，卡拉豪斯顯然亦是能够自我控制，而並不是亂來的。

後來，沉默了一陣之後，卡拉豪斯又說：「你却並没有討論方亮，你對這個人很熟悉嗎？」

「方亮是不必討論了，」司馬洛說，「他已經有過了實際的表現。我又不是要娶他，我祇要肯定他有需要的能力就放心了。」

卡拉豪斯擧擧杯子：「你的看法跟我一樣。」

「怎麽？」毛小雪詫異地說，「你似乎是說，你也不是太喜歡方亮這人的。」

「正如司馬洛先生所說，」卡拉豪斯說，「我又不是要娶他，他祇是爲我工作，而能够符合我的標準吧了。不過，對你們而言，我就不是這樣說了。我是喜歡你們的——我的確很喜歡你們！」

司馬洛說：「多謝，多謝之至。」

他們再等了一陣，方亮就進來了。他是必須與森旺及連諾二人換妥了班才能進來的。

「現在，」卡拉豪斯說，「司馬洛先生，可用的人手你都已見過，我們就得計劃一下如何走這條路了。」

「你没有計劃嗎？」司馬洛問。

「假如我有一個好計劃，」卡拉豪斯說，「我也用不着求你了。」他站起來，走到地圖的前面，用手指着說：「我的最大一個缺點就是人生路不熟。起碼到了這裏我才有把握，因爲這裏已經是相當接近我自己的勢力範圍了。」

「讓我想一想。」司馬洛說。

他就坐在那裏，凝視着那地圖，老僧入定似的過了十五分鐘。

然後他就開口，走過去指着地圖，講了大約六分鐘。

當他講完了之後，卡拉豪斯和方亮交

換了一個眼色，方亮說：「這個計劃，似乎簡單一點吧？」

「這是一個大致的計劃，」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夠有一個詳細的計劃，主要是隨機應變，因爲我們不知道會有一些什麼敵人，也不知道敵人會做一些什麼，因此即使我們決定了要走這一條路的，到時可能還是要改變主意，走另外一條路。」

「是的，」卡拉豪斯點點頭，「情形的確是這樣。因此，我們的命運也是交在你的手中了。一切的決定都是要由你來作的。」

「謝謝，」司馬洛說，「假如你們不反對，我們就實行好了。」

「我沒有意見，」方亮舉起一隻手說，「我是以卡拉豪斯先生的意見爲我的意見的。既然是卡拉豪斯先生不反對，我亦是不會反對了。而且我們在找你之前也早已明白你這種作風的。」

當方亮的手放下來時，卡拉豪斯則把他的手舉起來，就像他們兩個都是小學生，要向教師發問似的。卡拉豪斯說：「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似乎忘記了討論了，就是酬勞的問題。」

「當你安全回到目的地的時候，」司馬洛說，「我們再談這個問題吧。」

「我也是贊成大方的，」卡拉豪斯說，「但是假如我在中途死掉了呢？假如我死掉，就沒有人付錢了。」

「假如你死掉的話，」司馬洛說，「我們也很可能死掉，那時亦沒有人問你拿錢了。」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卡拉豪斯說，「這樣倒可以保證你能夠盡力把我送到目的地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已經用去了不少時間，現在就得進行第一步了。第一步就是，我得打電話找一架飛機。」

他把電話拿起來，就撥動號碼。

他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就安排好了一架飛機。

「好了，」司馬洛放下了電話之後就說，「我們走吧。」

他們走之前還做一些工作，第一就是方亮負責與那二個保鑣森旺及連諾聯絡，告訴二人他們的計劃，而另一方面，卡拉豪斯則去開動車場中那座起重機。

他把司馬洛那部名貴而漂亮的跑車吊了起來，放到一座鋼台上，然後又吊起那隻巨球，把車子鎚扁了。跟着他又再把車子推到另一個部份去，以強力的機器壓成了一塊方型的廢金屬。這樣，車子就再也難以辨認了。司馬洛與毛小雪在旁邊看着。由於司馬洛是一個愛車之人，看到這種情形不免心酸起來。毛小雪亦是感到可惜的。不過這是必要的部署。那後面的路上死了兩個人，而司馬洛的車子曾在那裏出現過，車子毀滅了之後，就不會容易追究到他身上來了。

這是一部貴價車子，很值錢的，毀掉了實在可惜，不過卡拉豪斯是會賠他一部的。不過愛車的人看到這種情形，還是免不了要感到難過的。

這之後，他們就出動了。每個人開一部車子。

這車場裏有很多舊車，外表普普通通的，不過因爲這裏有許多可用的零件，而卡拉豪斯又是一個懂得車子的人，配合那個原來擁有這車子的老人在白天的帮助，他們開的是外表普通車子，其實是有着很優良的馬達的。

這一帶全是治安不大好，可以用暴力橫行的地區，所以他們用橫衝直撞的方式去逃走，也是必要的方法。

× × ×

另一方面，在另一個荒涼的地方，有一座小型的飛機庫，那裏有二架單引擎，每架可座四人的小型飛機。管理飛機庫的人正在匆忙地工作着，把其中一架飛機檢驗好了，充足了汽油，開出跑道上，在跑道上放好了。這樣，用飛機的人祇要一來到，登上飛機，就可以開動而飛走了。

這個人做好了這件事情之後，就馬上登上他的一部汽車，開走了。那飛機就停在那裏沒有人管。

大約在半小時之後，就有車子來了。四部車子相繼疾馳而來。其中兩部在遠遠就停下來，另兩部開到飛機旁邊。

這些從車上下來的人却不是司馬洛與卡拉豪斯等人，亦不是他們的其中之一個。這些人是來勢洶洶的。他們其中一人登上飛機檢驗一下，下來對他的同伴說：「都已準備好了，祇要一來就可以起飛。」

「但是，」他的其中一個同伴說，「人却還是未來。也許我們來得太早了。」

「這也比較來得太遲的好。」那人說，「我們散開，等一等吧。」

他們迅速回到車上，又駛到飛機庫及那間管理與指揮飛機的小屋子去看看，全部沒有人。

「都逃走了！」其中一人恨恨地說。

「這是聰明之極，」那個登上飛機檢驗的人說，「假如他們留下來的話，那麼，就是來拿飛機的人不殺他們，我們來了，亦會要他們的命了。」

他們的車子又開走了，在機場旁邊的隱僻的樹林中躲了起來。他們就是這樣等着。他們的目的是很明顯的，假如司馬洛他們來拿飛機，就要給他們屠殺了。他們都備有犀利的武器。

他們等了兩個小時，並沒有人出現。其中一人緊緊地咒罵起來說：「我看他們是不來了！」

司馬洛他們當然是不來了。正如司馬洛自己與方亮討論過的，這裏可以用的飛機有限，假如他們取用的話，消息很容易就會傳出去而讓對方知道的。

「我們又不能不等，等下去，又沒有什麼把握，假如他們現在不來，應該就是不來了。」

「讓我們請示一下應該怎樣做吧。」另一人說。

他們也有自己準備的無綫電通話器，而他們亦是用這些無綫電通話器工作，經過請示之後，結果也是可以預料的了。其中一部車子開到那架飛機的旁邊去，一個人打開車門，向飛機的艙內丟進了一件東西，然後又回到車中，車子開動，駛向那座飛機庫。當到達飛機庫的時候，飛機就爆炸了。在構造上，飛機是比汽車單薄的，這樣一炸就分裂成許多塊，每一塊都在着火。

由於這飛機是裝滿了燃料的，所以燃燒時特別厲害了。

那部車子在飛機庫的旁邊停一停，那個人跑進了飛機庫之內，過了一陣之後又再跑回出來，匆匆登上車子，車子又開動，飛馳而去了。

車子走了大約半分鐘之後，這飛機庫亦發生爆炸，整座炸掉了。裏面由於是存儲着燃油的，所以火亦是燒得很旺。這些爆炸並沒有波及那些放炸彈的人。那些人雖然有放炸彈的本領，不過放完了炸彈之後就已逃掉了。這飛機庫則當然是已經不能再用，而剩下來的那另一架飛機也是已經毀滅了。他們所做的破壞工作可以說做得很徹底，而手段亦是很够狠的。

不過，正如他們所懷疑的，卡拉豪斯他們並不是要到這裏來乘飛機逃走。這祇是一個轉移目標的計劃，即使對方會懷疑這是否是眞的，也非要派人來不可，如此就起碼可以把對方的實力轉移了一部份。

此時，司馬洛他們的車子已經上路，而且走了好遠了。

後來，他們的車子就在一處鐵路邊停下來。

司馬洛的車子是領頭的。司馬洛停下來，大家亦祇好跟着停下來了。

「我們停在這裏幹什麼？」卡拉豪斯問。

「等火車，」司馬洛說：「我們要坐火車逃走！」

「這並不是安全的。」方亮說。

「總也勝過坐飛機吧？」司馬洛說。

「但是我們這些都是好車子，」方亮說，「走很遠路的，就這樣丟下來嗎？」

「怎麼好的車子也不能用得太久，」司馬洛說，「那車場的主人醒過來之後，事情就一定會傳開去了，對方會查出我們開走的是怎樣的車子。」

方亮聳聳肩：「我不放心火車，火車的路綫是一定的，不能夠由我們左右和控制！」

「這也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說，「祇好見一步走一步！」

他們下了車，就在鐵路邊等着。五個人，他們的武器，暫時祇好裝在隨身携帶的輕便行李袋中，以免惹人注目。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火車就來了。

他們停車的地方是一個有利的地方，火車到了這裏需要轉一個大彎，所以略爲慢了下來，而他們幾個人，包括卡拉豪斯本人都是身手敏捷的人，所以他們毫無困難地就扳登了其中一卡貨卡。那貨卡是用以裝載一箱一箱的貨物露天貨卡，假如上面沒有裝上貨物的時候就祇是一座有車輪的平台而已，上面不會有人坐着。他們既然不想在途中與任何人見面，這一隻車卡就是最適合了。

他們在這些箱子的旁邊那些空位坐下。卡拉豪斯格格地笑着說：「你看，我仍然可以跳上一列行駛中的火車！你叫那五星上將們來試試吧，哼，他們就是坐上自己的座駕車，也難保不會再掉下來！」

「照我所聽到的，」毛小雪說，「從來沒有人說過你不值五星！」

卡拉豪斯又格格地笑着，從懷中取出一隻扁扁的金屬酒瓶來，對司馬洛揮一揮：「我可以喝一口酒嗎？」

「祇不要吸烟就行了。」司馬洛說。

「卡拉豪斯先生喜歡喝酒，也喜歡吸雪茄，」方亮在旁邊說，「而兩者都不會過量。他在那車場時一直都不敢吸雪茄，以防留下氣味給人家看到，現在爲什麼他不能夠享受一下呢？」

「司馬洛先生說不能就是不能，」卡拉豪斯說道，「而且現在亦不是享受的時間。」

他雖然不問原因，但司馬洛還是把原因講出來。司馬洛說：「假如吸烟，在空中就可以看見火點了。飛機飛過就會發現我們。」

「你担心得眞早！」方亮說。

然而司馬洛却並不算是担心得太早了。因爲不到半小時之後，就有飛機在頭上經過。他們可以聽見飛機聲，亦隱約可以看到飛機低飛。那顯然是有飛機在搜索什麼。不過雖然天上有半彎月亮，他們可以看見飛機，飛機上的人則是看不到火車的貨卡上有這些人的。不過是雜亂的黑影的一部份。但是假如他們吸烟，飛機上的人就可以注意到了。

「他們工作得眞快，」方亮說，「連諾，你可以把飛機射下來嗎？」

「射飛機是要用大炮的，」連諾說：「起碼都要用重型機關槍。」

「但你是一個神槍手。」方亮說。

「假如這飛機發現了我們，」連諾說，「而又不斷向我們俯衝，那還有點機會，不過還是沒有什麼把握。飛機動得太快，我們也動得太快，現在飛機並不是跟着我們，它也許不會再在我們頭上經過！」

「我祇是希望給點厲害他們看看吧了。」方亮咬牙切齒地說。

這時毛小雪正挨在司馬洛的懷中，她把咀吧移近他的耳朵，好像要輕吻他似的，實在則是在他的耳邊低聲說：「方亮問了許多很愚蠢的問題。」

「這很可能祇是一種大智若愚的表現吧了。」司馬洛說，「也許他祇是在演戲。他並不是那麼笨的人，我認爲他祇是不想人家覺得他太聰明，他能够成爲卡拉豪斯的左右手，他不可能是那麼笨的人。」

毛小雪聳聳肩，把咀唇拿開，提高一點聲音說：「這裏雖然不很舒服，但是我却寧可坐在這裏而不坐在車子裏了。他們的飛機是正在找尋車子。」

「現在，」卡拉豪斯說，「我也忽然沒有興趣吸雪茄了！」

那架飛機的確是正在找尋他們的車子。是來得太快一點的，但這是意外。那車場的原主有一位老交易的朋友來了，有一部偷來的車子要改頭換面一下。假如卡拉豪斯在那裏就會替這個人做了而打發他走，而那人不會知道什麼，但是那人來到時找不到人，終於把那眞正的主人找出來，弄醒了。那個老人說出了他的遭遇，這個來客因爲本身是開了一部偷來的車子來的，自然不願意報警，不過他是一個交遊廣闊的人，認爲他這一次得到的情報可以賣錢，便賣出去。對方很快就到達，果然查出了卡拉豪斯他們開走的是怎樣的車子，由於可走的路不少，用飛機去找是最方便了。而他們用飛機亦是方便的。

卡拉豪斯是沒有能力制止他們的。

這個駕駛飛機的人駕着飛機，在有一條可能行車的路的上空巡邏着，在他的旁邊另有一個人拿着望遠鏡在偵察着。他們雖然是經過那火車的上空，但他們的目的則實在並不是要觀察那列火車的。

不過後來，在月光的帮助之下，他們就看見了司馬洛他們停在鐵路旁邊的汽車了。

這時，在火車上的方亮說：「我們的車子，應該收藏在樹林裏面的。」

「百密一疏，」司馬洛說：「我沒有想到會有月亮升起來的，我還以爲這是一個無月之夜。」

在飛機上，那個拿望遠鏡的人叫道：「看，車子就在那裏？」

飛機兜了一個圈，在那些車子的頂上低空飛過。

「他們果然就在那裏，」拿望遠鏡的人說：「他們沒有路可走的，我們快點叫人來包圍。」

「別傻吧！」那開飛機的人叫道：「你沒有看清楚的車子是停在什麽地方的旁邊嗎？」

「老天？」那人叫道：「鐵路！火車！我們快去火車的上空看看。」

「我們不要到火車的上空看看，」那駕駛飛機的人說，「我們連那裏的上空也不要接近，不能打草驚蛇，火車是不會改道的！」那人拿起無綫電，與他地面的人通話。

× × ×

他們是工作得很快的，他們在半小時之後已經在火車前頭的一個站上等着，那祇是一個荒村小站，而這是一列夜車，那裏沒有人下車亦沒有人上車，是不會停下來的。

但是這些人亦不是需要火車停下來就能够上車的人，他們跟着火車走幾步，就可以一一跳上車了。

他們一共來了八個人，分成兩批，一批跳上第一卡車卡，而第二批則是跳上最後一卡，他們的計劃就是分頭尾一起搜索，而在中間會合，他們通過客卡，而且那些沒有通路的的貨卡，他們就爬過去。洗手間也搜過，貨卡也搜過。

事實上，他們就是在司馬洛他們跳上火車的所坐的那一隻貨卡會合。

「我們已經詳細搜過了，」其中一個人用無綫電與一個並不是與他們一起的指揮者通話。「當然他們是仍然可能躲在火車上的某一個部份的，不過這個可能性相當微。但是，我仍贊成在邊境的地方安排一些人，火車是要在那裏停下來的，乘客需要接受檢查。」

「我會這樣做的，」無綫電中傳來一把懶洋洋的聲音說，「但是我認爲他們已經不在火車上了。」

「那我們現在應該做一些什麽呢？」那人又通過無綫電問道。

「我看你們還是在車上搜索和注意着吧，」無綫電中的指揮者說：「他們亦可能是經過化裝的。化裝之後混在乘客之中也是一個辦法。」

「我們再去找？」那個拿着無綫電的人把無綫電關掉了，對他的同伴們揮揮手說。

於是他們又辛辛苦苦地爬回了客車的部份，小心地在那裏巡來巡去，目前，他們祇是認得卡拉豪斯的樣子，而其他與卡拉豪斯一起的人，他們知道一定有，却不知有多少，亦不知是一些什麽樣子的人，除了卡拉豪斯之外他們還知道有一個方亮，不過對於方亮的樣子他們亦祇是有一個概念而已，那是根據那車場的主人的形容，但是方亮又不太特別，火車上有許多乘客都符合這個形容。假如略經化裝又有不同了，他們對每一個乘客都需要小心地注視，而他們的注視，與及他們那些如狼似虎的神情是免不了引起乘客們的注意的。

有一個乘客對他的妻子說：「我猜這些人是警探，也許他們是正在這裏找尋逃犯之類。」

「這不關我們的事，」那人的妻子說：「我們又不是逃犯，我們亦沒有犯什麽罪！」

其他的人，大致上亦是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亦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是那些在車上睡着了的人，其中有一個人還是用一張報紙把臉遮住而睡的，這人的手是白種人的手。

他們似乎記不起在上次巡過的時候見有這個人，而這裏不是西方，白種人是比較少的。這個人雖然是已經把臉部遮起來了，然而他的手却是遮瞞不了，還是看得出他是白種人。

其中一個人走過去，一手把那人臉上的報紙掀去了。

那個白種人張開惺忪的睡眼，呆一呆，然後不悅地用英語說：「唏，你們這是幹什麽。」

他們看清楚。這個人不可能是卡拉豪斯，太年輕，亦太瘦削了，一個老人極難把自己化裝得比本來更年輕。而且化裝祇可以使自己顯得更胖，而極難使自己顯得更瘦的。另一個人用英語道歉說：「對不起，這祇是循例的調查。」把報紙還他。

那人聳聳肩，用報紙再把臉蓋着，繼續睡他的覺，火車亦在繼續前進着。

前頭座位上有一個本來也是正低頭瞌睡的人此時離座而起，沿着走廊向車卡的盡頭走去，亦是在離開他們，這幾個人都不是傻瓜，他們可以看到這個人的神色略有一點慌張，脚步也太急一點。也許一個人假如忽然肚子不舒服，而要到洗手間去，亦是臉色不大好看而會走得快一點的，然而這個人走得快起來却同時又是盡可能把脚步收慢，好像不希望給人家看見似的。這種表現就是可疑的了。其中一人喝道：「唏，你，停下來。」

那人知道祇有他一個人在行走，那麽別人叫停的當然也就是他了，但他還是不肯停下來，而仍是急急地繼續向前走，後面的人開始追，他亦開始逃了。

火車上雖然亦有鐵路局的人員，他們亦眞以爲是警探正在追捕犯人，所以不加理會，而且這樣聲勢洶洶的，即使不是警探，在這些治安情形惡劣的地方，亦是以不管爲妙了。」

那人從一節車廂逃到另一節車廂，又逃到另一節車廂，後面的人一直在追，但一時雖追不上，這條路却是有盡頭的，結

果，他到了一節車廂的盡頭，後面就是一節貨卡，他不容易在急忙之中跳過去，他祇有推開身邊一度門閃進去。

那裏面是火車上的洗手間，沒有逃路的，不過，假如把窗門打破的話，亦可以爬上去跳出車外。就這樣跳出去則是不行，因爲車窗的設計就是打開了也祇開了上截，下截還是有玻璃封着，免生危險的。打破下截的玻璃就可以鑽出去。那裏面有一條鉛水管，也許是修理洗手間的人遺下來的。這個人正好順手抓起那水管來，一下就把窗子打破了。但在他還未能够清除窗框上的碎玻璃之前，外面的人就已經追到了，一隻拳頭在門上重重地敲着，有人叫道：「開門！」

這個人自然是不加理會，動手用那水管清除窗框上的玻璃，他也担心火車開得太快，他不一定馬上就可以跳車，要看得見一個安全的着地之點才行。

「我給你五秒鐘時間，」外面的人說：「然後我們要放槍了。」

那洗手間的門是並不厚的木頭，子彈要穿過是沒有很大的困難的。那人一看就明白，與其對方這樣做，不如自己先這樣做了。他迅速從懷中拔出槍來，向門口放了四槍，四顆槍彈都穿門而出，而他這四顆槍彈是在很短時間之內連續放出去的，而射擊的位置亦分佈得很好。假如有人在門外，那就很難避免會不中一槍。

然而外面那些却是有經驗的人，他們都是貼身在門兩邊的牆壁上，這樣，射出來的槍彈就完全沒有射中人。而既然已經放槍，他們也就無可選擇了。他們亦是立即把槍伸到洗手間的門前，從門的兩邊以斜綫向裏面交加發射。

洗手間裏的空位狹窄，裏面的人沒有空位可以像他們那樣躲避，因此那人就中了許多槍。

跟着一槍把門的鎖射破了，一隻脚把門踢開。

裏面那個人已經倒在血泊中不動。他的眼睛也睜得大大的，而開始呆凝起來，他已經死去了。

× × ×

那個用無綫電指揮的人從無綫電中接到這件事情的報告。這個時間，這個人是正在一個指揮中心。那裏的佈置倒像是打仗時是軍隊司令部似的，一張大桌子的面上黏了一張大地圖。

這個指揮的人是一個粗壯的人，頭光如鏡，身裁不高而肌肉發達，因此更顯得他的身體的粗了。他正用兩隻手分開來按着桌子的邊緣，看着桌子上的地圖。

無綫電的報告，則是從房間裏的一隻揚聲器中透出來的。其中一個火車上的打手的聲音說：「我們在火車上殺死了一個人！」

這個指揮的人的臉上沒有什麽特別的表情。他這個人似乎也是喜怒不易形於色的，不過她雖然沒有表情，他的臉容却是殘暴的。他是一個那種天生就有一張殘暴的臉的人。

他現在總之並不表示喜悅。他說：「我猜你們是殺錯人了吧？」

「呃——這個人逃走，」無綫電中的人說，「我們當然是追他了。」

「這個人是誰？」那禿頭的人問道。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無綫電中的人又說，「不過他這人顯然是誤會了。他以爲我們是警探，正在搜查。我們在他的身上找出了一批毒品。原來他是走私高加因的。」

「唔，」禿頭的人哼一聲，「我早猜到你們是殺錯了人的。」

「但是——但是他逃走，」那個手下說，「而且他又是先開槍的。我們把他困在洗手間裏，他開槍射出來，我們沒有辦法不開槍向他還擊的。」

「算了，」禿頭的人說，「我也知道是沒有那麽容易的，我們的對手不是普通的對手，他們是不會慌張逃走的。假如你們是眞的碰到他們的話，也許你們已經沒命向我報告了！」

「我們……我們已經離開了火車，」無綫電中的聲音又慌張地報告，「出了命案，我們殺了人，我們不能够留在火車上的。」

「不要緊，」禿頭的人說，「你們現在是在什麽地方？」

「烏鴉嶺。」那人報告。

禿頭的人拿起一支棍子，把分佈在地圖上的其中一枚象棋棋子推過去，推到烏鴉嶺所在的地方，顯然他是分佈了很多人馬的。

他把棋子推好了之後，又說：「好了，你們就留在那裏等候命令，用得着你們時我會通知！」

「但是假如他們是在火車上——！」那人說。

「這也沒有辦法了，」禿頭的人說，「你們在火車上殺了人，不能够再留在上面了。」

他截斷了聯絡，然後再凝視着那地圖。房間的一角落有一個女郎正在陰影裏的一張大皮椅上。這個女郎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郎，不過美麗之中，她的眉宇之間却又是隱含着一種妖媚之氣和一種殺機。她此時開口說：「我不認爲他們還是在火車上。」

「我也不認爲他們是在火車上，」禿頭的人說，「但是讓他們以爲我們中計好了。」

「他們可能在任何地方再跳下了火車，」那女郎說，「他們曾經登上了火車，這是肯定的，但是他們顯然並沒有打算留在火車上越過邊境的。」

「是的，」那禿頭的人說，「問題就是他們在什麽地方下了火車。可以肯定，他們下車的地方是一定有汽車接應的。他不能够靠步行。」他的眼睛還是凝視着那張地圖，「但是可走的路仍是很多，我們可不知道他們用什麽車子，我們也不能够把每一條路都守住。」

那個女郎格格地笑起來：「一百萬元的價錢給我們做這件事，我們還是不能够把每一條路守住。」

「沒有那麽多人手，」那禿頭的人說，「即使找到那麽多的人，也需要付出很大筆的酬勞，要把我們這一百萬元都分掉了！」

「通貨膨脹呀！」那女郎又笑着說，「錢都不值錢了。」

「不是錢的問題，」那禿頭的人說，「這是要動員軍隊才能做到的事情，而軍隊我們是買不到的。」

「不論有多少條路，」那個女郎說，「方向總是一定的。我們知道他們的目的地是在何處，知道他們一定會向哪一個方向走的。」

「咀巴講當然是容易的。」那禿頭的人說。

「讓我來看看吧。」那個女郎好像一條蛇似的從那張大皮椅上起來。

她走到桌子的面前低頭看看。

看地圖，也是容易的，那個禿頭人手上那根棍子就可以到達地圖的任何一個部份了。然而因爲地圖是已經縮小了許多許多倍的，眞正在地圖上這些地方走動起來時，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她搖搖頭：「這些地方，除了有一條鐵路之外，交通都是要用車子的，許多路上，有許多種車子行駛，而車上的又有各種不同的人，又有走私客，大部份車子都可以說是形跡可疑的。」

「你並沒有告訴我什麼我沒有想到的事情。」那個禿頭的人說。

「是的，」那個女郎說，「我的意思就是，這件事情，碰運氣的成份很高。我們碰到他們，那是我們的運氣好。他們碰到我們，那是他們的運氣差。」

「我們還得把他們殺掉了才能够算是運氣好的。」那禿頭的人說。

「正是，」那個女郎說，「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離開了火車。但總之火車是行走着的，汽車也是行走着的，假如他們離開了火車而找到了汽車，那他們是已經走得相當遠了。」

「不過他們却要找得到汽車才行。」那個禿頭的人說。

「那他們就不能够在隨便一個地方離開火車了。」那個女郎說着，把那根棍子拿起來，沿着鐵路綫移動，「他們離開火車的地方一定要附近有一座市鎭或村落之類，可以讓他們拿到汽車的。」

「這樣看是沒有用的，」禿頭的人把棍子拿回來，「這地圖上祇有城鎭的名字列出來，還有農場牧場之類，都是沒有的。就是他們本來躲藏的那座舊車場，在地圖上亦是找不到的。」

「那你要這地圖幹什麼？」那女郎笑起來。

「了解大略的地勢呀，」那禿頭的人說，「而且汽車路都在地圖上了。其他的細節，我們有飛機帮助視察。他們的車子棄在鐵路邊也是飛機看出來的。」

「但是却中了計，」那女郎說，「車子棄得太明顯了。」

「是的，」那禿頭的人說，「他們應該棄在樹林裏藏起來，除非是實在太匆忙，他們僅可追到火車，來不及把汽車收藏好，就要從汽車上下來跳上火車吧。不過，我認爲這還是轉移目標的計劃，使我們以爲他們是要乘火車逃走的，而他們在中途却離開了火車，再乘汽車。但雖然如此，我們也還是不能不到火車上去搜索一下的。」

「不錯，」那女郎說，「這很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但亦可能是因利乘便。他們一定是反正有一個地方要乘火車去，取得到汽車，他們才跳上火車的。」

「我亦是這樣想法，」那禿頭的人說，「因此我也叫我們的飛機集中注意這一點了！」他又把棍子伸出去，沿着地圖上的鐵路綫移動着，飛機上就可以看到我們從地圖上看不到的細節，尤其是在天亮之後。」

那女郎凝神看着地圖：「假如他們偷車，那我們應該很快就知道是在何處，以及偷的是什麼車了。」

「假如偷車，那是最好了。」禿頭的人說。

「除了偷車之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那女郎說，「你出了十萬元的暗紅徵求情報，各路人馬都知道這件事情了，誰會供應車子給他們？」

「那些可以得到十萬元以上酬勞的人。」禿頭的人說。

「金錢有時不是萬能的，」那女郎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金錢在我們的手上是萬能的，在他們的手則未必了。這些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即使他們出得起十萬元以上，這裏的人也寧可拿我們的十萬元而不會拿他們的十五萬元。而且，即使拿了他們十五萬之後，還可以把情報向我們賣十萬，所以我不大相信他們敢接受人家供應車子。除非拿了車子之後就把供應車子的人殺掉滅口吧。但是那樣子會留下屍體，成爲綫索了。」

「照你這樣講，」那禿頭的人搖着頭，「他們豈不是寸步難行？不，不一定是這樣的。你不能够小覰這個司馬洛，他是有一些忠於他的朋友的。」

「不像你和我，是嗎？」那女郎又咭咭地笑起來，「一切的關係都是建築在利益和恐懼上！」

那個禿頭的人看着她：「你是害怕我嗎？」

「並不特別害怕，」那女郎說，「你又不是一個很可怕的男人！」她的微笑變得更快了。

那個禿頭的人繼續凝視着她，似乎對她感到不滿意，似乎認爲她是應該害怕他的。她則避開他的眼光，又看着那地圖說：「我們可以調查一下這個司馬洛有一些什麼朋友在這裏一帶嗎？」

「這却不是容易的事情，」那個禿頭的人說，「一如司馬洛也查不出我們有什麼朋友，甚至查不出是我在主持這件事情的。」

「這個男人倒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她說，「他有朋友。一個人有肯爲他盡忠的朋友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倒希望有機會與他會一會。」

「他是已經有一個女人在身邊的！」那個禿頭的人說。

「這不是問題，」她自信地微笑着，「搶奪別的女人的男朋友，這也是我的專長之一。」

「你有我在這裏。」那禿頭的人說。

「你沒有爲你盡忠的朋友。」那女郎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講話，」那禿頭的人說，「你就像眞有意思去把他從這個毛小雪的手中搶過來！」

「這也不出奇的。」那女郎說。

「我不喜歡你這個講法，」那禿頭的人說，「假如你去惹他，那亦即是說你會投向他了。」

「這又未必，」她說，「也許他會投向我？不要忘記，這到底是我的專長！」

那個禿頭的人忽然一手執住她的手臂，第一次露出笑容，原來他是缺去了一顆門牙的，用以代替的乃是一顆鋼牙，露出來就閃閃耀眼。

「你在幹什麼？」她看着他的手。

「這裏沒有別人，」那禿頭的人說，「亦不會有人進來！」

「你還有工作要做。」她說。

「也要等天亮之後才行，」他說，「現在還有一段時間才天亮！」

她雖然沒有把手拿開，却是顯得相當之冷淡。她說：「我並不認爲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是會合作得很好的。而且，我也不是爲了陪你睡覺而來的！」

「這是你的專長呀，」那禿頭的人說：「而且，這是一個命令！」他猛的把她一扯，她就像風中的殘葉似的離開了桌子旁邊。

「你還是放手吧。」她說。

「我說這是一個命令！」他說。他的笑容收斂了，臉上的表情恢復了正常，這亦即是說他的表情又恢復了殘酷。

「很好，」她說，「既然這是一個命令。」她淡淡地微笑着，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

他心急地要把她扯進懷中，但是她此時却又像兎子似的脫開了，她微笑着退後。「你不要心急，讓我自己來吧！」

那個禿頭的人困難地咽下一口口涎，看着她伸手到背後，拉鍊「嘶」的一聲拉開了。她以美妙的動作把身上那件黑皮的緊身衣服脫了下來。那件衣服是連身連袖連褲的，好像降傘裝那樣，一脫下來了之後，就祇有內衣了。而她在裏面的內衣也並不多。

她連乳罩都沒有，祇是有一條三角褲在身上而已。而這個時代的內褲，除非你是特別訂造，否則就幾乎必然是大部份都是透明的了。

他深吸一口氣，走上去，她又退後，忽然在地上一滾。那地上是舖着厚厚的灰色地毡的，躺在地毡上，也是有如躺在床上差不多了。

她好像一條蛇似地蜿蜒滾動着，便把這最後一件的薄薄的衣服也脫了下來。

這個禿頭的人深呼吸着，好像足球隊的守門員似的一撲撲過去，終於把她捉住了。

她咭咭地笑着，欲迎還拒，他的雙手在她的身上忙得很，嘴巴也在她的身上忙得很，有一次他的嘴巴企圖捕捉她的嘴唇而給她推開了，他就沒有再嘗試。他的嘴巴也對她的嘴唇不感興趣，祇是對別的部份感興趣。

她有一具非常美麗的身體，膩而白，好像隨時都會流動的凝脂，然而却又是保持着彈性及一定的優美程度的綫條，而她臉上那妖媚的表情，以及她從喉嚨發出來的，那如怨如慕的呻吟聲，亦是很能使一個男人爲之魂銷的。

她躺在地毡上任從他的擺佈，一面並且亦移動着臀腿，變換着姿勢去迎合他的動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她這具肉體在視覺上及觸覺上的吸引力就已經太強了，他竟沒有空去解除自己的衣服。

她則一點都不急。她祇是讓他去拿主意，後來他的動作開始粗暴起來了，而他的喉嚨間亦發出着野獸似的聲音。她輕輕捏捏他的手臂，嬌婉地說：「你輕一點好嗎？我痛！」

但是他似乎正是要使對方痛苦而引爲樂事，他的反應並不是溫柔一點，而是更加用力。

「呃——」她一個柔嫩的地方又給捏得太用力了，低低地叫起來。

他得意地伸出另一隻手去捏另一個地方，但是她好像一條蛇似的把他這隻手撩開了，把他緊緊抱住，對正，貼緊了，然後做了一連串的軀摩的動作。

忽然之間，他的手指就不再聽從他的指揮，發不出氣力來，而祇是同樣地把她擁緊。跟着他又大聲呻吟起來，身子劇烈地抖了一陣，然後忽然放鬆了，長嘆一聲，好像連骨頭也沒有了似的，祇剩下一團軟肉而壓在她的身上。

他既靜下來，她亦靜下來了。

靜了好一陣，他才懶洋洋地爬起身而離開她。她諷刺地微笑着：「怎麼了？你已經完事了嗎？你却連衣服都還沒有脫下來呢！」

「我的遊戲不是這一套。」他說着，眼睛忽然又恢復了邪惡的閃光。

「你那一套最好不要用在我的身上——」她說。

還沒有說完，他那肥厚的手掌就一揮，向她的臉上摑過來。她連忙把頭一側，但是仍給摑了半掌，在地上打一個轉。他的喉嚨中發出獸聲的聲音，又向他撲過去了。

她這個美麗的女人果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也並不慌張逃走，祇是把腿子一縮縮起來，膝蓋向上輕輕一抬，給她的兩膝一擱，這個禿頭的人便翻了一個身，跌到旁邊的地上去了。不過地上的是地毡，所以他這一跌也不算一回事，尤其是他這樣粗壯的身軀，是可以捱得起一跌的。

他微笑着再爬起身來，張開兩臂，又向她爬過來。

「不要！」她說，「你想怎樣？」

他格格地笑起來：「這才是我所喜歡的遊戲！」

「我沒有興趣玩你這種遊戲，」她說，「我懂得玩的遊戲我已經跟你玩過了，現在我不想玩了！」

這個時候，這個禿頭人似乎已經聽不到她講什麼了。他平時沒有什麼特殊表情的臉，現在却是充滿了許多表情了，當然還包括那殘酷的表情在內。假如他祇是有那殘酷的表情，那倒不要緊，但是再加上微笑露着那閃閃的鋼牙，還有那眼中閃着的淫邪的光芒，則實在是更不好看的，雖然這個女郎也未必計較一個男人的面貌。

他仍爬在地上，忽然一撲，要把她的雙脚抱住。但是她輕輕一跳，就閃開了。

「不要，」她說，「我要穿衣服！」——就是因爲她的身上還沒有穿上衣服，

所以她在視覺上的誘性就更強了。她既然站了起身，他便也站了起來，向她一步一步走近。

「不要！」她又說，「我們巳經玩完了！」

他還是不管她講什麽，忽然急急上前兩步，拳頭一揮就向她的身上擊過去。她避開了，另一拳便又擊過來。看來他是不需要脫下衣服跟一個女人玩的，他祇是用他的拳頭就行了。這一拳她又避過了。

「媽的！」她說，「你不要亂攪！」

但是他的拳頭還是一連串地向她揮過來，毫不留情的。

她退無可退，最後祇好忽然執住他的一隻拳頭，一扭一拖，他便翻了一個跟斗，跌在地毡上。這一次，雖然是地毡，跌在上面却也不好受，因爲跌得很重，「隆」的一聲。

這個禿頭的人，一時之間給震得連眼神都散渙了。

他搖搖幌幌地爬起身來，一時之間顯得非常憤怒，眼睛也要噴出火來似的，但是隨即他又露出他的微笑，說：「呀，現在你是在玩我的遊戲了，這也正是我所喜愛的遊戲！」

她嘆一口氣：「你怎麽還是不明白？我是對你的遊戲不感興趣的，你不要再騷擾我了！」她伸手拿起棄在地上的衣服。

但是他這種遊戲却是相當之痳煩的，她說不肯，他也以爲她祇是在玩而巳。她反抗，祇是爲了增加興趣，假如沒有反抗，就沒有征服，沒有征服，就沒有趣味。於是他又向她走過去。而她又不能夠不抵抗，不抵抗就要給他打一頓，然而她抵抗又是增加他的興趣。

他又向她一拳一拳擊過去，她祇好繼續閃避，她的身手敏捷程度顯然比他還勝，因爲他是並沒有讓招的存心的，他打了許多拳，亦有一兩拳是擦過她的身邊而並未直接擊中的，而她終於又覷到了一個機會，把他一摔，他又翻了一個跟斗，跌在地上。這一次，他這個跟斗翻得更高，而在地上亦跌得更重了。

這就使他忽然失去了興趣，因爲他祇是虐待狂，而並不是被虐待，自己一再受苦，心裏就很不舒服了。他終於再爬得起身來時，臉上巳經沒有了笑容，變得比正常時更加醜惡。他走過去拉開桌子的抽屜，從裏面取出一把手槍來對着她：「好了，我現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

她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穿上衣服，一面說：「假如你眞有興趣，那你開槍好了！」

「不要向我的權力挑戰，」他說，「你知道我是可以做出很殘忍的事情的。」

「我知道你可以做一些什麽，」她還是鎮靜地說，「不過我現在祇是提醒你吧了，你現在不是在享受，而是在工作，你需要我，你要享樂的事情可以在許多女人的身上做，但是別的女人却不能負担我可以負担的工作！」

那個禿頭的人的槍仍然指着她，臉上的表情就像風暴正在變化似的，那把槍似乎隨時就要發射了。

但是，他終於還是屈服於這個女郎的——挑戰之下。他把槍在桌上放下來，看着桌面上的地圖，不過他却是在不斷地深吸着，似乎無法集中精神。

那個女郎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把衣服穿好了，然後說：「我要走了！」

「你要到什麽地方去？」他問。

「出去散散步，」她說，「也許做一點工作，我囘來之前會通知你的，假如你有什麽事情需要我的話，你當然亦知道如何可以找到我的。」

他點點頭，認爲她是頗爲善解人意的。他也很歡迎她現在暫時離開一陣。當她走了幾分鐘之後，他也打開門走出房外，房外是一間廳子，有兩個他手下的打手坐在那裏等着，當這個禿頭的人一出現時，他們不但是正襟危坐而巳，並且還站起來立正，這個禿頭的人對他們的心理上就是有這樣大的威脅作用的。

「我——」那個禿頭的人說，「要一個女人。」

「這個時間？」其中一個手下表示爲難。

「我又沒有說我不付錢！」那禿頭的人說。

「我們——呃——試試吧。」那個手下說，「不過，恐怕不一定可以隨傳隨到的！」

不錯，即使是在這個臨天亮的時間，祇要出得起錢，亦有些女人爲了錢而願意來一來的。不過他們知道這位大人物所要的女人是拿來怎樣用法的，那就比較困難了。

那個禿頭的人也許亦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忽然伸手一指，說：「她！」

「她？」其中一個手下低聲說，「那是打掃的女工呀！」

「你們去弄清楚吧。」禿頭的人說完了之後就囘到他的房間裏了。

五分鐘之後，那個女工就推門而入，她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但是也不太難看，主要是因爲年紀輕。這個禿頭的人對她微笑，拉着她的手，把她拉進來，關上了門。

他說：「用不着害怕的。你好好地服侍我，我一定不會令你難堪，你會得到很理想的報酬的。」

她祇是低着頭，滿臉通紅。通常金錢的誘惑是不能使她就範的，不然她也不會甘心做一個打掃女工的工作了。現在她之所以就範，主要就是爲勢所逼。威逼的成份多過利誘。

外面那二個手下在門關上了之後，坐在那裏顯得混身不安。那度門是隔聲的，他們聽不到房中的聲音。其中一人低聲說：「我並不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這樣的習慣，也許會攪出大禍來！」

「這個女人是他自己選的，」另一個人說，「這件事情，由她自己去負責。」

「爲什麽她不要徐姿呢？」第一個說，「徐姿剛剛走，我還以爲他們是巳經攪完了。」

徐姿就是那個穿着黑皮衣服的女郎。

「我看，」另一人說，「並不是他要不要徐姿的問題，而是徐姿要不要他！」

他倒是猜中了，像徐姿這樣一個女人，男人是不能夠在他的身上任意胡爲的。

他們在那外面的廳中等了二十分鐘，之後房門就打開了。那個女人跌了出來，一臉是血，身上的衣服也破碎得不成樣子。她跌倒了就爬起身，祇是呻吟着。

跟着出現在她後面的那個禿頭的人則倒是容光煥發的。

他揮揮手說：「你們把她安頓好吧！」說完他又囘到房中關上了門。

那二個手下祇好過去把那個女人扶起來，安頓好她，這眞是一件苦差，不過，他們在這裏的作用，本來亦就是担任那些苦差的。

那個禿頭的人在房中洋洋得意地走來走去，後來走過去揭開窗簾看看，發覺外面天巳亮起來了。他囘來按了一個無綫電的掣，說：「徐姿，徐姿。」

「什麽事，」徐姿的聲音從揚聲器中透出來問。

「你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那禿頭的人問。

「你有事找我嗎？」徐姿問道。

「天巳經亮起來了，」禿頭的人說：「我們的事情更要加緊進行，你不能夠不見了的。」

「我又不是在偷懶，」徐姿說：「我是正在工作，假如你有什麽任務給我，我就囘來，不然我就做我的。」

「你有什麽綫索嗎？」禿頭人問。

「沒有什麽肯定的，」徐姿說：「我有我的辦法，我告訴你亦是沒有用的，我要去做的事情，也是祇有我自己才做得到的。你找我囘來亦不是爲了陪你坐在那房間裏呀！」

「好吧，」那禿頭的人說，「但你走得太遠的話無綫電就聯絡不到了，你起碼得每隔幾個鐘頭打一次電話囘來報告！」

「我盡力而爲吧，」徐姿說：「不過有時未必方便，你也不要生氣。」

「行了！」那禿頭人沒奈何地說：「你這個人的辦事作風我也是明白的。」他與截斷了與徐姿的聯絡，然後又與其他人的聯絡，這一次則是總聯絡。他對無綫電中說：「好了，你們報告吧！」

他的手下們這時就馬上開始紛紛輪着報告了。有許多細碎的報告從各個地方來，負責飛機偵察的人亦是有一些報告的不過却是沒有什麽大用處的報告。

「繼續努力吧！」那禿頭的人吼道：「你們這些飯桶，你以爲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嗎？」

他把無綫電關了。也許那些人以爲他現在是剛剛睡醒，所以下令要求他們作報告，其實則是剛剛相反，這個時候，他才是在她坐過的沙發上坐下來，閉上眼睛開始作小睡。

× × ×

而在同一時間，那些飛機仍然在繼續偵察着。

飛機的偵察範圍是相當廣的，又飛得快，不過，可以看的地方却很多，可以看的車子又很多，又不能夠望進車子裏面，他們也祇是看而巳，一個人在行走的時候也許會形跡可疑，但是車子在行駛中的時候，却是不會顯出什麽可疑的形跡的。他們的飛機祇好使用一種心理上的攻勢。

那就是他們的飛機不時會低飛下去，在相當接近地面的地方掠過，就像要降到那些車子的頂上去似的。假如是其他從事非法勾當的人，明知道這不是警方的飛機，亦知道警方是沒有飛機的，所以會無動於中，然而假如是他們所追的人，很可能會以爲自己是巳經給發現而慌張起來了。這是一個那禿頭的人也贊成的辦法，但他却說這並不算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不過，這個辦法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也可以說乃是意外中的意外。飛機上的人，以及那個禿頭的人都以爲，司馬洛他們現在一定巳經走了相當遠，起碼也巳經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因此他們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大約三份之一路程的地區。

他們的低飛似乎並沒有什麽反應，其中一架飛機後來因爲燃料巳用得七七八八了，便開始向機場飛囘去，補充燃料。這飛機仍然是飛得相當低的，飛機上的二個人，一個負責駕駛而一個負責偵察。他們飛在空中，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豪氣，所以低飛就是認爲雖然他們所追的人不在這邊，給地上那些沒有關係的人一些心理上的威脅也是好的。

忽然之間，那個偵察的人注意到地面上一座樹林之中噴了一陣白烟，一陣耀眼的火光，他把無綫電的掣一按，大聲叫起來：「救命——」

他亦是祇有時間這麽一叫，跟着飛機就「隆」的一聲炸成了一個火球，隨即就化爲烏有似的，黑烟上升，而跌落向地面的碎片少得可憐。

這一聲「救命」通過無綫電傳到那個禿頭的人的耳朶裏，使他在假寢之中一跳而醒。他却沒有機會聽到爆炸聲，因爲一炸時飛機上的無綫電亦巳毁了，就沒有能力把爆炸聲傳過來。

「唏，雄鷹一號，」他叫道：「發生了什麽？」

沒有反應，他大聲吼叫道：「你們其他的人有沒有看見發生了什麽？」

「我是雄鷹二號，」另一架飛機上的人說：「我看見一號好像爆炸了，現在我正在趕過去看看！」

「爆炸？」那禿頭的人又吼叫起來。

「我是地鼠四號，」另一把聲音又從無綫電中插進來，這顯然是他在地面的其中一個手下或一批手下之一個了：「我看見，我看飛機似乎是給射下來的！」

「什麽射下來？」那禿頭的人的眼睛也睜得大大，好像要從眼球中跳出來似的，「怎麽墮下來之前雄鷹一號沒有機會再跟我講一句話？」

「沒有墮下來，」地鼠四號囘答：「祇是忽然之間的爆炸，炸得變成粉碎！」

「大炮也沒有射得那麽準呀，」那禿頭的人說：「也許是自己出了問題而爆炸？」不過他的心中則是亦想到，這種飛機可能機件失靈而墮毁，却沒有什麽理由會發生爆炸，尤其是如此強烈的爆炸，飛機的上面又並沒有放着什麽爆炸品，機關槍是有在手上的，但這亦不足以造成爆炸的。這樣想着時，地鼠四號又說：「我看很可能是給火箭炮射中了——事情發生得太快，我看見有一條白烟直射向飛機——我是說在飛機爆炸後有一條從地上伸到爆炸處白烟正在開始消散！」（未完・二）

馬頭娘娘

搜神新記

成業·文　可飛·圖

「三教搜神大全」：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思父不食，謂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以此身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竟至其營，不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斷，母以女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於非類乎？能脫我之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服被於人服。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天仙嬪。

但在首本「搜神記」（卷十四）中，原文則曰：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壯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汝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逕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牲有非常之情，故厚加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具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捲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之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

「上古神話演義」：一日，走到一處，只見遠遠有一座簇新的廟宇，裝飾得非常華麗，紅男綠女，進進出出者不可以數計，帝嚳就吩咐從人，且到廟前停車，看看究竟所奉的是何神祇。那時在廟前的許多百姓，知道是帝妃來了，一齊讓開。

帝嚳等下車後，抬頭一望，只見廟門上面，橫着一塊大匾，寫着馬頭娘娘廟五個大字，不知道它是什麼出處。進廟一看，當中供着一位美貌的女神，戴珠掛玉，莊嚴非常，但是身上却披着一張馬皮，旁邊還列着許多木偶，彷彿是侍衛模樣，再旁邊又列着一匹木馬，眞是莫名其妙。便命左右去叫幾個耆老來問他。那時衆多百姓，雖則讓開，但是因爲要瞻仰王子和妃子的儀容丰采，所以都未散去，一經宣召，便有幾個老者，上前向帝嚳行禮，帝嚳答禮之後，就問他道：這個馬頭神是什麼來歷？爲什麼要供養祂？那老百姓答道：不瞞聖帝說，這位馬頭娘娘，是新近成神的，她是梁州地方（現在四川）的一個孝女，名字叫作菀窳。她的姓却記不清了。她的父親，有一日給鄰村的強盜擄了去。這位馬頭娘娘傷痛之至，整日整夜的哭泣，不肯飲食，她的母親既痛其夫，又愛其女，無計可施，忽然想得一法，邀集全村之人，指着馬頭娘娘對衆人立一個誓道：有那個能够救得她父親回來的，我就將這個女兒嫁他爲妻。這位馬頭娘娘生得非常

美貌，大家聽了，沒有一個不想設法的，但是那強盜却非常厲害，大家想想，無法可施，所以亦沒有一個敢答應去救。

那知道馬頭娘娘的父親，有一匹馬，是向來乘騎的，一聽見這句話之後，立刻驚躍起來，將韁繩震斷，奔馳而去。大家以爲這匹馬忽發野性，不知是什麼緣故，亦不以爲意。

過了兩日，馬頭娘娘的父親，忽然騎着那匹馬回來了。

馬頭娘娘和她的母親見了，都驚喜異常，便問她父親，怎樣能够回來的，她父親道：我那日被強盜擄去之後，捉到一座山裏，就強迫我入他們的夥，同去打家刦舍，我那裏肯入夥呢？但是不依他們，他們就要殺我，不得已，只能暫時依了，且等機會，慢慢地再想逃脫之法，那知這夥強盜，甚是刁滑，早猜到我是假答應的，處處提防我，又將我搬到一座深山之內，四面都是亂峯，只有一面是平路，却又有人把守住了，我到此時，焦急萬分，自問必無生理，專向那無數亂峯中盼望，希望有一條小徑，可以逃得出去。那知正在盼望之際，忽見那亂峯之巔，似乎有一隻野獸，在那裏行動，窮看牠的方向，却是走下來的，漸走漸近，乃是一隻野馬，在那巉岩之中，欵段而走。我當時心中一動，暗想：我若是騎一匹駿馬，或者能够逃得出去，不料那馬漸漸的已走到面前，我仔細一看，竟是我這匹心愛之馬，不知牠如何會跑到這裏來。當時亦不暇細想，就騰身跨上去，這馬就向着亂山之中而走，路途忽高忽低，馬行亦忽徐忽疾，也不知道東西南北，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到得那峻峭的地方，下臨萬丈深淵，危險之極，我只好緊抱馬頸，心想：偶一蹉跌，不免要粉身碎骨了。不料越過峻峭地方，不多時，已得平地。又隔了一會，已到自己村外了，你們想，這事奇不奇了？這匹馬是我的大恩人哩，你們以後，要好好地去餵養牠才是。

當時馬頭娘娘聽見她父親如此說，心中着實感激這匹馬。趕快拿了上等的食料去餵馬，又拿刷子給牠洗刷，表示感謝的意思，那知匹這馬向着馬頭娘娘騰身而起，下面生殖器翹然，竟顯出一種無禮的狀態來，把馬頭娘娘嚇得又羞又怕，趕快逃進房中，父母問起原因，馬頭娘娘羞得說不出來，那匹馬却在外面悲鳴，騰躍不已。馬頭娘娘的母親看見這種情形，却猜到了幾分，就將那日當衆立誓的話，大略告訴了她父親一遍。

她父親聽了大驚道：有這等事，這匹馬可養不得了，但是牠又有大恩於我，不忍便加毒手，且待將來，再想別法，現在且教女兒，不要走出去便是了，計議已定，那知這匹馬，竟然悲鳴騰躍了一夜，不時還來撞門，大家都被牠騷擾不安。

到了第二日，馬頭娘娘的父母，跑出去一看，只見昨日放在那裏的草料，一點沒有吃過，那馬一見馬頭娘娘的母親，登時又頓足長鳴，彷彿怨恨她失信的光景，馬頭娘娘的父親，便走過去向馬說道：你有大恩於我，我是感激的，但是人和馬豈能作爲配偶，你如果眞有靈性，這一層道理，應該知道，不是我們失信呀。我勸你趕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好好的在這裏，依舊供我乘騎，我總特別的優待你。說着，拿了鞭繩，要想去覊勒他，那知道這匹馬，頓時咆吼，跳躍起來，不受覊勒，又驤首長鳴一聲，彷彿是怪他忘恩負義的樣子，馬頭娘娘的父親，猛不提防，幾乎傾跌，趕快回到房中，關了門，和大家商議道：我看這匹馬太通靈性，如今有挾而來，既然不能如牠之意，倘使再留在家中，必爲後患，不如殺死了牠了事！

馬頭娘娘的母親聽了，連連搖頭道：太狠太狠，我看不如放到深山裏去，豈不是好？馬頭娘娘的父親道：不行不行，這馬是通靈性的，前日我被強盜擄去之後，牠竟然知道我所在的地方，跑來救我，我在深山之中，一無路徑，牠竟然能馱我出來，牠有這樣的本領，就算放牠到深山之中，牠走回來亦是很容易的。況且照現在這種咆吼噴沫的情形，就是要趕牠出去，亦是不容易哩。我看這種馬留在家裏，保不住還要成晚作怪，到那時後悔莫及。古人說得好，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待人尚且如此，何況一匹馬呢？況且牠的救我，並非由愛我而救我，是因爲要我的女兒而救我，我何必感激牠呢？牠是個畜生，竟存這種萬無此理的非份心思，還要吵鬧爲患，就便殺死牠，亦不算是我之過呀。

正說到這裏，只聽到那匹馬，又在外邊大鳴大跳，馬頭娘娘的父親，此時怒不可遏，不覺生了決心，立刻起身，取了弓箭，從門縫中覷準了，一箭射出，正中要害，那馬大吼一聲，立時倒在地上，滾了兩滾，便不動了，馬頭娘娘的父親走出門外，剛要俯身去看看，那知這匹馬霍地裏又復立起，衝將過來。但這究竟因馬受傷太重，掙扎不住，走了兩步，依舊倒地而死，馬頭娘娘的父親經此一嚇，更加忿怒，翻身進內，取了一柄快刀，將那馬的胸腹破開，又將牠的皮統通剝下來，攤在庭中，然後喚了幾個鄰人，將那匹馬扛到遠處荒僻之地，掘墳埋葬了，方才回家，臨走的時候，還指着馬墳說道：我念你救我的情面，不來吃你的肉就是了，你是自作自受，不要怨我。

從此之後，馬頭娘娘和她的母親，都嚇得不敢出房，那馬皮却依舊晒在庭中，未及收拾。

過了幾日，馬頭娘娘因爲親戚家有事，不能不去應酬，濃妝艷抹，剛到庭際，忽然一陣狂風，那馬皮陡然飛起，向馬頭娘娘直撲過來，馬頭娘娘嚇得回身便逃，剛好那馬皮從背後向前身包住，即時淩空而上。馬頭娘娘的父母看見了，連忙來搶救，一面狂叫救人，但是那裏還來得及，到得四面鄰人趕來之後，只見那被馬皮裹住的馬頭娘娘，儘在空中旋轉，但是漸漸縮小，約有一個時辰光景，已縮得和小蛇一般，驟然之間，落在前面一株老桑樹上，大家趕忙跑過去看，只見她已經變成一條大蠶，足足有五六寸長，正在那裏拚命的吃桑樹，自頸而下，彷彿有一層薄殼，想來就是那馬皮所化的，大家都看得呆了，就是馬頭娘娘的父母，到了此刻，亦覺得奇異的心思多，悲苦的心思少，呆呆地只管看着，大約亦知道是命運氣數使然，無可如何了。過了多時，那條蠶已經把一

樹桑葉統通吃光，霎時間，口中就吐出絲來，漸漸做成了一個大繭，她父母因爲是他們女兒所做的，就將那繭子採了回去，供在堂中，做個感傷悲悼的紀念物。

一日，她父母正在對着繭子感傷的時候，忽聽得門外空中，有人馬喧鬧之聲，且聞陣陣香氣，回頭一看，却是他們的女兒馬頭娘娘乘着雲車，駕着那匹作怪的馬。馬車非常的華麗，旁邊跟隨的侍衞，約有幾十個人，從天上慢慢地落到庭前，向着她父母說道：父親母親，從此千萬不要悲悼女兒了，太上神君，因爲女兒身心不忘義，所以封女兒一個九宮妃嬪的官爵，現在住在天上非常安樂。因爲父親母親在這裏傷悼起來，女兒的心中覺得牽掛不安，所以今朝向太上告一個假，來和父親母親說個明白，人間不能久留，女兒就此告辭了。千萬請父親母親，從此以後不要再爲女兒悲感，傷害身體。說完之後，回身上升，她父母這時，又驚又喜，又悲又痛，正要想挽留她，細細再說兩句話，那知馬頭娘娘的雲車，已冉冉上升，倏忽不見了，這時左右隣近的人，個個都跑來觀看，共見共聞，無不稽首頂禮，詫爲異事。自此之後，就有人創議，給她立起一座廟來。春秋祭祀，一傳二，二傳三的推廣開去，替她立廟的漸多，後來漢水地方也立廟了。我們這裏，是由漢水地方傳過來的，立廟不過三年，但是自立廟之後，養蠶總是十分發達，十分利市，所以我們益前崇拜祂，每到春初，必來祭祀，這就是馬頭娘娘的歷史了。

蠶桑事業在我國起源很早，相傳黃帝時代，他的妻子嫘祖就開始敎導人們養蠶治絲，後世人們祭祀她爲「先蠶」。

「山海經・海外北經」：「歐（嘔）絲之野，在大（趾）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嘔）絲。」

「山海經」的圖畫上也這樣畫着，在趾踵國（這國的人走路足跟不着地）東邊的歐絲之野，有一個女子半跪半據地在一棵樹上吐絲。這就是蠶馬神話最初的面貌，那女子既不是蠶，也不是馬。乾脆就是她本人在那裏做着吐絲作繭的工作。

蠶桑工作的實際負担者，也多半屬之婦女，因此人們很容易把婦女從事這種工作的辛勞和蠶吐絲的辛勞聯想起來，而成爲女子跪據在樹上吐絲。

其後細心的觀察家又發現蠶的頭確實有些像馬的頭，乂將跪據在樹上吐絲的女子的形象和馬頭的形象聯系起來，所以荀子「蠶賦」才有「身女好而頭馬首」這樣的話，單從這一句話所形容的看，就知道這個神祇蠶女的來龍去脈了。

這個神話，記錄雖始於晉以後，但是流傳於民間口頭的，應當較此爲早，傳到後世，經過一番神格化，就成爲「原化傳拾遺」所寫的，說蠶女化身爲蠶之後，一天，「忽乘流雲，駕此馬，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於天矣。』」

「成語考」：萬姓有餘糧，周祖建繪農之閣。「五代史」：周世宗留心農事，嘗繪農夫蠶女伏於閣中，此一蠶女，亦是馬頭娘娘云。　（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石冲・文
可飛・圖

霍去病

一

公元前一二三年的春天，蜿蜒的長城外一望無際的草原，已經一片葱綠。

長城北面定襄（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附近，大軍雲集，戰馬嘶鳴，刀槍耀目。身跨戰馬的健兒們，個個精神抖擻，氣宇軒昂。西漢初期又一次大規模反擊匈奴奴隸主義的戰爭就要開始了。

反擊匈奴是近年來全國百姓最關心的大事。

早在戰國時期，匈奴進入了奴隸制階段。奴隸主貴族經常向燕、趙、秦等國發動掠奪戰爭。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派蒙恬率領大軍擊退匈奴騎兵，把北方各國的長城聯接起來，築成了著名的萬里長城，阻擋匈奴人的侵擾。

公元前二世紀初，匈奴逐漸強大。匈奴的冒頓單于利用中原地區連年戰爭，經常派騎兵越過長城，侵犯北邊邊境，給當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嚴重的威脅。

漢高祖劉邦曾經親自帶領三十萬大軍抗擊匈奴，但是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東南），被冒頓單于的四十萬騎兵圍困了七天七夜。最後採用了謀士陳平的奇計，才解除了敵人的包圍。

西漢統治者看到匈奴力量強大，不得已採用「和親」政策，把公主嫁給匈奴單于，每年還給匈奴送去大量金銀綢緞，取得暫時的苟安。

匈奴奴隸主的貪慾是無法滿足的。漢朝雖然步步退讓，他們還是不斷破壞邊境的和平，派騎兵騷擾漢朝的土地。

匈奴騎兵衝進村莊和市鎮，殺人放火，掠奪漢政府的糧食和馬匹，搜索老百姓的金銀和衣服。他們腰間懸着人頭，馬後綁縛着擄掠來的漢族男女，把他們帶囘去當作奴隸。

邊境上到處烽烟滾滾，六七十年來，匈奴奴隸主的入侵，一直沒有停止過。

公元前一四一年，年輕的漢武帝即位。漢武帝劉徹是一位有雄才偉略的皇帝，他認識到漢初屈辱的「和親」政策，不能制止匈奴的入侵，下决心要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對敵人進行自衛反擊。

以後的幾年裏，漢軍幾次出塞作戰，消滅了大量的敵人，大大鼓舞了漢軍的士氣。但是匈奴奴隸主是不甘心失敗的。公元前一二四年秋末，匈奴騎兵侵入代郡（今河北省懷安縣以西，山西省陽高縣以東地區），俘虜了一千多人口，殺死了郡尉朱英。

爲了打擊匈奴人的氣焰，第二年春，漢武帝就命令大將軍衞青，在定襄組織了這一次大規模的反擊戰。

這次戰爭，由六位將軍分統大軍分路出發。他們是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後將軍李廣和強弩將軍李沮。

大將軍衞青的「帥」大字旗迎風招展。大旗底下，衞青向將軍們發佈了作戰的命令。六位將軍陸續帶領隊伍分頭出發。

就在這時候，一位年青的將領跨着大步，來到衞青的面前。

青年將領全身戎裝，英姿颯爽，帶有稚氣的臉上，一雙大眼睛在閃閃發光。

只見他雙手向上一拱，朝衛青堅定地說：「剽姚校尉霍去病前來請戰，請大將軍宣佈作戰使命！」

霍去病當時還只有十八歲，這是他第一次隨軍參加戰鬥。

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霍去病的母親和舅舅衛青一家人原來都是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家裏的奴隸。後來霍去病的姨母衛子夫進了皇宮，成了漢武帝的皇后，一家人才來到了長安，擺脫了奴隸的命運。

從幼年時代起，霍去病就努力學習騎馬、射箭和擊刺等武藝。艱苦的奴隸生活，多年來的勤學苦練，使他成爲一個性格堅毅、體格強壯、武藝出衆的青年。

看到霍去病的茁壯成長，漢武帝心裏非常高興，對他特別寵愛。舅舅衛青對他也另眼相看。

漢軍反擊匈奴的消息，特別是舅舅衛青統率大軍大敗敵軍的消息，不斷傳到長安。年輕的霍去病心裏一直不能平靜。他幾次請求漢武帝讓他隨軍出征，但是年紀太輕，怎麽好上戰場領兵殺敵呢！

這次反擊戰開始前，霍去病再一次提出自己的要求。

小鷹只有通過飛翔，才能搏擊長空。爲了讓霍去病在戰鬥中鍛鍊成長，漢武帝終於答應了霍去病的請求，並特地命令衛青，挑選八百名驍勇矯捷的騎兵，歸霍去病指揮，還授予他剽姚校尉的軍職。「剽姚」兩個字就是勇敢敏捷的意思。

霍去病幾年來殺敵衛國的壯志實現了。他與匆匆地帶領八百名健兒，隨着舅舅衛青來到了定襄。

衛青本來打算叫霍去病和他率領的騎兵留在大營作爲後備部隊，不讓他冒着風險遠出作戰。但霍去病苦苦請求，最後衛青只得答應他率領八百名騎兵單獨行動。

臨行前，衛青再三叮囑霍去病不要走得太遠，見到大隊匈奴騎兵就要回來。

二

霍去病率領八百名騎兵，像一羣剛出樊籠的小鳥，飛快地向前奔馳。他沒有把舅舅臨行前的叮囑放在心上，倒很希望能碰上一隊匈奴騎兵，好痛痛快快地打個硬仗。

衛青親自坐鎮大營，專心等待着各路的捷報，好準備隨時策應。

一整天過去了，各路大軍推進了一百多里。晚上，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和李沮四路漢軍陸續回來了。

他們向衛青報告說，路上沒有碰上匈奴大軍，只遇到一些零星的匈奴騎兵。他們有的殺死了幾百名匈奴兵，有的俘虜了幾十名。由於摸不着敵人的底細，只好先率軍回來。

四路人馬戰果不大，但漢軍自己也沒有受到什麽損失。令人担憂的是：趙信、蘇建的兩路騎兵及霍去病的小隊人馬，一直沒有信息，衛青怕他們出了岔子，連忙派別的將領前去接應。

直到第二天早上，只見蘇建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跑回來了，衛青忙問：「怎麽啦？蘇將軍怎會弄得這樣狼狽！隊伍哪裏去了？」

蘇建喘着氣，邊抹眼淚邊說明情況。

原來蘇建和趙信的兩路人馬相距不遠。當他們進入匈奴境內，剛巧碰到了匈奴大軍。敵人人多勢衆，經過激戰，漢軍死傷了一大半。

趙信本來是匈奴的一個頭領，後來投降漢朝，當了將軍。這時看到情況不利，變了心，向匈奴投降了。蘇建陷於孤立，只好帶了幾百人，死命殺出重圍。匈奴大軍緊追不放，結果漢軍死的死，傷的傷，只逃回來他一個人。

衛青見蘇建和趙信的兩路漢軍全軍覆沒，趙信又投降了敵人，心裏非常難過。而且霍去病的八百人也沒有音訊，會不會出什麽差錯，這使他更加坐立不安起來。

這時，營門外忽然傳來了衛士們的歡呼聲：「剽姚校尉回來了！」

衛青喜出望外，趕快跑到營門外一看。只見騎在白馬上的霍去病，右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正朝大營疾馳而來。八百名騎兵緊跟在後，還押着兩個匈奴貴族模樣的俘虜。

衛青這才放了心，急切地探問霍去病這次戰鬥的經過。

原來出發的那天早晨，霍去病他們一直往北馳去。開始時草原上靜悄悄的，看不到一個人影。

肚子餓了，他們吃了一點隨身帶來的乾糧。他們越走越遠，離開大營已經好幾百里路了。

夜幕逐漸降臨大地。塞北的春夜，天氣還是那麽寒冷，水壺裏的水都結成了冰塊。他們還是堅持下去，誰也不願掉轉馬頭往回走，而是倔強地前進，再前進！

他們在馬上渡過一個漫長的夜晚。當曙光出現在草原盡頭的時候，才看到前面隱隱約約地出現了一排形狀像饅頭似的東西。這就是匈奴人所搭的帳篷。

霍去病和伙伴們馬上興奮起來，霍去病下令大家停止前進，接着把八百人分成幾隊，繞着向帳篷包抄過去，近了，更近了，霍去病大喊一聲，帶頭朝一座最大的帳篷猛衝過去。

這是一座匈奴貴族居住的大帳篷，帳篷的主人這時候正睡得香甜，他們在夢中也萬萬沒有料到漢軍會在這裏出現，因此一點也沒有防備。

等他們發覺，拿起武器抵抗的時候，勇士們已經衝進了帳篷。

第一個衝進來的就是霍去病。他一眼瞧見一個肥頭胖腦像王爺模樣的人，正準備往外溜，立即一躍而上，只見白光一閃，已經一刀砍下對方的腦袋。

帳篷裏的敵人像一窩受驚的黃蜂，到處亂竄亂叫。

八百名勇士分頭闖進每一座營帳，刀砍槍刺，把全部帳篷都搗毀了。

小部隊在這裏不能久留，因爲敵人知道了，一定會出動大隊人馬進行反撲。

霍去病下令把兩個被活捉的貴族綁起來縛在馬上，立即帶領八百騎兵，馬不停蹄地返回大營。

後來經過盤問，才知道那個被霍去病砍了腦袋的，是匈奴單于的叔祖父籍若侯產，被活捉的兩個人，一個是匈奴的相國，一個是單于的叔父羅姑比，都是匈奴的奴隸主大頭領。

總的來說，漢軍這次出師勝負相當。但霍去病統率的八百健兒，深入敵後，首戰告捷，一舉踏破敵營，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霍去病第一次出師，便嶄露頭角，充分發揮了戰鬥的才能。

大軍班師回到長安，漢武帝在皇宮裏親自接見衛青和霍去病。

漢武帝把霍去病叫到面前，撫了撫他的後背，興奮地說：「初生之犢不畏虎。你年紀輕輕的，打起仗來却這樣英勇。朕一定要好好獎賞你。你一往無前，勇冠三軍，哈哈，朕就封你爲冠軍侯吧！」

現代體育競賽中，得第一名的稱爲「冠軍」，就是從霍去病封號發展而來的。

三

黃河從青海朝北流向甘肅，在內蒙古折向東流，形成迂迴曲折的河套。在河套以西，橫亘着祁連、合黎兩座大山。兩山南北對峙，中間地勢低平，形成一條狹長的走廊，歷史上稱它爲「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內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自從匈奴強大以後，這一帶一直控制在匈奴奴隸主的手裏。匈奴的右賢王和他所屬的渾邪王和休屠王，佔據了這條通道。他們南面聯絡羌人，西面控制西域各國，對漢朝形成了嚴重的威脅，也隔斷漢朝跟西域各國的聯系。

爲了解除這種威脅，斬斷匈奴的右臂，漢武帝决定發動一次河西戰爭，把這個地區奪回來。

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因爲匈奴右賢王手下，擁有十多萬強悍善戰的騎兵，而且這一帶地形複雜，路途遙遠，崚嶺荒漠縱橫交錯，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

漢武帝知道，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除了要有一支精銳的騎兵外，還必須有一個堅強果斷，機智靈活的好統帥。

選派誰担任統帥呢？

朝廷上下並不缺乏久經沙場的將軍，但是在將軍如雲的情況下，漢武帝考慮再三，最後還是選了朝氣蓬勃、年輕有爲的霍去病。

公元前一二一年春天，還只有二十歲的霍去病，被任命爲驃騎將軍，率領一萬精銳的騎兵，從隴西出發了。

跨過高山，渡過急流，這支軍隊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

大軍所到之處，無堅不摧，勢如破竹。僅六天時間，就把匈奴的五個部落打得落花流水，差點把單于的王子也活捉了。

匈奴的渾邪王和休屠王看到漢軍來勢凶猛，連忙調集兵馬，趕築城堡，準備頑抗。

霍去病擺出準備乘勝發動正面進攻的架勢，但臨時突然兵鋒一轉，避過敵人嚴密設防的地帶，突然插進敵人力量薄弱的側翼。

一萬騎兵口銜竹箭，馬摘響鈴，悄悄地沿着焉支山山麓，一口氣奔馳了一千多里。

渾邪王和休屠王還摸不到霍去病的去向，他們已經來到了居延海。

居延海是匈奴盧侯王和折蘭王的駐地，他們以爲漢軍還遠着吶，沒料到霍去病的軍隊，會一下子出現在面前。

盧侯王和折蘭王倚仗自己人多，匆忙組織人馬還擊。一場短兵相接的肉搏戰開始了。

漢兵猝然而至，直插敵人後方，對敵人是個打擊。但他們到底千里跋涉，長途奔馳，人馬非常疲憊。加上一到這裏，沒有休息，便馬上投入戰鬥，因此激戰了一陣之後，開始有點支持不住了，情勢多麽危急啊！

霍去病知道：在這遠離後方，既無退路，又無援兵的情況下，如果打不過敵人，陣脚一亂，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在這勝敗攸關的關鍵時刻，將帥的决心和精神面貌，對戰士們的士氣，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只見霍去病圓瞪怒目，大吼一聲，舉起寶劍，縱馬帶頭衝向敵陣。

戰士們看到主將親自帶頭衝鋒陷陣，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他們忘記了極度的疲勞，受傷的戰士們也忘記了身上的傷痛，跟着霍去病，奮不顧身地向敵人猛撲過去，刀槍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喊殺聲震響整個原野。

匈奴騎兵哪裏經得起這樣猛烈的衝擊，他們絕望地呼叫着，紛紛跌落馬下。

「衝啊！」霍去病高亢嘹亮的喊聲又響了起來，這是戰士們是多麽熟悉、多麽親切的聲音呀！

一萬騎兵像從天而降的雷霆，像黃河傾瀉而下的急流，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

這一場漂亮的殲滅戰，直殺得敵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戰鬥中，一共殺死的匈奴騎兵八千九百六十多人。匈奴的盧侯王和折蘭王當場被擊斃，渾邪王的王子和匈奴的相國、都尉當了俘虜，戰士們還繳獲了大批物資和牛羊，連休屠王祭天的金人，也成了漢軍的戰利品，留下的匈奴軍遠遠地逃走了。

鑼聲響了，戰士們停止了追擊，霍去病指揮大家打掃戰場，整頓隊伍，士兵們的臉上，呈現出勝利的喜悅。第一次的河西之戰，就這樣取得了勝利。

勝利的消息傳到長安，漢武帝特地下達詔令，對霍去病和他的部屬進行慰勉和嘉獎。爲了繼續殲滅匈奴在河西地區的勢力，完全控制「河西走廊」，第一次河西之戰後不久，當年夏天，漢朝又發動了第二次河西戰役。

這一次戰爭的部署是：西路由霍去病和公孫敖各率幾萬騎兵，從北地出發，攻擊匈奴的右賢王，爲了策應西路，由張騫和李廣率軍隊從右北平出發，攻擊匈奴的左賢王。

張騫和李廣分路出發後，李廣的四千騎兵受到左賢王大軍的團團圍困。激戰兩天，損失不少人馬，張騫才率領一萬騎兵趕到，兩軍合力奮戰，匈奴才引兵退去。

東路的戰爭沒有打好，給西路進攻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霍去病還是率軍按原計劃挺進。他叫公孫敖帶領人馬，沿焉支山北邊，作正面的進攻，他自己則率軍朝「河西走廊」北面，深入二千多里，直抵居延海，計劃跟公孫敖的軍隊兩路夾攻，全殲渾邪王和休屠王的主力。可惜公孫敖在進軍中，迷失了道路，不能按預定計劃

跟霍去病會師。

這樣，霍去病遇到的困難更大了，但是擺在面前的困難，一點也沒有影响這位青年將軍的堅強意志，這次深入敵後的進軍，使他在軍事上更加成熟了，戰鬥經驗也更加豐富了，有時，他對敵人發起突然的襲擊，打得敵人叫苦連天，有時，他採取隨機應變，鬼神莫測的戰術，把敵人弄得暈頭轉向。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戰鬥，霍去病的遠征軍風塵僕僕，一直打到小月氏的邊境，在各次戰鬥中，一共殺死敵人三萬多，俘獲匈奴的王子、相國、將軍、當戶和都尉等一百多人，連單于的閼氏也成了俘虜，匈奴的單桓王由和酋涂王在吃了敗仗之後，率領二千五百人投降了漢軍。

霍去病率領的遠征軍，經過艱苦的戰鬥，雖然也損失了十分之三，但總的來說，是以較小的代價，換取了巨大的勝利。

從此，霍去病的威名傳揚四方。

在朝廷上，年僅二十歲的霍去病已經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並且同大將軍衞青並駕齊驅了！

四

經過兩次河西之戰，匈奴的主力受到嚴重的損失，不得不退出河西地區。河西地區的祁連山和焉支山一帶，林木繁茂，水草肥美，是匈奴人的主要牧場，匈奴失去這塊地方，在經濟上的損失也是非常巨大的，當時匈奴當中，流傳着這麽一首歌謠：

「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
亡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依稺斜單于老羞成怒了，他思前想後，認爲渾邪王和休屠王作戰不力，被霍去病打得落花流水，結果才丢掉這塊好地方，他把怒氣一古腦兒發洩到他們身上，便派人叫他們前去受罰。

渾邪王和休屠王禍不單行，剛剛吃了敗仗，又要接受處罰，他們想：「這次即使不被單于殺死，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目前要抵御強大的漢軍，等於以卵擊石。目前唯一的出路，便是向漢朝投降。」

渾邪王和休屠王商量停當，便派使者到漢朝那裏去接洽投降的事。

剛巧將軍李息正領兵在黃河西岸築城。他接待了渾邪王的使者，並馬上派人到長安，把這個消息報告給漢武帝。

接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漢武帝倒有點猶疑不決起來。接受投降吧，匈奴情況複雜，萬一敵人施的是假投降的詭計，那就會上當吃虧；不接受投降吧，對方要是眞心歸降，失去了好機會又很可惜。考慮來考慮去，漢武帝又想起勇敢機智的霍去病來了。漢武帝決定派霍去病去完成接受投降的使命。

就在公元前一二一年的夏天，霍去病帶領一萬精銳的騎兵，出發到河西去，接受渾邪王和休屠王的投降。霍去病還沒到達河西，情況就發生了意外的變化。

原來渾邪王派使者去催促休屠王帶領人馬前來投降時，休屠王聽了部下的讒言，忽然變了卦，他左推右推，就是遲遲不肯動身。

渾邪王騎虎難下，只好橫了一條心，帶領人馬衝到休屠王的軍營，殺死了休屠王，乘勢收編了他的隊伍。

渾邪王和休屠王部下不少人，本來就不願意投降漢朝。他們就在這時到處煽動，製造混亂，拚命反對渾邪王的決定。眼看一場騷亂就要發生，霍去病知道情況後，急速率軍渡過黃河，朝渾邪王的隊伍迎了上去。

兩軍對陣了。漢軍只有一萬人，對方却有四萬多，力量相差四倍。聽說霍去病帶領漢軍來了，匈奴隊伍裏就有人開始逃跑，弄得人心惶惶，再拖延一下，整個隊伍就有一哄而散的危險，受降也就無法進行了。

在這緊要關頭，霍去病當機立斷，帶了部分軍隊，飛馬馳入渾邪王陣中。他一手握劍，一手抓住了渾邪王。放開喉嚨，對匈奴士兵高呼：「你們的渾邪王已經投降了大漢。願意歸順的，朝廷決不會虧待你們！如果有誰胆敢陰謀搗亂，當場斬首，決不寬恕！」

漢軍將士乘勢衝過去，殺死了正在逃跑和企圖反抗的幾千匈奴兵。

看到霍去病剛毅的神色和當時的情勢，幾萬匈奴兵再也不敢隨便逃跑和搗亂了，隊伍很快地穩定了下來。

爲了防止再發生意外，霍去病立即派人護送渾邪王乘上驛站的馬車，先到長安去見漢武帝。接着，親自率領全部匈奴部衆，渡河來到河東地區。一場驚險的受降戰鬥，就在霍去病的指揮下，順利地結束了。

漢武帝大爲振奮，他下令調集兩千輛馬車，迎接渾邪王和他的部衆，並在長安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慶功大會，設宴欵待大批歸降的匈奴將士。

接着朝廷選擇部份匈奴歸降士兵，參加邊塞的防守。把留下來的匈奴人，分別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等五郡的邊塞地區，號稱「五屬國」，直接接受各郡地方官的監護。

定居下來的這些匈奴人，准許保持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從此，他們就同漢族人民和平相處，互相融合。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藝術，也跟着不斷地在這一帶得到推廣。

匈奴奴隸主受到漢軍的幾次打擊，渾邪王又率衆歸順了漢朝，軍事力量大大削弱，不得不退到遙遠的大沙漠以北地區。

烽火連天，動蕩不安的河西地區，逐漸成爲和平安定、生產發展的農牧區。漢朝先後在這裏建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四個郡，總稱「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正式歸入西漢的版圖，從此，漢朝和西域各國的道路，完全暢通了。

五

匈奴奴隸主受到慘重的打擊，退到漠北以後，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處心積慮，妄想有朝一日，能够捲土重來。

匈奴單于接受漢朝降將趙信的建議，把王庭（匈奴朝廷的所在地）主力部隊以及輜重、車輛，全部遷移到漠北。他們認爲這裏離漢朝非常遙遠，漢軍鞭長莫及。

他們正好乘機爭取喘息時間，整頓軍隊，以後再向漢朝發動進攻。

漢武帝及時識破了匈奴奴隸主的詭計，決心乘勝追擊，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時機。經過連續兩年緊張的準備，公元前一一九年，漢朝調集了十萬騎兵，準備深入漠北，給匈奴奴隸主以毁滅性的打擊。

這次戰爭的規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戰爭的任務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艱巨。軍隊必須越過渺無人烟的沙漠和荒原。糧草、飲水和各種物資的補給，都關係到這次戰爭的勝敗。因此，除了作爲主力的十萬騎兵，還出動了幾十萬步兵和十四萬頭馬匹，迢迢千里地跟隨騎兵北上，轉運各種糧食和兵器。

幾十萬大軍誓師出發。鼓角相聞，旌旗蔽空，隊伍長達數百里。大軍的統帥，就是大將軍衞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

從俘虜口中知道，匈奴單于的主力在狼居胥山。（今蒙古克魯倫河上游）。漢武帝命霍去病担任主攻，從代郡和右北平出塞，直指狼居胥山。衞青則從定襄出發，進攻左賢王的軍隊，從側翼牽制匈奴兵力，配合霍去病的東路軍作戰。

東路統帥霍去病和西路統帥衞青，各率領五萬騎兵。爲了保證東路主攻任務的完成，霍去病統率的騎兵，都是經過嚴格訓練、久經戰陣的精銳部隊，將領們也是最出色的猛將。

根據沙漠作戰的特點，霍去病還大胆選用了留居匈奴時間較長的漢人和投降漢朝的匈奴人作軍校，如漢人趙破奴，匈奴人復陸支、伊即靬等。他們熟悉匈奴的地理環境，善于在沙漠地帶作戰。

就拿趙破奴來說吧，他本是山西太原人，小時候被匈奴虜去，在匈奴長大成人，對匈奴的情況十分熟悉。後來逃歸漢朝，多次跟隨霍去病出征。是漢軍中的「匈奴通」，也是霍去病得力的軍師和响導。

霍去病率領東路軍，一口氣前進了幾千里，一心想尋找單于的主力進行決戰。不巧，單于的主力這時已向西轉移了。

著名的狼居胥山現在眼前。霍去病一聲令下，將士們勇往直前，一氣殲滅了單于留這一帶的駐軍。在攻佔狼居胥山的前後，霍去病率領將士們，就在漠北地區進行了全綫出擊。大軍所到之處，敵人土崩瓦解，望風而潰。

在這次戰鬥中，漢軍一共殺死和俘虜了七萬多敵人，活捉了匈奴屯頭王、韓王和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八十三人。

漢軍將士們登上了高聳入雲的狼居胥山主峯，極目遙望漠北廣闊無垠的原野。爲了慶祝漠北大捷，霍去病下令士兵們，在這裏用泥土和石頭建立起一座高台。

英姿煥發的青年統帥霍去病，登上了高台，歡慶戰鬥的勝利。緊接着，山上山下，响起了將士們的歡呼聲。一百多年來威脅中原的匈奴被打敗了，多麽令人興奮的時刻啊！接着，霍去病在這裏舉行了一次犒勞作戰有功將士的盛會。還帶領全軍，用隆重的儀式，祭奠了爲反擊匈奴奴隸主入侵而陣亡的將士。

在霍去病勝利進軍的同時，衞青統率的西路軍，也深入敵後，消滅了敵軍一萬九千多人。

從此以後，匈奴統治集團分崩離析，匈奴奴隸主不得不退到比漠北更遠、更荒涼的地區。一段時間內，再也無力向南越過大沙漠，威脅漢朝的邊境了。

霍去病在反擊匈奴奴隸主的戰爭中，充分發揮了他的軍事才能，作出了重大貢獻。就在河西戰役取得勝利之後，漢武帝特地在長安爲他建築了一座宏偉豪華的住宅，並問他是否滿意。霍去病却堅決地回答：「匈奴未滅，何以爲家！」

這兩句壯志凌雲的豪言壯語，是霍去病一生的寫照，它一直受到後世的傳誦。

令人痛惜的是，就在漠北戰役後兩年時，即公元前一一七年，霍去病因病逝世了，這一年他還只是二十四歲。對于這一位青年將領的逝世，全國老百姓感到無比的悲痛。

爲了表示對霍去病的懷念之情，紀念他生前卓越的功勛，漢武帝在自己的墳墓旁，替霍去病建造了一座規模宏偉的墳墓，形狀像巍峨挺拔的祁連山，象徵霍去病的形像，就像祁連山一樣的高大。墳墓四周還排列着經過精工雕刻的石像羣。

在霍去病安葬那天，老百姓絡繹不絕地前來參加葬禮。漢武帝還動員過去受霍去病招降歸漢的匈奴將士，一身穿黑色的盔甲，排成長長的隊伍，從長安城一直排到霍去病墳前，作爲送葬的儀仗隊。

兩千多年來，雄偉的霍去病墓和留下來的部分石像，一直屹立在陝西興平縣境內，受到後世的瞻仰。

兩千多年來，青年軍事家霍去病的名字一直成爲抗敵衞國、英勇善戰的象徵。



天譴（一）

〔黎明剿匪〕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古廟逢怪客 憶起殺父仇

雪雖已霽，但路上積雪盈尺，四周都是一片白皚皚。還未到黃昏，天色已一片昏暗，銀灰色的雲層就似壓在頭上。

楊家寨建在魯山上，平日路已難走，如今大雪封山，便更加人烟稀少了。

陣陣的北風，把地上積雪捲起，似白龍一般在半空飛舞，風雪迷漫處，忽有一頭黑色的瘦驢逆風而來。馬上騎客並非虎背熊腰的粗豪漢子，而是一個纖細又弱的姑娘。

這姑娘看來已有十八九歲，上面穿着一件鵝黃色的緞面棉襖，下穿一件翠綠色的厚褲，遠看就像是一株盛放的水花仙。

黑驢來得極慢，但終於還是到了山脚。山脚有一爿酒棚，斜挑着一枝布招，上書魯山老店四個字。布已發黃，但在風中飄揚飛捲，發出一陣震耳的獵獵之聲，顯出幾分生氣。

魯山老店不但賣酒，也賣麵食，更賣雜貨，諸如柴米醬油之類的東西。山上的幾家寨子都有自己的雜貨店，因此魯山老店主要做的是過路客。

也不知是湊巧，還是有意，魯山老店的掌櫃就姓魯，他在魯山山脚開這爿雜貨店已二十餘年，由壯健的一條漢子，做到現在已有點龍鍾，大伙兒都叫他老七。

黑驢未至店前，雖然驢蹄踏雪無聲，但魯老七還是走出店外，搓着冷僵的手掌道：「惠姑娘，你怎地到現在才回來？」

那姑娘跳下驢來，道：「風太大，這畜牲又沒氣力，走一步都要琢磨一下，所以現在才到，魯大叔，我把黑驢寄放在您這裏，過兩天才來取回，餵料到時才跟您算！」

魯老七道：「驢子放在俺這裏沒有問題，不過惠姑娘現在天黑了，天亮才上山吧！」

姑娘道：「我爹正等我拿藥回去治病，我怎還能躭誤？多謝您啦！」

她把話說畢便轉身過去，魯老七一臉認眞地攔在她身前。「俺不是跟你說笑的！現在大雪封山。天黑路滑，危險得很，而且風又大，剛才范家寨的一個小伙子也摔了下來哩！」

姑娘嘴角露出一絲微笑，道：「大叔放心，我會小心了！」

「不！你爹治病固然要緊，但若把你賠上去，或是摔傷了，俺看他要比他自己生病還難受！何況你爹患的又是舊病，急也不急在這一夜！」

姑娘臉色一變，似乎有點意動，魯老七道：「你若不嫌棄地方骯髒的，就在俺這間破店歇一宵吧！」

話剛說罷，聲音尚在風中飄盪，忽然頭頂一片嗚嗚之聲。兩人不由自主抬頭向上望去，只見幾個雪團由山頂滾了下來。

那些雪團來勢極快，而且每下降幾尺，體積便增大了，來至跟前，已大逾雙臂合抱，撞在樹幹上，連樹也歪了，枝上之積雪，撲簌簌飛了下來！

那少女看得目瞪口呆，魯老七也暗暗心驚，輕嘆一聲。「大叔沒騙你吧！」

少女動容地說道：「但爹這次病得眞重……」

「你再看看！」魯老七抬臂向上一指，只見自山上滾落的雪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有好幾個撞在魯山老店的後牆上，震得那座用木板搭成的店子，搖搖幌幌，吱吱亂响。

魯老七臉色大變，叫道：「這場風雪好大！看來我這家店子也不穩當！」

少女此時已打消上山的念頭，急問道：「大叔，那咱們怎辦？」

「你等等俺，」魯老七快步奔入店內，拿出幾個痲繩來。少女一看便知道他的用意，立即上前帮他用繩子拉住木屋。

忙了一陣，魯老七仍不放心，回店拿了些東西，道：「惠姑娘，咱們去山神廟過一夜吧！」

少女把他手上的痲包搭在驢背上，把圍在脖子上的頸巾拉高，遮住口鼻，兩人一驢在風雪中艱辛邁着步子。

山神廟離魯山老店並不遠，只有一里路。這廟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當魯老七與惠姑娘來至廟外，窗上映出火光，魯老七道：「咦，想不到廟內還有人啦！」說着上前敲門。

廟內本無廟祝，這時候有人，自然都是過路的。廟門開了一縫，有人自內向他看了幾眼，認出他，便開門讓他進去。

惠姑娘把黑驢拉了進去，只見廟內生了一堆火，火旁坐着四五個漢子，除了一個比較陌生之外，其他的都是住在山上的人。

一個年老的道：「楊姑娘，這裏暖和一點，你坐過來吧！」

楊惠認得他是隣寨的布販，經常挑着花布，到附近寨子做買賣，便向他點點頭。「大叔也回不了山？」

那花布販苦笑一聲，道：「剛到城內買了一批花布，回來時，遇上這場大雪，眞是倒霉！」他邊說邊用手指擦眼淚，却是被烟薰的。

魯老七看廟內的都是熟人，便解開痲包，抓出幾塊炭來，拋在火上，炭燒紅之後，便踩熄樹枝。一個年青漢子道：「多謝老闆您啦！咱已被烟嗆了半夜！」

魯老七道：「這些樹枝沾上雪水，燒起來自然多烟！」

衆人便一搭沒搭地聊起天來，只有那過路客，蹲在地上，把頭掩在膝上睡着。

魯老七道：「惠姑娘你若睏的話，也瞌一下吧！」

楊惠搖搖頭道：「俺晚上經常讀書到深夜才睡，還不睏！」

花布販豎起拇指讚道：「像楊姑娘這種大姑娘，眞沒話說的！白天帮爹爹裁布做衣，晚上還讀書，咳，附近的媒婆都瞎了眼，怎不替你找頭好婆家？」

魯老七道：「怎會沒有？俺便知道去了幾個了，現在還未成事，九成是惠姑娘眼角高，看不中意！」

楊惠粉臉通紅，輕聲道：「大叔說笑了……俺爹年老身體又不好，俺想服侍他一生……」

花布販哈哈笑道：「這樣說來，楊姑娘這生是不嫁人啦！」

魯老七笑罵道：「胡說！那有大姑娘不嫁人的？原因只有兩個，一個是沒有好匹配的小伙子，一個是要等她爹百年之後。惠姑娘，大叔說得對不？」

廟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窘得大姑娘恨不得鑽進地縫內去！

就在此刻，廟外忽然傳來一陣吱吱的踏雪聲，那叫范長鎮的小伙子叫道：「有人來啦！也許是咱們的老隣居！」

魯老七說道：「不像不像！若是住在山上的，這種天氣出門一定是去買東西，脚步聲便不會這般輕了！咦，還有幾匹畜牲！」

「管什麽？好歹給人家一個方便！」

話音剛落，廟門便响了起來，范長鎮走去開門，只聽外面有個响亮的聲音：「你是廟祝麽？咱們是過路的了，因爲找不到歇宿的地方，天上又下着雪，請行個方便，讓咱們進去避一避！」

衆人心中都想道：「魯老板招子够亮，果然沒被他猜錯！」

范長鎮把廟門拉開，道：「這裏沒有廟祝，咱們也是在這裏避風雪的！若不嫌地方小的，便擠一擠吧！」

門開後，走進三條高大的漢子，一個五十不到，兩個則都在二十三四，三人之後果然還有三頭精壯的驢子，油光細毛，楊惠那一頭看見牠，便自慚形穢地低下頭去。

年紀大的道：「小三，把門關上！」

他聲音低沉有勁，衆人都聽得心頭一跳，忍不住抬起頭來，只見他臉上掛着三條殷紅色的刀疤！

那三道刀疤，在眼下嘴上，由左至右，足足有四五寸長，色雖作殷紅，但絕非新添的，看得出當時一定傷得很重。

那三條刀疤，寬約兩三分，傷口並不齊整，歪歪斜斜的，有點像剛入書塾學寫毛筆字的學童，在九宮簿上寫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那三個字！因此恐怖之中又帶着兩分詭異的氣氛。

刀疤漢子眼光在廟內衆人臉上一掃而過，到了楊惠臉上時，略停一停，神情有點驚詫，似乎料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會遇上一個大姑娘！

衆人被他目光掃過，都有受刑的感覺，心中都是想道：「這人是幹什麽的，怎地殺氣如此嚇人？」刹那間，都齊把頭低下，楊惠更是連打冷噤。

魯老七忍不住緊緊懷內的錢袋，想道：「俺在這裏見過多少人？都未見過這等凶人，難怪惠姑娘會害怕！嘿，早年蒙山那夥流寇的頭子獨眼張，到俺那裏買過馬蹄鐵，也沒他這般可怕……」

正在想着心事，忽又聽那個叫小三的青年問道：「誰還有炭？」

范長鎮同時輕撞魯老七的膝頭，魯老七瞿然一醒，問道：「什麽事兒？」

小三道：「天寒地凍，您老若有炭的，請賣幾塊給咱暖和暖和！要多少錢，您開個價吧！」

魯老七乾笑一聲。「您說什麽話兒，出門大家圖個方便，那能要你的錢！」又抓了兩把炭，加在火上。「大爺，您也是要上魯山的？路不好走呀！」

小三淡淡地道：「路若好走，咱們還會來此？」

「是是！」魯老七搓着手道：「三位面生得很，敢情是外地人吧？來這裏是不是找人？」

小三扭頭坐下，說道：「咱們是過路的！」

衆人見他態度冷淡，都不敢再問，連帶也不敢聊天，廟內的氣氛有點悶。那知刀疤漢子却道：「你們照常聊天吧！」

話雖如此，但衆人都覺得心房發緊，不但不敢開腔，連覺也不敢睡，刀疤漢子向小三打了一個眼色，小三笑道：「諸位老鄉當咱們是什麽人？咱老爺是濟南城內的大富人家。單是米行便有五間……」

刀疤漢輕咳一聲：「金某這張臉是比較難看……咳咳，其實那年咱能拾回這條命，已是菩薩保佑，還顧得什麽？」

魯老七乾笑一聲：「那裏那裏！咱們男人那會講究臉蛋俊醜！嗯，不知金老闆這張臉爲什麽會變成這個模樣？」

刀疤漢苦笑一聲：「俺在家內排行第一，人人均叫俺金老大，但自從變成這個模樣之後，人家都改口叫我金老三了！」

他這句話說得好笑，衆人再看看他臉上那歪歪斜斜的一個「三」字，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小三道：「我家老爺是家內遭賊刦，這張臉便是獨眼張的傑作！」

「獨眼張？」衆人都吃了一驚，魯老七道：「獨眼張那狠人，早十多年前，俺也見過，身上殺氣騰騰，看了都叫人心頭發顫！嗯，幸好他已死了！」

花布販子道：「獨眼張已死了十多年，老闆這張臉……」

刀疤漢哈哈笑道：「幸好那時巳娶妻生子，否則只怕連老婆也討不到一個！」

魯老七道：「老闆有錢，還怕討不到老婆？」

刀疤漢道：「事情雖已過了十多年，但現在想起來還如在昨夜，獨眼張那把明幌幌的刀，就好像還在臉前！」他把毯帽稍微托一托高，噓了一口氣。「諸位莫見笑，到現在俺還不時發惡夢哩！所以一個人有錢並不是最幸福的，平安才是福！」

魯老七深有感觸地道：「不錯不錯！平安是福！」

花布販子道：「照俺看平安也不一定是福，健康才是福！像俺家內那女人，整天躺在床上，又有什麽福？」

刀疤漢子問道：「你女人有病？」

「一對脚癱瘓了！」

刀疤漢點點頭，又伸手拉低氈帽，眼光無意中一瞥，見那姑娘正望着自己，身子撲簌簌亂抖，他濃眉一軒，問道：「大姑娘什麽事出門？」

楊惠矍然一醒，低着頭道：「俺爹生病了，我下山替他抓藥，回來時，大雪封路，回不了家……」

「哦，原來姑娘住在山上的，不知是那一家寨子？」

楊惠輕聲道：「楊家寨！」

花布販接口道：「他爹是楊家寨的裁縫，是俺的好主顧！」

刀疤漢子點點頭，道：「住在山上的都是世居此處的？」

花布販道：「也不一定，不過楊家寨子就全是原籍，沒一個是外人！金老闆認識楊家寨的什麽人？」

楊惠也緊張地睜着一對大眼睛，刀疤漢哈哈一笑。「俺從未上過魯山，那裏有相識的人，隨口問問而巳！」

小三忽然站了起來，道：「老闆，俺要解個手！」

刀疤漢道：「這裏有姑娘，到外面去吧！」

小三應了一聲，拉開廟門，閃身出去，廟門一開，北風夾着雪花似波濤般湧了入來，火堆一暗，衆人都忍不住緊一緊衣襟，刀疤漢正要背對着廟門，頭上的毡帽給風雪一吹，登時滾落地上！

楊惠目光立即向他瞄去，只見刀疤漢伏在地上伸手去抓帽子，火光下，只見他左上耳少了一角肉。刀疤漢頭髮頗長，遮住半隻耳朵，平時甚難看到，可是此際風大，把他頭髮都吹了起來，整隻耳朵便現了出來。

話雖如此，廟內這許多漢子都沒人發覺，只在楊惠一人一直留意着他，這刹那，她臉色大變，身子不斷亂抖，爲恐被人發現，連忙把頭埋在腿上！

刀疤漢抓起帽子把它戴好，輕罵一聲：「他娘的，小三辦事一向都是魯魯莽莽的！」另一個青年立即上前把廟門關上。

魯老七見楊惠身子不斷發抖，關心地問道：「惠姑娘，你冷麽？」

楊惠忙道：「不冷不冷！」

魯老七笑道：「連聲音都變了，還說不冷，坐過來一點吧，這裏比較暖和！」說着又抓了一把炭放在火堆上。

楊惠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只得坐近火堆。

花布販子問道：「金老闆您生意這般大，還有什麽事要你親身連夜趕路的？」

刀疤漢道：「俺岳母病重，所以不能不連夜趕路！」

「您岳母是魯山人氏？」

「不，內人是安丘人氏！」

花布販子哦了一聲，道：「那路還遠哩！」

「是的，碰上這種天氣，唉！」

小三回來，道：「老闆，明早還要趕路，你早點歇吧！」

刀疤漢道：「路上不太安全……」

小三道：「俺來守上半夜，下半夜叫老趙辛苦一下，這裏人不少，諒一般小毛賊也不敢亂來！」

刀疤漢道：「諸位老鄉失陪了！」說罷走至牆角，倚在牆角拉下毡帽。

衆人也因夜深了，紛紛找地方睡覺，只有魯老七與楊惠兩人假睡，却一直合不上眼，一個是因身上帶着錢，一個則是滿懷心事，難以入眠。

風聲漸止，廟內的火堆光綫忽明忽暗，映在諸人臉上，看來有點詭異，那小三站在廟門後，腰杆子挺得畢直，過了一陣，那個老趙便來接替他，這人臉上凶煞之氣更重，一對眼睛不斷在廟內掃來掃去。

天色終於亮了，衆人還是被凛烈的北風吹醒的，只見刀疤漢與那兩個漢子拉着黑驢出廟而去，魯老七向其他人招呼了一聲，也出廟了，楊惠緊緊跟在他背後。

魯老七道：「現在上山還早啦！」

「我知道，我到大叔店內坐下吧！」

魯老七道：「大叔歡迎，我店內還有麵條，回去煮一鍋請你！」

魯山老店幸好無事，魯老七開了門，抓了一把竹掃帚，把門口積雪掃在一旁，然後入內煮麵，楊惠坐在一旁發怔，好像有什麽心事似的！

魯老七道：「惠姑娘不用急，出太陽啦，等下有人上山時，你跟他們去吧！」

楊惠唔了一聲走出店外張望，果見天上太陽高掛，映在冰雪上，反出一片眩目的白光，她雙眼忽然射出兩股復仇之火！

× × ×

太陽雖然猛烈，冰雪尚未消融，但楊惠在午前已返回楊家寨她家內。

「爹，我回來啦！」

屋內傳來一個咳嗽聲，楊惠推門進去，只見床上露出一顆尖削的腦袋，一隻瘦骨嶙峋的手掌把棉被推低幾寸，一張老臉滿是皺紋，單看模樣，這躺在病榻上的老人，不說也有五十五六歲啦。

他便是楊家寨唯一的裁縫楊儉，楊儉看見女兒，雙眼露出慈愛的光輝，喘着氣道：「回來便好，路上沒事吧？」

楊惠嘴一動，忽又轉身出房，道：「您今早一定還未吃啦，女兒先替你熬稀飯、煮藥。」

楊儉道：「爹吃不下，鍋內還有兩個冷鍋鍋頭，你若餓了，先弄熱吃吧！」

「我不餓，剛在魯大叔那裏吃過一大碗麵哩！」灶房就在楊儉睡房的附近，楊惠塞了一把乾草入灶堂，生起火來。

楊儉咳了一陣嘴角湧出一股鮮血，他連忙掏出枕頭下的手絹把血拭掉，喘了口氣才問：「你昨夜在魯老七那裏過夜？」

楊惠嗯了一聲，道：「爹，你別說話，歇着吧，弄好藥，我叫醒你！」

也許老人病得確不輕，亦也許他昨夜惦記着女兒睡不着覺，這時候閨女回家心頭寬暢，再咳了一陣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楊惠煮稀飯，又要燒藥，但她做來顯得甚是輕鬆，還到缸內掏了一把咸菜出來，用清水冲洗，最後又洗了兩顆咸鷄蛋，放在鍋內，輕輕走到楊儉房內，見他睡着了，把被子拉好，便返回自己的房內。

楊惠把房門關上，打開衣橱，在下面找出一張發黃的炭像來，像內的人正在壯年，劍眉虎眼，英氣勃勃，高挺的鼻子及嘴角的傲氣，與楊惠有幾分相像。

楊惠抓着炭像發了一陣怔終於咬咬牙把像收好，拿着放在針綫的竹筐後，便到灶房裏去。藥弄好了，她把它傾在碗內放在桌上吹凉，又把灶內的火熄了，收起針綫，捧着藥到楊儉房內，輕聲道：「爹，喝藥吧！」

楊儉睜開無神的眼睛，掙扎着要坐起來，楊惠連忙扶着他，用湯羹餵他喝藥。

一大碗黑黝黝的藥湯，全部灌到楊儉的肚子內去，楊惠收了碗，再捧進稀飯及兩個菜來。

楊儉吃了稀飯後，又倒頭睡下，楊惠自己吃了一點，便忙着做衣服，楊儉又喝了一次藥，精神大有好轉，忍不住嘆道：「那叫關三帖的草藥郎中眞有兩下子，當年不是他留下這張藥方，只怕爹早巳去找你爹啦！」

這話好不奇怪，但楊惠並不愕然，溫聲安慰他道：「爹放心，再歇一兩天你便能下床啦！」

楊儉乾癟的臉龐露出一絲笑容，道：「這幾年若沒有妳，我也不知如何過！爹不能拖累妳的前程，過了年也該替你找頭好婆家啦！」

楊惠道：「爹別掛念，是女兒自己不想嫁人！」

楊儉笑道：「那有不生蛋的母鷄？」

楊惠嬌憨地道：「前年咱們不是養了一隻麽？」

楊儉道：「傻話，爹是拿個比喻，不嫁人的女人也不是沒有，像尼姑道姑，便都不嫁人。」

楊惠不想再跟他說，扶他躺下。「這種閑事，待爹病好了再說！」

第二天，楊惠便開門做生意了，現在巳是臘月中，上門來做新衣的人極少，都是來催貨的，因此楊惠忙得團團轉，又要服侍爹爹喝藥吃飯，只得熬夜。

第四天，楊儉果然巳能下床，那關三帖留下的藥方，的確眞神效，服了三帖之後，咳嗽止了，心頭舒暢了，人也精神了，家內的事便由楊儉負責。

他倆一口氣趕了幾天，到臘月二十的最後一次墟期前，總算都趕好了，父女倆趕了一趟墟，辦了年貨，才舒了一口氣。

楊惠才歇了一天，楊儉便把大門關上，道：「阿惠，這幾天，你把工夫都丟廢了，快在爹面前練一遍，讓爹看看！」

楊惠道：「別忙，爹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楊儉笑道：「阿惠，是不是你這次下山遇到什麽合意的小伙子！」

楊惠嬌羞地道：「女兒不是跟你說笑，我是有件重要的事幾乎忘記告訴您！」

楊儉見她說得嚴重，心頭微微一怔，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問道：「什麽事兒，這般緊張兮兮的？」

「爹，以前你對女兒說過，我爹以前是讓一個臉上有三道刀疤的凶人殺死的是麽？而且這人還缺了一角左耳！」

楊儉臉色微微一變，問道：「阿惠，你這次下山看到什麽？」

「女兒遇到這樣的一個人，他臉上有三道刀疤，歪歪斜斜地，像小孩子學寫毛筆字，寫的一個三字！」

楊儉道：「殺死你爹的人，他臉上的刀疤是怎樣一個樣子的爹也不知道……」

楊惠急道：「那爹上次又說……」

「別忙……」楊儉裝了一袋烟，悠悠地吸了一口道：「你先把經過告訴爹！」

楊惠便把大雪封山，自己與魯老七到小廟內過夜，後來那三個過路客也到小廟避風雪的事，仔細說了一次。

楊儉又吸了一口烟，道：「看年紀，倒也有幾分光景……」

「爹……」楊惠一臉期望地道：「您以前說待我大了之後，才告訴女兒的家事，現在女兒年紀巳大啦，您也該說了！」

「不是爹不肯告訴你，只是那人武功十分厲害，爹怕你輕舉妄動，反而要賠上一條小命！」

楊惠沉着地道：「爹，你也該清楚女

兒的性格，我絕不是個衝動的人！」

楊儉沉吟道：「那凶人還暗中查問你爹的祖籍及情況，看來他對你也有所懷疑，這樣說來那金老闆便是你的殺父仇人，這可能性又增加了幾分！」

「女兒面貌跟我爹長得很相似？」

楊儉笑道：「傻丫頭，你爹是堂堂男子漢，你又長得漂亮，十足的一個女人，面貌怎會一樣，神態倒有幾分相似，論面貌，你自然比較像你娘！」

楊惠傷感地道：「爹，你爲何不告訴我娘的情況？她到底是生還是死？」

楊儉把烟灰敲掉，道：「咱們一件一件來說，你爹姓夏名揚雄，在袞州開了一家藥店，還收了幾個徒弟教武……」

「爹，我爹武功很高？」楊惠第一個爹字，是指眼前的楊儉，第二個爹字，便是指夏揚雄，楊儉自然知道。

「你爹的武功在袞州城算得上是數一數二，不過那凶人比你爹更高明。」

楊惠忙問：「爹，你跟他比如何？」

「爹不是袞州人，我祖上便是做裁縫的，我自小學武不喜歡留在家內，因此四處游蕩，有一次來到袞州恰好生病，於是到你爹藥店抓藥，可是當時我的錢只够付一次藥錢，後來你爹知道了，不但不收我的藥錢，而且還叫我搬到他那裏住宿。」

楊惠截口問道：「你就是這樣認識我爹的？」

楊儉點點頭，道：「不錯，那時候，你才剛滿三歲，我有機會看過你爹教徒弟，他却不知道我曾學過武功，而且我相信我的功夫比他活，因爲我經驗多，學武之人，除了基本功夫要過硬之外，最要緊的是能應變，而你爹爹就是欠缺這方面！」

「你在我爹家住了多久？」

楊儉不答，續說下去。「我住了三天，是住在武館內的，武館在藥局隔隣，你爹一家便住在藥局樓上。那一夜，星月滿天，你因發燒啼哭，你爹抱你到武館哄你，就在此刻，那夥凶人來了，他們殺了進來，你爹把你塞在我手中，便奔過藥局那邊，他手上只有一柄匕首，那賊梟，抓着一柄單刀，你爹不是他敵手……」

楊惠垂淚道：「爹，你當時爲什麽不助我爹一臂之力？」

楊儉道：「我怎會甘於袖手旁觀，當時武館內住着幾個小伙子，他們也都抓起木棍與對方厮殺，可是那夥賊子也都不是弱者，你爹的徒弟都是學武不久，不一陣便已紛紛倒地！

「我當時身上的熱仍未退，渾身無力，但感于你爹的恩情，所以把你抱入內堂，抄起一根木棒，便衝了過去。可是我雖然拚命衝殺，但仍挽救不了大局，那時你爹已被賊梟砍了一刀，他自知難以倖免，拚命上前，揮動匕首向對方刺去，那賊梟大概想不到他會拚命，一時閃避不及，便被你爹在他臉上劃了三刀！由於當時你爹已受傷，力道不足，所以刀勢不穩，那三刀劃得不直，也有可能！」

說至此，楊儉臉上露出痛苦之色，又裝了一袋烟，引火燃着，猛吸幾口。「我掃倒一個匪徒之後，氣力已經使盡，被那賊梟衝過來，一脚踹在爹胸膛，我只知道當時自己吐了一口血，便什麽也不知道了，直至我醒來時，那夥賊人已跑了！」

楊惠問道：「隣居沒人來搶救麽？」

「有，也許因爲居隣聽見聲音，走過來查看，所以那夥賊人匆匆洗刧了錢財便作鳥獸散。而我也是被隣居救起的！那時你爹還未斷氣，說要找我，隣居抬我到他面前，他說他不行了，叫我照顧你母女，當時我雖然身受重傷但也一口答允了！」

楊惠又問：「那麽我娘呢？」

楊儉低頭把烟灰磕掉，又裝了一袋烟，道：「你爹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便斷氣了，後來我歇了一陣，便託人上樓找你娘，却遍找不到。我醫好傷之後，抱着你四處找她。

「我見過她兩次，所以記得她面貌，到你五歲時，我終於找到她了，可是她當時已嫁給一個姓馮的老頭，還生了一個女兒！」

楊惠痛哭道：「娘爲何要改嫁？」

「我知道之後，便也不去問她，只得帶你回來此處，對同鄉稱你是我女兒，你娘因病重而歿，所以我心灰意冷才回來，他們都沒懷疑，這些你都知道！」

楊惠問道：「我娘嫁到何處？」

「諸城，那姓馮是當地一個財主！」

楊惠對自己母親改嫁之事，頗不以爲然，楊儉道：「阿惠，你娘當時還年輕，改嫁也屬應該，唉，你年紀還小，很多事不能明白！」

楊惠停了一下，再問：「爹，照你看，我現在的武功跟那凶人相差多少？」

楊儉道：「你比爹伶俐學得很快，又能吃苦，看來是不比爹當年差，但你缺乏經驗，經驗對任何人來說都極是重要！」

楊惠半撒嬌地道：「你還未答女兒的話！」

楊儉道：「爹自忖在盛年時也不如那凶人！」

楊惠垂頭喪氣地道：「這樣說來，女兒這段血海深仇，豈不是沒法子報？」

楊儉安慰她道：「古人有說過這樣的話，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再過十多年，那凶人也該六七十歲了，一個人到那種年紀氣力難免較衰，到時候，你便會擊倒他，報却大仇！」

楊惠道：「不，十年我等不了！爹，你快替我想個辦法！」

楊儉苦笑一聲。「阿惠，你我雖不是親父女，但爹一直視你如親生女兒！爹這一生又沒有討老婆，又沒孩子，把你當作命根，假如爹有辦法，爹早就代你去殺他了，何况你爹對我有恩！」

楊惠伏在楊儉的膝上，哭道：「爹，你待我眞好！」

楊儉撫着她的頭髮，笑道：「傻丫頭，爹與你相依爲命，能待你不好麽？你若有什麽三長兩短，爹也不能活下去了，所以爹雖不反對你去報仇，可是你也不能魯莽，起碼要有七分的把握，才可以去找他，爹若還未死，自然也會去！」

「但爹你的身體……」

楊儉笑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你爹雖只讓我食住了幾天，但若果沒有他的藥，爹這條命早已報銷啦！」

楊惠道：「你把女兒撫養成人，早已報了恩！」

楊儉又撫了她一下頭髮笑道：「撫養你成人，爹並不太費力，這十多年來，若沒有你在身邊，我日子也不知怎樣過！」

楊惠道：「爹，你以前爲什麽不找個人作伴？」

楊儉笑道：「不是找到你了麽？」

楊惠道：「我是說替我找個娘！」

楊儉臉上肌肉痛苦地一扭，搖搖頭道：「爹年輕時很風流，認識了一個歌妓，可惜……」

楊惠道：「爹怎會看上一個歌妓？」

「她是純潔的，可惜她娘嫌我窮…」

「後來呢？」

「後來也不知她去了那裏？」

「你沒去找她？」

楊惠笑道：「她母女四處賣唱爲生，爹去那裏找她？」

楊惠道：「她娘也要賣唱，自己窮，還會嫌別人窮？眞是豈有此理！」

「因爲她認爲她女兒條件足，可以嫁給有錢人家，讓她後半生能享享清福！小虹是個孝順的女兒，她不敢拗她娘的意思，所以這件事便吹了……」

「她名字叫小虹？」

「嗯，姓蕭名虹，爹一向叫她小虹。我知道她對我是眞心的……」楊儉臉上的肌肉又扭在一起。「她曾經表示要把身子交給我，但爹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既然不能結合，又怎能害了她的終生？」

「爹，您眞好！嗯，也許她現在還念着你哩？」楊惠忽然想起一件事：「爹，說不定她娘已死，你爲何不去找她？」

楊儉失笑道：「傻丫頭，這時候她也四十多歲啦，說不定已抱孫子了！」

楊惠也笑了起來，楊儉笑容一斂，道

「快把武功練習一遍！」

楊惠應了一聲，把衣衫結紮一下，就在天井內打了幾套拳，楊儉點點頭，道：「力道是不差，唉，總是缺乏經驗！以前爹教你的棍法，你也練一遍吧！」

爲了方便携帶，楊儉教她的是一套雙短棍法，楊惠不大喜歡，平常比較少練，因此楊儉看後不大滿意。楊惠急道：「爹，女兒以後勤加苦練就是！」

楊儉點點頭。「這套棍法可以破刀法，可惜帶着雙棍上路不太方便，明日我去買一對單刀，以後便開始教你刀法，不過這棍法也不可荒廢了！」

話音剛落，房門忽被人敲响，楊儉問道：「誰呀？」

外面傳來一個婦女的聲音：「楊大哥，有主顧上門了！」

楊惠認得她是對面山林大嫂的聲音，便要去開門，楊儉急道：「把棍子收起來，這女人嘴多！」說罷走去開門。

楊惠連忙走入內堂，門外立着一男一女，女的正是山林大嫂，男的却是個陌生人，楊儉微微一怔，山林大嫂道：「這位大哥聽說咱寨子內有個出名的裁縫，所以找了上來說要趕做一件新衣過年，嘻嘻，楊大哥，這份佣金你不會短了我的吧！」

楊儉彎身向那男的道：「這位爺，您的衣服幾時要？」

「明天就要？」

楊儉笑道：「太快了吧？要做什麽衣服？」

「布我已拿來了，做一件棉長袍！」那人把布拎了出來，是塊上好的藍綢布。

楊儉道：「對不起，棉長袍咱們趕不來！」

那男的道：「工錢不計，好歹請你趕一趕，我看這時候，你手活兒也不多吧！這樣吧，咱們給您三倍工錢！」

楊儉有點心動道：「後天下午才成，要再早，就算十倍工錢，俺也賺不了。」

那男的沉吟了一下，道：「那好吧，請你手工細一點，過了年俺還要穿！」

楊儉笑道：「這個自然，那有只穿一次的道理！」

「不是，俺老闆的義子二月要成親，俺可也得穿體面一點！」

「好好，請您等一等！」楊儉轉頭叫道：「阿惠，拿尺子來！」

楊惠在內應了一聲，把針綫尺子拿了過來，目光一及，微感一怔，那男的也似是一呆，乾笑一聲：「眞巧，原來姑娘住在這裏！」

山林大嫂忙道：「咱們的阿惠姑娘，論針綫女紅，在咱們寨子裏是個狀元！」

楊儉看了楊惠一眼。「阿惠，你認得這位大爺？」

楊惠紅着臉道：「見過一次……」

那男的笑道：「那天大雪封山，趙某有幸跟姑娘在山神廟內過了一夜！」

楊儉哦了一聲，拿起尺子，替他量起身來，楊惠拿着紙筆，把尺寸一一記下，那姓趙的一雙眼睛，不斷在楊儉父女之間飄來飄去。

楊儉與楊惠雖是假父女，但面龐也有幾分相像，是故楊家寨內的人都沒人懷疑。那姓趙的又說了幾句閑話，才道：「後天下午咱便來拿，請您千萬趕一趕！」

「您住在何處？俺做好替您送去！」

老趙忙道：「不用不用，俺要到附近辦事，後天經過再上來！」

楊儉送他出去，山林大嫂道：「楊大哥，那個……」

「收了錢之後，不會少您的！」

山林大嫂喜孜孜地走了，楊儉輕哼一聲，正想關門，忽然門板被人撐住，楊儉心頭一怔，以爲老趙去而復返，便把門拉開，不料外面立着的却是個陌生的漢子！

那漢子看來只有二十二、三歲，年紀比老趙輕，樣貌也比老趙俊俏，雙眼透着幾分精靈，嘴角帶着幾分笑意。楊儉淡淡地道：「兄弟有何貴幹？」

那漢子笑道：「聽說附近幾家寨子的裁縫，數楊師傅您的手藝兒最好……」

楊儉截口道：「你要想做衣服？對不起，過了年再來吧！」

那漢子道：「我不急，楊師傅慢慢做就是！」

「你是那條寨子的？」

「我是個跑江湖的，沒個去處！」

「既然如此您爲何要在這裏做衣服？到城內成衣店買現成的不是更加方便？」

漢子笑道：「現成的，那及得請人做耐穿，合穿？」

楊儉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兩人到底是什麽來路？他們來此是何目的？難道他們已懷疑我窩藏了夏大哥的女兒？還是另有目的？」

漢子見他沉吟不語，忙道：「俺不跟您計較工錢，請師傅勉爲其難吧！」

楊惠聽見楊儉與人的說話聲，塞了一根乾柴入灶膛，奔了出來，目光一及，心頭又是一跳，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那漢子看到楊惠也是一呆笑道：「原來姑娘住在這裏，咱們總算有點緣份！」

楊惠臉上一紅。「你胡說什麼？」

漢子臉上微怔，忙道：「姑娘誤會了，兄弟這話別無他意！」

「誰誤會了！」楊惠辮子一摔，轉身入內。

楊儉忖道：「阿惠幾時認識這個來歷不明的漢子？他是不是那凶人派來的？假如是的話，我若拒絕，只怕更加難纏……」當下道：「您眞的不趕着要？你給個日子吧，好讓老漢决定。」

「隨您，您能幾時趕好，俺便幾時來取，一個月也不打緊！」

他越是低聲相求，楊儉心頭疑雲越大，認定他另有圖謀，當下輕咳一聲道：「一個月太長吧，您也把咱父女看輕了！」

漢子笑道：「這樣說來，楊師傅是肯啦？」

「除非是做不來，否則那有把錢往外推的道理？」楊儉叫道：「阿惠，拿尺來！」說着站開，讓那漢子走進去。

漢子入屋之後，拿眼在四周瞄了一下，楊儉問道：「大爺有沒有帶布來。」

「您這裏沒有布匹麽？」

「有，只怕貨不多，不合您的意思，嗯，你要做什麽衣服？」

「棉長袍！」

楊儉心頭一跳：「又是棉長袍！」當下含笑問道：「也要綢面的？」

那漢子哈哈一笑，反問：「剛才那位兄弟也是用綢布做面的。」

楊儉唔了一聲，替他量度起來，這次他自己把尺寸記錄下來，弄好之後，楊儉帶他去看布，那漢子挑了一塊灰色的。「老闆，什麽時候有？」

「嗯，小年夜吧！」楊儉低着頭，眼珠鬼却往上直飄。「大爺貴姓？」

「敝姓黎！」

楊儉聞這句話的語氣，已有送客的意思，誰知那漢子不但不走，反而拉了一張櫈子坐了下來。

「大爺還有關照！」，

「不，想請問您一句，剛才那姓趙的，什麽時候來取衣服？」

楊儉沉吟一下，道：「後天下午！」

「他做的是什麽顏色的布料？」

楊儉指指裁床。「上面那塊是他自己帶來的，可惜我這裏沒有同樣的布料。」

漢子笑一笑道：「您請保重，俺走啦！」言畢拋下一個大洋。「這是訂金！」

楊儉心頭一跳，問道：「大爺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沒什麽，這是俺的衷心祝福。」說罷揚長而去。

楊儉把門關好，走入灶房，可是楊惠並不在裏面，他到房內也找不到，心頭怦怦亂跳：「阿惠不是被人擄走吧？」

想到此，他心房一沉，忍不住抄起蓆下的單刀，藏在衣內，就在這時候，大門忽被敲响，楊儉幾個箭步衝至門後，沉聲問道：「誰？」

「爹，是我！」傳來楊惠的聲音。

楊儉舒了一口氣，把門打開，帶着兩分責怪的語氣道：「你野去那裏？」

楊惠一手把門關上，道：「女兒跟那人出寨！」

「你剛才由灶房的窗子爬出去。」

「是，」楊惠道：「女兒到對面山林大嫂門外看他，他離開之後，只向四周瞄了一瞄便離寨下山了！」

楊儉問道：「他眞的下山？」

「是的。」

「阿惠，你快告訴爹，你在那裏見過那姓黎的？」

「他姓黎麽？」楊惠微微一呆，「女兒那夜在山神廟內見過他，當時他坐在一角，不跟咱們說話，而且經常把頭掩在膝上打瞌睡。」

「他把頭埋在膝上，你又怎能見到他的臉！」

「爹，你怎麽啦，女兒與魯大叔入廟時，他還未睡呀，這又有什麽奇怪？」

「這人奇怪極了，竟然也要做棉長袍，還問那個姓趙的做的是什麽顏色的綢布，什麽時候來拿衣服！」

楊惠笑道：「爹，你莫杞人憂天，也許這人是姓趙的仇人，他在追踪他哩！」

「不，這人臨行時，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楊惠急問：「什麽話？」

「他要爹保重。」

楊惠先是一怔，繼而不由失笑道：「這人倒是禮貌周周的！」

「不，」楊儉抽出刀來，拉了張板櫈坐下，道：「這你就不懂了，江湖上往往說反話，比如什麽青山綠水，後會有期，往往是表明他會再來尋釁，要你保重，意思便是請你小心不要讓別人殺死，要等他親自來下手！」

楊惠一怔，問道：「爹跟他有仇？」

「爹已有十多年未在江湖上露過面，這人才二十歲出頭，那會有仇……除非他是仇人之後……」

楊惠見他一臉担憂，忙安慰他。「爹，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先裁衣吧，後天人家便要來取了！」

「不，」楊儉提起單刀，道：「你跟爹入房，爹有話要跟你說！」

楊惠心頭有點忐忑，默默跟在楊儉身後進房。

「丫頭　爹有個感覺，咱們的平靜生活要結束了，現在我把應該告訴你的，都說與你聽吧！」

「女兒聽着，爹請說。」

「你爹臨死時告訴我，你的名字叫玉蓮……」楊儉伸手在床底下拉出一隻箱子來，小心翼翼把箱子打開，接着拿出一尊玉彌陀來。這尊玉彌陀只有三寸許高，碧綠通透，一看便知不是凡品。

「這尊玉彌陀是你爹長期掛在身上的，你收藏起來吧，不要隨便露出來！」

夏玉蓮（楊惠）含淚收下，楊儉又道：「爹再告訴你，萬一有什麽事發生，一切由爹應付，你由後窗溜掉！爹這口箱子內有錢，你拿去，到外面，沒錢是不行的，現在爹去裁衣，你去練棍法！」

× × ×

過了兩天，老趙果然來拿新衣了，沒料到他不但來了，還帶了兩個人來，一個便是刀疤臉金老闆，另一個是小三。

夏玉蓮看到他時，心頭便怒火暗生，幸而她做人頗仔細，辦事又冷靜，還特地出來招呼他們。

金老闆瞇着眼看了他父女幾眼，笑道：「你倆父女長得倒相像。」

楊儉心頭怦怦亂跳，却堆下笑容道：「大爺見笑了。父女還能不像麽？」

「怎地沒見到你老伴？」

楊儉垂眼道：「早過世了！」

金老闆哈哈一笑。「對不起，提起你的傷心事兒。」

「十多年啦，也淡了，大爺到敝寨做生意？」

「那裏，金某到岳母家探病，叫手下到附近辦事，他說要來拿衣服，反正沒事，跟着上來走走。」

「原來如此。」

金老闆道：「小趙，衣服做得怎麽樣，却滿意吧？給錢人家！」

小趙連口稱滿意，果然照價多付三倍工錢，臨走時金老闆忽然回頭問道：「楊師傅，令嬡許了婆家沒有！」

楊儉吃了一驚，道：「小女孝順，說要多陪老漢幾年！」

「這是做女兒的孝心，但做父親的，總不能躭誤女兒的前程，俗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呀！」

楊儉心想：「莫非他看上阿惠！」嘴上却道：「多謝大爺關心，老漢自有計較！下次請再光顧！」

金老闆哈哈笑道：「你父女手藝兒精細，剪得又合體，有機會一定再來，請楊師傅方便一下！」

「不送不送！」楊儉長身而起。

金老闆哈哈大笑，忽然伸手在楊儉肩膊上一拍，楊儉一個踉蹌，驚呼道：「老闆，您……」

金老闆忙道：「噢！對不起，俺一時忘情！」

小三插腔道：「咱老闆，心裏頭一高興，就喜歡拍人家的肩膊，您莫怪！」

「那裏那裏！」楊儉心中罵娘，臉上仍露出一副奉承的神態，待他們去遠之後才把門關上。

夏玉蓮道：「爹，剛才他拍了你一下，女兒差點忍不住哩！」

楊儉憂心重重地道：「幸好我一直防備着，才沒露出馬脚！」

「這人到底是不是殺死我爹的那個賊梟。」

「有點像，但他比較肥！不過也難說，現在他搖身一變，做了老闆，生活安定，長胖倒不奇怪，阿惠，剛才你沉得住氣，也大出爹的意料哩！」

「他對女兒好像不懷好意！」

「爹自認容貌與十多年前大不相同，而你當時又未讓他見過，就算讓他看過，那時候才三歲，他也不可能認得你，那麽他從何懷疑咱們？」楊儉臉色凝重地道：「阿惠，你老實告訴我，最近你有沒有在人前露出武功。」

夏玉蓮忙道：「沒有沒有！即使寨內跟女兒最要好的小梅，她也不知道女兒學過武！」

「哼，此人顯然對咱不懷好意，尤其是你，以後要小心應付，你去煮飯吧，爹要替那姓黎的裁衣。」

夏玉蓮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爹，我娘叫什麽名字，你可知道？」

楊儉沉吟了一陣才道：「你娘姓崔，小名三娘，爹對她的事也不太清楚。」

夏玉蓮一聲不吭，扭頭走了，楊儉望着她的背影發了一陣怔，才拿起剪刀裁起衣服，想不到他裁了長袍之後，還再裁了幾套，直至夏玉蓮喚他吃飯才停下手來。

飯後，夏玉蓮開始縫衣，見楊儉還在裁衣，不由奇怪地問道：「爹，你也要做新衣？」

楊儉頭也不抬地道：「爹做衣服作什麽？又不想出門！這是替你裁的！」

夏玉蓮詫異地問：「這是男子漢的衣服呀！」

「是的，爹認爲這地方你不能呆下去了，過了年，你扮男裝下山去吧！」

夏玉蓮身子一震，說不出話來，楊儉抬頭問道：「你不想報仇？」

「女兒當然想啦！」

「要報仇便不能讓他們找上來，你下山後便變成敵明我暗，比較容易下手！」

「那爹您呢？」

「爹不下山，爹若下山要讓人懷疑，爹沒什麽担心，就担心你下山之後，沒有經驗要吃虧！」

夏玉蓮咬咬牙道：「女兒會小心！」

「這幾天，你得熬一熬，晚上遲點睡，爹把刀法全教給你！」

這幾天，夏玉蓮心情雖然不能平復，但那姓黎的棉長袍不但做好了，而且連她自己的兩套男裝，也在小年夜那天的中午完了工。

午後，夏玉蓮開始忙這忙那，清掃一下家內，準備過年，又剪紅紙，又蒸糕餅，忙得她喘不過氣來。

楊儉叫她別認眞，她硬是不聽，反而辦得比以往更加豐盛，她有一個感覺，很可能這是最後一次跟爹過年了，今後也不知有沒有團聚的日子，所以她特別重視。

楊儉也似乎有這個感覺，這幾天，一有空便跟她聊東聊西，介紹他往日行走江湖的經歷，以及一些下三濫的技倆，叫她心中有底，屆時才能防範。

夏玉蓮是個聰明的閨女，楊儉說的她都記在心裏，晚上躱在床上再慢慢琢磨。

由這天的上午開始，楊儉便一直在等待姓黎的漢子來取衣服，可是等到黃昏，還不見到人影，心中暗哼一聲：「這小子九成沒安着好心！」便把大門關起。

夏玉蓮也道：「爹，天黑了！別管他啦，準備吃飯吧，女兒今日還替你打了一斤高粱酒！」

楊儉雙眼一陣濕潤，却高聲問道：「你不是一向反對爹喝酒？」

夏玉蓮端菜出來，道：「今日例外，不過不許你喝醉！」

話音一落，大門忽被敲响，楊儉向女兒打了個眼色，問道：「誰呀？」門外沒有應聲。

（未完・一）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銀獅懷疑藥箱封存的不是草藥，而是毒烟，秦玉聽、月香、郭勝三人也起了疑心，秦玉聽覺得有點不對，恐防掛失在樹椏上的藥背包被人執去，郭勝搶着去找，秦玉聽、月香押着銀獅折回青石鎭，跟在後面，郭勝見到一羣頑童將一個鐵箱的蠟封撬開了一塊，連忙趕走小童，自己用手掩住剝落蠟封的位置，可惜遲了一點，自己嗅到漏出來的毒烟味道，但他寧願犧牲自己，用手掩住漏出來的毒烟，叫秦玉聽、月香不要接近，銀獅趁他倆精神不集中掙脫逃去，郭勝將藥箱拿到樹林內挖土埋掉，此時自己毒性發作叫秦玉聽準備酒食買定棺材辦理身後事。

書生製毒烟 江湖翻巨浪

秦玉聽截道：「正如銀獅說的，毒烟若是他們製煉的，根本用不着再去找三絕書生麻煩，也用不着來對付我們。」

月香微喟道：「憑我們的武功身份，的確用不着這樣勞師動衆地找到來。」

秦玉聽接道：「而他們要對付天武牧場更加簡單，乾脆在牧場四面施放毒烟就是了。」

月香沉默了下去，秦玉聽接道：「我們也應該學習一下如何接受事實。」

月香只是搖頭，秦玉聽看得這並非表示不肯接受，只是徬徨，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其實也有這種感覺。

片刻，秦玉聽才接道：「也許這其中還有什麼曲折，師父他老人家只是被迫，不得不……」

月香搖頭道：「在你的心目中，他難道是那種只爲了自己，不惜犧牲那許多無辜生命的人？」

秦玉聽無言，月香又道：「我是眞的希望這並非事實，但若是事實我相信也能够接受。」

秦玉聽歎息：「一定要接受的時候也只有接受。」

月香停下脚步，轉過身子仰首看着秦玉聽，眼淚忽然流下來。「那我應該怎樣做？」

秦玉聽道：「到時候，相信我們一定會知道應該怎樣做。」

月香忽又道：「我就是不明白，爹爹這麼喜歡你，怎會讓你去冒這個險？」

秦玉聽道：「惟一的解釋就是他需要一個餌，引誘敵人上當，而牧場的弟子除了我，沒有更合適的了。」

月香脫口道：「可是……」突然又住口。

秦玉聽知道她要說樓天豪已當衆宣佈將她許配給他，關係又加深了一重，却也隨即明白就因爲他這個特別的關係，更適合做這個餌。

「你這樣暗中跟上來當然是大出師父意料之外。」秦玉聽看着月香。「若是知道，師父一定會阻止。」

「我就是不這樣偸出來，還是會知道的，他總不能瞞我一輩子。」

月香的眼淚又淌下，看來是那麼的憂傷。

秦玉聽道：「大局一定，師父相信也不會再有所保留，但對你若是能够，說不定仍然會隱瞞下去。」

月香道：「難道他完全沒有考慮到我知道了事實眞相有什麼結果？」

「應該有。」秦玉聽微喟。「當一切都已經成爲事實，任何的反應相信都不會太强烈。」

月香垂下頭去，不能不承認秦玉聽說的有道理，這一次她若是沒有偸出來知道了秘密，秦玉聽便是死了，又給她淸楚什麼回事，最多也只是一頓吵鬧，總不成去殺掉她的父親樓天豪。

秦玉聽接道：「這件事師父也許是迫於無奈，排教雙獅堂日漸勢大，對牧場已構成頗大的威脅。」

月香搖頭道：「你也看到的，他們那些人胆小畏事，現在一起也沒有多大作爲的。」

秦玉聽道：「那只是他們對毒烟有所避忌，他們的合作若是沒有威脅，江湖上也不會人人側目，師父也不會想到用毒藥來對付他們。」

月香道：「爹找來那種毒藥目的眞是只爲了對付他們？」

秦玉聽想想，道：「我不能肯定，這之前我一直都以爲很淸楚師父的心情，現在却……」他沒有說下去，雖然如此，月香亦已明白。

「我也是的。」月香搖頭。「爹怎會變成這樣的？」

秦玉聽沉吟着道：「牧場的勢力已經够大的了，就是沒有毒烟，要應付排敎雙獅堂也應該不會太困難，他們也應該不會胡亂採取什麼行動，否則即使能够將牧場摧毁，也難免元氣大傷，以他們仇敵之多，乘虛而入，一樣會被消滅。」

月香道：「牧場所以對他們不採取行動也是這個原因的。」

秦玉聽道：「毒烟也所以便成爲勝負的關鍵。」

月香道：「因爲殺傷力强大，又不需要太多的人去操縱，順風放去便成了。」

秦玉聽道：「只是有傷天理，在製造這種毒藥的時候，三絕書生應該要考慮淸楚。」

月香道：「這個三絕書生跟爹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秦玉聽道：「他現在全力協助師父則是絕無疑問。」

月香看看秦玉聽，突然苦笑了一下。「看來我們都已經完全相信這件事了。」

秦玉聽歎息，「非三絕書生這種天才難以製煉那種毒烟，銀獅一夥也沒有理由在我們面前開這種玩笑，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回去牧場問一個淸楚明白。」

月香接問：「那萬一眞的是事實，大師兄你打算……」

秦玉聽苦笑。「我不知道，但相信到時候師父一定會給我一個選擇。」

月香道：「你這是準備想離開牧場的了？」

秦玉聽道：「事情倘若眞的是那樣，我只有這樣要求的了。」

「那我……」月香沒有說下去，突然撲進秦玉聽懷中哭起來。

秦玉聽擁着月香，也說不出話來，樓天豪一直以來非獨敎他武功，還敎他許多做人的道理，他們的關係雖然是師徒，感情與父子並沒有分別，而事實他現在亦已是樓天豪的半子，在他離開天武牧場之前，樓天豪還提及將天香許配的事，他實在難以想像，這一次樓天豪只是將他當作一個餌，轉移排敎雙獅堂的目標。

樓天豪當然也一直不是那種人，否則也敎不出一個他這樣的徒弟來，這其中難道有什麼隱衷，不得不這樣做？秦玉聽實在想背插雙翅，一下子飛回牧場去，問一個淸楚明白，只是他也知道事情到這個地步，早一點遲一點回去都沒有分別。

月香也當然是這個意思，她的心情並不比秦玉聽的好，懂事之後她也從來沒有流過淚，牧場中一向是那麼平靜，她這個場主的女兒集寵愛於一身，活得比誰都要快樂，也所以她實在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他們就那樣偎倚着擁抱着，一直到天亮。

棺材那邊郭勝也一直都沒有反應，他既然醉酒，眞氣當然不會再運行，毒性也應該發作的了，只是他醉成這樣，就是毒性發作也未必會有任何反應。

陽光終於射進林子內，照不到郭勝的面上，但仍然可以淸楚看見他的面色紅紅的，就像個大蘋果，與那些中了那種毒的人的面色似乎並沒有什麼分別。

月香也終於從秦玉聽的懷中掙出來，俏臉上帶着三分嬌羞，眉宇間仍然有一抹哀愁。

「天亮了。」她抬手輕掠秀髮，歎息着。「這麼快天便亮了。」

秦玉聽呆望着月香，一時間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在他的眼中，月香是那麼美麗，那麼純潔，好像一個這樣的少女，爲什麼要讓她遭受這種打擊？

月香接觸秦玉聽的目光，一怔。「大師兄，你怎樣了？」

秦玉聽如夢初覺，搖頭。「沒什麼，」一頓一歎。「我們也應該看看兎眼兒的了。」

月香頷首。「他一直都沒有什麼反應，死得也還算舒服。」

秦玉聽道：「若是他眞是不太懂得喝酒，昨夜喝了那樣多酒應該就醉得不省人事。」

月香道：「那倒好，毒性發作也沒有，

感覺，省得挨那種痛苦。」

秦玉驄道：「我們將他埋掉後，便回去牧場看看。」

月香沉吟了一下。「大師兄，我們不回去成不成？」

秦玉驄苦笑。「我也不想回去的，一個人說未必是事實，那麼多的人……」

他歎息，接道：「我雖然不得不接受這事實，但能夠逃避一時，也還是好的。」

月香凄然道：「我們總不能逃避一輩子，還是回去，看看怎樣子。」

秦玉驄道：「你的決定也就是我的決定。」

他們終於走到棺材旁邊，看清楚，不由得怔在那裏。

郭勝的面色不錯與那些中毒死亡的人，並沒有多大分別，胸膛都是不住的起伏，而且鼻鼾聲大作。

月香脫口道：「大師兄，吸進那種毒烟死亡的人都是這樣子？」

秦玉驄搖頭道：「我看他根本就不像一個死人。」隨即探手按向郭勝的脈門。

月香說道：「難道他竟然是尋我們開心？」

秦玉驄截道：「這個人雖然瘋瘋癲癲的，但絕不會開這種玩笑，昨天他也不像是作狀，還有銀獅以及雙獅堂那些人的反應……」

月香道：「現在他看來可是沒有什麼不妥。」

秦玉驄道：「也許昨天吸入的毒烟有限，給他運功迫出了大半，還有的部份不知不覺也給迫了出來，也許他練的內力，有異於一般，毒性根本不能滲進去。」

「難道他竟然一些也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不知道也不奇怪。」秦玉驄歎了一口氣。「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不管怎樣，我們總算沒有將他埋掉，否則不堪設想。」

月香道：「現在我也替他捏一把冷汗的了。」

秦玉驄接將手鬆開，道：「他的脈膊很正常，應該不會有事的了。」

月香道：「那我們怎樣？」

「先將他弄醒問清楚再作打算。」秦玉驄拿起旁邊的酒罈搖了搖。

罈中仍有酒，他也就將餘酒傾注在郭勝頭上，酒寒冷，給這一刺激，郭勝活蝦也似跳起來，閉着眼睛雙手一陣亂抓，接發出一陣怪叫，也聽不出他在叫什麼，然後他突然睜開眼睛，一睜又閉上，吼叫道：「我不要下去，我又沒有幹過什麼壞事，我不要下去！」

秦玉驄忙呼道：「兔眼兒！」

郭勝給這一叫又跳起來，再次睜開眼睛，總算看見秦玉驄月香，呆了呆，突然又叫：「你們怎麼也來了？」

秦玉驄苦笑道：「你先鎭定一下。」

「鎭定？」郭勝雙手捧着頭搖了搖，怪叫道：「老天，我這個腦袋簡直要裂開了。」

秦玉驄道：「你不太懂喝酒却喝了這許多，腦袋當然會有些不舒服。」

郭勝的眼睛睜得更大。「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月香不覺失笑道：「不就是昨天那個林子？」

秦玉驄接道：「這個酒罈還有你脚下的棺材你大概不會全無印象的吧。」

月香道：「還有我們，你難道完全看不出還是兩個活人？」

郭勝看看脚下的棺材，倏的一個翻身跳出來，再繞着秦玉驄月香打了兩個轉，然後一隻猴子也似的上下左右，在樹上連翻了幾個觔斗，再跳回棺材裏，大笑道：「我早就說過好像我這種老好人，怎可能死得這樣冤枉？果然閻王爺一查生死簿便將我送回來了。」

秦玉驄只是問：「你眞是相信事情是這樣？」

郭勝看看秦玉驄，搖頭。「不相信。」再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玉驄道：「我們也想清楚。」

「是我的內功太好，將毒完全迫出來？」這話出口，郭勝便搖頭。「沒可能的，我的拳術比輕功好，輕功又比內功好，而且當時我發覺毒性已經深入，迫也再迫不出來的了。」

秦玉驄道：「當時你看來的確很辛苦，連站都已站不穩，所以才會坐在棺材裏喝酒。」

郭勝皺眉道：「莫非那些酒有解毒作用？」隨即眉宇一展，放聲大笑。「那我們這一次要不變有錢人也不成了，毒烟在那裏施放，我們便將酒搬到那兒賣，改一改包裝，要個活命酒什麼的名字，一瓶賣它百來二百両銀子，哈哈——」

秦玉驄苦笑。「以你思想的靈活，應該去從商的，那現在相信你已經是一個大富豪。」

郭勝一怔道：「怎麼從來都沒有人跟我說這種話？」

秦玉驄道：「也許他們發覺已經太多人懂得賺錢，若是再加上你這個賺錢能手，很容易百物騰貴，再沒有好日子過，爲人爲己，發覺還是不開口爲妙。」

郭勝大笑，秦玉驄等他笑完了才問：「你現在到底覺得怎樣？有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的？」

郭勝抓抓那一把亂髮。「全身上下都覺得很好。」

秦玉驄接道：「試運眞氣看看。」

郭勝吁了一口氣，接吸回一口，眞氣運行一周，搖頭道：「暢通無阻。」

秦玉驄沉默了下去，郭勝却拿起那個酒罈，伸手進去摸了一把，道：「這個酒罈並沒有什麼特別。」接一舐手上的酒。「這個酒也是，奇怪竟能夠解毒，難道眞的是人說的那樣，一物治一物，我們瞎打瞎撞，就這樣將解毒的藥方找出來？」

秦玉驄仍然不作聲，郭勝又道：「看來我的運氣眞還不錯，可惜這附近沒有賭場什麼，否則怎也要進去一趟，贏他五七百兩，痛痛快快的大花一頓。」

這個人平日可見是活得怎樣快樂，不過片刻中毒的事竟然便已經完全忘掉的。

月香看着不禁歎息道：「你的運氣若眞的是這樣不錯便好了。」

郭勝道：「我現在眞的是沒有什麼不妥。」

月香道：「看來也的確很好。」

郭勝道：「你說其實不是這件事。」

月香只是笑笑，當然很苦澀，郭勝看看她又看看秦玉驄，奇怪道：「你們怎樣了？到底出了什麼事？」

秦玉驄道：「只是你中毒這件事。」

郭勝道：「不是已經給迫出來了？」

秦玉驄道：「我們懷疑你根本就沒有中毒。」

「你們懷疑我假裝……」

秦玉驄忙道：「問題不是在你的身上，在那個箱子。」

郭勝道：「那個箱子有什麼問題，難道載的並不是毒烟？」

秦玉驄道：「有可能。」

郭勝道：「可是我眞的中了毒，那種感覺也眞的要命，到現在……」

秦玉驄截道：「那會不會只是一種感覺？完全因爲你以爲箱子裏載着那一種毒烟？」

「不會吧！」郭勝抓着那一把亂髮。

秦玉驄說道：「百家集的情形我不清楚。」

郭勝道：「我也是，我進去的時候人都已死光了。」

秦玉驄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那種毒烟若是不厲害，百家集絕不會一夜之間所有人畜無一倖免，死光死絕。」

郭勝點頭道：「可不是，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那麼厲害的毒，只要一想起——」

秦玉驄又截道：「還有龍山，我那個師弟內外功都很不錯，結果却是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

郭勝瞪眼道：「我的內外功總該在你那個師弟之上的。」

秦玉驄點點頭，接道：「天武牧場的事我却是很清楚，中毒的弟子亦無一倖免，以家師內功的深厚……」

「我懷疑他根本沒有中毒，只是裝做中毒的樣子。」郭勝居然能夠立即省起樓天豪與三絕書生合作煉毒那件事，說出這種話。

秦玉驄輕歎一聲道：「但無論如何，其餘的人都是眞的中毒身亡，死狀一如我在百家集所見，所以你若是眞的中了那種毒……」

郭勝道：「那好像不會假的，你們也看到當時我是怎樣痛苦。」

秦玉驄道：「在你喝酒前，毒性好像已發作，而你也顯然放棄運行眞氣。」

郭勝道：「那是我已經知道沒有希望的了。幸好那罈解毒酒……」話說到這裏，他突然停下，雙手捧着腦袋用力的一搖再搖。「該死，好像我這種聰明人，怎會相信這種普通的，那兒都可以買到的酒竟能夠化解一種那麼厲害的毒？」

秦玉驄嘟喃道：「那個箱子裏載的到底是什麼藥物？」

郭勝道：「要知道還不簡單，打開來看看便清楚了。」

「箱子……」秦玉驄放目四顧，看不見，月香也一樣。

郭勝自顧接道：「現在想起來，也有些像，當時我想着中了毒，再想到百家集那些人的死狀，兩條腿便軟了，呼吸也變得急很多，眞氣同時也胡亂的流竄，然後便昏頭昏腦，彷彿隨時都會倒下去。」

秦玉驄不由問：「那個箱子你到底藏放在什麼地方？」

郭勝隨手一指道：「不就是那兒？」那兒只有一塊大石，秦玉驄走過去時將石推開，還是不見，但看見那片泥土，亦猜想得到什麼回事，郭勝隨即抄起那柄在銀獅那兒奪來的獅爪走近來，將泥土抓開。

「那條銀獅銀樣蠟槍頭，但一雙爪子倒也管用。」郭勝一面說一面亂抓亂扒。

他終於將那個箱子抓出來，還是不由自主的身子往側一閃，秦玉驄月香看在眼內，雖然沒有閃開去，心頭剎那亦不由得怦然震動。

箱子落在地面上，蠟封經已脫落了不少，並沒有什麼烟霧湧前來，郭勝秦玉驄幾乎同時上前，當然是郭勝那隻獅爪佔便宜，搶先將束着箱子的皮帶子抓斷，並將箱子抓起來。

他一把接住，笑接道：「我已經死過了一次，不在乎再死一次的了。」

秦玉驄搖頭一聲：「小心！」

郭勝道：「箱子裏載的若是那種毒，那罈酒也便眞的能夠化解，我喝了那許多，當然不用怕的了。」

說話間，他又已嗅到那種藥香，口裏儘管硬，心底還是不由得發寒。猛喝一聲壯胆，將箱子打開。

那種藥香更濃重，撲面而至，郭勝兩條腿立時便軟了，坐倒在那塊大石上，秦玉驄月香要上前看清楚却給他伸手擋住。

他隨即笑道：「讓我來。」對着箱子用力的嗅了幾下！

這種笑容當然很難看，嗅了幾下之後他一個身子便又搖搖欲墮，突然問：「我的臉色怎樣？這一次我完全沒有運行眞氣。」語聲也變了。

秦玉驄緊盯着郭勝：「不太好，但不像中毒的樣子。」

郭勝再嗅了幾下，又問：「現在怎樣了？」

秦玉驄道：「好得多。」

郭勝懷疑的道：「不會吧？」

秦玉驄道：「這是你知道不像中毒，一顆心放下來臉色當然也隨着好多了。」

郭勝也這才看清楚那個箱子裏載的東西，也不再阻止秦玉驄月香接近了。

箱子裏載的是一堆藥草，秦玉驄細看一遍，拿起來再細看，嘟喃道：「這只是普通的藥草。」

月香將其餘的也拿起來，道：「也沒有藥方。」

秦玉驄歎息。「不管怎樣，就是沒有藥方這一點已足以證明三絕書生說的是假話。」

月香道：「也是說我爹爹根本沒有中毒，那只是一個假局。」

秦玉驄搖頭。「師父當時的情形顯然是中毒的，只是未必那麼嚴重，隨即將毒迫出來，張大夫的死，現在總算有一個明白了。」

月香道：「你是說，因爲他知道是一個假局，我爹爹非殺他滅口不可？」

秦玉驄道：「張大夫是一個好大夫，看出師父並沒有中毒或者情形並不是那麼嚴重亦未可知，只是在任何人的心目中他應該是知道得最清楚的幾個人中的一個，

他的死便會給人一種秘密已經洩漏出去的感覺，情勢也自然緊張起來。」

月香問：「殺他的到底是什麽人？」

秦玉驄道：「可以肯定是牧場裏的人，也只有牧場裏的人才清楚周圍的環境，可以在殺人之後從容離開，不為其他人注意。」

月香垂下頭。「這樣做其實並沒有多大作用，難道也就是為了要你趕緊離開牧場，到三絕書生那兒，引開排教雙獅堂的人？」

秦玉驄歎息。「不管怎樣我帶着這個箱子已引開了銀獅一夥，至於排教一夥相信亦已被趙安他們引開，三絕書生要離開留園，當然是易如反掌。」

月香道：「趙師兄他們……」

秦玉驄道：「路上被銀獅一夥追急了，只顧這樣逃避，我忘了跟你們說，趙安是被三絕書生易容成他那樣子，排教雙獅堂的人未必會考慮到這方面……」

月香截道：「你是說趙師兄變成了三絕書生？」

秦玉驄點頭。「表面看來一點也分辨不出，三絕書生的其中一絕就是易容。」

月香接問：「那他又變怎樣了？」

「一個老蒼頭。」

月香一怔，嘟喃道：「難道就是那一個？」

郭勝抓着那一頭亂髮，說道：「之前你沒有見過他麽？你是天武牧場場主的女兒……」

月香搖頭，「我根本不知有這個人。」轉問秦玉驄。「他有沒有到過牧場？」

秦玉驄道：「沒有，所以你若是不說，他未必知道你是什麽人。」

郭勝道：「那就難怪了。」

秦玉驄沉吟接道：「他那樣支開我們，目的當然在引開排教雙獅堂的人，只是木天行金銀雙獅也不是太笨的人，應該會留下部份人繼續在附近監視！」

郭勝道：「這當然沒有多大作為。」

秦玉驄道：「我就是奇怪三絕書生的易容技術那麽高明，要離開留園應該沒有太大困難。」

郭勝道：「他其實沒有這樣做的必要，除非，他並不是一個人離開。」

秦玉驄目光一閃，道：「不錯，除了我們之外，留園還有很多牧場的弟子，他們是負責留園的安全。」

郭勝大搖其頭。「我們在留園那兒却是只見一個老蒼頭。」

秦玉驄道：「三絕書生既然一定要離開，留園又何須保護？」

郭勝大笑說道：「你是突然聰明起來了。」

秦玉驄苦笑道：「也是到現在我才能够冷靜下來好好的將事情想一遍。」

郭勝道：「我看得天武牧場的弟子已是分為兩批，一批是你這樣給蒙在鼓裏，另一批則是樓天豪的心腹，暗中已不知道做了多少壞事。」

秦玉驄沒有作聲，月香看看郭勝，欲言又止，郭勝笑接道：「那些壞事，當然不是一般的壞事，所以一直都不為人所知道。」

秦玉驄正要說什麽，郭勝已接上口：「就是為人所知，大概也沒有人會想到與天武牧場有關係，要知道天武牧場乃是代表武林中正義的一面。」

「要做到這個局面可真不易。」秦玉驄不由自主一聲歎息。

郭勝點頭道：「也所以，可能其實什麽壞事也沒有做過，只是這一件，要知道行動怎樣秘密總難免出亂子，到現在為止，江湖武林中正派的人都沒有對天武牧場懷疑或失望什麽。」

秦玉驄道：「這是事實。」

郭勝道：「也極有可能完全是這種毒的出現樓天豪才改變初衷，也極有可能他的目的只是要對付排教雙獅堂。」

秦玉驄似乎要說什麽，嘴唇顫動了一下，却發出一聲歎息，郭勝笑接道：「其實雙獅堂排教也沒有做過太多的壞事。」

「不錯。」秦玉驄苦笑，那也正是他要說的。

郭勝接又道：「這其實只是一場武林中的紛爭，不過可以肯定有那種毒藥在手，稱霸武林並不是一件難事，排教雙獅堂倒下，其他的還敢不對天武牧場臣服？」

月香插口道：「這又有什麽好處？」

郭勝道：「最低限度可以令一個一心要稱霸武林的人很快樂，很刺激。」

月香搖頭苦笑。「我不明白。」

秦玉驄道：「這在我們看來不錯有些無聊，可是……」他沒有說下去。

月香忽然問：「你也肯定了？」

秦玉驄歎息，「這裏距離牧場並不遠，為什麽我們不趕回去問清楚？」

郭勝道：「路上大概不會再有人阻止的了。」

月香道：「銀獅那一夥我看仍然會在附近窺伺。」

郭勝道：「你這個大師兄若只是一個餌，目的在引開排教雙獅堂的注意，天武牧場的人必定會利用這個機會與留園的人會合，對排教雙獅堂的人採取行動，銀獅一夥除非已完全斷絕消息連絡，否則便應該趕去救援，那還有時間再理會我們？」

秦玉驄道：「那我們回牧場也是白跑一趟。」

郭勝反問：「你心目中是否有什麽地方？」

秦玉驄道：「我們大可以找銀獅那一夥，家師要對付的若是他們，他們集中的地方也應該就是被攻擊的地方。」

郭勝大笑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月香垂下頭，秦玉驄輕擁着她也沒有話說，他們的心情絕無疑問都非常沉重。

郭勝本來還要說幾句笑話，看見他們這樣，不由咽回去，亦沉默下來。

×　×　×

天武牧場場主樓天豪這時候已離開了牧場，追隨他的還有大批天武牧場的弟子，他們並沒有改易裝束，事實監視牧場的雙獅堂排教弟子武功有限，人數亦不多，樓天豪就是大搖大擺的離開，他們也沒有辦法阻止。

樓天豪事實也是大搖大擺的率衆離開，在他離開之前，監視天武牧場的排教雙獅堂弟子已然被天武牧場的弟子肅清。

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是另一批，也是代表正義的一批，他們不知道毒藥那回事，只知道樓天豪已然將體內的毒逼出來，要向排教雙獅堂採取報復的行動。

排教雙獅堂在他們的眼中始終是敵人，早就有意跟他們拚一個明白，樓天豪為排教雙獅堂以毒藥暗算當然令他們更激動，壓抑到現在，總算有機會出擊，那還不奮勇爭先。

肅清監視牧場周圍的敵人，他們便折回牧場，負起防衛的責任。

樓天豪絕對相信他們的能力，也相信他們一定會維護牧場的安全，到現在為止，他還是不想他們知道他的本來面目，而且他懷疑，將這些人也帶去，在發現眞相之後，他們的攻擊力是否如現在一樣。

這是他最後的一步，他不想在這個環節出錯，任何有可能出錯的因素他都完全剔除。

事實這最後的一步他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參與，他是準備用毒烟，也只需懂得施放毒烟的人已足以應付，何況他還已訓練了一批殺手，專職獵殺漏網的餘孽。

這一次他決定將敵人完全擊殺，一個不留，以絕後患，他也有絕對的信心，毒烟的威力在經過多次試驗後，他已瞭如指掌。

他的行動與三絕書生配合得恰到好處，在秦玉驄離開牧場之前，一切的計劃已擬好。

計劃也進行得非常順利，當然與最初的一個有所不同。

排教雙獅堂的人發現毒烟，將江成抓起來，追查到那個山谷，無疑是他們意料之外。

那個山谷事實也就是製煉毒烟的地方，由三絕書生負責，製煉好的毒烟都給送到留園的密室。

三絕書生絕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所以才會這樣處理，也所以發現江成失踪，「青紅雙蛇」混進來，將「青紅雙蛇」擊殺之後，立即便能够撤離山谷，貪夜趕回去的留園。

排教雙獅堂的人追查到山谷，在山谷裏的人已經完全撤走，只留下一個陷阱，金銀雙獅木天行幸好只是派遣弟子進去，才保住性命。

在他們進入山谷之前早已在周圍百里佈下綫眼，三絕書生一夥的行踪還是落在他們眼中，接而追踪到留園。

與之同時，三絕書生亦已將消息送出天武牧場，建議提前採取行動。

樓天豪因此有中毒的一着，他的目的只是要增加牧場的弟子對排教雙獅堂的仇恨。

秦玉驄的被派往留園也只是在引開排教雙獅堂的注意，好使三絕生有機會將毒烟送出來，他考慮得很清楚，沒有比秦玉驄更適合的人了。

月香當然也可以，但月香的江湖經驗不足以應付這件事，何況月香還是他的女兒？

他只有一個女兒，却有很多個弟子。

秦玉驄的資質無疑很高，他却絕不以為在那許多弟子之中找不出另一個相同資質的，只要假以時日，並不難教導出另一個秦玉驄這樣的弟子來。

當然他是很喜歡秦玉驄，否則也不會考慮到將女兒許配給秦玉驄，問題在這件事上，他還是寧可放棄秦玉驄這個弟子以求達成雄霸江湖的目的。

雄霸江湖的機會到底不多，他活到這個年紀，也就只遇上這一個，抓不穩的話，只怕再沒有的了。

所以對於秦玉驄以及這一次被利用的天武牧場的弟子他只有暗中說一聲抱歉，若說他對這些人完全沒有感情那是假的。

若說他不願意被人當作一個英雄豪傑也是假的。

一直以來，天武牧場都是以名門正派自居，事實對其中部份弟子樓天豪也始終是教導他們如何做一個正當的俠客，那部份弟子當然經過仔細選擇，包括他們的出身、資質，也是發現那種毒烟後的事。

那種毒烟的出現非獨改變了樓天豪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江湖的局勢！

天武牧場事實在那個時候開始擴張勢力，只是樓天豪做得很小心，一般人不容易發覺得到。

×　×　×

高山上風急，站在那兒一塊更高的石上，樓天豪不知怎的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是不是站得太高了？樓天豪突然有這種念頭，這連他也覺得奇怪。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候從下飛掠上來，樓天豪目光一落，吁了一口氣。

來的正是三絕書生，已回復本來裝束，不再是老蒼頭打扮，掠到石下，神色自然，樓天豪看着笑笑道：「江湖上輕功練到你這個地步的人只怕不多。」

三絕書生亦笑笑，道：「也不少，要憑這輕功再添一絕，是沒有可能的了。」

樓天豪道：「三絕還不够啊？」

三絕書生道：「人心無厭足，就是被稱為百絕，我只怕還想千絕。」

樓天豪笑道：「人的體能智能有限，數十寒暑能够練到三絕已經很不錯了。」

三絕書生道：「我就是知足，所以到現在仍然樂於被稱為三絕。」

「這不說我也知道，以你在建築方面的成就其實已可以添一絕。」

三絕書生道：「老朋友，見面還說這些幹什麽？」

樓天豪這才問：「你那方面進行得還順利吧？」

「有驚無險。」三絕書生伸了一個懶腰。

樓天豪道：「人算不如天算，這件事本來可以做得更好的。」

三絕書生道：「排教雙獅堂果然人多勢衆，我們的行動雖然秘密，還是被他們發現，幸好我當機立斷，撤離山谷後立即趕回留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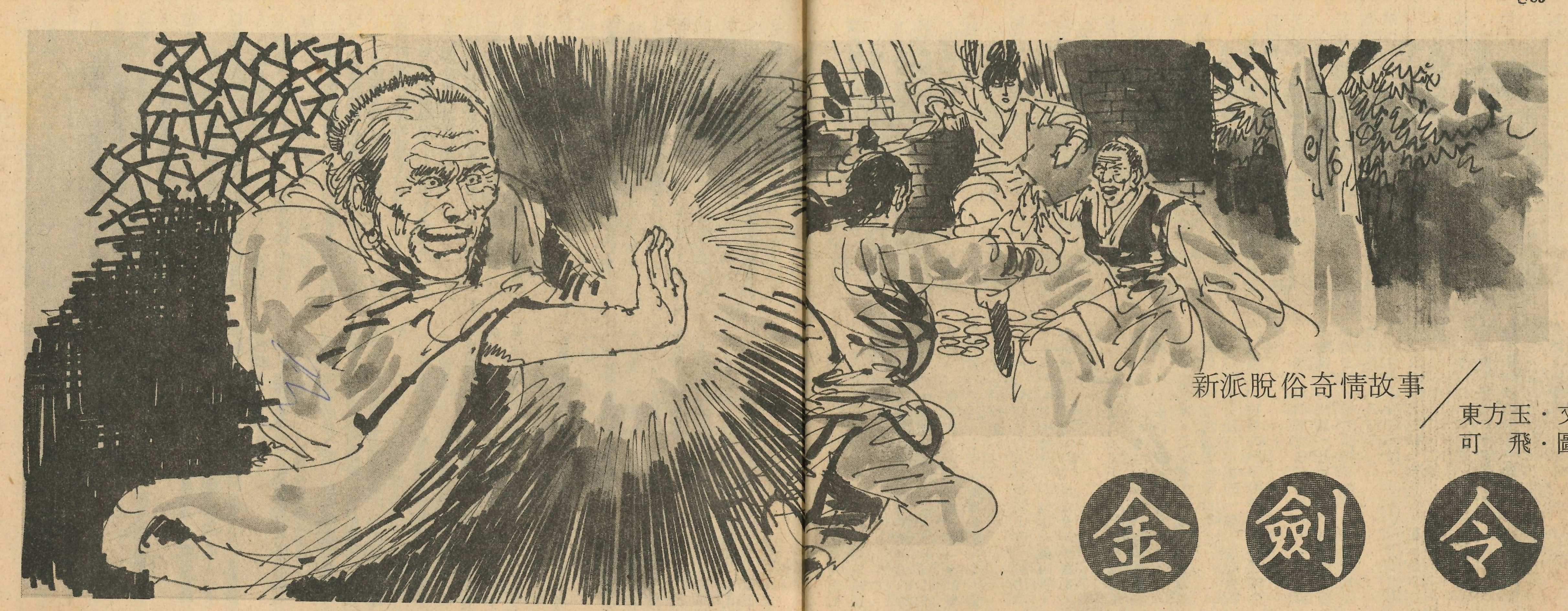
樓天豪道：「可惜山谷那兒不能够毀掉排教雙獅堂多少人。」

三絕書生道：「若是有足够時間部署應該會有更大的收穫，但那個山谷到底不適宜設伏，最大也是有限，可以肯定。」

樓天豪道：「山谷秘洞裏的設置不知道如何，事了之後無妨一看是否還能够再用。」

三絕書生笑問：「排教雙獅堂之外，還有那一個門派需要再用到毒烟？」

（未完・十）



金劍令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心裏已知方如蘋不會回來的，但仍詐作很焦急使薛慕蘭對自己不生疑，而她對他亦種下情愫，她採納了丁劍南的建議，貼紅帖找尋蓋大鵬，並告知丁劍南她已和大師兄公孫龍會過面請求協助找尋方如蘋的下落，丁劍南才知道原來她的大師兄也派到安慶來，更加小心在意，卻不知道公孫龍已被方如蘋捉住，五雲門的人早已將她接應了。蓋大鵬——霍從雲晚上去找丁劍南引他到一座破廟內，丁劍南將迷仙岩谷主意圖引起江湖糾紛，佈下攻打萬松山莊和五雲門，假傳金劍令的事告知，霍從雲連忙回去報訊，此事被薛慕蘭發覺，追問丁劍南……

串連觀動態　臥底待時機

丁劍南道：「我說的句句是實，對妳還會說假話嗎？」

薛慕蘭道：「那麽你們怎麽會想到進迷仙岩去的呢？」

丁劍南道：「在下下山之時，家師就要在下到江南來，遇上師叔之後，又要我們以九宮弟子的身份在江南走動，兩位老人家雖沒說出究竟有什麽事？但可以想得到事情必然發生在江南，妳們說出要把在下二人引進到令師門下去，我們自然要進去瞧瞧了。」

薛慕蘭問道：「人呢？去了那裏？」

丁劍南道：「這個我眞的不知道，我也正在焦急，不知她會發生什麽事故？」

「好，我相信你。」薛慕蘭又道：「那麽方才你跟他去的又是什麽人呢？」

丁劍南道：「我是送妳回房之後，回轉房中，正待上床，發現後窗有人窺伺，等我推開窗戶，那人已經在十丈之外，在下就一路追了下去……」

薛慕蘭道：「追上了沒有？」

丁劍南道：「一直追到城外，他才停下來，此人就是在酒樓上和我們隔了一張桌子的那個乾癟老頭。」

薛慕蘭矍然道：「以你的輕功造詣，已經勝過我很多，你一路追出城外，依然沒有追上他，還是他停下來的，此人輕功之高，已屬罕見，莫非會是崆峒飛龍？你有沒有問他？」

丁劍南心中暗暗點頭，她心思縝密，自己說話可得小心，一面說道：「我問他爲什麽在後窗窺伺？他也問我在大街上張貼字條找蓋大鵬有什麽事？」

薛慕蘭低啊一聲道：「他果然是蓋大鵬，你怎麽說呢？」

丁劍南說道：「我問他是不是蓋大鵬？他說：我要找蓋大鵬有什麽事，和他說也是一樣，我就告訴他，我們受人之託，有一封密柬要當面交給他，希望他到客店裏來拿，他忽然大笑一聲道：蓋大鵬不在這裏。說完後，縱身飛掠而去，我就回來了。」

薛慕蘭道：「這人一定是蓋大鵬了！」接着偏頭問道：「現在我們把話都說清楚了，你有什麽打算呢？」

丁劍南道：「慕蘭，我已經都告訴妳了，進入迷仙岩去，並不是去臥底的，這就是說，在未進入迷仙岩之前，我們對谷主也並無一絲敵意……」

薛慕蘭道：「你不用解釋。」

「不，我要說。」丁劍南輕輕摟住她肩頭，柔聲道：「但直到谷主派我們出來的那晚，她派出兩路人馬，一路假淮揚派之名，向黃山萬松山莊尋仇，一路要人持金劍令徵調幾派人手，去進襲懷玉山的五雲門，從這兩件事看來，谷主不但懷着極大野心，而且江南武林的禍亂之根，確實出之於迷仙岩。慕蘭，人生在世，不過百年，爲善爲惡，等於烟雲過眼，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縱然爲非作歹，也作不出大非大歹來，但像谷主這樣的人不同，她本身武功極高，手下又培植了許多門人弟子，一旦倡亂，就會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使天下武林同蒙其害，妳雖然是她門下，也應該明辨是非，分清楚善惡，如果爲了身受她扶養之恩，就該和她同流合污，助紂爲虐嗎？」

薛慕蘭問道：「你是勸我背叛她老人家？」

丁劍南道：「妳這背叛二字，我不敢苟同，背、是違背，叛、是叛逆，她倒行逆施，成爲武林的大害，妳只是不助紂爲虐，不同惡共濟而已！」

薛慕蘭說道：「有你說的這樣嚴重的嗎？」

「怎麽沒有？」丁劍南道：「第一件事，假傳金劍令，殺害淮揚派掌門人滕立言，我正好在場，那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子陽分明已被迷失神志，是奉谷主之命去的。第二件事，是以假傳金劍令，假傳萬啓岳之命，要五雲門江南分壇立即退出江南，才有紫衣壇主率衆向萬松山莊問罪之事。這兩件事，一是製造淮揚派和萬松山莊的仇恨，一是製造五雲門和萬松山莊的糾紛。如今又要祁耀南去向萬松山莊興問罪之師，這明明就是意圖一擧消滅萬松山莊，因爲萬松山莊的主人是武林盟主，武林盟主消滅了，各大門派就會羣龍無首。另外又以假金劍令徵調各派高手進剿五雲門，一來可以減少萬松山莊的後援，二來是利用各派高手和五雲門交手，雙方不論勝負，谷主都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如果這兩場糾紛都順利實現了，江南武林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各大門派精英至少已去其半，谷主一出，就可以橫掃武林，豈不更會釀成軒然大波，天下武林同受其害？妳說這還不嚴重嗎？」

薛慕蘭俛首道：「師尊是什麽野心，她老人家從沒說過，我知道的並不多，但迷仙岩收容了各門各派的人，我是知道的，但不論她要有什麽擧動，我總是她老人家扶養長大的，我心裏就是不贊成，我也不能背叛她老人家……」

丁劍南道：「妳承認我方才說的話了？谷主所作所爲，是天下武林的禍源，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作惡多端的人，最後必定自食惡果，妳應該有所抉擇，不該盲從，我並不是勸妳背叛師門，因爲妳旣

然知道谷主行爲是不對的，她是武林禍亂的根源，妳爲什麼不能揚棄邪惡，遠離禍亂？」

「我……」薛慕蘭忽然流下淚來，咽聲道：「我……不……能……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好……」

她一下撲入他懷裏，雙臂環着他的頭頸，抱得緊緊的。

丁劍南附着她耳朵說道：「慕蘭，我只是希望妳有明智的抉擇，不要助紂爲虐……後窗有人！」

話聲一落，人已一下飛身落地，掩近窗下。

薛慕蘭跟着躍下，以「傳音入密」問道：「會是什麼人？」

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從房門出去，我推窗出去瞧瞧。」

薛慕蘭點點頭，迅快的飄近房門，輕輕推開，閃身出去。

丁劍南也及時推開窗戶，身若電射，一下穿窗而出，目光一動，發現屋簷上站着一個矮小黑衣老婦，黑夜之中，霎着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朝自己投來，口中沉笑道：「小子，耳朵倒是靈敏得很！」

丁劍南既不吸氣，也不點足，身形颼的直拔而上，說道：「老婆婆，深更半夜，有什麼事？」

黑衣老婦瞧着他，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丁劍南冷然道：「妳應該先說說妳是什麼人？有何來意？」

黑衣老婦詭笑說道：「妳要問老婆子是誰？」左手一伸，忽然呼的一掌迎面拍來。

丁劍南目能夜視，一眼看到黑衣老婦拍來的手掌，色呈灰白，掌勢甫發，已有一團無形陰勁襲上身來，心頭不禁大怒，沉哼道：「妳敢出手傷人！」

右掌一立，迎着對方湧來的掌勢暗勁推出。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丁劍南右掌堪堪推出，突聽薛慕蘭的聲音急叫道：「于嬤嬤手下留情，丁兄接不得！」一條人影及時從簷下竄了上來。

但她話聲剛出，兩記掌力早已接觸上了。

黑衣老婦這一記「白骨陰掌」發得無聲無息，僅有一團陰勁。丁劍南這一記是五行門鎮山絕藝「五行掌」，同樣不帶風聲。

兩股掌力乍然一接，丁劍南練成達摩「洗髓經」，不僅不懼任何旁門陰功，他內功深厚了，「五行眞氣」自然也隨着精純了，這時和對方硬接一掌，倒也並不覺得如何？

那黑衣老婦却在此時一身衣衫宛如被狂風吹起，拂拂往後飛揚，脚下不由自主往後退了一步。

薛慕蘭剛從簷下竄上來，身形還未站定，就一下飄到丁劍南的身邊，急急注目問道：「丁兄，你可曾覺得身上透體一冷嗎？」

丁劍南道：「沒有。」

黑衣老婦目注丁劍南，怒聲道：「好小子，眞有你的！」右手抬處，第二掌正待出手。

薛慕蘭急忙身軀一擱，叫道：「于嬤嬤，快請住手，都是自己人咯！」

黑衣老婦臉色甚是難看，粗聲問道：「二丫頭，這小子是什麼人？」

薛慕蘭忙道：「他就是師尊的記名弟子丁南強，和晚輩一起出來的。」一面回身朝丁劍南霎霎眼睛，說道：「丁兄還不快來見過于嬤嬤？」

丁劍南抱抱拳道：「在下丁南強見過于嬤嬤。」

于嬤嬤翻着一雙三角小眼睛，說道：「小子，你剛才接老婆子一掌，使的是什麼掌功？」

薛慕蘭不待丁劍南回答，搶着說道：「丁兄原是常長老的師弟，九宮門下。」

于嬤嬤哼道：「他是那個倔老頭的師弟，無怪這般狂傲了。」

丁劍南道：「于嬤嬤怎可如此說法？所謂不知不罪，在下那裏狂傲了？」

于嬤嬤尖笑道：「衝着二丫頭，老婆子也不會怪你的。」

薛慕蘭在旁道：「于嬤嬤，妳老這麼晚了還找到客店裏來，莫非有什麼事嗎？請到裏面去坐。」

于嬤嬤道：「老婆子剛趕來，是谷主要我找你們來的。」

薛慕蘭已經走在前面領路，把她領到自己房中落坐，又倒了一盞茶送上，說道：「于嬤嬤奔波了半夜，請喝口茶。」

于嬤嬤咕咕兩口，就把一盞茶喝了下去，放下空盅，說道：「二丫頭，和妳一起來的，除了這姓丁的小子之外，不是還有一個姓什麼的？」

薛慕蘭道：「方仲平，他今天上午出去，約好中午回來的，一直沒有回來，我們四處找尋，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于嬤嬤一怔說道：「失蹤了？目前安慶城裏好像有不少江湖人存迹其中，會不會和什麼人發生誤會，被人刦持去了？」

丁劍南道：「不知道，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眞急死人。」

于嬤嬤問道：「你和他交情很好？」

丁劍南道：「他是在下表弟。」

薛慕蘭問道：「于嬤嬤貪夜趕來，不知師尊可有什麼交代？」

于嬤嬤呷呷尖笑道：「谷主得到消息，萬松山莊高手不在少數，怕祁耀南帶去的人手不足應付，要老婆子趕來帶你們一同趕去助拳，明天一早就得上路。」

薛慕蘭道：「但師尊交代我們任務必在三天之內，找到蓋大鵬，有一封密柬要當面交給他，我們還沒找到他呢！」

「不用找了。」于嬤嬤道：「蓋大鵬就是崆峒飛龍霍從雲，他不在安慶了。」

薛慕蘭道：「嬤嬤怎麼知道的？」

于嬤嬤笑道：「霍從雲就在萬松山莊。哦，時間不早，老婆子趕了一天路，想好好睡一覺，今晚咱們只好擠一擠了。」

薛慕蘭道：「方兄沒有回來，他住的房間正好空着，嬤嬤到他房裏睡好了。」

當下薛慕蘭領着于嬤嬤到方如蘋的房中去。

丁劍南也回房休息，心頭上兀是回味着方才和薛慕蘭纏綿溫馨的一刻，自己如何才能勸她棄邪歸正，脫離迷仙岩？一時

那想睡得着覺？直到天色微明，才矇矓睡去。

隔壁的于嬤嬤已經起來，尖着聲音叫着：「伙計。」

店伙答應着送來臉水，看到于嬤嬤不覺大大的一怔，明明是三位年輕公子住的房間，怎麼變了一個又矮又小的醜老太婆？但他怔歸怔，當店伙的人都習慣見怪不怪，放下面盆，急忙退了出去。

丁劍南、薛慕蘭也隨着開啓房門。

丁劍南朝她含笑道：「薛兄早。」

薛慕蘭看到他臉上驀地紅了起來，只輕嗯了聲。幸虧店伙打來臉水，含笑道：「兩位公子爺洗臉了。」

薛慕蘭趕緊回進房去。

一回工夫，店伙又送來了早點，三人匆匆吃畢，薛慕蘭結清店帳，還償了店伙一錠銀子，才一齊出門。

店伙望着于嬤嬤的後形，只是搔着頭皮，來住店的時候明明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少年公子，如今却變成了一個醜老婆子，他雖然不敢多說，心裏兀是覺得奇怪。

于嬤嬤領着兩人一路疾走，丁劍南故意四處張望，作出找人模樣。

薛慕蘭和他走成並肩，低聲說道：「丁兄，你是想找方兄了，她已經失踪一天了，如果落入人手，可能已被運走，不會再在安慶了，你也不用着急，對方把她擄去，必有緣故，也許我們趕去黃山，會有她的消息也不一定。」

「謝謝薛兄。」丁劍南點着頭道：「現在只好這樣想了。」

出了西門，于嬤嬤一路往西疾行。

薛慕蘭忍不住問道：「于嬤嬤，妳老不是說要趕去黃山嗎？」

于嬤嬤道：「咱們先去相公廟，谷主要老婆子把這裏的人手一起帶去，自然要找妳大師兄去了。」

太子廟就在前面不遠處，廟貌宏偉，三人剛走近大門，只見從裏面急步迎出兩個身佩長劍的青衣漢子，朝于嬤嬤拱手道：「來的是于嬤嬤、薛二公子了，令主、副令主早就交代過，于嬤嬤來了，請裏面奉茶。」

于嬤嬤乾笑道：「你們令主架子倒是不小！」

她邁開大脚，剛跨進山門，就見一個青衫少年迎了出來，老遠就拱着手道：「于嬤嬤來了，晚輩查家榮見過嬤嬤。」

緊接着從走廊搶出來的是公孫龍，他風度翩翩，步履輕快，但一看就有一股傲氣，也拱着雙手說道：「晚輩今天一早就接到師尊飛鴿令諭，知道于嬤嬤今天一定會到，晚輩一直等着于嬤嬤的法駕。」

丁劍南目光朝公孫龍投去，公孫龍只作不見。

于嬤嬤尖笑道：「老婆子剛才還說你臭架子好大，這倒是錯怪你了。」

公孫龍道：「晚輩在你于嬤嬤面前，那敢有半點架子？」

薛慕蘭、丁劍南這時才朝公孫龍拱手道：「小弟見過大師兄。」

公孫龍傲然一笑抬手道：「于嬤嬤、二師弟、丁兄請。」

他和查家榮二人陪同于嬤嬤、薛慕蘭、丁劍南由長廊折入西首一進院子，讓于嬤嬤坐下。

公孫龍拱手道：「師尊指示，晚輩等人悉聽于嬤嬤調度，請嬤嬤指示。」

一名青衣漢子給幾人端上茶來。

于嬤嬤喝了口茶，才道：「令主不用客氣，谷主要老婆子前來，是帶你們一起去黃山增援淮揚派，你令下人數較多，走在一起，容易惹人注意，我看這樣，咱們不妨分頭上路，查家榮先率六個人午前出發，趕到黃山西首粟坵坦（地名）待命，飯後，令主可率六人相繼上路，我和他們兩個隨後趕來，明晚黃昏前，在粟坵坦會齊，你看如何？」

公孫龍道：「嬤嬤吩咐，自當遵辦。」回身就朝查家榮道：「九師弟，你聽到了，你們早些吃飯，午前出發。」

查家榮躬身道：「小弟遵命。」說着就回身退出。

午餐之後，公孫龍也率同六名劍手，相繼上路。

丁劍南依然瀟洒自如，對于嬤嬤不但極爲恭敬，言詞之間，也着實恭維。

于嬤嬤上了年紀的人，就是喜歡有人恭維，因此對丁劍南不覺生出相當好感，她不時的看着丁劍南，又看看薛慕蘭，心中暗自點着頭，覺得谷主要薛慕蘭和丁南強同行，很可能已經心有默許，這一對年輕人，委實是天造地設的一雙。

薛慕蘭反而顯得沉默，她心裏最担心的就是丁劍南了，此去黃山，和于嬤嬤同行，大師兄公孫龍又和他積不相能，只要稍露破綻，就會招惹殺身之禍，到了那時候，自己該怎麼辦呢？

于嬤嬤休息了一回，茶也喝足了，才站起身，尖聲道：「二丫頭，咱們也該走了。」

薛慕蘭道：「大師兄臨走之際，已經給妳老僱了一輛馬車，就在廟前伺候。」

于嬤嬤呷呷笑道：「妳大師兄把老婆子看作七老八十歲，連路都走不動了。」

丁劍南道：「公孫兄實是一番好意，妳老走在路上，容易引人注目，自然是坐車好了。」

「好吧！」于嬤嬤點着頭道：「坐車有牲口跑着，總比走路省點力氣，也舒適多了，路中老婆子還可以打個盹呢！」

三人走出廟門，果見門前停着一輛馬車，一個頭戴毡帽的小老頭蹲在石階上，看到三人走出，立即站了起來，哈着腰道：「老夫人出來了？」

三人走近車廂，那車把式巴結的打起車帘，讓三人上車之後，放下帘子，就坐到車前，長鞭一揚，半空中響起「劈拍」一聲，牲口聽慣了一聲起程的暗號，就馱着車子開始上路。

車輪輾在石子路上，車子顛簸得就像搖籃一樣，于嬤嬤眯着的眼睛漸漸闔起，一顆頭歪向一旁，當眞打起盹來。

薛慕蘭以「傳音入密」說道：「丁郎，到了黃山，你還是找個機會走的好。」

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下午一直鎖着眉頭是不是在替我担心？」

薛慕蘭道：「還要說呢，你別以爲于嬤嬤很好說話，她是師尊最親信的人，武功之高，不在幾位長老之下，若是讓她知道一點風聲，你還有命？」

丁劍南笑道：「她的白骨掌，我巳經領教了。」

薛慕蘭嗔道：「那是于嬤嬤及時收手，你才沒有負傷，于嬤嬤的白骨掌，師尊說她巳有十二成火候，就是和她武功相等的人，也未必接得下來。」

「好，好！」丁劍南道：「就算我接不下好了。」

薛慕蘭道：「所以我希望你到了黃山，找個機會走的好。」

丁劍南道：「那麼妳呢？」

薛慕蘭道：「我能走嗎？我如果跟着你走，你就永遠不得安寧，老實說，只怕天下雖大，也沒有存身之地。」

丁劍南道：「那也不見得。」

薛慕蘭道：「你還不知道，師尊……唉，反正沒有地万可以躲得過，你差幸易了容，只要把易容藥物洗去，就沒有人會認識你了。」

丁劍南道：「不……妳不走，我也不走。」

薛慕蘭急道：「我……是爲你好，你……眞急死人……」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有人嘻嘻一笑，細聲說道：「小姑娘，妳只管跟他走，一切都有老夫呢！」

他們兩人一直以「傳音入密」交談，外人自然無法聽得到，這時突然聽到有人在自己耳邊說話，豈不叫薛慕蘭驀然一驚，喝道：「是什麼人？」

「于嬤嬤倏地睜開眼來，目光閃動，問道：「是什麼人？」

薛慕蘭臉上一紅，說道：「晚輩好像聽到有人說話！」

于嬤嬤尖笑道：「這車上只有咱們三人，老婆子都沒聽到，妳怎麼聽到的？」

薛慕蘭道：「那是晚輩聽錯了。」

于嬤嬤又緩緩闔上眼皮，口中說道：「老婆子雖在打盹，車前車後只要有人接近，一樣瞞不過老婆子的耳朶。」

丁劍南覺得奇怪，急忙以「傳音入密」問道：「妳方才聽到什麼人說話了？」

薛慕蘭道：「方才有人在我耳邊細聲說話。」

丁劍南問道：「他怎麼說呢？」

薛慕蘭只得說道：「他說：『小姑娘只管跟他走，一切都有老夫呢。』好像我們傳音入密說的話，他都聽到了，你說這人會是誰呢？」

丁劍南道：「妳沒聽錯？」

薛慕蘭道：「這人明明在我耳邊說話，我怎麼會聽錯呢？」

丁劍南喜道：「那一定是這一位前輩高人了，他既然要妳走，妳還有什麼好担心的？」

薛慕蘭微微搖頭道：「這不可能，就算有前輩高人的相助，也不可能。」

丁劍南道：「爲什麼？」

薛慕蘭道：「你不知道師尊有多厲害，她老人家的一闋迷仙曲，天下無人能擋得住……」

只聽那細聲又在耳邊嘻嘻的笑道：「妳師父的迷仙曲，連妳丁郎都不怕，不信，妳問問他就知道了。」

這囘薛慕蘭沒有再叫出聲來，她確定——果然有一位前輩高人正以「千里傳音」和自己說話，她抬目望望丁劍南，問道：「這位前輩高人說你不怕師尊的迷仙曲，可是眞的？」

丁劍南沉吟道：「說我不怕迷仙曲？迷仙曲是怎麼樣的曲子呢？」

薛慕蘭道：「那是一首曲子，可以用簫吹奏，也可以用琴彈奏，就算武功最高的人，聽了也會六神無主，失去抵抗，迷仙曲連神仙聽了都會迷失，你怎麼會不怕的呢？」

丁劍南想起那晚在黑石渡聽到的簫聲，連萬啓岳，清塵道長，霍從雲等人都仰首向天，悠然出神，只有自己和方如蘋兩人一無所覺，這就點頭道：「是的，那天晚上在黑石渡，確曾聽到一縷簫聲，當時只有我和方如蘋一點感覺也沒有，那簫聲如果是迷仙曲，那麼我們確實不怕被迷仙曲迷失了。」

「那天晚上？」薛慕蘭問道：「你們也去了？」

丁劍南道：「我們是好奇，跟着妳和卓姑娘身後去的，一直躲在樹林之中。」

薛慕蘭問道：「奇怪？你們怎麼會不怕迷仙曲的呢？」

丁劍南道：「當時有一位老前輩隱身，在我們頭上，好像聽他咦了一聲：說我怎麼會沒有被迷失？後來我和方如蘋研討，認爲可能我們練了洗髓功，就不會受到簫聲的干擾了。」

薛慕蘭道：「大概如此了。」

丁劍南乘機問道：「那麼你們怎麼不會被簫聲迷失的呢？」

薛慕蘭說道：「谷中有兩種人，一種是……」

她略爲遲疑了一下，終於說道：「你既然問出來了，我也只有告訴你了，一種是各門各派投効到本谷的人，他們都巳服用過一種藥丸，神志巳被迷失，所以不受簫聲干擾，一種就是本谷的人，都有特製的耳塞，一聽到迷仙曲，立時把耳孔塞住，就可以聽不到曲子了，現在我都告訴你了，你是不是聽我勸告，及早離開呢？」

丁劍南道：「妳不跟我一起走，我是不會離開妳的。」

薛慕蘭心中甜甜的，但她還是說道：「我不會走的。」

丁劍南笑道：「我也不會離開的。」

薛慕蘭幽幽一歎道：「你眞是纏死人了。」

只聽于嬤嬤尖笑道：「瞧你們談了這許多時間，好像談不完似的！」

薛慕蘭臉上一紅，說道：「原來嬤嬤沒睡熟？」

于嬤嬤道：「老婆子夾在你們中間，又沒什麼好說的，還是打個盹的好，也好讓你們多談談。」

丁劍南道：「我們就是怕驚醒了嬤嬤，才用傳音入密交談的，可不是怕嬤嬤聽到了。」

于嬤嬤神秘一笑，說道：「二丫頭是老婆子一手拉拔大的，她一向眼高於頂，平日很少和師兄說話，公孫龍是她大師兄，她都對他冷冰的，對你小子可是投機得很，一路上有說有笑，老婆子看了也高興，所以一坐上車，就閉上眼睛打盹了。」

這話聽得兩人都臉紅了，薛慕蘭道：

「嬤嬤，我不來啦。」

于嬤嬤拍着她肩膀，尖笑道：「當時谷主也覺得公孫龍和妳兩個，一個是男弟子之首，一個是女弟子之首，也頗有促成之意，還是老婆子說的，妳對他好像一點意思也沒有，硬撮合成了，反而不好，不如聽其自然。憑良心說，老婆子對那大小子，可沒有一點好感，妳二丫頭眼光眞不錯，這姓丁的小子，將來成就，遠比大小子高，老婆子看來也順眼多了，所以妳只管放心，老婆子一定會支持妳的。」

薛慕蘭緋紅雙頰，說道：「嬤嬤，妳說到那裏去了？我……不要聽……」她迅速快用兩手把耳朶掩了起來。

于嬤嬤笑道：「好、好，我不說，那我老婆子還是打盹好了。」說着果然又闔上了眼睛。

這囘大家都沒有再說話，但聽蹄聲得得和車輪輾動，發出有節拍的聲音。

一囘工夫，馬車巳經趕到安慶渡頭，車中人並不需要下車，由車把式跳下車，牽着牲口，上了渡船。

等抵達對岸的大渡口，差不多巳是旁晚時光。上岸之後，車把式把車子停到大路邊上，一面叩着窗道：「二位公子，要不要在這裏打個尖，今晚至少要趕到羊湖坡，才能休息，不然，明天日落以前就趕不到粟坯坦了。」

薛慕蘭問道：「嬤嬤要不要下去打個尖，休息一囘？」

于嬤嬤道：「不用了，妳要他只管去給牲口上料，不用管我們，老婆子不想下去，妳和丁小子下去好了，囘來給老婆子買一包鹵味，幾個饅頭就好。」

薛慕蘭道：「那我也不下去了，丁兄下去買些鹵菜，饅頭囘來就是了。」

于嬤嬤提起一個水壺，說道：「還有，別忘了要茶館裏給老婆子沏一壺上好的六安茶來。」

丁劍南答應一聲，接過水壺，跳下車去，也把話交代了車把式，便自往街上行去。

這大渡口，和安慶隔江相對，南來北往的旅客貨物，都得在這裏上下，熱鬧不輸安慶城裏，一條直街上車馬行人，熙攘往來，兩邊商店和攤販，以茶館酒樓和麵食攤最多。

丁劍南正在行走之時，忽聽身後有人低聲叫道：「丁少爺。」

丁劍南囘頭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少女走了過來，低聲說道：「逄總管請你帶給二姑娘。」迅速塞過一個紙團。

丁劍南方自一怔，那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叫阿花。」說完，急匆匆的閃入人叢中去。

丁劍南暗哦一聲，她口中的二姑娘自然是方如蘋了，當下就把紙團塞入懷中，在街上一家麵館，買了一大包鹵味，和饅頭、包子，又在一家茶館要伙計沏了一壺六安茶，才囘到車上。

薛慕蘭道：「丁兄這麼快就囘來了，怎麼不在麵館裏吃了再囘來呢？」

丁劍南道：「我買囘來了，大家在車上吃不好嗎？」

于嬤嬤呷呷笑道：「二丫頭是體貼你，讓你一個人好好的去吃一頓，你一個人大概吃不下，所以要趕着囘來要和咱們一起吃。」

丁劍南臉上一紅，連忙把水壺遞了過去，說道：「晚輩知道喝茶的人都喜歡喝熱茶，怕茶水凉了，所以急着給嬤嬤送來的。」

于嬤嬤尖笑道：「好小子，一張咀眞還甜得很，難怪……」

薛慕蘭急忙攔着道：「嬤嬤，別說了，快喝茶吧！」一手從丁劍南手中接過紙包，打了開來。

于嬤嬤倒出一盅，喝了口茶，三人就在車上吃着包子，饅頭和鹵菜。

不多一囘，車把式牽着牲口囘來，套好了車，就繼續上路。一直趕到二更光景，才趕到羊湖坡，車子在一棵大樹底下停了下來。

車把式放下牲口，讓牠在附近草地上去啃草，他自己把毡帽壓低了些，踡着身子靠在樹根旁睡了。

丁劍南也下了車，就在樹下坐下。

薛慕蘭本來想要他一起在車中坐就好，但碍着于嬤嬤，不好開口，也就算了。

好在三人都是練武的人，只要坐下來，就可以運氣調息。

一宵過去，天色才吐魚白，車把式巳經套好了車，趕着牲口上路，薛慕蘭取出昨晚吃剩的饅頭，鹵菜，三人就在車中吃了早餐。

中午在古樓墩打尖，仍由丁劍南下車去買了一包鹵味，饅頭，囘到車上食用，車把式讓牲口喝水，上料之後，就繼續趕路，他果然拿捏得極準，旁晚時光，就巳趕到粟坯坦。

老遠就看到路旁站着一個青衣漢子，朝車把式車招着手道：「老夫人來了，請往這邊來。」

說完，邁開大步，朝一條岔路上奔行而去。

車把式帶轉馬頭，趨車跟着他轉入小徑。這條黃泥小路，僅容得一輛車行駛，而且還高低不平，車行速率自然也慢了下來。

前面青衣漢子脚下奔行得極快，車把式駕着車子一路跟着他行駛。

這樣約莫行馳了半里光景，前面一片竹林之間，正有一座茅舍，舍前還有一片空曠的晒場。

青衣漢子指揮着馬車停到晒場邊上。

車把式跳下車，打起車帘，說道：「老夫人，二位公子請下車了。」

丁劍南、薛慕蘭先行下車，接着于嬤嬤也跨下車來，朝那青衣漢子問道：「你們車資巳經付給他了嗎？」

車把式連忙點着頭說道：「巳經付過了。」

于嬤嬤道：「那好，你可以囘去了。」右手閃電一掌，橫拍過去，一下就擊在車把式的後心。

車把式不會武功，當然無從閃避，口中悶哼一聲，立時撲倒下去。

于嬤嬤若無其事，抬目道：「咱們進去。」舉步朝茅屋中走了進去。

丁劍南看她出手擊斃一個不諳武功的老頭兒，心中大不以爲然，但也不好說出來。

薛慕蘭暗暗扯了他一下衣袖，兩人緊隨着于嬤嬤走入茅屋。

公孫龍、查家榮一起迎着道：「晚輩見過于嬤嬤。」

于嬤嬤在上首一張木椅上坐下，問道：「公孫龍，你們可曾和祁老兒聯絡上了嗎？」

公孫龍道：「下午三師弟（孫翊）已經來過，祁掌門人準備今晚初更抵達萬松山莊，咱們是不是也在初更去呢？」

一名青衣漢子送上茶來。

于嬤嬤喝了一口，說道：「老婆子是奉谷主之命支援他們來的，自然也要在初更趕去，大家先會合了才好行動。」

公孫龍道：「晚輩有一意見，不知該不該說？」

于嬤嬤霎着三角眼，呷呷笑道：「你有什麼意見，只管說出來。」

公孫龍道：「晚輩覺得咱們是支援他們來的，就不用和他們去會合。」

于嬤嬤道：「爲什麼？」

公孫龍道：「他們是以淮揚派爲主，去向萬松山莊尋仇的，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子陽，只是證人，另外樊長老和道乾長老是祁掌門人約去助拳的，此外就是三師弟、五師弟、七師弟率領的八名弟子，都是淮揚派門人的身份，當然是一路去的。妳老是來支援他們的，是一路奇兵，暫時可以不必出面，不妨先觀察一下對方的實力，也等於先隱藏起咱們的實力，不讓對方一目了然，可以預先分配適好對付咱們的人手，等到咱們需要出手的時候，妳老發一聲號令，咱們的人就如天兵一樣，突然出現，使對方一時措手不及，比大家會合在一起，不是好多了。」

「奇兵」，于嬤嬤可聽不懂，「天兵」，她可懂，自己率領的人，像天兵天將，從天而降，她當年時常聽說書的說過，不覺呷呷笑道：「天兵，一點不錯，咱們這支確實是天兵天將，哈，大小子，難怪谷主派你來當令主，你肚子裏當眞有些東西，老婆子完全同意，咱們初更趕去，到達萬松山莊，就各自隱蔽身形，萬松山莊四周，就是沒有一萬棵松樹，少說也有四五千棵，咱們這幾個人，隱身到樹上去，老婆子打起一個唿哨，大家就縱身而下，就像天兵天將從天而降，給萬啓岳一個措手不及，呷呷呷，就這麼辦？」

她說到高興，又呷呷尖笑起來。

就在她笑聲未落，只見一名青衣漢子匆匆忙忙的走了進來，口中叫了一聲：「令主……」

公孫龍臉色一沉，喝道：「你有什麼事？」

那青衣漢子道：「啓稟令主，那駕車的車把式不見了……」

公孫龍道：「他把于嬤嬤送到了，自然回去了，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那青衣漢子道：「不，那……車把式已經給于嬤嬤一掌擊斃，仆倒地上的，屬下奉命站在門口，沒離開過，但……不知怎的，他……屍體不見了……」

于嬤嬤張大三角眼，問道：「你說什麼？車把式那老兒的屍體不見了，怎麼會不見的？」

那青衣漢子道：「回姥姥，屬下不知道，方才他……還是仆躺在地上……不知怎麼一回工夫就不見了。」

于嬤嬤道：「難道他會土遁？人都死了，還會飛？」

公孫龍望望于嬤嬤，問道：「妳老是不是……」

「老婆子掌下還會有還魂的人？」于嬤嬤怒聲道：「眞是見他娘的白日夢，那老兒就是上八洞神仙，也禁不起老婆子一記白骨陰風掌，打上後心，除非他吃了老君八卦爐裏九轉仙丹。」

那青衣漢子口中連應了兩聲「是」，才道：「但……屬下既沒有離開過一步，那屍體就憑空失蹤了。」

「走！」于嬤嬤站起身道：「老婆子倒要去瞧瞧，他怎麼會不見的，」舉步朝外走去。

薛慕蘭緊隨她身後走出，丁劍南稍稍落後一步，和公孫龍走成並肩，查家榮和那青衣漢子也緊跟着走出。

此時天色已漸漸昏暗下來。丁劍南迅快把手中一個紙團塞到了公孫龍的掌心。

于嬤嬤走到方才車把式仆倒的地方，凝目看去，敢情自己那一掌力量不小，車把式仆倒下去，泥巴地上居更陷下了一個矮小老兒的影子，但車把式的屍體，果然不翼而飛，不見蹤影。

于嬤嬤心裏也不禁發生疑問，自己這一掌如果拍得輕了，沒把他擊斃，地上明明陷下了一個人影，可見掌力發得很重，就算自己拍得輕吧，白骨陰風掌襲上人身，最輕也非死不可。

那麼此人的屍體怎麼會不見了呢？莫非會是化去了，什麼人在他身上彈了化骨丹呢？

她想不通，但在這些後生小輩面前，她可要自抬身份，看了地上留的影子，口中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忘了，這次出門，老婆子的小指甲浸練過化骨丹，方才很可能碰觸上這老兒的屍體，自然很快就化去了，沒事了，咱們進去。」

回入茅屋，中間已經擺上一桌菜餚。

公孫龍陪笑道：「于嬤嬤，妳老已有兩天沒有好好用餐了，晚輩特地要他們準備了幾個菜，妳老請入席了。」

于嬤嬤看了桌上菜餚，極爲豐盛，不覺高興的道：「大小子，眞有你的，這些菜餚，光看樣子就燒得不錯，來，來，你們大家都坐下來。」

查家榮躬身道：「于嬤嬤請上坐，弟兄們都在四周林內，吃過了晚餐，就要上路，晚輩要出去招呼一下，不在這裏奉陪了。」

于嬤嬤點頭道：「好，你去吧！」

查家榮行了一禮，便自退去。

公孫龍讓于嬤嬤坐了首席，一面含笑道：「二師弟、丁兄，你們也坐上去，今晚愚兄是主人，大家不用客氣。」

他自己坐到了下首，就手執錫壺，給于嬤嬤面前斟滿了酒。

薛慕蘭覺得今晚大師兄好似換了一個人，臉上雖然還帶着點傲氣，比起平時來就和氣多了，也許因有于嬤嬤在座之故。

于嬤嬤呷呷笑道：「今晚還有酒？」

公孫龍道：「于嬤嬤平日是海量，妳老功力深厚，少喝一杯，和和血，就更具威力了。」

于嬤嬤笑道：「老婆婆平日喜歡喝幾盅是沒錯，但今晚情形不同，對方聽說有不少高手，咱們是支援祁老兒來的，待會可要跟他們見見眞章，喝幾杯是沒關係，不能多喝。」

公孫龍又給丁劍南、薛慕蘭兩人面前斟滿了酒。

蓮慕蘭說道：「大師兄，小弟不會喝酒。」

公孫龍含笑道：「不會喝就隨意，大家是陪陪于嬤嬤的。」

說着，站起身，舉杯道：「于嬤嬤，晚輩只敬妳老一杯總可以吧？今晚有妳老率領，必可旗開得勝，所向無敵，晚輩先乾爲敬。」說罷，一口喝乾。

于嬤嬤上了年紀的人，最喜歡聽的當然是奉承話了，他這句「所向無敵」，簡直說到她心坎裏去了，呷呷笑道：「好，好，大小子，你坐下來，咱們今晚是要痛痛快快的殺他一場，谷主交代過，萬松山莊寸草也不能留……」她也舉起杯子，咕的一聲，一口乾了。

公孫龍看得目芒飛閃，趕忙又給她斟滿了酒，然後自己也斟了一杯，舉杯道：「二師弟、丁兄，我敬你們兩人，不過咱們不用乾隨意喝好了。」他先喝了一口。

薛慕蘭給他說得臉上一紅，兩人只得也各自喝了一口。

公孫龍連忙舉筷說道：「嬤嬤，請用菜。」

于嬤嬤今晚興趣好像很好，夾了一口菜吃了，目光望着薛慕蘭、丁劍南二人，笑道：「你們大師兄敬了你們，老婆子也要敬你們兩個，來，你們不會喝酒，少喝一點。」隨即舉起杯子，一飲而盡。

薛慕蘭粉臉更紅，但于嬤嬤喝了，她也只好喝了一口。

丁劍南神色尷尬的看了公孫龍一眼，也只好和她一起喝了。

于嬤嬤一面吃菜，一面喝酒，一連喝了七八杯，才道：「酒差不多了，別誤了今晚正事，咱們還是吃飯吧！」

薛慕蘭站起身，給于嬤嬤裝了一碗飯。公孫龍等三人也各自裝了飯，就坐下用飯。

于嬤嬤胃口着實不錯，一連吃了三碗飯才停筷。三人也已吃畢。一名青衣漢子送上茶來。

于嬤嬤喝了一口，抬眼望望門外天色，說道：「咱們再休息一回，就差不多的了。」

只見查家榮走了進來，躬身道：「于嬤嬤，兄弟們已經在門外集合了，妳老要什麼時候動身？」

于嬤嬤又喝了一口茶，放下茶碗，說道：「咱們寧可早些去，這就走吧！」

公孫龍一抬手道：「于嬤嬤請。」他腰身一挺，陪同于嬤嬤走出茅屋。

薛慕蘭、丁劍南、查家榮則落後一步，隨在兩人身後走出。

茅屋前面一片晒場上，早已肅立着一排十二名青衣劍手，一個個挺起胸膛，雄糾糾，氣昂昂的，一看就知是一支勁旅！

于嬤嬤看得心裏一高興，就走到他們面前，呷呷尖笑道：「很好，你們這些小子聽着，老婆子是奉谷主之命，去增援淮揚派的，你們跟老婆子一起去，到了萬松山莊，跟你們令主，副令主一起上樹，掩護住身形，到時候聽到老婆子一聲唿哨，大家就像天兵天將而降，殺奔萬松山莊，咱們今晚要殺他一個片甲不留，好了，咱們可以上路了。」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些人全都服過迷迭散，心神被迷的人，他們除了服從，什麼都不知道，自己和他們說這些，不是對牛彈琴？

但她話聲一落，十二名青衣劍手居然轟然應「是」。那是公孫龍爲了討好于嬤嬤，朝他們打了一個手勢，他們看到令主的手勢，就同聲應「是」。

薛慕蘭道：「于嬤嬤請。」

于嬤嬤也不客氣，率同薛慕蘭、丁劍南走在前面，十二名劍手則由公孫龍、查家榮分別率領，分作兩行，緊隨于嬤嬤身後而行。

從栗坵坦到萬松山莊，不過十來里路，一行人身手矯捷，奔行極快，不消一刻工夫，便已趕抵萬松山莊西首。

這時不過初更方半，二更不到，萬松山莊左右，都是密壓壓的松林，正面一座莊院，望去覆蓋極廣，黑沉沉的生似毫無半點戒備。

于嬤嬤朝身後兩人低哼道：「萬啓岳大概一點風聲也沒聽到，哼，他不過藉着父祖餘蔭，當上武林盟主，眞是差勁得很，咱們上樹去。」

雙足一點，一個人淩空拔起，躍上一棵面臨萬松山莊廣場的大樹，在椏枝上坐下，掩蔽住身形。

薛慕蘭、丁劍南也同時躍上隣近的兩棵大樹，各自隱好身子。

公孫龍、查家榮率同十二名劍手，閃入松林，紛紛躍上大樹。

于嬤嬤靠着樹身坐下，用手撥開樹葉，探頭朝萬松山莊看去，本來她居高臨下，自可看得清楚，但萬松山莊幾進屋宇，沒有一絲燈光，看去黑沉沉的依然看不到一點動靜。

于嬤嬤看得直是搖頭說道：「萬啓岳像這樣沒有一點戒備，用不着老婆子趕來，光是祁耀南一夥人就已足夠應付了。」

她從身邊取出一個水壺，揭開蓋子，咕的喝了一口，隨手塞好蓋子，笑道：「大小子（公孫龍），這回居然乖巧得多，知道老婆子喜歡喝茶，泡上一壺上好的黃山雲霧茶給老婆子帶來，眞還要得，不然，這樣枯坐着沒有好茶潤潤喉嚨，老婆子眞會渴死。」

上了年紀的人，就是話多，沒人和她說話，她一個人也嘮叨個沒完。丁劍南暗暗好笑，只聽薛慕蘭以「傳音入密」說道：「丁郎，待回你眞的會出手嗎？」

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好像很不放心我？」

薛慕蘭道：「不，我是關心你，你雖然和萬松山莊毫無淵源，但我相信師尊這一行動，你心裏一定不會贊成的，只是你既然跟隨于嬤嬤來了，有她在場，你千萬不能露出破綻來，尤其大師兄，我看他一直在暗中注意着你，你務必小心！」

（未完・廿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因寡不敵衆，卒被連雲天、佘先知等人用計將他擒獲，然後衆人押住他趕回摩天嶺，在路上連雲天、佘先知和二人商議將他轉押往田家莊收藏，準備年底或明春召開武林大會公審，而孟七郎和彭承業也跟踪找尋司空凌雲下落，在樹林內只見裴紅梅一人，從她披露情況，知道司空凌雲被擒押去摩天嶺，孟七郎叮囑彭承業回家園，自己另走一路，找幾位俠義朋友準備營救司空凌雲。彭承業心內焦急，沒有回家，隻身西行轉去摩天嶺，幾經搏鬥才到嶺巔，見一座廢園內有一位婦人自嗟自歎，彭承業猜測這好像是燕翩翩，但不幸被她發現追問根由……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道與魔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黑白辯是非　邪正顯眞僞

彭承業躲不開，便索性大聲道：「我要來便來，何須受命于人！」

那婦人微微一怔，隨即道：「你胆力倒大，既然如此何不把姓名見告？」

「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在下彭承業。」

「彭承業？」婦人微微一怔，問道：「你是第幾代的弟子？」

彭承業冷笑一聲：「七星劍派恃勢凌人，不分皂白，你以為我是七星劍派的弟子麼？呸，請我去我也不去！」

那女人顯然又是一怔，却驚訝多于憤怒。「既然如此，你為何來此？」

「我要找連雲天！」

「你要找連盟主，又怎會來此？」

彭承業本想說幾句豪氣的話，奈何一想到自己是被人迫入來的，不由氣餒，那女人道：「我不難為你，你且把理由說來聽聽。」

彭承業恨恨地道：「他誣衊我師父，如今又把他擒了，我與他有莫大仇恨！」

那女人眉頭一皺，道：「也許令師行為有不檢之處，年青人應該要分清是非黑白。」

彭承業冷笑一聲道：「家師錯被人目為邪魔，其實他是性情中人，為人最重情義。」

那女人微微一笑，道：「每一個做弟子的，都希望自己的師父是英雄好漢，當然你也不會例外，所以難免帶有主觀！」

她一笑，雙眼露出一股醉人的神采，不知因何彭承業心頭倏地覺得身上暖洋洋的，覺得她好像是一個日夕相處的親人，而不是初次相識的陌生人。

他呆了一呆才道：「不是不是，我師父只不過因為平素嫉惡如仇，不惜得罪權貴，所以才淪落至此地步！」

那婦人搖搖頭，道：「我相信我三弟不會胡來，你年紀還小，留下有用之身，以作後圖……嗯，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明是非！」

彭承業忍不住問道：「你口中的三弟便是七星劍派的掌門，又是什麼武林盟主連雲天？」

婦人點點頭，彭承業忽然大笑起來，婦人目中露出一絲怒色。「你笑什麼？」

彭承業斂容道：「對不起，你，你莫非是燕，燕女俠？」

婦人嬌軀一震，樹葉沙沙亂响，詫聲問道：「你怎知道？」這一問無疑等於承認。

彭承業「啊」地叫了一聲，萬料不到廢園困着的是燕翩翩，當下熱血一翻，急問：「燕姑姑，連雲天把你囚禁在此，你怎還替他說好話？」

「你，你怎會叫我姑姑！」

「家師是司空凌雲！」

那婦人也「啊」地叫了一聲，嬌軀猛地一抖，幾乎自樹上跌下去，良久才幽幽地道：「令師可好？」

彭承業苦笑道：「他被連雲天擒了，還會好？」

婦人又是一震，忽然道：「雲……司空大俠自視極高，他選徒必嚴……你既然是他的徒弟，請你把天魔門的劍法使一遍給我看看。」原來她見彭承業皮焦色暗，不類天質聰敏之輩，心有疑問，却不知彭承業易了容。

彭承業如遭催眠般，欣然同意，飛身躍下樹，抽出長劍，就在石徑上舞將起來，只舞了二十多招，那婦人便道：「行了，你的確是雲哥哥的徒弟！」

「那麼你是……」

「我的確是你姑姑燕翩翩。」

彭承業喜道：「這些年來師父日夜都念着姑姑，請姑姑叫連雲天放了他吧！」

他年輕口快心直，說話全無顧忌，燕翩翩被他一句話，漲紅了臉，幸而有薄紗遮掩，當下問道：「你且說來聽聽，令師是如何落在連三弟手中的？我記得以前你師父武功要勝他一兩籌！」

「哼，若不是裴紅梅那不要臉的女人，假冒姑姑，引家師中伏，連雲天要擒家師，才沒這般容易！」

燕翩翩目光一變，厲聲道：「我當年與令師情同兄妹，今日教訓你幾句也不過份，為人理該尊師厚道，你怎地敢罵師娘不要臉？將來叫你師父如何做人？說不清楚，今夜你便別指望能離開？」

彭承業一怔，脫口問道：「姑姑，你說誰是我師娘？」

「令師不是在十年前與華山裴女俠成了親麼？」

「十年前，誰說的，我師父至今尚是獨身，晚輩也沒師娘，不過晚輩聽人說裴女俠對家師倒是有意思，但家師却……」

燕翩翩呆呆地發了一陣怔，半晌才問：「你所說不虛？」

「這十年來，晚輩不離家師寸步，而且也沒理由騙你？」

燕翩翩喃喃地道：「那麼連三弟為何要騙我？」

彭承業冷笑道：「連雲天的話，怎能信得？」

「小孩子不可胡說，」燕翩翩道：「你見過他沒有？」

彭承業略感語塞。「雖未見過他，但他四處佈散謠言誣衊家師，分明是個小人！而七星劍派的弟子，也都是些貪生怕死，善於吹奉拍馬的人。」

「小孩子說話不分輕重！」燕翩翩道：「嗯，你且跟我上樓吧，這裏沒人敢進來。」

彭承業心想已快天亮，要營救師父也恐時間不夠，便欣然答應跟燕翩翩上樓。

兩人在廳內坐下，燕翩翩坐在遠處，與彭承業相隔一丈。「我今日問過了，連三弟還未回來，若果雲哥哥眞的落在他手中，我必勸他放走令師！」

「他恨不得吃掉家師，怎肯放人。」

「你且把令師近來的情況說一說。」

彭承業便由十年前司空凌雲到他家當教席開始，說至目前，直說了半個時辰才交代清楚。

「姑姑如今當知道家師並未成親，這姓連的也不知安着什麼心，一邊揑造了這種話對你說，一邊又對外散佈謠言，說家師與姑姑……通……又說家師抱走了姑姑的兒子。」

燕翩翩身子無風自動，澀聲道：「眞的？」

彭承業信誓旦旦地道：「假如晚輩有一句虛言，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燕翩翩喃喃地道：「這是為什麼？」

彭承業問道：「姑姑，你住在這裏多久？」

燕翩翩幽幽一嘆。「快十七年了！」

彭承業吃了一驚，道：「前輩為何不出去？」

燕翩翩目光閃過一絲悲哀，淡淡地道：「因為我身體有病！」

「吹不得風麼？這是什麼怪病？」

燕翩翩微微一笑，道：「不是，我這種病會傳染給別人，所以不便出去，你也不要與我太接近！」

彭承業忍不住央求道：「姑姑，侄兒跟你說了這許多話，還未見過你的金面，請你拿下薄紗，讓侄兒瞻仰一下吧！」

燕翩翩搖頭道：「病源就在臉上！」

彭承業忽然泛上一股同情心，內心極希望能令她愉快幸福，忍不住道：「待我師父之事一了，侄兒一定與師父遍訪名醫來給姑姑治病？」

燕翩翩笑道：「你心腸倒好，十七年的歲月不短，但我也已習慣了！嗯，你師父還是以前那個樣子吧！」

彭承業抓抓頭皮，道：「家師以前的容貌如何，侄兒不知道，不過如今他的面貌可要比眞實年齡大上十年，頭髮都灰白了，而且當年爲了逃避連雲天的追殺，不惜用炒熱了的砂子敷在臉上，變成一個痲子……」

「啊——」燕翩翩驚呼一聲，雙眼一紅，喟然道：「他這些年來，日子也過得很苦啊！」

彭承業想道：「假如她知道師父不單止揹着一身的冤情，而且還受情愛的煎熬，不知又會怎樣？」

兩人靜默了一陣，燕翩翩忽道：「啊，天亮了，你快避一避吧，何七快送飯來了！」

彭承業道：「姑姑，此樓何處比較隱蔽？」

燕翩翩道：「你躲在屏風後面吧，何七放下早點便離開了！」

彭承業依言退到屏風後，果然過了一陣，何七便進來了，他慢慢走上小樓，把稀飯、兩碟小菜以及一碟燒飯放在桌上，便要退開了。

燕翩翩攔住了他，拿出了一張白紙，一枝炭筆，在紙上寫道：「盟主回來了沒有？」

何七搖搖頭，燕翩翩又寫道：「可有消息！」

何七又搖搖頭，燕翩翩用筆令他以後多送一點飯菜進來，何七點點頭便弓腰下樓了。

燕翩翩待他出了廢園才叫彭承業出來，她見彭承業衣服甚髒，眉頭一皺，道：「你把外衣脫下，我拿一套乾淨的給你換換！」

「多謝姑姑！」彭承業也不知爲何，只覺她好像是一個久睽的親人般，對她言聽計從。

小樓除了一座廳堂之外，一邊是寢室，另一邊是書房，燕翩翩入寢室拿出一套青衣外袍來，道：「這是外子昔日的衣服，雖然舊一點，却甚是乾淨。」

彭承業接過衣服，到書房更換，換上外衣後，再加上一件敞胸外套，然後再出廳準備吃早點。

「賢侄請吃吧，姑姑不餓。」

「不，這是姑姑的早點，姑姑不吃，侄兒也不敢吃？」

話音未落，只見燕翩翩臉色大變，指着彭承業的腰間道：「這……這……是什麽？」

彭承業一怔，隨即笑道：「姑姑勿見笑，這塊八卦形的玉珮是侄兒少時候因體弱多病，爹爹叫我帶在身上的！」

「這是你爹爹給你的？」燕翩翩臉色甚是奇特。

彭承業尷尬地道：「侄兒是獨子，家父又中年得子，難免比較緊張。」

燕翩翩目光一亮，問道：「這玉珮後面是不是刻着四個字：福壽康健？」

彭承業吃了一驚，脫口道：「姑姑你怎會知道？正是這四個字？」

燕翩翩身子忽然急抖起來，半晌才顫聲道：「你解下來讓我看看！」

「是。」彭承業依言解下玉珮，雙手奉上。

燕翩翩接來一看身子抖動更烈，彭承業詫異地問道：「姑姑，你不舒服麽？」

「不……」燕翩翩吸了一口氣，問道：「你今年幾歲？」

「不到十九？」

「這玉珮眞的自小便掛在你身上？」

「自晚輩懂事以來，便一直與它爲伴。」彭承業問道：「難道姑姑也有一個這樣的玉珮？」

燕翩翩道：「沒有沒有，……飯快冷啦，快吃吧！」

「姑姑一齊來吃吧！」

燕翩翩道：「我與令師情同兄妹，你到這裏便當作是回到自己家內，不必客氣，我病發作了，吃不下！」

彭承業關心地問道：「要不要去找大夫？」

燕翩翩似覺甚是安慰。「不必，我睡一下便好啦！」言畢入房。

彭承業微發一陣怔，終於坐了下來，不一陣，便已把早點吃得乾乾淨淨。

×　×　×

由於十二等人不敢把彭承業逃入廢園的事向上呈報，所以彭承業在燕翩翩處住了幾天都平安無事，可是至今猶未有師父的消息，不由焦急起來，連天央求燕翩翩去打探消息。

這天何七送午飯及一盅草藥進來，燕翩翩又拿出紙筆來，寫道：「我要見見掌門！」

何七雖然又啞又聾，但還認得幾個字，接過毛筆來顫巍巍地寫道：「掌門在許昌田家莊。」

燕翩翩又寫道：「爲了什麽事？」

何七寫道：「聽說要開公審司空凌雲的武林大會。」

「大會何時召開？」

「十一月十四日。」

燕翩翩怕他生疑，不敢再問下去，便揮手叫他離去。彭承業得悉消息之後，十分焦慮。「姑姑，侄兒要走了，我要去救師父！」

燕翩翩的心頭似乎有件難以解決的事，沉吟不語，良久才說道：「你能救得他麽？」

彭承業道：「世間上有很多事都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師父對我恩重如山，侄兒即使爲他送掉一條小命也絕不後悔！」

燕翩翩咬一咬牙，道：「好，姑姑跟你一齊去！」

彭承業大喜，燕翩翩雙眉緊皺，喃喃地道：「但咱們如今如何下山？」

「後山守衛極少，假如有繩索的話，侄兒便可由那裏下山！」

「後山太險了，過去巳跌死不少人！」燕翩翩道：「反正如今離十一月十四日尚有半個多月的時間，待我暗中觀察一下才決定！」

過兩天，山上的七星劍派弟子忽然大批下山，大概是趕赴田家莊，以應付一切，而留守在山上的人便顯得頗不足够。燕翩翩便決定在白天，由山側下山。

第三天，他們換了衣服，帶上繩索，趁山上的守衛弟子交班的空隙悄悄下山。

他倆下山之後，彭承業取出易容藥先爲自己易了一副容。「姑姑，您……」

燕翩翩解下薄紗，只見她臉白如雪，眉眼似畫，雖巳中年，但看來仍甚清麗，只可惜雙頰有好幾顆水痘，說道：「你教我易容……」

「侄兒替姑姑易吧！」

「不，我臉上水痘會傳染給別人！」

彭承業不敢多問，只得把藥物的用法教她。燕翩翩取出一面小銅鏡來，慢慢易起容來，彭承業不斷在旁指點。不久燕翩翩的面貌便蒼老了許多，皮膚也變了色。

彭承業收起易容藥，道：「姑姑，咱們現在就去吧！」

「以後不許叫我姑姑！姑跟侄兒一起上道的畢竟較少！」

彭承業囁嚅地道：「那麽以後侄兒如何稱呼你？」

「叫我娘吧！」

彭承業本想提議叫師父，但不知因何又不忍拂她，便默不作聲，路上他倆果然以母子相稱，一路平安，十一月初五便到了許昌城。

兩人在城內找了一家客棧住下，當夜便潛至田家莊窺探，却料不到田家莊戒備十分森嚴，燈火通明，巡夜的壯丁川流不息，簡直潑水難入，彭承業本想硬闖，燕翩翩極力反對：「這樣做會打草驚蛇！」

「但師父在他們手中，連雲天爪牙極多，不救師父，等他召開公審大會，師父可是有死無生！」

「不必急，也許事情會有變化！」

「什麽變化！」彭承業大不以爲然。

「也許令師找到機會逃出來，咱們亂攪一通，可能反而累了他！大不了到那天咱們再鬧它一鬧！」

彭承業同心一想，頗覺有理，兩人便轉回客棧。

過了幾天，城內便開始出現很多龍行虎步的彪形大漢，還有奇形怪狀的老少武林人物，全城的客棧都讓這些人住滿了。

燕翩翩與彭承業唯恐引人注意，甚少出去走動，只有彭承業掂掛着孟七郎，出去找了幾次，但都找不到他。想起師父，他便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坐立不安，終於盼到十一月十四日。

這天清晨，城內的武林人士便如河水般，向田家莊流去。

×　×　×

自連雲天率衆到達田家莊之後，田家淵唯恐招待不周，每日皆以山珍海味侍奉，余先知經過三日兩夜的苦思，終於讓他想出一個辦法來，告之于連雲天，連雲天大聲稱妙，於是余先知繪下一木台草圖，着田家淵依圖建造，又安置了人手，以及會場的佈置。

踏入十一月中旬之後，一劍二堡三莊的人便紛紛先到了，只有阮家莊的人，全沒踪影，而中原八大門派亦紛紛派了代表出席，連雲天躊躇滿志，整日周旋在羣豪之中，也沒把阮望山一家放在心上。

到田家莊的羣豪越來越多，田家淵兄弟忙得不亦樂乎，當然，能够入住田家莊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否則只能住在城內的客棧了。

十一月十三日夜，田家大宴羣豪，連雲天自然坐在首席，與八大門派的代表和余先知同席，席間連雲天親自替余先知挾菜，並極力向八大門派推薦，由余先知頂替郭覺恩的地位。

少林派代表覺悟大師道：「能被盟主如此推許的人，自然錯不了，待公審大會過後，老衲再與青竹道兄（武當派代表）等人研討一下！」

青竹老道道：「此事也無須太費周章，循例作一番交代手續而巳！貧道建議，不如待羣豪畢集之良機，在十六日才宣佈吧！」

連雲天看了余先知一眼笑道：「連某正有此意！」於是這件事便這樣決定了。

×　×　×

十一月十四日，天上烏雲密佈，寒風陣陣，但田家莊却一片熱鬧，笑語喧天！

燕翩翩與彭承業雜在人羣中進入田家莊，一入莊便見廣場中建了一座磚造的台子，台子的三面圍着欄杆，離地六尺，上面扯着一塊橫額，上書武林公審大會六個字。

磚台的兩旁尚搭了兩座竹棚，設了座位，料是給有地位的人物使用的，台前一丈，以木欄圍着，換言之，最前面的觀衆，離台上的人，起碼在一丈之外。

彭承業不斷在人羣中找尋孟七郎的踪跡未果，他深知孟七郎的性格，若無意外，他必不會食言，心中反替他担心起來，生怕他有了什麽不測！

他旣爲師父担心，也爲孟七郎的安危担憂，一顆心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只恨不得找連雲天拚命，幸而燕翩翩不時拉動他，他才暫時定下神來，慢慢向台前擠去。

台前木欄內，站立着一排七星劍派的弟子以及田家的壯丁，人人手握兵刃，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燕翩翩生怕露出馬脚，在木欄前八尺便停定。

午時剛至，廣場巳擠滿了人，大門外那串長長的鞭炮便劈劈啪啪地響了起來，余先知首先躍上台，抱拳道：「諸位今日來此的目的料都巳清楚，咱們武林人做事爽快，也不必再婆婆媽媽介紹一番！現在大會便開始，先請連盟主及郭副盟主上台！」

台下立即爆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响徹雲霄。

連雲天首先飛身上台，他有意賣弄，故意凌空盤旋了一下才冉冉落下，姿勢美妙從容之至，七星劍派的弟子立即大叫起來：「光明磊落，義薄雲天的連盟主武功天下第一，仁義天下第一！襟懷天下第一！」場內大多數的人也附聲叫了起來，那

聲勢實在壯大之極！

連雲天臉露笑容，抱拳道：「連某何德何能，怎敢當諸位英雄的謬讚，思之實令連某汗顏，請郭副盟主上台！」

郭覺恩在掌聲中上台，他倒老老實實，輕輕一躍而上，抱拳道：「郭某老矣，今日也是最後一次爲武林効力了，往後便將歸隱山林……」

余先知忙道：「副盟主，今日正事是公審大惡魔司空凌雲，副盟主的事改天再談！」

郭覺恩暗哼一聲，心中罵道：「你神氣什麼？將來的下場還不是跟老夫一樣！」默不作聲，悻悻然退後。

連雲天向余先知打了個眼色，余先知會意，立即道：「相信各位英雄都知道今日要公審的是誰？」

台下七星劍派的弟子齊聲叫道：「公審天下第一惡人，天下第一淫賊，百年罕見的大魔頭司空凌雲！」

「不錯！」余先知道：「司空凌雲的確是天下第一淫賊，第一惡人！」

連雲天輕咳一聲，接道：「爲長正氣，又爲公平起見，咱們先傳司空凌雲上台，看他有何話可說！」

台下二堡三莊的弟子都叫道：「像司空凌雲這種人，根本不必再審！」

連雲天道：「諸位太激動了，爲恐落人話柄，還是先審清楚再定罪！」

不久，幾個七星劍派的弟子挾持着司空凌雲上台，司空凌雲四肢無力，任人擺佈，一望便知被人點了軟穴，馬沛貞輕輕把他一按，司空凌雲登時攤倒。

彭承業看得睚眦欲裂，幾乎忍不住要躍上台去，幸而燕翩翩緊緊扣住他腕脈。只聽連雲天道：「把他啞穴解開！」

余先知食指一落，解開了司空凌雲的穴道，退了開去，連雲天問道：「司空凌雲，你認不認罪？」

司空凌雲道：「我司空某是條硬漢，你莫以爲我會出聲求饒！」

余先知喝道：「你就算求饒也沒用，現在只問你認不認罪而已！」

司空凌雲怒極反笑。「司空某不知你們要誣衊我什麼罪名可否讓我先聽聽！」

連雲天沉聲道：「此乃武林公審大會，天下英雄雲集于此，請你尊重一點，你若認爲咱們是誣告你，大可以自辯，然後由在場的諸位英雄來判決，而在場之人的判決便是最後的判決，假如衆人一致認爲你該死，你便是不認也無濟于事！」

司空凌雲悶哼一聲，瞪眼怒視。余先知道：「小罪咱們也不計較，只數你的大罪，第一條，你濫殺無辜，殘害忠良，包括暗算義兄秦天南秦大俠，第二條，強逼義嫂，做出豬狗不如的行爲，第三條，刦去前任七星劍派掌門人秦大俠的獨子秦振宇，另有陰謀，這是你的三條大罪，你認是不認？」

這剎那，彭承業忽覺燕翩翩抓着自己腕脈的手背，猛烈地顫抖起來。

司空凌雲此刻神情反而歸於平靜，一邊冷冷地道：「只這三條罪麽？」一邊慢慢掙扎，站了起來，雙腳因軟穴被制，酥軟無力而不斷地抖動着，他却咬緊牙齦不讓自己跌倒。

余先知聞言一怔隨即道：「這三條罪已足够定你死罪，諸位英雄認爲如何？」

台下立即響起一陣高呼：「這三條罪已足够他死十次！」

「五馬分屍猶不足以贖其罪！」

「不，殺死他太便宜他了，應該讓他受盡折磨，受够活罪，慢慢而死！」

司空凌雲冷笑道：「司空凌雲無話可說，只能說一句，我好比是岳武穆，你們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秦檜——這都是莫須有之罪！」

台下又響一陣怒罵：「好狗頭，死到臨頭還敢侮辱天下英雄！」

「這三條罪都是證據確鑿，什麼莫須有！」

「侮辱咱們還不打緊，侮辱盟主實是十惡不赦！」

「咱才是岳飛，你娘的司空凌雲連秦檜也不如！」

儘管叫罵之聲不絕于耳，司空凌雲始終挺立着，臉色鐵青，沒有絲毫表情。

余先知道：「你認爲這是莫須有之罪麽？好，待余某仔細跟你清算一下，十多年前，你殺了七星劍派秦掌門，武當修玉道長，『斷金掌』何足道何大俠，少林高足『殺魔手』謝鐵拳，傷了『江南大俠』周天徹，『一掌震三江』上官靈，『見義勇爲』樊興城，又欺騙了華山『梅花女俠』裴紅梅等等，簡直罄竹難書，數不勝數！最近的劣跡也無須多說，單只這些已足够使你死十次！」

郭覺恩接道：「不錯，這些人那一位不是俠義道上，响噹噹的大俠客，只要有一絲羞恥之心的，都不忍傷害他們！」

司空凌雲道：「司空某自信沒有殺錯人，這些人有的表面上是俠客，骨子裏却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卑鄙小人，殺之不可惜，有的是不分青紅皂白，要來殺某家，不是學藝不精，便是浪得虛名，反而死傷在某家劍下，也怪不得我？難道要我束手待擒不成！」

余先知臉上不動聲息，目光閃過一絲狡獪之色，半晌才問道：「如此說來，你反認爲道理是在你那邊了？而因爲你爲了維護正義才被迫殺人？」

司空凌雲道：「事實確是如此！」

余先知長笑一聲：「既然如此，你爲何要毀容隱跡？證明你心虛理虧，一派胡言！」

司空凌雲一呆，長嘆一聲：「如此說法，還敎司空某有何話可說！」

「你本就無話可說，如今不說便是默認，更證明咱們並不是誣衊你，而那三條罪狀，也非莫須有！」

連雲天忙道：「且慢，咱們再給你兩盞茶工夫，讓你考慮是否再自辯，免得黑道上的你那些豬朋狗友，在你死後爲你抱打不平，蠱惑人心！」

台下羣豪立時一靜，無數的眼睛都投注在司空凌雲面上，氣氛顯得有點緊張。

司空凌雲臉色如常，死神對他來說，好像毫無可怕之處。羣豪之中，頗有些平日對他有極大成見的，此刻也暗暗佩服他的勇氣。

余先知冷笑一聲：「兩盞茶工夫眨眼過去，你再不自辯，便當作你默認，死後



可別到閻王處叫寃！」

司空凌雲怒目以對，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却仍不作聲，余先知心頭一顫，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台下的彭承業心頭大急，忍不住張口叫道：「師父，你是無辜的，快自辯吧！」

此刻台下肅靜，是以全場之人全都聽到這句話，都把頭轉望過來，彭承業趁燕翩翩的手臂發顫，心神不專，猛地掙脫她的五指，向台前擠去！

馬沛貞大聲叫道：「他是司空凌雲的徒弟彭承業！」

羣豪乍聽之下，先是一呆，繼而秩序大亂，呼打喊殺之聲四起！」

關懷義高聲道：「司空凌雲是大惡魔，他徒弟也不是好東西，咱們除惡必須務盡，爲了同道之福，理該處置他！」

司空凌雲乍見愛徒，眞是又驚又喜又是生氣，驚的是怕連累了他一條小命，喜的是他一片孝心，生氣的是他不該在此種場合出現。當下喝道：「司空某殺過人，你們不分皂白誣衊我，尚有話可說，我徒弟平生未殺過一人，什麼事扯到他頭上去了！難道這種行徑也算英雄？」

余先知冷笑一聲。「麻鷹成長之前，也不抓小鷄，但到牠長大後，不但小鷄要抓，連母鷄也不想放過，爲了正義，爲了蒼生之福，咱們先殺了他，正是英雄行徑，也是大英雄悲天憐人的胸襟！」

司空凌雲悲憤莫名，嘶聲叫道：「這算什麼胸襟，因噎廢食，濫殺無辜，巧羅罪名，排擠異己！」

連雲天嘆了一口氣，道：「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乃此千古不易之理。今日容或對令徒有不公平之處，但對整座武林的安危却有莫大的影响！」

「笑話！他一個小孩子對整座武林有什麼影响！」

「明日之事，有誰能够逆料！」

彭承業大聲叫道：「你徒弟與良家婦女苟且，被我撞破！要殺我滅口，幸而在下命大不死，以此推之，令徒既然是黑的，你必是墨的了！」

「放肆！」羣豪又怒罵起來，「胡言亂語，七星劍派的弟子，個個都是同道的表率，豈容你誣衊，殺死他！殺死他！」

馬沛貞忙道：「這小子把語反過來說，當日……」

「住口！」司空凌雲這一剎那，似老了十餘年般，忽然垂淚道：「你們放走小徒，司空凌雲便由你們處置……」

余先知冷笑一聲，說道：「你現在不是任天下英雄處置，難道天下英雄任由你處置！」

彭承業大吃一驚，急道：「師父，你千萬不可爲了弟子的性命，而毀了自己的聲譽！」

司空凌雲把臉一沉，道：「業兒聽話，快走！」

彭承業把劍抽了出來，道：「師父，弟子不如死在你面前吧！我知道你是寃枉的，是清白的，因爲邪魔的正是他們，所以他們才要殺你，否則便要露底了！」

司空凌雲急得連連向他打眼色，連雲天高聲道：「假如你知道自己的錯誤，請當衆宣佈，這對令徒來說也許是當頭一棒，說不好他今後會向善，是則，咱們不但不與他爲難，甚至還要扶掖他！」

司空凌雲臉上充滿悲痛之色，虎眼噙淚，霍地「砰」的一聲跪在台上，沙着聲道：「請高抬貴手，先放了小徒再說！」

燕翩翩心頭一酸，珠淚沿腮淌下，忖道：「雲哥，是何等的堅強高傲，從不求人一句，今日爲了徒弟，竟然……他怎會是個十惡不赦之人！」

連雲天道：「先放走了他，你的話他如何聽得到？這與咱們的原意不符，你放心，你認了罪，咱們一定放他離去，連某的話難道算不得數？」同時又悄悄向台下的弟子打了個眼色。

七星劍派弟子立即團團把彭承業圍住，司空凌雲慘然道：「你說什麼，司空某全都認了！」

余先知道：「好，爲免躭誤天下英雄的時間，余某便替你說了吧，只要你不反對，便算你承認！閣下認爲如何？」

司空凌雲一張臉漲得通紅，不吭一聲，余先知目中閃過一絲狡獪之色，唔了一聲，又道：「既然你不作聲，便當你同意了！」

他故意再頓了一頓，然後清一清喉嚨，高聲道：「司空凌雲不念秦天南秦大俠救他一命，反而因爲偷戀義嫂，色令智昏，暗下毒手殺死秦大俠，繼而強姦了義嫂燕女俠，燕女俠因爲兒子在他手中，委屈求全，只得任他胡爲，可是這惡魔得了甜

頭之後，不但不放秦大俠的遺子秦振宇，而且反把他殺掉了！」

只說至此又望了司空凌雲一眼，道：「司空凌雲，你不必因為徒弟的安危而不作聲，若我余先知有一句不實的，請你開聲！」

連雲天道：「放他弟子離開！」

七星劍派弟子立即散開，彭承業喝道：「不必假惺惺，要殺便殺！」

連雲天眉頭一皺，道：「你以為咱們都跟你們邪派一樣麼，沒有道理怎會殺人！今日我既然放過你，便決不食言！」轉頭道：「司空凌雲，如今你已可放心，假如你認為是冤枉的，便請立即自辯！」

余先知續道：「除此之外，其他的罪名余某也不欲多說，你再不認這罪便認了，屆時若天下英雄公斷說殺死你，你服不服氣？既然你不反對，現在便請諸位英雄表決！」

話音一落，台下喊殺之聲不絕於耳。

燕翩翩付道：「我現在挺身替他作辯，不知有沒有作用？」目光一抬，只見司空凌雲雙眼似欲噴火，一張臉漲得通紅，她心中大叫：「雲哥哥啊，你為什麼不作聲？」

連雲天道：「既然大家都認為司空凌雲該死，而他本人又對此直認不諱，本座便宣判他斬首處死，並且立即執行！」

彭承業揮舞着長劍向台前擠去，叫道：「連雲天公報私仇，根本不配當武當盟主！」

燕翩翩也大聲叫道：「且慢！此事甚有可疑！」

余先知冷笑一聲，莫說你們是司空惡魔的人，就算按規矩，也該以少數服從大多數！」

連雲天眉頭一皺，道：「余堡主，不必跟他同黨鬥舌，立即執行！」

「是！」緩緩抽出長劍來，此刻一切情況都在預料中，全場亦被控制中，為示公允，他再大聲問道：「司空凌雲，你還有什麼話可說？若不作聲，老夫手起劍落，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話音剛落，台下忽然响起一個冷笑：「他身上麻穴及啞穴被人制住，你叫他怎樣說話！唉，我本來還以為你們辦事公正，卻料不到會使出這種卑污的手段來，由此可知司空凌雲必是無辜者，今日受審該是你們這幾個人才對！唉，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眞是可悲可嘆！」

這一席話，聲音雖不大，但全場參予者都聽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有人在自己耳邊說話般。

連雲天與余先知都吃了一驚，郭覺恩則嘴噙冷笑，一副無動於衷的神色。連雲天暗忖道：「這人到底是誰？內功怎地如此了得？不好，千萬莫功虧一簣，如今最重要的是先手下把司空凌雲解決了再說！就算這人有三頭六臂，也敵不住咱們的人多！」

當下向余先知打了個眼色，余先知會意，立即舉劍奔前，就在此刻，台下人叢中忽然飛起幾塊小石子，一塊射向余先知，其餘的全數射在司空凌雲身上！

只聽「噹」的一聲，小石頭射在余先知的劍刃上，他的長劍立即揚起，與此同時，司空凌雲一躍而起，叫道：「司空某是冤枉的！」

連雲天却道：「是誰斗胆得罪天下英雄，搗亂會場，暗箭傷人！」

只聽人羣中响起一個蒼老的聲音：「閣下濫用職權，隻手遮天，今後還有人肯聽你的話麼？」

連雲天冷哼一聲：「閣下胡言亂語，蠱惑人心，不怕得罪天下英雄麼？」說話之間，一雙眼睛不斷在人叢中掃射，却找不到人。

那人又道：「你若是光明正大的，為何要暗中制住司空凌雲的穴道？」

連雲天怒聲道：「台上三人離司空凌雲却在五尺之外，你看見誰制住他的穴道呢？」

司空凌雲道：「那人在薄台底下！」

余先知冷笑一聲說道：「眞是豈有此理，你罪證確鑿，誰能有空安排人手暗算你！」

（未完・九）

農業科學家 賈思勰

混沌書生

中國是世界上科學文化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農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着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優秀的歷史遺產。在中國農業遺產的寶庫中，有一部著名的農業科學著作——「齊民要術」，它的作者就是賈思勰。

賈思勰是中國北魏時期傑出的農業科學家，山東省益都人，當過高陽郡（在山東境內）的太守，後來回到家鄉，親自參予農、牧業。由於他刻苦鑽研，經常向有經驗的老農請教，和親身研究耕作技術，對農業科學有很深的心得。在西元五三三年至五四四的十多年時間裏，賈思勰將他多年累積的豐富的農業科學知識，認眞地加以整理，在歸納前人的農業經驗的基礎上，寫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農業科學著作「齊民要術」。

賈思勰生活在北方社會經濟開始恢復的北魏時期。北方黃河流域一帶，自從西晉末年以後，長期處於戰亂狀態，經濟和文化都遭到嚴重的破壞。雖然鮮卑跖跋氏統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情況有所好轉，但由於土地的大量集中，絕大多數人們都已喪失土地，國內情況非常混亂。北魏孝文帝繼位以後，為了緩和當時的情勢，在西元四八五年實行了均田制，均田制的實行，使得農民更加積極耕種，促進了北方事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但它並沒有解決農民的根本問題，農民的生活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因而如何發展農業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種情況使賈思勰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很重視農業，在「齊民要術」序言裏一開頭就提到：「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賈思勰看來，一個國家是不是強盛，主要在於重視不重視農業的發展，農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

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序言中，引用了管子的「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段話。可是他是十分重視農業生產的。賈思勰為了累積農業科學經驗，不僅對書本知識，認眞學習，刻苦鑽研，不斷地進行科學實驗，而且也非常重視從實驗中得來的眞知，注重農民的耕作經驗。他的農業科學知識的來源和寫作「齊民要術」所遵循的原則，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今採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賈思勰善於把農民的經驗加以歸納，整理為比較系統的理論。比方說，「長着茅草的地方，要先趕着牛在上面踩過，七月間翻下去，茅草才會死」，選種時，「選出長得好的穗子，顏色純潔的，割下來，高高掛起，到年來春天打下來，預備明年作種用」等方法，這些都是來自富有耕種經驗的老農。有一年，他養了二百隻羊，因為沒貯藏足够的飼料，到了冬天，許多羊被餓死了。過幾天，他準備不少飼料，都扔到羊廐裏，但是羊還是不斷死亡，而且剩下的羊，身上還長滿了癬瘡。後來，他就虛心向有養羊經驗的農民請敎，終於摸索出一套把羊養得肥壯，以及剪取羊毛等許多成功的方法。這些經驗，他都在「齊民要術」一書裏作了生動具體的介紹。漢成帝時一位叫氾勝之的農學家，曾提出過黍子的種植「欲疏於禾」的說法，賈思勰從實際經驗中了解到：「稀植的黍子，棵叢雖然能大一些，但米黃而不飽滿，又多空粒。如果進行密植，棵叢雖然小一些，但米白，顆粒均勻飽滿，比稀植的好」。糾正了氾勝之這一錯誤觀點。對於民間諺語，賈思勰很重視，但都要根據自己和老農的經驗，仔細加以研究和觀察，一再檢驗。在北魏的時候，民間流傳着一種說法：「立秋以後，播種的小豆，豆苗的葉子小得像荷錢一樣，還會有收穫。」賈思勰經過研究，得出結論說：「這個民諺是指宜於晚種的莊稼說的，不是一般的規律。」賈思勰就這樣在一點一滴的累積農業科學知識的基礎上，開始了他的寫作，經過他十餘年的辛勤研究，終於寫成了「齊民要術」。

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是中國六世紀一部完整的、有系統的農學著作，也是世界農學史上一部最早的名著。全書共分十二卷，九十二篇，正文七萬字，注釋四萬字。其中參考和引用的古書，就有一百五、六十種之多；採用的歌謠和民間諺語有三十多條。內容非常豐富，涉及的範圍也很廣。從耕種操作到製醋造醬，凡是農業以及與農民生活有關的事，都有詳細的記載。包括農藝、園藝（蔬菜、果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飼養）、養魚和農產品製造（釀造、食品加工等）及其他農業、手工業等。賈思勰在自序中談到了他寫這部書的過程：「我現在從古今書籍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又收集了許多傳說，問了有經驗的人，再在實行中體驗過。從耕種操作到製造醋與醬，凡一切與供給（農家）生活資料有關的辦法，沒有不完全寫上的。」可見他的寫作態度的嚴肅，對待事物觀察得精心細緻，和他努力的程度了。

在這部農業科學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農業上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和有系統的認識。他提及耕種時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穫。」這就是說種地要不誤農時，要因地種植；在種地時要精耕細作，他提出「初耕欲深，轉地欲淺」，「秋耕欲深，春夏欲淺」；恢復土地肥力，提出實行輪作法，他說：連種穀子，「則莠多而收薄矣。」連種蔴，則「有破葉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他還提出密植和套作法；重視種耔品種和性能。此外對牲畜飼養等多方面，都有比較詳細的經驗論述。

總之，賈思勰的這些農業理論，經過現在科學實驗證明，大都是比較正確的，他對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齊民要術」一書，繼承了中國戰國以來的農業科學遺產，為人們保留了不少古代的農業知識，同時這部「農業百科全書」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產生承先啓後的重要作用。它不僅促進了當時農業的發展，而且對於他以後的農業科學家，如元末的王禎，明代的徐光啓以及清代的一些農業科學家也都有過深刻的影響。

但是必須指出：在「齊民要術」中，有「吃棗核仁二十七個，可以避疾病」，「在東邊栽九棵桃樹，可以多生子孫」等等的說法，都反映了賈思勰還存有迷信的觀點。雖然如此，賈思勰和他的「齊民要術」在中國和世界農業史、生物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這是不可否認的。（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劉稼跟謝文龍回謝家莊，曉行夜宿來到武漢地界一座小鎭投宿，正欲安睡，忽聽到鬼叫之聲，劉稼聽出這聲音是「南屍」、「北殭」，吩咐謝文龍注意，原來兩魔想向謝文龍索取藏笈圖，二人迎戰，謝文龍將藏笈圖交與劉稼趁機逃去，劉稼以一敵二，恐防有失，先將北殭擊傷亦急忙離去，來至一座叢林，躲在樹上休息，見謝智和秦萍兒在林下休息準備回家，又見沈羽瘋瘋癲癲的進來說去收藏十全秘笈，謝智跟了他去，只留着秦萍兒一人，此時西門艷從樹上躍下想襲擊她，劉稼及時勸止，自己護送秦萍兒回謝家莊，在路上無意救了五窮幇少主……

懲兇結寃仇　格鬥地冥派

少年書生說得聲色俱厲，虎目顧處，竟然就落在右邊靠牆桌上的「毒娘子」簡慧芳臉上。

此時，陡聞「毒娘子」簡慧芳仰首一聲大笑，說道：「老身活了這把年紀，什麼强橫之人都已見過，倒未曾見得這般蠻橫之人，你自己先出口傷人，我爲了聽不過去，方始出手將你略施薄懲，怎的你反而在我面前撒野了起來，瞧你面如冠玉，一派斯文，原來竟是金玉其外，孔聖的德行也被你損害完了。」

這少年書生那裏禁得起「毒娘子」簡慧芳如此責罵，驀地將身站起，正欲撲擊而出，劉稼在旁看得忍無可忍，心忖：「這少年書生怎的如此囂張，我們並非是爲了『毒娘子』簡慧芳仗義爲我執言而幇她，實在這少年太過强蠻。」

忖至此間，劉稼亦從椅上站了起來，雙手一擺，暗出一招「推雲見月」，雙手向上一恭，表面上看來，好似作禮那般，實則志在阻止這少年書生，一邊却道：「在下與貴公子素不相識，適才既蒙教誨，在下這裏當面謝過。」

少年書生陡見這醜貌少年雙手一恭，其中暗藏招式，不由臉色頓變，心忖：「怎的這其貌甚醜的少年竟有如此根基，陡然出手，僅此一招已然顯出他身負絕學，我可要諸多小心應付才是。」

少年書生一聲冷笑，遂道：「此禮也不必了。」說着，手中摺扇一甩，直點劉稼腕肘，手法也快得驚人。

兩人一說一答，片刻之間已然互拆了一招，可是在表面上看來，却極是平淡，看不出兩人已然動起手來。

秦萍兒見得劉稼起身阻止那少年書生，回頭一望又見簡慧芳依舊坐在那裏，聲色不動，心忖：「這老太婆怎地幾次三番祖護這醜貌少年，未知她究竟與這醜貌少年有何干係？」

此時，那少年書生手中摺扇又是一甩，朝着劉稼左肩點去，一邊笑道：「在下要過去向那位老太太講幾句說話，有勞閣

下讓路。」

劉稼乍見這少年書生摺扇又朝自己點來，招法迅如閃電，何況他面帶笑容，顯得從容不迫的模樣，如此身手，端的罕見，始知這少年定有來歷，心忖：「依他這副身手，簡慧芳萬難與他週旋三招，我定要阻止於他！」

於是一邊忙將身子微朝左邊一側，右手沿肩甩出，指雙朝這少年書生的摺扇上揑了過去，說道：「貴公子要與那位老太太說話，在下焉敢相阻，祇因貴公子適才的說話，在下尚有不明之處，故且斗胆暫阻片刻，有請講明了再去也是未遲。」

劉稼邊說，雙指迅已向這少年書生的摺扇挾到，這少年書生頓時露出滿面驚慌，陡見他面色發青，冷哼一聲，將執扇的右手朝下一沉，顯然就在這手沉之間，用了內功。

劉稼既將這少年書生的摺扇揑挾到手，也不由大感意外，正在此刻，陡覺指肘之間有着一股勁力透入，知道這少年書生運用內功，忙不迭提了一口丹田眞氣，直貫指上，拚力輸了過去。

兩人皆已運用內功，相對而立，閉口不言，未隔多久，祇見這少年書生嘴角邊流出了一些血絲，將手一鬆，放脫了那把摺扇，面露慘笑，呼吸緊迫，朝着劉稼苦笑一下，說道：「原來是你！」說着這少年書生竟然連這把摺扇都放棄不要，朝劉稼瞪了一眼，忽地竄身朝那窗外躍去。

劉稼乍聞這少年書生說出「原來是你」四字，不由一怔，剎那之間，又見他躍窗而去，不禁又是一陣驚愕，想不到這少年書生適才那種强蠻之狀，如今竟連這把摺扇也棄之不要。

秦萍兒見得劉稼將這少年書生擊退而去，心中甚是高興，回過頭去，朝那簡慧芳望去，祇見簡慧芳也失去了影踪，不由一驚，急忙用目朝劉稼觀望，祇見劉稼打開了這少年書生留下的那柄摺扇，宛如失魂落魄站在一邊，對着這摺扇凝望不休。

劉稼打開這柄摺扇，祇見上面寫着幾行似詩非詩，似詞非詞的字句：

滅九玄取十全，方能啓發地冥門戶。

誅五窮殺六絕，始可永固墓穴之安。

劉稼看得這字句，方始明白這少年書生竟然就是地冥派中的人，急忙將這摺扇遞與秦萍兒觀看。

秦萍兒接過一看，頓時秀眉皺起，說道：「原來這廝就是地冥派中的人，早知是他，就不能放他這般容易逃去。」

此時，劉稼見得右邊靠牆的桌上，已失去了簡慧芳的影踪，不由一驚，忙問：「怎的不見了簡老前輩？」秦萍兒也不答話，祇是朝劉稼苦笑，此時，易牙樓的食客都朝着劉稼與秦萍兒觀望，店小二也走了過來，向劉稼說道：「適才那位老太太已將相公的食賬會過鈔了，叫小的轉告相公，說是在謝家堡再見。」

劉稼聽得店小二說是簡慧芳要在謝家堡與自己再見，不由一怔，心忖：「怎地她知道我會去謝家堡？她大概看見我與秦萍兒在一起，猜測而已。」

當下就與秦萍兒步下樓去，就朝謝家堡而去。

一路之上，劉稼百感交集，思前想後，倍感自己命運多乖，好似什麼事兒都會橫遭變化，使自己難以處置。想起自己易容之事，劉稼更覺莫衷一是，憶及服用白衣少女的易容丹，爲的是要在望潮小築之中找尋自己的仇人，可是，在望潮小築之中却被苗疆雙怪前來騷擾，自己身負重傷，後來雖經謝文龍以眞元內功治療，得能痊癒，可是望潮小築中曲終人散，休說大仇是誰自己還未曾獲知，就是白衣少女也翩然離去。

劉稼邊行邊忖，又想起了秦萍兒，不由另有一番感觸，秦子祺臨終托孤，竟要將她許配自己，那知事後獲知秦萍兒已然許配了謝智，自己處身其間，無異不近情理，可是，不知怎的，自己無時無刻不牢牢記掛於她，就算爲了秦萍兒而遭到委屈，彷彿也是心甘情願一般。

他越想越感蹩扭，情不自禁，嘆出聲來，倒使秦萍兒爲之一怔，不知他爲了何事忽地嘆息起來。

秦萍兒被劉稼嘆聲所觸，引起了自己的心事，也不由秀眉緊皺，雖則自己不將它外露，可是芳心之中却甚爲憂鬱，想起殺父之仇，思及自己的終身大事，宛如一團亂麻，未知頭緒何在？

兩人各懷心事，不知不覺已然奔跑了一大段路程，是劉稼首先清醒過來，一看天色，已然日落西山。他急忙用目朝四週覽望，祇見四週一片荒蕪，休說望不到一戶人家，就是遠處烟囪也見不到一個，心忖：「我怎的如此失魂落魄，竟又錯過了投宿，看將上來，今晚勢將露宿在這荒郊了。」

轉忖之間，劉稼放緩了脚步，就回轉頭來朝秦萍兒看了一眼，見她秀眉緊鎖，顯然滿懷心事，不由一怔，忙道：「都是在下一時疏忽，急於趕程，以致錯過了投宿。」

秦萍兒被劉稼一提，如夢初醒，稍爲轉忖，却淡淡一笑，說道：「錯過了投宿有什麼要緊？」

劉稼見她這副消沉的模樣，心中份外感到一陣難過，不由又想起了秦子祺臨終之托，當下說道：「在下在臨江縣與劉稼兒談及小姐，聽說令尊在臨終之時曾經將小姐托咐他照顧，在下本欲相詢，爲了小姐不喜我多問，故而一直忍到如今。」

秦萍兒聽他提起劉稼，臉色頓時一變，嬌容之上泛出一股既愁又恨的神情，說道：「劉公子俠骨柔腸，爲人甚是仁慈忠懇，家父的確將我托他照顧，可是……」

秦萍兒說至此間，臉頰之上又添三分傷感，嘆了一口氣，又道：「可是自沈家莊被南屍北殭兩魔一鬧，我就與他分手，既然你在臨江縣曾見過他，諒他已平安無事，我乃一個命薄的女子，今後我還是不見他，免得劉公子見了我後徒負累贅。」

劉稼聽得秦萍兒此語，宛如千刀萬針直刺胸膛，眼中不禁湧盈了滿眶淚水，可是又恐秦萍兒看見生疑，當下唯有強壓自己，忍住了難過，說道：「在下在臨江縣之時，務農兒也曾提及小姐，他乃四處去尋找小姐去了，而且他也知道了小姐已許配謝公子，準備前赴謝家堡一晤小姐。」

秦萍兒乍聞此言，臉上頓時露出極是驚愕的神情，問道：「劉公子當眞對你這

麼言講？」

劉稼將首一頷，說道：「務農兒非但對在下這麼言講，而且他又說過，爲了令尊臨終之托，他耿耿於懷，無時無刻不爲小姐而念。」

秦萍兒乍地雙淚下垂，彷彿江河缺了堤那般，直將劉稼看在心裏也更爲難過，忙不迭轉身去，暗下彈起了自己的眼淚，緩道：「都是在下不好，引起了秦小姐的心事，且請勿再悲傷，時已不早，我們不如再奔路程去吧。」

秦萍兒淚流滿頰，悲不自勝，將自己壓制在心胸中的難過全部出諸這淚水之中，這一哭端的凄凉已極。

天色已漸黯暗，月亮已然東昇，一輪明月，宛如萬道銀光，照耀在這荒蕪的山野，晚風微拂，已有寒意。

秦萍兒收了眼淚低道一聲：「走！」蓮步移處，身子已然朝西北角直撲出去。

一路之上，兩人彼此不談半語，直到天色漸亮，祇見四週依舊荒蕪一片，劉稼心中疑忖：「怎的走了一夜，四週越見荒蕪，莫非我走錯了方向不成？」

忖思之際，然後緩了脚步，回轉頭來，向秦萍兒說道：「秦小姐，我們走了整整一夜，怎的越走越見荒蕪，可是走錯了路途不成？」

秦萍兒臉頰之上，驀地露出了一股若愁又悲的神情，朝劉稼點了點頭，說道：「我們非但是昨夜走錯了路程，早在三日之前就走錯了路程。」

劉稼聞此言不禁驚異萬分，便問：「你既早知走錯路途如何不早對我言說？」

秦萍兒目中微泛一層潤濕，顯然是悲傷的模樣，輕道：「我不喜歡回到謝家堡去，故而錯走方向。」

劉稼聞言，越感驚奇，又問：「令尊故世，生前將你許配了謝家公子，你理應投奔謝家堡，如何要避而不去？」

秦萍兒咽聲說道：「這是我自己的事兒，你問來也沒有什麼用，倘你要到謝家堡去，你就自己去吧，休要管我。」

劉稼聽她如此說法，倒也一時沒了主張，唯有怔在一邊，對着她凝望，心中則在疑忖：「如此看來，她定是不肯下嫁謝智的了。」

忖至此間，劉稼不禁引起了一陣感觸，想起了羅郡客棧之中的秦子祺的臨終托孤，又想起了自從初見她之時的印象，以及沈家莊那晚她撐燈前來的情景，不由感觸萬千，肝腸寸斷。

秦萍兒忽地朝着劉稼苦笑道：「你太來既要送我往謝家堡，如今我已打定了主意不去，我們就在此間分別，可是，我有事兒要托你，當你到了謝家堡之後，休在他們那裏提起我隻字。」

劉稼不知如何回答始好，祇是對着她凝望不休，秦萍兒就又苦笑了一下說道：「望潮小築之中，承你再三相讓，我當圖後報，就此別過了。」秦萍兒說着，就扭轉身，竟然向南飛奔而去。

劉稼彷彿神智皆失的模樣，怔在一邊，雙目盯住了秦萍兒的背影，眼見她消失在晨曦之中。

不知隔了多少時候，劉稼方始如夢初醒，後待恢復了理智，秦萍兒的影子休說不能看到，抬頭一望，已經烈日當空，劉稼心中陡覺一陣悲痛，情不禁已，掉下兩行淚來，口中嚐到一片苦澀的滋味，端的肝腸已然寸寸而斷。

悲慟之際，劉稼彷彿自己已然忘記了置身何處一般，雙足一蹬，就循着秦萍兒去處，直奔而去。

餐風宿露，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這一日，劉稼來到了一條大江之前，乍見江水微湧，宛如萬馬奔騰那般。

劉稼站立在這大江江畔，俯首對着潮湧江水凝望出神，眼之所觸雖則是潮湧江水，可是在這江水之中却彷彿出現了千千萬萬個秦萍兒的面孔，有的在對自己微笑，有的在對自己皺眉苦嘆，有的……

劉稼好似失魂蕩魄了一般，站立在江畔，正在此刻，陡聞身邊有人在喝道：「傻小子，你可是活不成了在此想找死？」

劉稼正在出神之際，陡被人一喝，方始如夢初醒，不由循聲轉頭望去，祇見一個中年乞兒，站在自己身後對着自己瞪眼觀望。

自從在望潮小築之中見過那「宇內丐仙」那等儒弱行爲之後，劉稼對這種乞兒已無好感，何况自己獨自在此觀望江水，與他毫無相干，當下說道：「你這個叫化倒也多事，我在此觀看江水，關你什麼事兒？」

這中年乞兒却笑了出來說道：「這眞成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我是看你失魂落魄在此，好像在此找尋短見，何况見你年紀輕輕，故而不忍見你杜送了這條性命，故而將你喝止，怎的你反而怪我多管閒事起來？」

劉稼聽得這乞兒之語，朝自己身上打量了一眼，祇見自己身上的這紅衫也已破殘不堪，與這乞兒也相差無幾，何况自己的失魂落魄，這也的確難怪他要誤會自己在此尋短見，於是便說道：「在下因有感觸，見此甚是清靜，故而獨自在此觀望江水忖思心事，有勞關懷，這廂謝了。」說着就朝這乞兒作了一揖。

這乞兒眉頭一皺却搖搖頭說：「我師傅再三囑咐於我，救人一命，勝做善事千椿，你分明是在此尋找短見，怎的又說在此觀望江水，我怎的都要管上一管。」

劉稼被這乞兒如此言說，倒也一時沒了主張，當下說道：「在下多蒙關懷，適才已然謝了，請勿再疑。」

那乞兒倒是個倔强之人，聽得劉稼一再否認，却越發疑心他的確在此尋找短見，就乘着劉稼不備之際，縱身竄了過來，右手一把竟將劉稼抓住，左手就朝劉稼痳穴上點了過去，居然擧手之際已將劉稼痳穴點到。

變生倉卒，劉稼萬萬料不到這乞兒的身手竟然會這般迅捷，祇覺身子一痳，頓時彈動不得，不由暗呼一聲不妙，驚忖：「未知這乞兒是否想加害於我？」這倒並非是這乞兒身手迅捷，其實是劉稼失魂落魄所致，如今既被這乞兒點了痳穴，動彈不得，唯有任憑他處置。

這乞兒將劉稼痳穴點中，見得劉稼跌坐在地下不能彈動，就朝劉稼說道：「你是否在此尋找短見，我自有辦法探查得出

，你也休再圖賴。」

說着，這乞兒伸指又朝劉稼咽喉之間點了過去，劉稼陡覺咽間一陣酸痳，這乞兒的點穴之道確是精湛異常，竟然連這人所不能的啞穴也堪堪點中，劉稼欲言無能，非但全身不能彈動分毫，就是想說話，也休想吐出半字。

這一急，劉稼端的爲之震愕不已，後悔自己未曾防範，不然，就算這乞兒身手迅捷，點穴的功夫了得，也休想如此輕易將自己點倒。

這乞兒見得他已將劉稼痳啞兩穴都已點中，慢吞吞的將劉稼身上衣服逐件解下一邊伸手朝他懷中掏摸，摸出了秦萍兒在小鎭之中給他去典押的那枚金釵與白衣少女給他服用還原的那顆還容丹。

這乞兒先朝那枚金釵看了一眼，嘆一口氣說：「我眞瞧得你一點都不差，你身無分文，比我這乞兒還窮，這枚金釵看上去金光閃亮，諒必是枚假的，故而你身無分文，難以過活，一時悲傷，前來投江自尋短見。」

劉稼正欲解釋，可是咽喉之際酸痳，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唯有眼巴巴對着這乞兒觀看，雙眉緊皺，露出一派焦急的模樣。

這乞兒睹狀，不由笑道：「從你這張臉上的模樣看來，我已知道你承認了被我猜中，你確也再難圖賴的了。」

劉稼眞的成了有口難言，當下唯有任憑這乞兒去說，索性露出了置之泰然的模樣，雙目一閉，給他一個不理不睬。

乞兒見得劉稼閉上雙目，越發信了九成，將這枚金釵握在手中，右手拿了那顆還容丹端視了一會，罵道：「原來你這傻小子怕這江水淹不死你，竟然又找到了一顆毒藥，雙重尋死，這還了得。」

劉稼雖則痳啞，可是耳朵却能聽見，乍聞這乞兒竟將這顆能使自己恢復本來面目的還容丹誤當了毒藥，頓時張開了雙目，向着他瞪望。

乞兒見得劉稼面露驚色，對着自己瞪望，心忖：「想不到我却成了未卜先知的神仙了，這傻小子果然身懷毒藥，被我拆穿。」當下右手一甩，就將這顆還容丹就朝江中擲去，一邊說道：「這顆毒藥，不如就餵了江中的大魚，也省得他們在江中作孽，吞噬些小魚了。」

劉稼見得這乞兒竟將這顆還容丹扔下江去，這一急，眞是爲之魂靈出竅，心忖「這眞是天要絕我。」劉稼萬念俱灰，唯有死心將目閉上，情之所至，閉目之際，竟然溢出兩滴眼淚出來。

乞兒見得劉稼淌出了眼淚，眞是信了一個十足，說道：「我也不知要怎麼解勸於你，我師傅總怪我做人愚笨，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人間世情，如今我將你搭救，他日見到了我師傅，我倒可以顯逞一番，不過，見你也是可憐，好在我懷中尚有十多個銅錢，好的沒有，粗菜淡飯倒可使你我一飽，如今我揹你前往破廟之中，讓我到前邊小鎭上去買些飯菜給你充飢，然後再讓我開導於你，免再又萌尋短見。」

說着，這乞兒就揹起了劉稼朝南飛奔而出，脚步倒也迅捷，不到盞茶工夫，果已將劉稼揹至一所破廟之中。

劉稼見得這所廟宇，端已破殘不堪，非但牆樑倒塌，四週野草叢生，見得這乞兒將自己放在左邊倒牆之旁，就朝自己說道：「你休心急，我去去就會回來。」說着，一個轉身，又朝廟外奔了出去。

劉稼不禁感觸萬千，想起這顆還容丹，不知白衣少女是否還有一顆，倘若連她僅此一顆，自己豈非永遠成了這副醜貌不成？

思忖之際，劉稼陡聞廟外傳來一陣細碎脚步之聲，不由一驚，心忖：「如今我痳啞兩穴皆被那乞兒點中，倘若遇見對頭寃家，豈非坐以待斃？」

於是，忙不迭用目朝着這脚步之聲傳來處望去，却見來的是兩個少女，一個是自己師傅鳳生，一個赫然就是白衣少女。

劉稼既驚又喜，可是全身彈動不得，本來想欲稍爲挪動身子，發出些響聲，白衣少女身負絕學，耳聰目慧，定然能察覺自己藏身之處，可是掙扎了一陣，休說未能彈動，就是鼻吸之聲也未能加大。

此時，却聞鳳生說道：「那副藏笈圖分明是被沈羽得到，可是他已發了瘋，未知携了此圖到那裏去了？」

白衣少女說道：「我們如今也不必先找沈羽，還是先將你的徒兒劉務農找到了再說。」

鳳生突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人家都說他對人忠厚，我却說他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我待他這麼好，怎知他非但不知恩報德，而且竟然連我這個師傅都不放在眼中，竟然跟住了那個姓秦的丫頭四處亂跑。」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可是在這笑聲之中却帶了三分傷感的音韻，說道：「你徒兒分明是看中了那個秦萍兒，難道你還不知道？」

鳳生遂道：「他喜歡秦萍兒也不打緊，可是我是他的師傅，理應對我坦說，可是他却什麼事都對我隱瞞，連我訛他服下那顆毒藥，他都不理了。」

白衣少女驚問：「你怎的給他服了毒藥？」

鳳生說道：「其實我是騙他的，給他所服的並非是毒藥，爲了怕他一去不返，故而訛他。」

白衣少女鬆了一口氣笑道：「我倒幾乎信以爲眞了起來。」

鳳生說道：「我來問你，你對稼兒可是也很喜歡？」

白衣少女一時倒也無法答話，緩了一陣始道：「我不會喜歡任何男人。」

鳳生却道：「你分明在對我說謊，世上那一個女子不會喜歡男人，就算我來說，我喜歡我的徒兒，就算他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我的心中也還喜歡着他。」

白衣少女被她如此一說，分明越發覺到羞窘，忙道：「這是你的事，却不能一概而論。」

鳳生說道：「你我雖則相識迄今爲時甚短，一則你的武藝高强，二則，我與你倒頗爲投機，故而與你無話不談，怎的你總不肯向我說老實話？」

白衣少女就道：「我對你所說的都是老實話，祇是你自己多疑而已。」

鳳生說道：「我總在想，假使你也喜

歡稼兒，那麼我就讓你喜歡他，可是我却不許那姓秦的丫頭喜歡稼兒！」

白衣少女嘆了一口氣說道：「在望潮小築之中，稼兒對秦萍兒的情意都已流露無遺，就算你不准秦萍兒喜歡他，可是稼兒要喜歡她，你又怎樣？」

鳳生憤道：「假使稼兒一定要喜歡她，我就將這姓秦的丫頭殺了，看他還能喜歡？」

白衣少女也不接口，祇是微微一笑，這一句話却將劉稼又嚇了一跳，暗下替秦萍兒躭心，忖念：「鳳生的脾氣的確如此說得出做得到，假使秦萍兒眞的被她遇見，定然被她殺死，這眞是我害死她了。」

忖至此間，劉稼越發惴惴不安，爲之焦急萬分，苦於既不能動又不能說，唯有繼續聽下去。

白衣少女說道：「你我從謝家堡出來，走了這麼多天，休說他倆的影踪都看不到，連半點下落都不知，在這裏空談也屬徒費光陰，依我之見，不如前赴金陵，秦萍兒是那裏的人，既然她不去謝家堡，諒必已回轉了金陵。」

鳳生說道：「好！好！我們就此趕程去吧。」

說至此間，兩人就朝破廟之外走了出去，剎那工夫，已然了無半點聲音。

劉稼五內如焚，急得既怒又悲，未知這乞兒前往小鎭什麼時候方始能回來。

約莫過了個把時辰，祇聞一陣急促脚步之聲，從外傳來，劉稼不由稍安，心忖：「果然是他回來了，我倒還要忍耐一下，以便讓他替我解了穴道，從速追去，對鳳生仔細的解釋一番，免得她誤將秦萍兒殺死。

正在此際，劉稼却見在破廟外走進來的一個竟是在小客棧中與自己結義而如今已發了瘋的「鐵扇書生」沈羽，見他全身破爛，披頭散髮，倘若自己不仔細觀看，幾乎不認得了他。

沈羽走進廟中，口中自言自語，來到劉稼面前，對他看了一眼，彷彿觸引一陣意念那般，雙目骨溜溜的又朝劉稼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眼，說道：「你可是我以前欲加害於你的劉稼劉務農？」

劉稼一聽，不由驚異萬分，心忖：「他眞是瘋了，怎的語無倫次，竟說以前要加害於我起來？」

沈羽見得劉稼不信，忽地雙膝下跪，竟然對着劉稼號啕大哭了起來，咽道：「我實在是一個壞人，幾次三番相騙於你，又是三番幾次要將你傷害，如今我見了你心內更覺慚愧，不如就將這幅天下英雄都想得之而甘心的藏笈圖給了你吧。」

沈羽說着，就在頸上解下一幅白絹，就塞在劉稼的懷中，說了一聲：「稼弟弟咱們後會有期了。」就站立了起來，瘋瘋癲癲，手舞足蹈，口中自言自語就朝廟外走了出去！

劉稼想不到在這乞兒離去買物之時，竟然兩番得見知友，苦於自己痳啞，既不能動又不能說，唯有眼巴巴看他們一個個離去。

此時，這乞兒笑聲傳處，却已回來，手中拾了兩隻舊鍋，走到劉稼面前，將它放下，隨手揭開了鍋蓋，頓時有一陣飯菜香味傳了出來，乞兒就道：「諒你也肚餓了，待我餵飽了你之後，再讓我講些道理給你聽聽，常言道得好，好死不如惡活，活着總比死去的好，什麼事總該朝好的地方着想一下，別祇朝死路上着想。」

乞兒一邊說着，一邊在懷中掏出了一隻木匙，就將鍋中的飯菜，一匙匙的餵劉稼食下。

其實劉吃那有心思吃飯，可是轉念一忖：「倘若我不吃，這乞兒定然又疑心我短見之念未歛，不如讓我裝成歡笑，乖乖地吃了這一頓飯，讓他解去了我的穴道再作計較。」

既然打定主意，劉稼就在臉上露出了一層笑容，張開口一口口將乞兒餵來的飯菜吃了下去。

乞兒見得劉稼面露笑容，極是順服，一口口將飯菜吃下，不禁高興非凡，說道：「你吃完了之後，我就替你鬆解穴道，假使你無以爲活，不如隨我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乞兒，常言道得好，做了三年乞兒，連官都懶做，做乞兒的味道祇有乞兒知道，待我慢慢再說於你聽。」

劉稼裝作甚爲聽從的模樣，好不容易將這一鍋飯一鍋菜吃完，焉知廟外却傳來一陣脚步之聲，却將這乞兒嚇得爲之面青唇白，爲之顫抖不已，連忙抱了劉稼雙雙躲在塌牆之後，連動都不敢動半分。

那乞兒抱着劉稼疾向牆隅躲去，他們身形尚未躲好，破廟門外的步聲已漸來漸近！履聲沓雜，看來像是來人甚多，而且步聲沉重，如非武林高手，怎會有這等威力聲勢！

那乞兒此時竟然驚恐得渾身發抖，手上抱着劉稼，不由雙手一鬆，把劉稼跌下地來。

劉稼跌在地上之際，無巧不巧的撞在幾塊碎石之上，這塊碎石是畸形的尖石，石角却撞在後腰的「促精」穴上，這一下觸撞，雖然力度不大，但要穴被撞，觸動了全身經脈，都起了震動！

這一下震動，竟把劉稼被那乞兒點制的痳穴，被他的內力衝擊開解。

石角撞觸要穴神經，而解開了另一穴道說來，本來是湊巧之事，可是劉稼被點制的痳穴，並非死穴，而那乞兒對劉稼的出手，祇是把穴道點制，不是要命重手。

因此，在劉稼經脈震動之際，痳穴被內力自然衝開。

同時，劉稼「任、督」二脈，已經打通，體內眞元內力已到湛深渾厚的地步，這輕微的點制痳穴，祇能被制一時，就算沒有石角觸撞「促精」穴道，在幾個時辰之內，他內力自然的向被制穴道衝擊，也會解開的。

劉稼躺在地上，已感到被制痳穴，經過經脈一陣震動之後，已然解開，但是仍感體力未復，不敢妄動。

他就躺在地上，暗裏運功，把全身眞氣，納集在丹田穴內，眞氣在全身運行，穿過「九宮雷府，十二重樓」，運轉一個週天之後，體力已恢復過來，神清氣足。

他仍是裝出穴道被制的模樣，暗裏察看着破廟內此時的形勢。

到來破廟的竟有五個人之多，領先步入的一個，就是在易牙樓曾經交手的少年書生，那時他的手上，已執着另一把摺扇，露出滿臉怒色！

跟在他背後的四人，兩個是面色赭黑的中年壯漢。一個是眼光烱烱嘴下一撮山羊鬍子，青綢長衫的老翁。最後一個四十多歲的痴胖婦人。

劉稼認得那少年書生，正是地冥派的人，與他同來四人，也必是同夥。

他在那小鎭見過了焚燒房屋，全鎭被殺得空無人跡的兇殘手段，內心對地冥派已是憎恨到極。

那時，少年書生一眼瞧見那乞兒之後，「嘿嘿」幾聲冷笑，把手上摺扇一開一閤，喝道：「臭小子！你那丐帮的紅黃藍白黑五個老乞頭，躲往何處，識相的從速說來，饒你痛快一點！」

那乞兒默不作聲，蒼白的臉色，已轉變爲有些微紅，怒氣滿面，像是在難逃一死之間，要豁出性命一拚。

少年書生見那乞兒竟然不答所問，長眉倒剔，冷冷說道：「你不試試地冥派的『分筋錯骨』滋味，不會乖乖地回答我的問話！」

他回頭對那兩個壯漢，一擺摺扇，喝道：「把他拏下。」

兩個壯漢應一聲，彷如餓虎撲羊般，向乞兒身上撲去。

那乞兒的身手，也不是弱者，瞧着兩個壯漢撲來之際，一記「野狸竄穴」身法，巧妙的從壯漢掌影中游竄到破廟另一角落，却是沒有發招！

那兩個壯漢撲前之勢太猛，一下撲空，收勁不住，全身向牆壁撞去。

就在此時，脚下被躺臥地上的劉稼身體一絆，便一個蹌踉，跌倒地上。

這一絆，對那兩個壯漢，也有好處，至少阻住他們的衝前力道，不至撞向牆壁，頭破血流！

兩個壯漢爬起身來，不但不對劉稼那一絆，有些好感，反爲遷怒劉稼！

站定身形之後，瞧了劉稼一眼，怒道：「那野種找死！」話未了便一脚向劉稼身上踢去。

劉稼此時功力已恢復過來，已經暗中運指解開了被點的「啞穴」，他不言不動，就是想瞧瞧地冥派作惡的手段，如何毒辣！

絆倒那兩個壯漢，也是他暗中出手，由於那兩個壯漢祇注意撲擊那乞兒，沒有注意到他，而他的出手也快到極點。

當那壯漢一脚踢到身上之際，劉稼蓄勁身上，全身堅如鐵石。

「哎喲」一聲起，脚踢劉稼的壯漢，竟痛得彎腰捧脚，滋牙裂齒，額冒大汗，坐倒地來。

另一個壯漢滿臉吃驚神色，怔怔的瞧着劉稼，站住不動。

少年書生看到了這般出乎意外的事情，心裏也有些嘀咕，可是他仍然擺着架子，對壯漢怒視一眼喝道：「膿包！快去拏下那臭乞兒，那裝蒜的人，交我料理。」

一個壯漢被這一喝驚醒過來，疾向那乞兒躲處撲去，那脚踢劉稼的壯漢，趾骨已經斷折，站不起來，祇是睜大雙眼，瞧視着那少年書生，滿臉惶恐之色。

少年書生怒視那壯漢一眼，鼻孔發出連聲冷哼，猶是擺出好整以暇的模樣，一搖摺扇緩緩向劉稼身前走去。

劉稼躺臥的身形，是背向廟外，面向牆角，聽到了少年書生走來的步聲，恃着自己運起護身功力，仍然僵臥不動。

少年書生瞧不見劉稼的面目，不知他是什麼來路，在裝束上看來，還不像是丐帮人物。

可是他憧憬着那壯漢一脚踢到他的身上，反爲斷折趾骨，已看出他的武功，不是尋常之輩！

少年書生雖然站在劉稼身前，也不敢貿然出手，怕着了人家道兒，祇得喝道：「朋友！是光明漢子的，就站起來報個名號。」

劉稼已知少年書生色厲內荏的了，仍是僵臥不動，也不答話！

少年書生問過幾聲，不見回答，怒從心起，摺扇一抖，疾如閃電，向劉稼「太陽穴」點去。

劉稼雖不答話，已蓄勁戒備那書生出手，陡覺頭部勁風襲來，一記「蚯蚓滾沙」身法，橫裏滾開幾尺。

少年書生一扇落空，扇頭插入地上數寸，眨眼間，躺臥着的那人已滾避開去。

他平素自詡功力不凡，那會失招走眼，自己摺扇之下，怎會輕易的被人家逃避開去。

但劉稼一滾避開之後，仍是面向牆壁，仍是僵臥不動，少年書生雖是驚奇，却已心頭冒火，疾的蓄勁右腿，要向劉稼掃去，剎那間，又把提起的右腿收回。

原來他在提腿踢出之際，陡然醒起那壯漢受挫斷趾那回事，他是極度刁鑽之人，生怕再蹈覆轍！

劉稼覺得那少年書生，許久沒有動靜，已知道他有所顧忌，肚裏暗笑，立意要把他玩弄一番！

少年書生厲聲喝道：「朋友傲不答話，已失江湖禮數，既然看不起我地冥派，莫怪在下出手不留情！」

驀地，悶哼一聲，自破廟另一角落响起，有人被摔倒地之聲！

劉稼心裏一楞，生怕那乞兒失手受傷，待要躍起，趕去援手。

又聽得响起蒼老之聲，道：「那臭乞丐也有兩手，翠娘，妳去掇拾他吧！」

這幾句話使劉稼聽出，不是那乞兒失手，剛才這聲悶哼却是那壯漢倒地叫出。

他心情安定下來，仍然臥着不動，要看那少年書生要出什麼伎倆！

那時，不同嗓音叱喝之聲响起，掌風颯颯已飄拂到劉稼身上，雖是餘勁，也有些陰寒力道！

劉稼知道，那乞兒已經和地冥派的痴胖婦人交上手了！可是，那少年書生，仍沒有出手，不知要弄什麼玄虛，這一來，使到劉稼起了疑心。

少年書生遲遲不再出手，就是要想辦法，要瞧清劉稼的面目是那門子的人物？

本來地冥派中人，都是心狠手辣，殺人如草芥，兇殘成性之輩，那會怕人？

祇因僵臥地上的劉稼，既弄斷壯漢的趾骨，又把少年書生狠辣的摺扇招數避過，這等運勁傷人功力和巧妙避招身法，如果不是武功奇高的人，那能做到？

少年書生的刁鑽狡黠，也是出名人物，他不是顧忌着了人家道兒，那會對劉稼如此客氣！

他心念電轉，已想得了促使劉稼站起身來的法兒，冷笑一聲，就從懷裏掏出火摺，迎風一抖，打亮火光，便把那火摺拋在劉稼衣服之上。

這才裝出很客氣的道：「朋友！請恕在下無禮，迫於無奈，才用上這一手，不過，祇是想拜識閣下廬山眞面目罷了！」

火摺落在劉稼衣服上，霎時燃燒起來，火光熊熊，灼及肌肉。

本來，劉稼可以滾地弄熄衣服被焚的火勢，仍然不站起身，仍然躺臥地上，不理不睬！

可是劉稼看到少年書生不敢出手，再弄不出什麼挖苦他的花樣了，再僵臥地上，也無甚意味。

他一個翻滾，把衣服上火光滾滅，輕飄飄的站起身來，那滿佈瘤子血色斑爛的醜面，露出微笑。

一般面目醜怪的人，都會給別人饒有印象，況且，少年書生和劉稼，已經在易牙樓交手過招。

這一次過招却給少年書生印象極深。

那就是摺扇被劉稼猝手拏住之際，彼此拚鬥內勁，少年書生幾乎內腑受傷，迫得棄扇逃走。

少年書生一眼瞧見站起身來的人，滿臉瘤子，這醜怪的面目，竟是易牙樓碰上的人。

他不自禁驚奇得「啊」了一聲，疾退數步。

劉稼拂拭着被火燒過的衣服，沉聲說道：「這棟破廟，是不是閣下私有之地，爲什麼你們屢次三番出手，向在下騷擾，破人好夢？」

少年書生雖然自知不是劉稼對手，但恃住那山羊鬍老人同來，那老人就是地冥派掌門，武功詭異高强，這就有恃無恐！

他聽到劉稼的話，冷冷說道：「閣下不是丐帮中人，竟要替丐帮挑上樑子？」

劉稼笑道：「無原無故，對躺臥地上靜尋好夢的人，踢他一脚，擊他一扇，放火燒他的衣服，人家海量大度並不計較，還要套上人家罪名，替丐帮挑樑子，你們地冥派，就是這般蠻不講理嗎！」

這幾句話問得這刁鑽狡猾的少年書生，一時不禁語塞，答不上話，怔怔站着。

就在此時，那山羊鬍面目兇惡的長衫老人，緩步走了過來，叱道：「臭小子，你在裝蒜，怎能逃得過老夫眼底！是好漢的，也要講出眞話？」

劉稼哈哈笑道：「在下講的正是事實，沒有半句假話！」

地冥派掌門老人掃了劉稼一眼，嘿嘿道：「好！你沒有半句假話，如今老夫問你一句，你得從實答覆一句，知道嗎？」

劉稼瞧那老人妄自尊大的態度，面露鄙薄之色，內心憎恨到極點，便存心挫辱那老人一番，煞他的傲氣，微笑答道：「要問就問，怎麼婆婆媽媽，吞吞吐吐？」

地冥派老人被他說得臉上一熱，喝道：「你且先說出師承門派，姓甚名誰？」

這般問話，竟是無禮到極，令得劉稼蹩扭得滿胸怒火，但仍然按捺着，答道：「在下的師傅很多很多，教授一招半式的人都是在下師傅，不知老丈要問的是那一門派師傅？」

地冥派老人聽到這種滑稽答話，怒氣直冒，雙目睜大得稜稜兇光，沉哼一聲，才道：「臭小子，你叫什麼名字？」再又補上一句：「是不是無姓無名的野種？」

劉稼微笑道：「江湖人萍水相逢，無仇無怨，老丈怎般偌大火氣？在下姓劉名稼，字務農。」

地冥派老人臉色一楞，道：「你就是在望潮小築，拚鬥苗疆雙怪之人嗎？怪不得有胆對我地冥派搗鬼！」

劉稼笑道：「老丈問完了，在下也得要問你一句。」

地冥派老人道：「有話請說，可是要對我們借端生事，也得當心老夫掌下素不饒人！」

劉稼一字一頓的問道：「離此縣城數十里的小鎭，對貴派有什麼深仇大恨，竟要放火焚燒變成瓦礫之場，殺人之地？」

地冥派老人不答所問，指着劉稼說道：「你原來就是丐帮五窮的狗腿，老夫且試試你有多大的能耐？」

聲落掌發，快如電閃，一掌向着劉稼頭頂劈落，勁力兇猛，正是地冥派絕技「分筋錯骨」毒掌。

江湖道上一般分筋錯骨手法，是點制穴道，使人熬受求死不得的痛苦，彷如受着煉獄之刑，已是兇殘到極。但地冥派的「分筋錯骨」毒掌，是掌心淬煉劇毒，發掌時，使勁逼出掌心毒氣，一經印上人體任何一處肌膚，這毒氣就侵入體內經脈之中，流竄極速，使中了毒掌之人，血脈硬化，筋絡抽搐，痛苦不可名狀，要煉熬七日七夜之久才得丟命。

劉稼對地冥派人物，本無什麼仇怨，祇是瞧到小鎭被焚的慘狀，對地冥派就生出憎恨之心，這就是劉稼的俠義行爲，抱打不平的天性使然！

這憎恨之心，也是他想挫辱地冥派一番，並非存心對他們作出性命拚搏，結下血仇！

在說話間，瞥見地冥派老人一掌迎頭劈來，掌未到勁力先到，他也微吃一驚，一記「七步迷踪」身法，一飄一閃，滑避開去。

身才站定，冷笑說道：「長了一把年紀的人，又是什麼地冥派掌門人物，竟在好好說話間，出手暗算在下！」

地冥派老人覺得劉稼避掌的身法，却是江湖罕見之學，巧妙飄忽，快得出奇，不由心頭一怔。

原來老人這一掌是地冥派「分筋錯骨毒掌」三式煞手之一——「拍案叫絕」。

老人平時很少用到那毒掌煞手招式，但是，一經發掌，從不落空，也就是說從沒有人逃避得過他這式煞手掌法！

如今，竟被劉稼從容的滑步避過，那能不使這個兇殘歹毒的地冥派老人，心裏發毛，一陣發怔！

老人一收掌勢，掩飾自己的怔楞困態，緩緩說道：「臭小子，你有話要說，老夫就容你多活一刻時光，說完了，也好使你不留遺恨！」

劉稼向他扮一鬼臉，那醜怪到極的臉

上再扮鬼臉，其滑稽難看之處，已使人忍俊不禁。

少年書生一眼瞥見，已是「噗嗤」一聲，笑了起來，而那地冥派老人强忍住笑，又混淆怒氣的面上，也是滑稽到極，劉稼看見了，不自禁哈哈大笑起來。

破廟內，一邊三人由拚鬥而致大笑起來，另一角落却響起了悽厲嚎叫之聲！

地冥派的痴胖婦人——翠娘，和那乞兒一合上手，便是以快打快，互相放手搶佔上風。

那乞兒出手之快，就在點制劉稼的穴道，可以看出他奇快手法了。而痴胖婦人翠娘的出手，也是不慢。

論功力沉雄，招式狠辣，應是翠娘勝了一籌。如果在出手敏捷，身法飄忽，那乞兒也佔了上風。

兩人接上手後，刹那間，已鬥了二三十招，那乞兒自知功力火候不够，不敢硬接人家掌勢，祇是見招滑避，乘機出擊，這就變成了游鬥。

翠娘的掌法綿密兇狠，盡是進手招式，那乞兒却飄忽輕靈，在敵人掌影之中，穿來插去。

好幾次，胖婦翠娘幾乎穴道被點受制，險到萬分。

四十招過後，那乞兒已微微氣喘，內力有些不繼了！

那翠娘廝殺慣了，經驗豐富，瞥見了那乞兒額上冒汗，氣促神渙的模樣，已知他敗象已呈。

嘿嘿冷笑幾聲，提勁加緊發掌，一時嘶風的掌影，彷如亂花狂絮，向那乞兒身上翻飛砸落！

那乞兒吃驚來勢，越想提勁躲閃，由於內力疲憊，力不從心，身法手法都要緩慢下來。

那乞兒心底一寒，就想險招求勝，他一提僅餘的眞氣內力，蓄勁右掌，瞧準了對手一掌劈來之勢，一式「隻手遮天」使勁硬接，究竟火候輸人，反爲吃虧！

就在兩掌接上，「啪」聲響起之間，那乞兒竟被震傷內腑，叫出慘嚎之聲，踉蹌後退幾步，摔倒地上，狂噴鮮血！

那地冥派胖婦翠娘，冷冷一笑，一縱步，趨前一手抓住那乞兒肩頭，把他全身提起，走了過來，把那乞兒摔在老人面前，一恭說道：「翠娘幸不辱命！」

那乞兒被傷內腑，又經一摔，躺在地上，蜷作一團，筋絡不斷抽筋，痛苦萬狀，呻吟慘號，令人目不忍覩！

劉稼看到了那乞兒的痛苦模樣，如受煉獄慘刑，醜怪的臉上，倒豎劍眉，激起了他的豪雄任俠之氣，沉聲喝道：「這就是你們地冥派的手段嗎？」

翠娘冷冷答道：「是不是你也想試一試？」

劉稼怒不可遏，喝道：「不要驕狂，在下正想領教地冥派掌法絕學。」

翠娘一步縱前，抖掌擊出，叱道：「看掌！」

掌風呼呼之中，劉稼氣定神閒的看清劈來掌勢，瞥見了翠娘的掌心，浮現一點漆黑之色。

劉稼已然知道，地冥派的「分筋錯骨」毒掌，蘊毒在掌心之上！

他斜跨半步，疾側身形，把學自萬慕舜的幾招劍法，化作掌式，併指如刀，一式「抽刀斷水」，橫劈翠娘腕脈之上。

翠娘的兇狠刁鑽，甚於那少年書生，一招交手，已知劉稼的功力，比那乞兒要高出幾倍。

她沉腕避過劉稼掌式，疾的變掌爲爪，反手向劉稼肘上抓去，這一變式，快得出奇，同時，一記「裙裏腿」猝然踢向劉稼小腹「丹田穴」上。

劉稼併指成刀的原式不變，疾向下盤削落，這一式掌法，連消帶打，兩者兼備，妙到無以復加！

翠娘吃驚來勢，忙收右腿，後退兩步，才得避過削斷脛骨之險。

劉稼一招佔先，踏步進掌，仍是彷效萬慕舜的幾招劍法，化爲掌式連環劈去。

翠娘雖然在一招之中被逼後退，可是見到劉稼踏步進前發掌，怒火上升，把地冥派的毒掌絕式施展開來，就和劉稼作個殊死的拚鬥！

一時間，兩人四掌已化作萬千掌影，竟如電光石火滿天花雨般，翻翻滾滾。

破廟內的氣流，已爲拚鬥的掌風勁力激動，呼呼嘶鳴，搖撼得破舊的柱子、剝落灰泥的牆壁，搖搖欲墜。

那時，兩個人的掌勢，越來越密，掌風越來越大，塵埃沙泥越來越濃，攪得氣流低壓，壓得站着觀戰的少年書生和那老人，幾乎大氣喘不過來。

兩人仍是苦纏拚鬥，兩條人影團團亂轉，在沙塵如霧之中乍隱乍現。

那乞兒被「分筋錯骨毒掌」震傷內腑後，蜷縮地上，不斷發出慘厲呼號，宛如替兩人吶喊助威！

兩人一鬥，眨眼已過了個多時辰，也不知鬥了幾多招式，各以平生所學藝業，展出了渾身解數。

如以地冥派的掌法，和萬慕舜劍招化成的掌法比較，却是銖兩悉稱，難分軒輊。如以內力來說，劉稼「任、督」二脈已通，內力源源不絕，翠娘雖然功力渾厚，又怎能及得人家！

地冥派老人已看出不是味道，一抖雙掌，劈向那搖搖欲倒的柱上！

那破舊的柱子，受到那股勁厲的掌風劈落，「卡察」一聲，竟然斷折。

破廟瓦脊陡然失去支持重心的柱子，紛紛墜下，一時宛如狂風驟雨，洒落正在拚鬥的兩人身上！

痴胖婦人——翠娘，正受着劉稼奇妙的掌法「七步迷踪」的飄忽身法，逼壓得喘着大氣，拚命勉力招架之際，心驚胆寒，苦於無法脫身！

那一根斷折的柱子，橫裏壓來，跟着一蓬漫天風雨般的磚瓦木石洒落，瀰漫砂塵，撲鼻迷眼，逼得二人停手躍開，這才救了翠娘敗落受傷之險！

翠娘知道這一轉變，是掌門人對自己救險的出手，她冒着碎瓦磚木紛紛洒下，拚命的三步兩縱，一溜烟逃出破廟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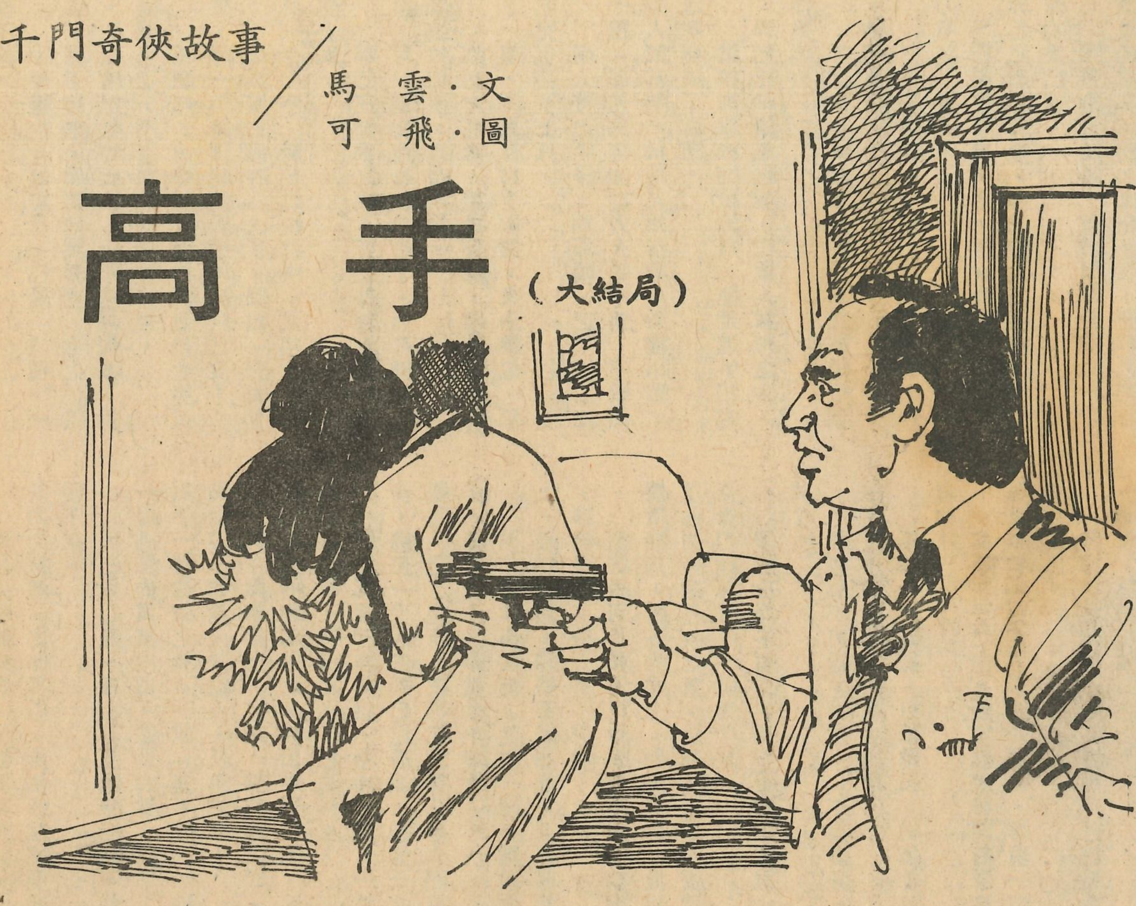
劉稼對這地冥派老人的險損手段，雖然變起倉猝，祇是愕然一忽，但並不算一回事，轉身橫縱幾步，一手抄起尙在呻吟的受傷乞兒，挾在腰際，也躍出廟外。

（未完・十四）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高手（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從阿文口中查出另一位放火專家被老千集團聘用，想在名畫蒙娜麗莎方面做手脚，以假亂眞將假畫燬掉；又查出阿文接受一個神秘客想製造飛機爆炸焚燬墮機事件，將胡慶安利咪咪殺掉；更查出胡慶安利咪咪亦採取以假亂眞盜取名畫後雙雙私奔。因此先將情況向國際刑警組織知會，然後跟踪胡慶安利咪咪二人到日本東京，會同國際刑警隊緝捕，在酒店游天虹先告知他們盜取的名畫是假的，並說明有人利用飛機失事想將他們殺掉，希望他們回去作證把此事弄清，將老千集團破獲，減輕他們的罪名，胡慶安認爲自己好事被游天虹破壞，惱羞成怒反將游天虹用槍指嚇，游天虹繼續向他們解釋……

陰謀敗露　難逃法網

「你錯了，」游天虹笑道：「如果你以爲你能殺我，如果你以爲你可以安然逃走，你更加噬臍莫及，因爲這是一宗國際性的事件，所以我早就知會了國際刑警，否則，我決不會把你們趕狗入窮巷！」

胡慶安右手的食指已扳緊手槍的機掣，冷冷地笑道：「姓游的，你以爲你這麼說我會相信嗎？」

游天虹道：「信不信由你，但有件事我不妨提醒你們兩位；你們目前的罪名最多只是恫嚇和欺騙，如果一旦再加上殺人，那就變了罪無可恕。」

「我們都想過了，非常感謝你提醒我。」胡慶安又說：「幸而我們一切都早已有了準備，否則，好容易給你嚇壞啊！」

游天虹仍然顯得非常冷靜的坐在那裏，他又開始燃點了另一支香烟。

胡慶安叫了起來：「姓游的，給你我站起來……」豈料話猶未完，利咪咪已叫了一聲：「小心！」

游天虹的身子也在這刹那間翻滾了起來，那一張沙發也跟着翻側了。

「砰」然一聲，槍聲也在同一時間響了起來，但子彈却只是射中那張沙發的上角，子彈則落在房間的化粧枱鏡子上，又是「嘩啦嘩啦」一連聲。情況十分混亂！胡慶安本來可以迅速發射第二枚子彈，繼續追擊游天虹；但是，胡慶安不但沒有那樣做，反而棄槍蹲在地上，婉轉呻吟。

原來就當游天虹第二支香烟準備燃點時，一枚痲醉針已經飛出了。

那枚痲醉針不偏不倚，剛好射中了胡慶安的手腕；要不是利咪咪揚聲發出了警告，只怕胡慶安連這一槍也開不成。所以那一枚子彈是在他被痲醉針擊中之前發射的。可惜一方面由於利咪咪的警告來得太過急促，另一方面也是游天虹的身手敏捷，動作快得出奇。

現在，利咪咪眼見形勢不妙，立刻俯身彎腰，就想去拾回那支墮在地上的手槍。豈料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把手一揚，那個打火機隨即飛了過來，「蓬」的一聲，室內立刻變了烟霧彌漫。

利咪咪只感到鼻酸眼澀，忍不住噴嚏連連。胡慶安當然更難例外！

這時候他們只聽到門聲一響，游天虹早已竄到房間外面去了。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胡慶安和利咪咪都感到防不勝防，根本亦無法提防。

胡慶安整隻右手已失去了知覺，再加上那陣陣無法忍受的酸味，他惟有拖住利咪咪，在嗆咳連聲之中，摸到房外去。

他們連眼睛也來不及睜開，已雙雙被人扣上了手鐐。

游天虹並沒有騙他們，他的確早已通知了國際刑警組織。

所謂「國際刑警組織」，實際上都是由當地警方担任的。例如日本警方參加「國際刑警組織」，他們各地警方部門就要執行「國際刑警」的任務。但「國際刑警」的總部，則設在巴黎。因此，眼前出現在胡慶安和利咪咪跟前的，就是東京政府屬下的警務人員、

游天虹在旁對胡慶安他們說：「十分抱歉，要是你們不是太過固執的話，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逃走；祇可惜，現在太遲了！」

胡慶安和利咪咪每人一隻手被扣住，另一隻還未失去「自由」的手，則不斷的在抹着眼淚。

胡慶安這時才向游天虹哀求着說：「我們是眞心相愛的，求求你，不要讓他們把我們送回原居地，否則，冼東昌一定不會放過我。」

「你們放心好了，他絕對不會有能力難爲你們的。」游天虹道：「他可能自身也難保，又怎會再來對付他不貞的妻子和情夫？」

那兩名日本警探聽不懂他們的說話，催促他們重新進入房間裏面去。

這時候，房內的催淚氣體還未散去，所以一名日本便衣警探要過去用手帕掩鼻，一邊伸手推開了所有的窗門，讓氣體迅速消散。

游天虹也跟了入來。

他說：「你們太笨了，我本來就是帮你們的，但你們反而要對付我，所以我也無話可說。要是你們肯合作，我們一定可以在警方人員未到之前，及時離開這裏。」

胡慶安道：「事到如今，埋怨是沒有用的，我們試試其他辦法好嗎？」

他們故意用日本警探聽不懂的方言交談，所以那二名日本便衣警探，正在分工合作，一個看管住二人，一個去致電召來其他同伴。他們沒有阻止游天虹與二人交談。

游天虹這時又問道：「你想到什麼好辦法嗎？」

「我們已失了自由，還有什麼辦法可想？」胡慶安道：「只有看你了。」

利咪咪則說：「只要讓我倆順利私奔，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游天虹想了想，反而說道：「你倆根本不必偷偷摸摸的私奔，只要你們兩個是眞心相愛，我倒有個好辦法。」

「什麼辦法？」胡慶安和利咪咪都急急問道。

「跟我回去吧！」游天虹道。

「什麼？」胡慶安和利咪咪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那只不過是請我們入牢而已。」

「你們放心吧，法律只不過人情而已。」游天虹又說：「只要你們肯作證，將老千集團的人置於牢獄之中，我可以跟警方商量，盡量將你們的罪名減到最輕。」

利咪咪有些失常地叫了起來：「不！我們不可以再回到那兒去。」

胡慶安也說：「是的，她是有夫之婦，你豈可令我們當衆出醜？」

游天虹道：「我們現在不妨講清楚，目前事態發展到這地步，根本不應該再講什麼面子問題了，要研究的是避重就輕……」

游天虹頓了一頓，又道：「退一步說，要是你們逃之夭夭，到底還是留下了一條尾巴，到頭來一樣被通緝，與其反正要解決，倒不如早一些解決吧！」

到了這時候，胡慶安和利咪咪再也無話可說。

日本警方已派來車輛，到酒店門外接載，胡慶安和利咪咪分別被押上警車，游天虹也跟了上去。

當他們被押返東京警察局時，才知道以金宏爲首的老千集團中人，亦告落網。

金宏他們當然不及胡慶安那麼清楚，原來他們這次栽了一跤，完全是千門奇俠游天虹暗中做了手脚。甚至自始至終，他們都被跟踪監視。

金宏只知道與他交易的對方——那個「英國買家」原來是一名警官；而胡慶安交給他的那一幅「蒙娜麗莎」也是假的。

× × ×

名流冼東昌正躲在女明星花花的香閨之內，他正享用溫柔，不知人間何世。

花花看看壁上的日曆，又看看腕錶：「她今晚就會回來了，你也應該走啦。」

冼東昌却笑道：「我不會再理會她，以後，我的心中只有你。」

「誰聽你的鬼話？你這句話不知說了多少遍。」

冼東昌却一把將花花拉入懷抱中：「我是個做事一向很有計劃的人，我不妨告訴你一個喜訊，不久之後，我就可以正式娶你回來做我的妻子，以後你也不必再拍電影了。」

「哦？你眞的要跟她離婚？」花花怔了一怔！

「不！比離婚更加乾淨俐落。」冼東昌悠然自得地笑了笑，「像我這種社會名流，要是一旦鬧上法庭，後果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到時，是一定會變成社會人仕的話題，更必定變成報紙的頭條新聞；同時，另一方面，我如果要跟她離婚，除了要找一個藉口之外，還要付出一筆非常可觀的贍養費。像我這麼聰明的人，你想我會不會自討苦吃？」

花花有些不耐煩地道：「我眞想不通，到底你用什麼方法。不要再賣關子了，快些告訴我吧。」

冼東昌看看腕表：「差不多是報告新聞的時間了，把收音機扭開吧！」

「你到底弄什麼玄虛？」

「如果我估計不錯，今天或今晚的國際新聞，會有一宗大慘劇發生。」

「大慘劇？」花花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忙問道：「難道你……你派人在中途殺死她不成？」

「不！那太低能了，高手做事，怎麼會留下這麼一大條綫索？」冼東昌得意洋洋地笑了笑說：「我不但要她死無葬身之地，還要有收益。」

「有收益？」花花又是一怔：「你眞的叫我聽得莫名其妙，怎麼可能會有收益？」

「哈哈……」冼東昌忍不住有些得意忘形地大聲笑了起來．「你試想想，我用的是什麼方法？」

「嗯——我眞的想不到，難道她有遺產給你？」

「當然，如果她一旦死了，她名下的遺產當然順理成章地，歸入我名下。不過，這一次她却是存心跟那姓胡的小子私奔，自然會把一切值錢的東西都帶走。她以爲我不知，我也只好佯作不知。」

「你這個人眞的是——」花花忍不住嬌嗔起來，「怎麼說話老是吞吞吐吐的？」

洗東昌這才格格地笑着道：「好吧，就讓我告訴你，我已經替她購買了巨額的人壽保險。」

「哦！原來如此！」花花恍然大悟：「那麼，你只要她在途中出意外，你不但可以一了百了，更可以乾手淨脚，還可以有保險賠償拿到手。對不？」

「對了，這辦法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到的；也只有這樣做，我才可以名正言順的，跟你結婚。」

「眞虧你想得到。」花花喜不自勝地揑了他一把，他却乘機毛手毛脚。

洗東昌又說：「我是名流，自然要做得體面些。你試想想，要是她不是死於自然，叫我如何能光明正大的續絃？」

「嘿！好啊！」花花忽然變得一派正經起來，「現在我什麼都知道了。」

「那又怎麼樣？」

「我要一百萬元掩口費。」

「要是我不給呢？」

「我就向外大爆內幕。」

「我不承認，妳有什麼證據？」

「嗯——」她只是開開玩笑，所以最後她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乘機吻了她一下：「其實，我怎麼樣也不祗化一百萬元娶你回來，單是禮金已肯定不祗這個數目。我要把我們的婚禮弄得很轟動，但必須給些耐性，先等她的葬禮完結之後，再隔一個時期，我們才可以成婚。」

「那究竟要等多久？」

「大概也要幾個月時間吧。」

「也好，反正我有些片子還未拍完。」花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在這銀色圈子裏混了不少時日，我也有些厭倦了。我眞的希望早日做個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

洗東昌道：「只要你有這一份決心，我倆將來必然是一對兒孫滿堂的恩愛夫婦。」

說到這裏，洗東昌又伸手過去，將收音機的聲浪稍爲擴大；他引常留心收聽電台的新聞報導。

但是，洗東昌十分失望，他聽不到任何有關航機失事的噩耗。於是他面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花花顯然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怎麼啦？」她瞪住洗東昌問：「可是出了毛病？」

「嗯——」他重複地看日曆和時間：「要不是有甚麼意料不到的事，他們的行程不可能有改，但爲甚麼全無訊息？奇怪！」

「會不會是你所託非人？」

「不可能吧？阿文這傢伙從未失過手，而且又是老招介紹來的。」

「老招是誰？」

「就是招培。他靠阿文的巧妙設計，先後騙了不少的保險費。何況這一次，我給他的代價，可也不少啊！」

花花道：「人心隔肚皮，誰曉得那個叫阿文的人沒有出賣你？」

洗東昌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終於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去找阿文。

但是，阿文居所的電話响了很久，仍然沒有人接聽。

洗東昌感到心慌意亂。於是他又致電去找招培，因爲阿文是由招培介紹給他認識的。

阿文這種人的身份一如職業殺手，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並非直接殺人，而是間接謀財害命而已。

因此，一般情況下，與這一種人接觸，絕不可以隨便委託別人，即使是心腹手下也不可以，以免事發時，又多了一層顧慮。因爲這到底是個功利社會，「心腹手下」有時亦未必可靠。因此這一次的接洽，洗東昌自己與阿文碰頭的，地點正是在郊區的高爾夫球場之上。

很奇怪，招培家裏也沒有人接聽電話；通常這個時間，招培夫婦應該留在家裏的。

洗東昌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他再致電他的辦事處。

他的女秘書對他說：有個姓于的男子來電找過他，而且一再聲明是急事。

洗東昌心裏明白，那男子大概一定就是于海。

于海是老千集團的首腦之一。老千集團正要利用偷拍到的艷照——胡慶安和利咪咪偷情的床上照片，向他勒索巨欵。

洗東昌已先後收到多欵艷照，但他並不打算付錢給于海他們。

洗東昌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已經好好的盤算過了。這一次他的妻子利咪咪背叛了他，與胡慶安私奔，背後還有着老千集團的利用，以及「偷龍轉鳳」計劃夾雜在其中，相當的複雜。

因此，萬一途中出了意外，絕對也不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所以，老千集團的人既然「雙管齊下」，洗東昌也準備「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洗東昌一方面拖延着于海與老千們，另一方面又揀了適當的時間報警。

所謂「適當時間」，就是當利咪咪他們的航機出事前後；洗東昌一方面希望警方能及時制止「艷照」公開——這是爲了個人面子。

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利用收到的「艷照」作爲「離婚的證據」——不論利咪咪的私奔計劃是否成功，在法律上他也要先跟利咪咪離婚，才可跟電影女明星花花結婚。

洗東昌的算盤雖則打得很响，但世間事，有時也眞的是「成事在天」，許多事情非人力可以挽救於萬一。

現在洗東昌的担心越來越大，他忍不住致電找于海。

但是，于海留下給他的連絡電話，也沒有人接聽。

洗東昌覺得事情不似是偶然的，所有他要連絡的人的電話，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都不約而同地沒有人去接聽；偏偏他要找的，都是一些問題人物。

事情彷彿已到了揭盅的時刻，是吉是凶，好像已到了决定的階段了。

洗東昌忽然匆匆忙忙地穿回他的衣服。

花花見他的舉動，吃驚地問：「發生了甚麼事？」

「我担心事情可能有點不妙。」洗東昌一邊穿衣服，一邊說道：「花花，不管發生了甚麼事，你都要保持冷靜，决不可將今天我們講過的說話洩露出去，你只要好好的，等我的消息。」

花花無可奈何地瞪住他道：「好吧，我只好默默地祈禱，希望你帶給我的，會是個好消息。」

洗東昌終於走了。花花感到惘惘然！

× × ×

洗東昌匆匆忙忙地回到了他的辦事處來，剛踏足入門口，已感到有點不妙。

他是一間大機構的董事長，這兒的業務範圍很廣，所以在這兒上班的男女職員頗衆，洗東昌私人辦公室就在這一層辦公大厦的後半部，因此，當他返回他的辦公室時，必須經過外面的大辦公廳。

那幾個陌生人就在大辦公廳外面出現。

那幾個陌生人之中，有一個顯然一眼就認出他就是名流洗東昌，所以很快就走了過來，向他出示一張證件：「閣下就是洗東昌先生嗎

？」那男子很有禮貌地說道：「我們是東區警局派來的，有一宗案子，須要邀請閣下回去談談。」

洗東昌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說：「到底是什麼事？我剛回來，還有許多商務的事要處理。」

「不會阻你太多時間。」那男子後面的另外二名大漢，也走了上來。

洗東昌彷彿感覺得到，此去有點不妙。於是他把他的女秘書召來，吩咐她說：「請立即通知范律師到東區警局來。」

然後，他就跟隨那三名警探走了。

在警探的汽車裏，洗東昌終於忍不住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可以有權先知道的吧？」

「洗先生，你當然有權先知道到底是什麼事，然後才跟我們回去，但是，偏偏這件事有些例外。」一名高級探目道：「因爲這是關於閣下面子的事，所以我們才不想當住你下屬面前談及。」

「到底是什麼事？」其實洗東昌心裏已知道了這件是什麼事了，只是他在情理上必須裝蒜。

「關於洗夫人的，你難道眞的一點兒也不清楚麼？」那警探反問。

「她今天可能回來，她發生了什麼事？」洗東昌裝蒜到底。

「她被老千集團拍了一批裸照，據我們所知，他們還利用此等裸體做愛的照片來勒索你呢。」

「嗯——」洗東昌以爲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所以他故意苦笑搖頭：「俗語說得好，家醜不出外傳，前此時，我的確收到了一些照片，但我之所以不報警，是希望等我妻子回來澄清一下。」

「然則，你可知道尊夫人在歸途中又出了另外一件事？」那警探問。

洗東昌心裏有事，自然會想到利咪咪與胡慶安的「私奔」，以及老千集團的「偷龍轉鳳」……等等，各方面去。

但是，表面上洗東昌仍然裝蒜地問：「我妻子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尊夫人準備與一名姓胡的年青人私奔。」那名便衣警探說：「本來這是你們之間的私事，除非閣下報警向我們求助，否則，我們根本不會去理這種事情。但是，很不幸，這件事偏偏涉及一個組織龐大的老千集團，於是，這件事就變得毫不簡單的了。」

「老千集團？」洗東昌一怔！

但是，即使在這一刹那間，他也只想到老千們用「偷龍轉鳳」的手法，去騙取那一幅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名畫。却想不到，他和老千集團這一次竟然不約而同，只失敗在一個人的手上。

這個人，正是游天虹！

那名警探又說：「游天虹這個名字，恐怕閣下也曾聽過了吧？」

「嗯——」洗東昌又是一怔！但是無論如何，他也想不到，事情怎麼會牽涉到游天虹這個人的身上去。

其實只要他想想游天虹在江湖上的綽號被稱爲「千門奇俠」，他一定曾明白過來。可惜，當時他腦子裏要想的事情太多了。他根本想不到游天虹這位江湖上的名人，原來是專與老千們鬥法的。

那名便衣警探說道：「游天虹實在帮了我們警方不少的忙，這次全靠他阻止了一宗大陰謀。要不是他及時發現了老千集團的陰謀，這件事極有可能引起一次國際糾紛。現在，憑住游大俠的巧妙佈局，他不但替閣下截回了尊夫人，也讓我們警方抓到了一個關鍵性的人物。這正是我們警方要邀請閣下到來認人的主要原因。」

洗東昌聽到這裏，渾身爲之一凜！

他很快就想到警探口中的「關鍵性人物」到底是指誰。因此，刹那之間，他身體上的血液，彷彿在刹那之間全部停頓下來，不再流動似的。

洗東昌在車上僵住了好一會兒，也不能說出半句話來。

那時候，由警探駕駛的汽車，已駛入警局的停車場之內，停了下來。

洗東昌被請下車，在警探的監視下，進入警局。

洗東昌其實早已感到不妙，只是現在這種感覺更加明顯而已。

進入探長辦公室時，林探長很客氣的請他坐下來。

林浩探長又向他解釋：「閣下是本市名人，我們警方實在很不想令你覺得尷尬，但有件事，必須請你澄清一下的。」

「到底是什麼事？」洗東昌很嚴肅地說：「我是個正當商人，有許多事務須要料理的，若非必要，我希望你最好爽快一些，否則，我只好讓我的律師跟你們解决。」

林浩探長道：「閣下要是已經通知了你的律師，那就好極了，事實上這件事是相當嚴重的，我們警方剛才抓到了一個放火積犯，涉及一連串的謀財害命陰謀……」

「探長，你似乎越講越遠了！這種事情又怎麼可能與我扯上關係？」

「本來我們也不相信他的口供，要是百份之百相信的話，我們便不會採用這種方式去請閣下到警察局來，而是由法庭簽發拘捕令。但是現在，那犯人既然一口咬定閣下就是幕後策劃者，我們警方就不得不請閣下來一次認人手續——」

林浩探長說到這裏，又向門外的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助手點點頭道：「探長，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林浩探長於是做了一個手勢：「洗先生，請到外面去吧！」

洗東昌並沒有立即站立起來，他鎭定地說道：「我想等我的律師來到這裏之後，才回答你的問題，同時目前我也不打算爲你做任何事情。」

「嗯——」林浩探長怔了一怔，終於也笑道：「好吧，對不起洗先生，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

洗東昌想了想，又指指案頭上的電話：「我可以跟我的律師通話麼？」

「當然可以！」林浩探長毫不考慮地回答說。

「謝謝你，探長。」洗東昌正想拿起電話筒。

但是，他的手指剛剛伸到電話機號碼盤上，還未撥動，門外突然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道：「洗先生，不必撥電話了，閣下的律師已經到啦。」

那個說話的並非別人，正是林浩探長的助手。

助手把一名手挽公事包的中年男子帶了入來，此人正是洗東昌的律師。

林浩探長向律師交代了幾句之後，暫時退出房外。

范律師向洗東昌了解情況之後，認爲警方並未循正當手續拘捕洗東昌，所以林浩探長雖然已經安排好一次認人程序，但是洗東昌也可以不必理會他的。

最後，冼東昌在范律師的據理力爭之下，警方無奈，只好讓他暫時離開警局。

冼東昌離開了警局之後，並沒有返家去，也沒有回到他的辦公室，他反而匆匆忙忙的趕到花花的香閨去！

花花看見他的神色也心感不妙，她還來不及開腔問他，他已急不及待地催促她：「快些把一些首飾和簡單行李拾執好！我們今晚就要離開這裏。」

花花一怔，「離開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回頭我再慢慢告訴你好嗎？總之事情不妙。」冼東昌忐忑不安地說：「我的計劃可能徹底失敗了，她並沒有死，我收買的人已落入了警方的手中。」

「嗯——怎麼會弄成這麼樣呢？」花花刹那間也感到有些手忙脚又亂！「事情是否來得太過突然？我怎麼可以放下一切不理，立刻就跟你逃走。」

「花花，除非你不愛我，否則，我們今晚就要秘密離開這裏，同時我可以向你保證，即使我倆到了外地，今後的生活也一定不會成問題，」冼東昌又不安地看看他的腕錶：「時候無多，我要先返家一次，一小時後，我會再來，屆時你一定要準備好一切。」

冼東昌講完之後，也不等花花答話，就匆匆離去。

事實上他已感覺得到這是最後關頭，假如他還不爭取時間離開本市的話，好像今天那麼「僥倖」的事，决不可能再發生。

今天之所以如此僥倖，實在應該感激警方太過份「尊重」他；林浩探長竟然在未正式取得法庭簽發的拘捕令之前，派人來把他「請」到警局裏去。還好他夠機警，及時叫人通知他的律師到警局來把他保釋出去，否則，此刻他已肯定會失去了自由。

無論如何，林浩探長的做法，等於給他一種警告，要不是這樣，警方如果循正當的手續拘捕他，再進一步安排「認人手續」的話，那麼「放火專家」阿文也肯定可以認出他就是主謀。

如今旣然有了這麼難得的「預告」，冼東昌覺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時機，趁警方在未獲得法庭簽發合法拘捕令之前，偕同花花一齊悄悄離開本市。

因此他匆匆趕返家裏去。他要趁警方未正式對他採取拘捕行動之前，收拾好細軟，及時逃走。

但是，就當冼東昌返抵家門時，他渾身又打了一個冷顫！

此刻，他的妻子利咪咪竟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東昌！你究竟整天去了那裏？」利咪咪埋怨着他，「我撥電話找了你老半天，也找不到。」

「唔！剛有些事，朋友約了我到外面去。」他極力保持冷靜，然後又裝成若無其事地問：「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回到這裏才不久，但我在機場曾撥電話到公司的辦事處找過你，女秘書只說你有事出去了。」

「你應該先給我一個長途電話，讓我接你飛機啊！」冼東昌的腦海中，一下子也變得胡塗起來；爲什麼她沒有依計行事——與胡慶安私奔？難道正如那名警探所說，她與胡慶安的好事，給千門奇俠游天虹破壞了？

說句實在話，此刻他恨不得她眞的能順利地與胡慶安私奔去了。因爲此刻對他來說，不是最後關頭，說不定數分鐘之後，警探們又接踵而至。

利咪咪若無其事地，在房間裏準備更衣沐浴。

冼東昌覺得時到如今，必須「分秒必爭」。突然之間他把心一橫，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把一個平時他鎖上了的抽屜打開，驀地把一支手槍取了出來，回頭就對準了利咪咪。

「不要動！」他冷冷地說。

利咪咪瞪住他：「你瘋了嗎？開玩笑也不要揀着這時候啊！」

「誰跟你開玩笑？」冼東昌凜然道：「你別以爲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其實你與胡慶安那小子的私情，我早已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麼樣？反正我這次回來，正想與你爲這件事攤牌。旣然你先提出，我也樂得提前跟你談談。」

「不必多談了！」冼東昌爲了爭取時間逃走，立即制止她說下去。

只見他一邊把指頭扳緊了手槍的機掣，一邊含恨地說：「你自以爲聰明，其實我比你更加聰明。你旣然存心背叛我，就不應該回來送死，嘿！」

說完，他手指一緊，「砰」然一聲！利咪咪慘叫一聲隨即倒地。

冼東昌對自己的槍法一向很有信心，所以他也沒有過去再看他妻子一眼，因爲他要爭取時間，在警探未到之前離開這裏。

他匆匆忙忙的回頭就收拾好一些貴重物件，但房門外却傳來一陣急促的步聲。

他以爲是下人們，正想回轉身去，叫他們少管，但想不到來者是一些身穿制服的警員。

他也沒有時間追究這些人從何而來，已迅速拔槍射擊。

「砰！砰！」一連响了兩槍！

但是，由外面衝入來的一名警官及二名警員不但沒有中槍倒下去，反而拔出警槍來，命令他放下手槍。

這刹那間，他也弄得胡塗起來，爲什麼他的手槍明明响了，却射不倒對方？那麼，他的妻子——

這時候，利咪咪竟然又若無其事地，由地上爬了起來；浴室之內也見人影閃動，他，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瞪住冼東昌：「你雖然聰明，可惜聰明終被聰明誤。其實你應該想像得到你妻子能安然生還，未爲你的詭計所害，必有高手相助。偏偏你連常常用以自衞的手槍被我偷偷做了手脚，也全不發覺。於是你不但會被阿文證死你是主謀，現在還要再加上企圖開槍殺妻，抗拒警方的合法拘捕……等等，又再加多了幾條十分嚴重的罪名。」

至此，冼東昌才知道中計，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毫無疑問，他的手槍裏的子彈，早已給游天虹做了手脚——將彈頭取出。所以只會「砰砰」的响，却殺不死人！

至此他也恍然大悟，爲什麼利咪咪會「安然回家」，以及家裏的下人們，大都不知所踪；原來這兒早已被警方和游天虹他們用作「陷阱」。剛才利咪咪只是「演戲」，目的當然也是爲了迫他「自暴其醜」而已！

× × ×

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

老千集團的陰謀固然無法得逞，而冼東昌的「順水推舟」，「斬草除根」毒計亦告徹底失敗。

唯一可以名正言順地，不必私奔，亦可以得其所哉的，就是胡慶安和利咪咪。

到底誰才是眞正的高手？至此也總算有了答案。

（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離開了逍遙客獨自踏上征途，一日，他來到蘆林潭，正巧一尊子，二劍客，翠蓮觀主也來到蘆葦叢中，他們發現了夏振華的行踪，夏振華對這些人魔早已心存除惡之心，只是等着十五個魔頭集合起來以對付寶塔圖案，所以只暫時薄懲他們，但當夏振華走後，一尊子，二劍客，翠蓮觀主四個惡魔立即把心頭憤恨發洩在蘆葦叢中的漁民身上，將無辜漁民全部燒光，殺光，夏振華去而復返，見此慘狀，氣憤不已。夏振華來至亡魂谷，見惡魔請亡魂谷主出山，共同對付夏振華，夏振華見狀又施計使他們窩裏反……

九宮八卦佈陣圖　空谷餘音救少俠

夏振華這也才看清亡魂谷主的尊容，幾乎嚇了一跳，要不是白晝，幾疑是鬼魂出現。她不僅身材枯瘦，有似棺材中拖出來一樣。臉上更是疤痕疊疊。一塊白，一塊靑。且一隻眼斜看人，威芒畢露。滿嘴黃牙，兇惡之極。

夏振華見目的已達，料知有自己恁般一擾，亡魂谷主定不會放鬆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魔頭。

他實在恨透了二人，因爲他們攪得江湖不寧。當下又朗朗地一笑，道：「你這丫頭豈是天下第一劍的對手，還是要你那醜鬼師傅來。……」

說完，十分不屑地一掌推出，雖然他是漫不經意地一掌，但以他此時的功力，豈同等閑可比。那個黑衣少女怎還能立身得住，撲撲跌跌，退出七八尺開外。

亡魂谷主醜面上頓時顏色大變，也就顯得更爲難看，惡毒地掃了週遭一眼，冷冷地喝道：「萍兒！何必動手，看誰能出得亡魂谷。」

「祇怕未必能攔得住我天下第一劍。」夏振華也冷笑着。

亡魂谷主怪臉抽動了一下，陰惻惻地一聲怪嘯道：「我亡魂谷，雖非龍潭虎穴，但六十年來，有誰出現過在亡魂谷？也有誰曾活着離開這亡魂谷，娃娃，你即是爲老身而來……」

「你還不配我天下第一劍動手，有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就足夠打發你了。」夏振華故意挑撥地淡笑着。

「好狂妄的娃娃，不僅大言不慚地以天下第一劍自譽。更當着我老婆子出言不遜，我就瞧瞧你有多大能耐。敢如此目空四海。……」

末了的話，簡直比哭還難聽，這古森林中立時現出愁雲慘淡，有如鬼域一般。

一尊子望着亡魂谷主那惡毒的眼神，全身微顫，但他雖仍故作鎭靜，也竟脫口而出。「老乞婆你不要上了這小子的惡當，我們並非同他……」

一陣陰惻惻怪笑，劃長空而逝。「管你們一道不一道，反正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多死兩個，大不了多添兩個寃鬼……」她說得冷酷之極，確實一派惡魔口吻。

翠蓮觀主既恨夏振華破壞其陰謀，又担心亡魂谷主出手，但爲欲立即洗脫其與夏振華之間的關係。倏地，烏光一閃，袖中拂塵應手而出。冷喝道：「小子！我們就借亡魂谷作一了斷。」

語落，一道寒芒直向夏振華生元大穴點到。他這驟然出手，亡魂谷主也微微怔愕。

但她成見甚深，雖然她不相信面前這少年，會與一尊子等人同流合汚，但却是他們引來此間對付自己，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又是陰惻惻地一陣怪笑傳來：「老賊！別裝蒜了……」

下面的話尚未說到一半，翠蓮觀主已蹬，蹬，蹬退後七八步遠。張口吐出一道血箭。

任是這亡魂谷主怎樣狂妄，此際也不禁心頭大駭。

因爲面前這個少年，實在是她生平罕見的高手。就以翠蓮觀主的暴襲，不要說受之者有如寒風砭膚，虎嘯猿啼之勢，就是丈許之外的樹枝也被他那拂塵抖起的勁風，枝搖葉落。

而那美少年却不動如山，淵停嶽峙，且面含微笑。翠蓮觀主疾點如電光石火，但退似飄風一幌。

亡魂谷主並未發現他還手，顯然他身上有一種無形罡力，發出了反振作用，故翠蓮觀主功力全被化解，身體如似撲在一堆敗絮之上。夏振華內體的那股罡氣，也成爲無形罡氣的核心。

故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強，翠蓮觀主怒極發招，且欲拔出這眼中釘，以爲自己報仇，爲江湖中除去一大尅星。

百年內力修爲全在此一擊之間。滿以爲他突然暴襲，必可得手。豈知畫虎不成，反類其犬，自己竟當場咯血，但尚幸他功力深厚，未曾昏厥。就是如此也足使這個魔頭，在三日之內無法施展全力與人搏鬥。

當然最爲駭異的要數亡魂谷主，也就因爲如此，方使得這個心毒手辣的人魔殺心頓起，甚且又造成了江湖中一片大混亂。此事後文自有細述。

那黑衣少女略一調息之後，也不聽吩咐，竟瑲琅地一道寒光閃動，銀虹暴起三尺，一聲清叱，直向夏振華刺到。

夏振華望着這黑衣少女心頭也不覺微懍，祇覺她好生面善，雖然成長在這亡魂谷，就她的外形看來却似一株雪蓮。也似一朵山野的杜鵑。不過那潑辣辣、火爆爆的性情，又像一朵有刺的玫瑰。

夏振華不由暗忖道：「亡魂谷主恁般作惡，却有一個花樣的徒弟，這一俊一醜太相懸殊。……」他不禁爲這個美麗的黑衣姑娘叫了屈來，因爲這個花般的美人兒整日守在這冷若寒冰的亡魂谷中，尤其是時刻面對着狀極可怖的亡魂谷主，眞是造化弄人。

就在他這失神之間，黑衣少女的寶劍已龍行一式，帶出一片清嘯之聲。

夏振華驟覺寒光耀眼，寒風砭膚。這才警覺。忙迴步旋身，黑衣少女的短劍也堪堪自一側刺過。

黑衣少女雖然劍勢走空，但她變招換式，快捷無儔，但見她就原勢不變，劍身振起，一招「鐵樹銀花」，左手中食二指，併指如電，逕向夏振華期門穴點到。

她這劍指併用，倒也妙到毫巔，在一般武林高手，絕難逃過這兩招併發，即或不是暴屍當地，也必要身負重傷，或筋斷骨折。

但夏振華已集天下武功玄奧於一身。雖然他自己却還不知本身眞力高到何種程度。却有信心與任何武林高手對敵，也有心與天下武林高人一較短長。

眼看黑衣少女的劍招、指風，同時攻到，心中不由暗忖道：「此女小小年紀，武功已是江湖中第一流好手，我不若如此如此。……」

這意念，迅如電閃，身影微微一引，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直向一尊子攻去。他早已施展出以意寓形身法，輕輕跨退七八步。

一尊子萬未料到黑衣少女的劍勢會指向自己，而且銳嘯之聲盈耳，有如山崩地裂一般。老魔雖然詭詐，一時臉色大變。因爲黑衣少女的劍勢，實在銳不可當，如果刺中，將立時肺腑洞穿流血五步。但以老魔的武功硬接一招，而黑衣少女勢必傷在掌下，萬一黑衣少女受傷，老乞婆焉肯罷休。

思前想後，竟不知如何是好，黑衣少女的「鐵樹銀花」，疾變爲「千峯雷雨」，風雷暴響，一時間，前後左右，都被寶劍所刺到。

一尊子心頭大駭，救命要緊，也就難顧後果，當下吐氣開聲，一招「挾泰山而投北海」，兩掌同時推出。

他這兩掌之勢，少說點也有千斤之力，足可毀石開碑。黑衣少女眼看就將被掌力所傷。陡聞一聲大喝，狂飈陡捲，地動山搖，一股凌厲無儔的勁風，直向黑衣少女與一尊子之間撞去。

立時狂風大作，天崩地裂之響連天不絕，一尊子寒着臉，蹬蹬蹬，退出七八步，黑衣少女的身體也被掌風捲起丈來高。

一聲大喝，震蕩在空際：「老賊！敢傷我徒兒，看我饒你。」

亡魂谷主迫退一尊子後，伸手又將黑衣少女接住。而這古森林有兩株合抱古松，竟被掌力掃斷。

夏振華立時精神大振，暗忖道：「這亡魂谷主功力果然渾厚，我正好藉此試一下自己武功。」

這朵武林奇葩心無城府，祇憑一股熱情和正義感，尤其天性好強，雖然他曾想施展出一石兩鳥之計，使他們相互硬拚，但一旦身臨其境，那種爲社會除害，拯人於極的無上情操，又油然而生。

此際見亡魂谷主伸手抱住黑衣少女之後，塞過一顆藥丸在她口中。又復在她背上連按。

果然神丹神效，黑衣少女竟一躍而起，雙目閃出惡毒的一瞥，又欲揮劍而上。

驀聞亡魂谷主冷喝道：「萍兒！去取亡魂杖來，對付這些東西，何必費恁般力氣。」這女魔頭此時說話，竟柔和之極。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早聞言變色，兩人交相一瞥，就欲逸走。

祇有夏振華仍兀立在當地，因爲他從黑衣少女的眼神，正幻出另一個少女的影子，那就是在絕塵峯被自己掌力劈下絕塵岩去，在玉女峯被自己純罡陽之氣所傷的迎風女。

這黑衣少女與那迎風女眉目嘴角，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怪不得自己初見她時就覺面善。

此際聽老魔吩咐黑衣少女去取亡魂杖來，他本可施展出意會神功，阻其行止，也可先行離去，但一股天生傲氣使他不願向任何惡勢力低頭。

尤其天下第一劍，要管天下人的事。如果亡魂谷主眞是罪大惡極之輩，自己就先將她除去，以爲社會除害。當下冷冷地笑道：「你們兩個賊魔，也別想逃走，我天下第一劍想留你們狗命，別人休想動你分毫。……」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心中雖然恨極，但却故作大方，亡魂谷主早已陰惻惻地一聲怪笑道：「老賊！你們想走，此生休要再想。」

語落，兩掌頻頻揮出，立時震起一片震天巨響！

隨着她的掌勢過去，幾株合抱古松應聲而折，刹那間，枝葉橫飛，十丈之內，一片混亂。

但忒也作怪，古森林內，立時現出兩個不同景象來，夏振華心頭不覺微駭，暗忖道：「這女魔不僅武功高絕，更精習奇門變化，從這亂樹敗枝殘葉中，顯然構成了一座亂九宮，反八卦陣圖。……」

他望着林外天色，秋陽高照，萬里晴空，而這亂枝敗葉的林中却變成一座陰風慘淡，十分險惡的鬼域。任是夏振華武功高絕，豪氣千雲。此際也不禁直冒寒氣。

因爲他憑藉着絕頂資質，修習上乘武學，終以年齡限制，雖然得天痴老人百年內力爲之投注。那些上古失傳之武學精華，也都因他特殊資質、領悟，並融會于一身。

他也曾聽天痴老人講解過易理，祇是那時因年紀太小，以爲與武功無多大關係，致未精研。

此時見這古森林中，竟由亡魂谷主幾掌劈去。幾棵殘枝，就成爲一座險惡陣圖，眞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朵武林奇葩，立時又領悟到一條修身律己的準則。一陣怪嘯，震得這林中迴音歷歷，亡魂谷主身邊正立着那個黑衣少女，手中提着一根烏光閃閃的鐵杖。本來這林中氣氛，已倍增險惡，在連聲怪嘯之後，更顯出幢幢鬼影，陰氣森森。十分怕人。

夏振華心思純正毫無雜念，尚不致爲外力所誘，尤其他內力深厚，雖然在龍潭虎穴，仍仗着自己驚世神功，毫無懼色。

但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則皆面色死灰，張惶失措。

亡魂谷主冷冷地喝道：「萍兒！你持亡魂杖，沿這林邊，畫出三道記號。看看誰能突出這三條界綫之外，就可饒他們不死。……」

黑衣少女也發出陰森森地一聲冷笑，身如飄風一幌，脚踏林梢，一遍又一遍地走着，而亡魂谷則瞬已杳然。

當那黑衣少女走過一遍，這亂樹林中立時就加深了一層黑幕。三遍走完，地上雖顯然分出三條界綫，這一座險惡的陣圖中，頓時方位數易，亂枝敗葉全皆不見。

但見綠草叢茵，嫩枝初長，黃鶯初唱，百鳥齊鳴。一幅三春圖畫，左面則係敗骨孤墳，屍橫遍野，黃沙滿目，慘不忍覩。令人悚目心驚，冷汗直冒。

右面雪山含黛，冰柱如山。寒風砭膚，令人置身雪地冰天，惶惶難以終日。後面情勢，更是駭人，有豺狼虎豹之畜，亦有熊熊烈火。

這數十丈之地，被那女魔頭弄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夏振華胸羅玄機，挾驚世絕技，一時也無法忖知這林中變化。

當初他還以爲這林中，設置了亂九宮反八卦之類的陣圖。就擺在面前的事實而言，女魔不僅精于九宮八卦之奇變，更精研過幻變之術。若果如此，這一場生死搏鬥，是生是死，是榮是辱，實難定論。

這初生之犢，眼看這場龍爭虎鬥，即將展開，仍顯得恁般沉着，但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早經東竄西奔，準備尋路逸走。

夏振華對於這驟然變化，一直視作平常，故也就不爲所動。當他一瞥兩魔相互奔逐的情景，也不禁心頭大駭。這兩魔頭在江湖中的地位，本極崇高，他們既担心自己的性命，又恐怕萬一被困這古森林中，將來傳揚開去那有面見人。他們想憑着自己的所學，硬闖過這古森林，本來他們相距甚近，不料幾經移動，則宛如千萬重山的阻隔。

夏振華心地空明眼目銳利。也看不出這中間變化。因爲兩魔，奔馳速度雖緩，且倏合乍分，明明在一個規範之內，却因進退方向不同，瞬即分開。更可怪的，兩魔竟已彼此視同不見，各自在這林中亂闖，故奔馳的速度，逐漸加快。

夏振華雖曾識九宮奇變之術，因爲此道不精，故不敢亂方寸，在這極亂中，惟有以極靜，始可保持心地平和，視力集中。尤其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恁般放肆奔馳，若再不停止，不出半日就將氣枯力竭，活活累死。

雖然這兩個惡魔爲害社會甚鉅，因爲目前還有利用價值。也因爲自己以天下第一劍之尊，對付兩個魔頭還用不着借用外力。

當下沉聲冷喝道：「賊魔，你們眞不要命，快氣納丹田，調息一番。千萬不可移動半步。否則，你們即將咯血而死。」

他是用純氣功發話，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如大夢方醒。頭上冷汗直流。隨即微微納氣，調息了一回。不過他們心地複雜，任怎麽也無法集中思慮，雖然他們也能看清四週景色，却無法滙合。

他們也曾想到，如果利用亡魂谷主，這絕惡陣圖之內將夏振華毀掉，自可解釋女魔誤會，那時，兩魔離開亡魂谷之後，雙雙連手，江湖中也就唯我所獨尊了。再也不必多所顧慮。

這些，兩魔雖然未作商量，却有同樣的想法，因爲他們所認爲最可怕的敵人並非亡魂谷主，也非武林三傑，或千毒上人。祇是這個天下第一劍的少年才是他們唯一的勁敵。

此際，驀聞夏振華沉聲喝出，一經調息，都不自覺地，嘆出一口氣來，暗中連呼「好險。」

不過夏振華並無良策，突出這陣圖之外。因爲他運用神目從樹隙中望去，見森林中，已與外面秋陽凝混爲一。

他雖然欲施展出意會神功，萬一動則生變，心氣浮動，那時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那才寃枉。就以剛才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魔而論，他們何嘗不都是武功高絕，藝冠羣倫，若不是自己適時喝住，兩魔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故此夏振華心頭雖千迴百轉，却不敢亂動半步。

這時，林外又是厲嘯連天，夏振華固難爲聲色所動，心中亦已感到十分煩燥。當然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早又心猿意馬，蠢蠢欲動。

不必什麽指引，更不必什麽招呼，兩魔的臉色在迅速變化，身形又如飄風一幌，飛馳狂奔而去。

夏振華又是嘆出一口氣來，他不敢消耗眞力，也不敢硬闖，更不敢運氣行功，靜觀變化。

這龍潭虎穴中，女魔頭隨時會有花樣出現。

倏地，一陣婦人哭聲，凄凄切切，有如杜鵑飲泣，令人腸斷。跟着這哭泣之聲，整個森林皆爲這悲慘氣氛所籠罩。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我不要爲幻覺所惑。」此念電閃而逝，那哭泣聲竟變成悽厲哀嚎，不僅女子哭泣，亦似有小兒爭哭。聞之令人鼻酸落淚。夏振華是一個情感極爲豐富的少年俠士，腦際幌過亡魂谷主醜惡的面孔，心中暗暗忖道：「這老魔頭既然欲困住我們，這裏又豈無別人被她困住。說不定這裏眞是她殺人的屠場。」

登時氣往上衝，一股拯人于極的情懷，直衝霄漢。週遭的哭聲，幾成爲鬼哭神嚎，有呼救之聲，有被斬殺之聲。

夏振華雖然自己提醒過毋爲幻覺所惑。但這哭聲，已無法使他控制得住。加上亡魂谷主陰惻惻的怪笑，冷冷暴喝之聲。

白影一幌，即縱身躍起，但忑也作怪，這花樹雜草也似乎長高了甚多。這一片面積，也似乎擴大不少。

按說夏振華霍地拔起，少說點也有三四丈高，陡空旋身，又昇高二丈有餘，而這層層花樹，竟也有如天幕一般。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要糟，這老魔頭果眞厲害。」

這意念電閃而逝，耳際又傳來陰惻惻怪笑，還有那悽悽切切的呼救之聲，令人不寒而慄。

雖然知道是女魔頭陰謀鬼詐，但一股好強之心，激起其與女魔一拚之念。何況自己以天下第一劍的身份。

當下斜身飄落，反手一掌劈去，人尚未着地，掌風已先人而到，頓時一陣狂飇陡捲，寒風萬丈，天崩地裂之聲，震得四野皆驚。

他一掌出，二三掌相繼而到，脚踏實地，雙掌已連劈出好幾掌，週圍花樹亂飛，嚮聲不絕。

這掌勢雖然淩厲，但始終並未擾亂陣圖，砂飛石走一定，那哭聲、怪笑、鬼影，又復舊觀。

夏振華登時把心一橫，登天一聲長嘯，聲震長空，樹木搖幌，土崩石裂，連在陣中亂竄的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魔頭聞聲也驟然醒悟，且有耳鳴心裂之感。

又驟聞一陣瑲琅之龍吟聲，光華陡閃，手中已多出一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

這陣圖中本來陰風慘慘，但被這追雲劍光華照射，立時顯出幾分生氣，啼哭之聲，亦似降低甚多。

夏振華精神陡振，暗道：「我雖不識你這陣圖，但必藉眞力將它毀滅于無形，看你還去害人。」

脚下已施展出意會神功，逕向那哭泣之聲處縱起。他明知哭泣之聲，就在林中，甚且就是女魔的幻術，應用變化在這絕惡陣圖之中。

當他疾馳一陣，仍然未曾走出那亂石堆中，且四週立時閃出幢幢鬼影，且宛似車輪旋轉一般。

夏振華心頭抹過一陣寒意，暗忖道：「這賊魔，誠然不可輕敵，我幾乎也上了大當。……」

白影一幌，又復吐氣開聲，身形拔高數丈。旋施展出意會神功。疾馳而走。

他再不敢脚着實地，祇是微微一點，又復彈起。

表面看去他已十分吃力，但他幸爲童身之體，資質又厚，對九宮八卦，亦能略窺門徑。這一座絕惡陣圖雖然無以爲名，如果天下第一劍之尊，既爾被其困住，他日傳揚開去，如何去會天下人物。一股爭強好勝之念，激起其英雄豪氣。「哼！我必須先突其困，再圖破陣之策，否則就祇有束手待斃。」

他的身形也如電閃而起，亦如銀丸瀉落。憑着他的絕世神功，倏起乍落，也正因爲他不必着地，故這亂九宮及八卦陣圖，全賴十二地支所產生強烈的影響力。在夏振華身上已不生如何作用。也就因爲此，一緣故，夏振華內體曾經潛伏着一股地極之氣，故他在陣中奔馳後，仍能心地空明，毫無感染。如果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則早已心迷色厲，甚且神志入於混亂中。

當他再度縱起時，一陣微風吹起，全身爲之一爽。夏振華也好似經歷了一場惡夢似的。

雖然已發現陽光，但已是夕西晚罩，倦鳥歸林時候。

他不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因爲被困在絕惡陣中，已是四五個時辰之久。

不過要他如何能就此甘心。雖然他已出困，因爲亡魂谷主不除，終將成爲江湖武林中異日大患。這女魔不僅武功高不可測，幾根樹枝，幾塊亂石，就可困住武林高手。她可以驅使對方心枯力竭，也可以暗中襲敵乘其不避之間。

夏振華掃過林中一眼，那座被女魔所佈成的亂九宮、及反八卦陣圖，外面看去已成爲一片雲海。

祇見白氣滾滾翻騰，有如江濤，亦似晨霧。

夏振華沉思良久，一抹頭上冷汗，雖然他仍有胆力，再進入陣中，但因消耗體力太大。尤其入陣之後，敵明我暗，隨時有被女魔暴襲之險。

這朶武林奇葩腦際立時幻過種種，因爲欲除去亡魂谷主，惟有先除去亡魂谷的屏障。這座惡林顯然成了女魔作惡的掩蔽所。

夏振華耳際仍隱隱聽出那些悽悽切切，慘痛悲傷的求救與哀號。

心中立時作了具體決定，微微一頓足道：「當斷不斷，必貽後患。……」

手中追雲劍疾向一塊巨石上戮去，立時火星直冒。

夏振華即以枯枝敗葉，藉火點着，這林中，緩緩昇起一堆火來。他的動作極速，以火傳火，燃燒甚快。這古森林中立即陷在一片噩天火光之中。

夏振華喃喃地說道：「哼，我掌力毁不掉你的設置，看你經得起烈火焚燒。如果你眞成爲野火燒不盡的東西，我就服你。」他邊說邊走，人跡所到之處，火種也就跟隨而至。那一座數十丈之陣圖，早爲烈火所包圍。那些枯枝敗葉燃燒之速，更是驚人。刹那間，這一座森林，全陷在火海中。

一陣陰惻惻的怪笑：「小賊！算你聰明，居然想出了以火焚燒之法，哼！如今祇好用你這條狗命，來償還我這座古森林的損失。」

夏振華聞聲，氣衝牛斗，也冷冷地笑道：「天下第一劍就是要管天下人的事，有我天下第一劍在此，豈容你這老醜鬼，再興風作浪。……」

語落，人已向那發話之處撲走。他走勢奇速，眞有逾飄風，但當他縱過森林，又越過一片田莊，又從一抹溪流中經過。那紫竹叢中顯然出現三間茅屋。

夏振華料想此間，決不會再有別人，敢獨居於此，老魔也決不會容許別人隱匿此間。

也是他藝高人胆大，即沿着小徑飛身而入。

這紫竹林中也並無其他設置，夏振華從竹林中停身在茅屋之外。

驀聞幾聲巨嚮，有如天崩地裂，紫竹林中，烟塵四起，茅屋也隨着嚮聲，直向下陷落。

夏振華驟然一驚，正欲飛身而起。四週箭如雨發，其中更帶起陣陣銳風，腥臭之味，令人作嘔。

夏振華微微納氣，冷冷地笑道：「賊魔！有種就出來，同天下第一劍硬拚幾招，憑你這鬼域技倆，豈能奈我何。」一說完，頓覺頭昏目眩，呼吸十分迫促。心頭不由微微一懍，忙猛吐出一口氣來，又復將各大要穴閉住。任由夏振華反應奇速，仍覺得頭重脚輕，輕飄飄，幾乎跌倒。因爲四面射到的毒弩，所幸他已施展了罡氣，才不致被毒箭所傷。

不過他說話之間，竟吸到不少毒氣，雖然他藉內體罡氣施以吐納之術。逼出不少毒物。也方體會到，亡魂谷主決非平凡對手。

這亡魂谷，也足可稱之爲龍潭虎穴，或者說殺人的屠場。他這一意念正如電閃而逝，茅屋踼陷之處，立時成爲一座寬逾數十丈之惡潭，水成淡綠色。飄起陣陣惡臭。

夏振華正自一愣之間，數十道水箭，有如飛瀑怒潮，狂射而至，竟將四面八方團團圍住。

夏振華心頭一懍，雙臂振起，掌力有若排山倒海般推出。人也如乳燕投環般，飛起丈餘。

顯然這裏是女魔另一設置，且必有機關操縱。

夏振華因爲吃過苦頭，本欲出聲喝罵，惟恐再上惡當。祇是微微納氣而待。連聲巨嚮，震得山谷搖幌，空際迴音不竭，水箭毒弩，仍如飛蝗般射到。這時遠處，也奔來兩個身影。口中發着聽不清的囈語。原來正是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因爲古森林被夏振華一把火燒個盡淨，他們雖然解了被困之危，仍免不了一場火刼。

看這兩個魔頭，一副狼狽之相，鬚髮全被燒光，衣服也是破洞百出。一尊子以衣冠見稱的魔頭，更是焦頭炭面，狀極怕人。兩魔生着出困，因聽着連聲巨嚮，還欲趕一場熱鬧，並順便報仇雪忿。這才雙雙奔過來。這紫竹林中的一幕正好落在雙魔眼中，故立時精神大振。

雖然他們身上，還在隱隱作痛，但夏振華則身淩半空，被那些毒弩水箭逼住，如果欲除去這眼中釘，此際正是時候。心中一喜，兩魔竟同時發出一陣喋喋怪笑。震得四野迴音朗朗，山谷搖動。

「老乞婆，這小子不除，不僅是江湖大敵，連你的老命和賊巢，也決無法保全。」兩魔挑撥地嘲弄着。

雖然不見亡魂谷主現身，但那毒弩、水箭和那天崩地裂之暴嚮，則愈來愈多，那悽悽切切的哭泣之聲又已傳到耳際。聞之令人腸斷。

夏振華心頭一緊，大喝一聲，一掌推出。狂飇立阻，但他的頭，頓如千百斤重荷，身軀不由一落。一枝毒弩，正好射中左肩之上。雖然他欲提氣再起，但呼吸已感不及，而且頭重脚輕。

夏振華全身冒過一道寒氣，頭上有如重鎚擊頂。身體直向那惡水中落去。

幾聲喋喋之笑聲，震蕩在山谷中。

× × ×

連聲暴笑，震蕩在空際，但笑聲甫落，突然兩聲悶哼，兩個高大身軀也跌倒在地。

亡魂谷主閃着那雙惡毒的眼睛，冷笑道：「哼！你們兩個老賊，以爲又可收漁翁之利，我也要你們嚐嚐『分肌裂骨』之苦。……」

她微微一頓後，又向身邊那黑衣少女淡笑道：「萍兒！記着，凡有人入亡魂谷來，這就是榜樣。……」

她閃過躺在地上的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一眼。又冷笑說道：「這兩個老賊幾次三番，想算計於我，今日依然難逃這分肌之厄。……」

她言詞之間得意之極，也冷酷之極。

但那黑衣少女，却顯得千萬般心事，不時向那惡水打量着，雖然亡魂谷主是向她發言，她也似同未覺。

老魔頭何等樣人物，對這個徒兒知之甚稔，尤其他們之間有着相同遭際，也有着特殊情感。他們名雖師徒，情逾母女。亡魂谷主外表雖極其冷酷，且殺人越貨，心毒手辣，但對黑衣少女却倍極慈愛，甚至有幾分驕縱。

此時她正在興頭，一見愛徒喪魂落魄的樣子，心中雖覺吃驚，她是一個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甚麽事都曾經歷過。

故黑衣少女的張惶失措，她早已料到在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美少年身上。

不過，這個女魔頭，一向極爲自負，她自從發覺夏振華的朗朗英姿之後，却打從心底生出愛意。尤其她對愛徒的終身，顯然成爲她的重負，時刻都欲爲她物色一個乘龍快婿。

面前這個美少年，確是上上之選，祇是他的武功太高，怪不得他以「天下第一劍」自稱。

這個女魔那裏會容許別人的武功高過自己，她之所以數十年隱於這亡魂谷中，

就是要將自己的武功，修爲到天下無敵的地步。

她更從九宮、八卦，奇門、數術上，精求變化，務須能以一身窮究天下武學，或在武林中惟其獨尊之局。此時，見面前這個少年人，既以天下第一劍自稱，又因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二人的證實，江湖中亦因這天下第一劍的出現，已聞而喪胆。

自己既已發覺此人武功，要高過自己，這個氣量狹窄，妒才如命的女魔，豈肯放過這萬一的機會。當她發覺愛徒神色有異時，反故意拉住她的手，柔聲地笑道：「萍兒，你大概被那賊子傷及內腑，否則臉色何以會如此蒼白。……」

黑衣少女幾番欲言又止，星目中，含着一泡淚水，終於嚶嚶地飲泣起來。

女魔故作不解地撫着黑衣少女的長髮，柔聲地說道：「萍兒，你新傷初癒，應該休息一回。」語落，輕輕在黑衣少女背上一按，黑衣少女全身一顫，立時昏了過去。

亡魂谷主抱起黑衣少女，醜臉上幌過一派獰笑，竟沿着山腰小徑走去。

這裏，頓歸靜寂，祇有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還躺臥在地上，口角泛出絲絲血漬。

天色已漸漸黑下來，那惡水，仍泛出淡綠色，一縷縷白氣，冉冉上昇，絲絲臭味，隱隱傳出。再找不出半絲痕跡，下弦月，映入水中，更顯得陰森怕人。

倏地，一朵紅雲飛落，星月也爲之失色，一聲厲嘯震得林木搖幌，四野皆驚，山谷中更是迴音不竭。

一頭碩大無朋的大紅色蒼鷹，在紫竹林中一幌，又逕向古森林中飛去。且低竄搜尋，乍起倏落。那裏火燼猶在，但人蹤杳然。

蒼鷹一聲引頸長鳴之後，又振翅飛去，牠似欲追尋什麽。但就這般驟然飛去，顯然已獲得綫索。且去勢奇速，聲震四野，遠處亦發出一聲長嘯，似與蒼鷹長鳴之聲，遙相呼應，亦似相招。

古森林後邊忽然一陣大亂，雖然那亂九宮，反八卦陣圖已被夏振華一把火燒光。但老魔阻止火源也極其迅速。

此際林中又是暴嚮連天，這亡魂谷一場拚鬥，似難避免。

祇是夏振華自墜落在那惡水中之後，既未浮起，亦未見女魔施以毒手，雖然這都是出諸她一人的傑作，但好似對這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甚或可以震撼武林的大事，她也故作等閑視之。因爲她更可以藉此使得武林震動，江湖中的人喪胆，不僅江湖中第一號大魔頭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皆命喪此間，連轟動寰宇的天下第一劍的人，也竟困在這紫竹林中，墜落在惡水寒潭中……。

森林中的巨嚮，也使得老魔一陣緊張，因爲她數十年經營心血，全在此間，焉能不倍覺關切。

亡魂谷，在淡淡月色下，泛出閃閃厲芒，有如鬼影一般，十分怕人。

女魔連聲怪嘯，更使得這亡魂谷中，頓時出現一片肅殺之氣，有如人類末日到臨一般。

林中雖然暴嚮連天，却無敵蹤發現，女魔的怪嘯怒喝之聲雖不絕于耳，但祇是空自暴怒而已。

當她再奔回紫竹林中，也不禁楞住了。不僅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待死的屍體不見，那一片紫竹亦皆寸斷，洒滿一地。

女魔這一番氣衝牛斗，怪嘯之聲不絕，人也霍地拔起三數丈高，旋天陡轉，却一無所見。

但見她全身微抖，白髮根根直豎，醜臉上一陣抽動，更顯得駭人。

她如魅影，東奔西竄，也似瘋狂一般，口中發出聽不清的囈語。這紫竹林可能是亡魂谷中命脈，否則她不會如此暴怒。

一陣幽幽清音，嚮在林中，女魔雖在暴怒下，聞聲幾乎肝胆併裂，因爲她已聽出這是愛徒所發。

「師傅！師傅！爲什麽會有人偷襲亡魂谷。……」

這聲音有似一柄利箭札入女魔心頭。

因爲黑衣少女已被她拍過昏穴，按她點穴手法言，目下江湖中敢稱獨步，不要說愛徒是她親手所爲，就是臨敵之際，遙空打穴，別人也無法解開。

此際，愛徒穴道被解，寧非怪事。

任是女魔如何沉着，再也無法忍耐，幌身直向古森林中撲去。她是藝高胆大，還是在這亡魂谷，料定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當她奔到林邊，驀聞一聲冷喝，一縷勁風撲到：「回去！」

女魔萬未料到有人竟在暗中暴襲，但她反應奇速，亡魂杖立時幻出一片寒光，硬將那一掌接住。

「哼！我老婆子數十年，不滋江湖，還有人不忘記我老婆子，那敢情好，亡魂谷來時有路去無門。」

一陣嘿嘿怪笑，刺耳之極。「老婆子！你別向臉上貼金，要不是我來助你一陣，哼！你恐怕要賠了夫人又折兵呢！現在不謝我，反來找我拚命。……」

亡魂谷主聞言一懔，但她對人，素不假以詞色，更因這說話之人，躲在暗處，她且試出那人剛才一掌，如果不是自己功力深厚，怕不已傷在那人掌下。

此念電閃而逝，又復冷冷地喝道：「躲躲藏藏，暗中暴襲，我亡魂谷主眼中還沒有你這塊料。……」

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罵道：「有種的，就滾出來，看我這亡魂杖，可能饒你狗命。」一喝罵聲不竭，四野迴音歷歷，但人跡則已寂然。

任由女魔喝罵，那人似神龍見首，連亡魂谷主，恁般高手，也竟未曾發現，此人如何逸走。

故女魔不僅驚，也一陣駭然，因爲今天幾個時辰之內潛入這亡魂谷中的高手，却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倏地，又想到愛徒的輕喚，這才發急，如果愛徒竟遭賊人毒手，這不僅是面子問題，也將毀去一個少女的性命，心中一急，竟脫口喚出：「萍兒！你在那裏。」一聲震四野，林木也爲之搖幌不已。

當她走遍這前後林間，何止數十里地面，却未發現任何痕跡。雖然她在一處岩石上，發現一灘血跡。女魔心頭也曾閃過一個可怕的陰影，但不過是一個陰影而已，她決不信愛徒會落得如此下場。

正當女魔四處奔走，尋找黑衣少女，

這一段時間中，亡魂谷內，紫竹林間，更發生了一件令人觸目驚心之事。

這紫竹林是亡魂谷的鎖鑰部，女魔頭一生心血，都化在這紫竹林中。怪不得當那紫竹根根寸斷時，女魔氣得長髮根根直豎。

當然，事情的起點，還是在一尊子和翠蓮觀主身上。

不過這亡魂谷中自三數月之前，就潛來一個怪客，此人無姓名無住處，更不以眞面目示人。尤因他武功超絕，除能看見他身影一幌而外，甚麽痕跡也不曾留下。

他來到亡魂谷中，並無找任何晦氣的心理，但他却發現亡魂谷主，明爲隱居，暗藏詭詐。因爲他終年以一件麻布裹在身上，頭上又復用一塊黑布蒙住。除掉一個高大身軀，外面爲人所能發現的幾條白髮之外，就是那雙被黑布蒙住烱烱有光的眼神。

他存身在這亡魂谷中三數月，却未被武功高不可測的亡魂谷主所發現，寧不會令人稱怪。

然而這件事，却就發生在這亡魂谷中，他不僅對亡魂谷的諸般設置已瞭如指掌，連亡魂谷主這個一代魔頭的個性，也已摸透。

祇是他無法辨白這亡魂谷主，究竟是善是毒，是正抑邪，她恁般做法，是否有益於人類社會。

這個怪客似乎渾然不知，也根本不理會這一套。因他並未認明女魔的眞面目。

但當他聽見一尊子與翠蓮觀主欲搧動亡魂谷主出山，並對付所謂天下第一劍時，他却有一番激動。祇是他那平靜的心潮，始終找不到發洩的對象。

夏振華的出現，他幾乎失聲驚叫，他的眼淚，雖有黑布蒙面，却濕了好大一片。祇是他並沒有出聲。因爲這一個俊秀的影子，却是個男子而且英風挺挺，豪氣如虹。

他也曾從他與亡魂谷主相對時，自稱爲天下第一劍，也同女魔硬拚過，他的功力，不愧有天下第一劍之譽。

他愈瞧愈愛，他心中所深藏的影子，終於復活了。他再也無法忍耐那已乾涸的淚泉。

終於傷心地哭了。他祇是如魅影一般，迅速離開，恐怕當時夏振華在內也未曾發覺這亡魂谷中，另有高人隱藏着。

當然紫竹林中一幕，也都落在他的眼中，因爲他已發覺這個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既足以稱爲天下第一劍，自己何不也成全他一番。却未曾料到這紫竹林中，是女魔將各種屍體腐爛之後，以奇毒藥物化解，並積山泉而爲惡水寒潭。故水中泛淡綠色有腥臭味，令人頭昏目眩，久之毒汁浸入心臟，使心臟中毒而死。

如跌入惡水中，則將皮開肉裂，活活爛死，其慘狀不忍卒覩。

夏振華抱着入虎穴擒虎子的決心，且已料定這紫竹林中，必有奸謀。尤深信自己武功，可以制伏諸魔，那裏會料到，亡魂谷所以使江湖喪胆，就是形容來此之人，必會喪失性命。

這朶武林奇葩，更無法辨明奸人的鬼謀，致有此失。當他發覺時已是中毒不少。欲拒無力了。

但他心中却十分清楚，忙一面停止呼吸，緊閉着雙目，又因他內體的地極之氣，相與天痴老人所投輸的眞元之氣，護住了全身要害，甚至全身都被一股無形罡氣所裹住。

當他跌入那惡水中時，怪，那絕惡毒汁，立時裂現一條水道。夏振華的身體也就瞬息不見。當然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看見簡直如拔除眼中釘，心中一喜，故一陣嘿嘿怪笑。

亡魂谷主也放下一顆心來，但她見兩魔竟因此得意，十分震怒，反手一掌，將那冉冉翻騰而起的白氣，直劈向兩魔的面門。

他們得意忘形，也忘記此時厲害，一聲悶哼，雙雙跌倒。亡魂谷主滿以爲一舉而盡殲來犯敵人，却在自己愛徒眼中，發覺幾分怨毒餘光，任女魔如何奸詐，心頭也不覺微顫。

這是亡魂谷主女魔所夢想不到的事，她的心目中，黑衣少女祇是個女娃兒。當她從那俏麗的身段，成熟的少女芬芳，有着一股吸引人的魔力，正是自己初次蒞臨江湖中的那個樣子。女魔頭不覺一聲短喟道：「萍兒已經長大了。……」

這一句話，說出了她深心中千萬般感慨，也觸發了她無窮心事。往日的記憶，也重現在心頭。

終于，她出手點住了黑衣少女的穴道，因爲擺在目前的，正是今日愛徒的處境。如果她不臨機決斷，自己的千古恨事，甚至一生埋首在這荒山絕谷中，明爲修習精深武學，還不是欲藉此避開塵世……

一陣陣暴響之聲，始將她喚回現實，更被人指名羞辱，這要她如何忍耐，何況這亡魂谷五十年來，確實無人敢作正眼相看。她必須找出一個水落石出，更不能容許敵人，逃出谷外。

那裏知道，不僅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雙雙不見，紫竹林全毀于一刻之間。連亡魂谷地穴之設置，皆一一暴露出來。連自己的愛徒也被人縛着手足，放在那株古松梢頭。

尤其愛徒的黑衣全解，祇剩下一襲薄如蟬翼的內衣。就以女魔恁般年紀，看了黑衣少女的胴體，臉也要發熱。心頭更是撲撲亂跳。她顧不得巢穴被毀，飛身將愛徒抱下樹來。

黑衣少女除手足被縛之外，穴道被解，臉色更是白中透紅，顯然這娃兒，曾經有過一翻奇遇。

祇是她如何被人捉弄，女魔却一直忖度不出。甚至幾番欲向黑衣少女問清，也無法啓齒。

亡魂谷主出手如電，將那根軟索解開，但當她發覺那條軟索時，幾乎驚叫失聲，因說這一條軟索，曾經使得自己半生飄泊。不料今日竟繫在愛徒身上，睹物思情，任是女魔頭心毒手辣，冷酷得不近情理，兩顆豆大淚珠，順着那毫無表情的雙頰流落。

「女魔頭！想不到你那人屍毒汁，對我天下第一劍，竟毫無用處。……」這幽幽清音，震得女魔心頭大駭。

迴步旋身，露出兩道毒辣的厲芒。掃

了站在十丈之外的白衣少年一眼。

見他風姿依舊，雙頰更爲紅潤，女魔頭也不覺一陣激動。暗忖道：「這孩子正是當年……」她不敢細想，因爲往日的記憶，祇有引起了無窮痛苦。因爲她已不是昔日的艷光照人，而是鷄皮鶴髮，甚至她不願以眞面目示人。

「小娃娃！算你有種，也算命大，我不難爲你，快離開亡魂谷。……」她冷冷地說着。

「我高興來就來，不高興就不走，誰也管不着我，何況你這亡魂谷正是殺人的屠場。我天下第一劍豈能輕易放過。……」夏振華也冷笑着。

他這些話，狂妄之極，也毫不留人餘地，亡魂谷主，雙目厲芒更熾，一聲怪嘯道：「小兒！你眞吃了虎心豹胆，你眞以爲我老人家杖下長了眼睛。……」說完，一擺手中烏光閃閃的鐵杖，一縷勁風，直撞而到。

夏振華也祇淡淡地一笑，反手一勾，一招「撥雲見日」，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也反撲而出。

亡魂谷主一代人魔，武功修爲，在邪正之外的另一極端，故不僅招式奇寒，也詭譎莫測。

夏振華也被她那杖勢，劈得微微一閃，雖然他硬擋了回去，而且兩人都以劈空力量。亡魂谷主却連退三四大步。心頭不由大駭，暗忖道：「這娃娃好大氣力，但叫她如何肯服，因爲以她將近一個甲子修爲，就時間上已較之對方，高出好幾倍來。」

夏振華也領教過她的劈空杖勁，也深知這個女魔，是他行道江湖中唯一勁敵。尤其他曾吃過苦頭，故心中不僅有報復之念，也有將亡魂谷主毀去，並掃穴犂庭，始足以洩忿。

不過他的耳際，却閃過那慈愛的聲音：「孩子！你雖然中了女魔歹毒之計，却因禍而得福。誠然你的武功，已超絕人寰，但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尚需一段時間，今日却因着女魔的人屍毒汁，所聚積的山泉。使你內體氣流，逕內外凝爲一體。故此反成就了你這武林奇葩。……」

他那時，雖然還在昏迷中，祇覺得一股熱流，在全身上下不停地流轉。不過他內體也有一種氣流，向外湧出。相與那氣流運行在各大經脈中。

好半晌，那慈愛的聲音又在響起，「孩子！你既然稱爲天下第一劍，我就成就你這心願。尤當你金剛不壞之身練成之後，舉世之間將無人可與匹敵。但英雄大度，幸願你好自爲之。……」他微微一頓後，又緩緩地說道：「這亡魂谷主雖然偏激點，但尚無大惡，她與一尊子雖然有過一段不了之情。但却是過眼雲烟，甚至已是相逢陌路。故此，孩子！如果你與她動手之時，還望留情一二。……」

夏振華頓覺身體一輕，霍地坐起身來，那人也是微微一懍，身軀微幌，向後暴倒，旋即失去身影。

夏振華因精神驟然恢復，眼目雖然銳利，但也祇見到那高大身影，黑布蒙頭，麻布做成的長衫。他微微凝勁，吐納丹田，精力頓時恢復，即朝着那麻衣蒙面人方向追去。當他追過一片森林後，早已失去了那人影子。夏振華這才重返紫竹林來。

此時，他與亡魂谷主遞換一招之後，暗自忖道：「但不知那麻衣蒙面人，與女魔有何關係，因他救我之恩，我也必不能向女魔施以毒手。何況一尊子等人，正欲拉籠她入轂。如果我相逼太急，反爲魔頭們助長勢力。……」

心頭電幌此一意念，而亡魂谷主的杖風，又已掃到，剎那間，杖風砭膚，烏光閃閃，星月爲之失色。

夏振華本已被女魔虎虎杖風逼得幾次凝聚了眞力，但終於忍耐了，祇是運足了一口罡氣，護住全身。

但亡魂谷主却將杖勢一緊，烏光飛洒，杖影幢幢，勁風將夏振華的白緞長衫捲起。雖然他幾番躍開，但倏又被女魔追上，口中連連怪嘯。

夏振華冷冷地笑道：「女魔頭！妳別得寸進尺，以爲我天下第一劍怕妳，我要不是那位老前輩吩咐，早就。……」他的話倏然止住，雙目晶光畢露，閃過兩道烈焰，旋即身軀微轉，一股勁風，逼得女魔也邁退一大步。

亡魂谷主一時也楞住了，她知道面前這個少年人，並非虛語，但，這亡魂谷中被毀，此恨怎消。故滿腔怒火，又發洩出來：「小賊！你少逞口舌之利，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下來，我也不容你逃出這亡魂谷去。……」一聲冷笑，震蕩在空際：「老婆子！妳別向臉上貼金，妳決不是天下第一劍的敵手。再不收場，就將落個身首異處，血濺荒林。……」

亡魂谷主不待其言盡怒喝道：「何物老奴，快滾出來，看我亡魂杖，能不能取你狗命。」

「老婆子！年頭變了，你的脾氣也變了，你那些亂九宮、反八卦，地穴中的設置，都是我親手毀去，爲的是要替你保存一條性命。……」

他咳了一聲又繼續朗笑道：「你既然以享林泉山水之樂，何必還要設置殺人的陷阱，所謂明哲保身，你活了偌大一把年紀，還要與人爭強鬥狠。……」

「老狗！你究係何人，有種就出來與老娘相見。……」亡魂谷主不耐他嚕囌，喝罵着。

「三十年前舊夢，林間古木巳枯，家敗人亡名裂，難見昔日知音。……」這聲音說到末了十分悽惋。顯然此人與這亡魂谷主，有過一段不平凡的友誼。

亡魂谷主聞言全身如受重錘一擊，身體搖搖欲墜，黑衣少女幌身而前，柔聲低喚道：「師傅！你……」

她的話尚未問完，亡魂谷主却仰天長嘆道：「天啊！何必待我恁般刻薄，我還祇以爲他們都死了。這才隱姓埋名，在這亡魂谷中設置了諸般惡陣，準備爲他們報仇。我也隱去了眞面目，才能好整以暇地練完了『人屍毒汁陣』，今日他不僅依然健在，反來破壞了我報仇計劃。天啊！……」她這一番話，是自訴也是對人言。更似欲藉此一吐胸中鬱悶。

夏振華投了亡魂谷一瞥，暗忖道：「原來這中間也是一篇血淚之債。這亡魂谷主倒是至性之人。如果她行事正大，我倒

會助其償這夙願。」

遠處又傳來淡淡笑聲：「老婆子，你這番心意，我總要報答，萍兒身上，我曾代她伐毛洗髓，本來我將她放在古松樹梢頭，欲吸取林間空氣。你氣沖沖地將她放下，現在祇有你自己替她推宮過穴，否則她會積勞成傷。……」

這聲音，愈去愈遠，夏振華雖知那人，即是自己所見麻衣長衫，黑布蒙面之人。因此人有恩于自己，却有拜識的念頭，故即縱身躍起。

尤其以此人武功，恐怕不在師傅天痴老人之下。因爲亡魂谷主的武功，已超過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甚多。

但他對亡魂谷主却又玩弄於股掌之間，夏振華對于此等高人，焉有不欲拜識之理。

何況目下，宇宙社會混亂，羣魔亂舞，各大門派，自立門戶，互不相讓，如有此等世外高人，出而共襄盛擧，何愁寰宇不寧。

夏振華心無雜念，想做就做，當他身形霍地拔起時，斜身飄落，已是在數十丈之外。

亡魂谷主却在身後响起那微弱之聲：「孩子，別去追他，我有話問你。」這那似一代人魔的聲音，有如慈母的呼喚。任是夏振華鐵胆俠士，也竟停下步來。

黑衣少女也在一旁輕喚道：「我師傅要你過來，你還怕什麽？」

這句話，分量很重，也激起其忿怒，本來那發自他心頭的一種稚子情懷，却被黑衣少女，趕得烟消雲散。當下冷冷地笑道：「哼！我天下第一劍，怕過誰來，我要不看在那位老前輩份上，就得先教訓你一頓。……」不待他說完，黑衣少女竟瑲琅地，拔出長劍，「哼！你開口天下第一劍，閉口天下第一劍，我就領教你幾招天下第一劍的絕學。……」

「萍兒！這位少年俠士，不論武功胆識，都可稱得天下第一，就以他這儀表人才，朗朗有如臨風玉樹，更可稱爲天下第一……」

亡魂谷主顯然對夏振華發生了好感。

但夏振華並不如此容易就範，尤其他在亡魂谷，幾乎上了大當，雖然他也覺出亡魂谷主說話之間，並無惡意。祇是江湖險詐，令人難以測度，何況對付他這天下第一劍，他們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故亡魂谷主喝斷黑衣少女說話之後，夏振華仍站在丈許之地，且仍微微將罡氣，施展開來。

「谷主有何吩咐，敢請直言。」夏振華朗朗地說着。

亡魂谷主幾番欲言又止，終於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孩子！你去罷，希望你常來此。……」說完，又是一聲短喟，淡淡月色，也被她這嘆息之聲所感染。

夏振華也從亡魂谷主口中，聽出她的眞意，朗朗地說道：「蒙谷主厚愛，我夏振華感激五中。此次無故騷擾，希望原諒。如有機緣，定當來此拜候。……」

他說得不急不徐，儒雅中隱含幾分威猛，令人陡生愛意。

亡魂谷主似巳從這少年身上，欲尋找往日所失落的。當下又悽然地說道：「孩子！江湖中諸般險惡，要作一個天下第一劍，不能全憑匹夫之勇。……」

夏振華臉上微微一熱，但瞬即失去，又復朗笑道：「谷主金石良言，夏振華終生不敢有忘。」說完，兩手微拱，跨步逕向林外走去。

黑衣少女，見他匆匆就走，冷冷地喝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我師傅如此厚待，連謝字也沒有。……」

夏振華回頭掃過黑衣少女一眼，晶光中略含怒意。但他終於忍耐了，仍緩步走去。

其實黑衣少女何嘗是責他，未言謝字，而是見他匆匆離去，她實在不忍離開，因爲處在這荒林絕谷的山莊。何曾見過恁般標緻的少年郎君。

但天不假緣，他們遇上之後，又倏地離開，連話也不會說一句，那種少女的尊嚴，化作了層層怨恨。故此怒喝而出。「萍兒！你怎麽啦！天下第一劍會常來看你的。……」

夏振華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她爲何會料定我將再來呢？難道這裏還眞有値得我探尋的事物嗎？」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脚下巳施展出意會神功，人如飄風一幌，瞬息之間，巳去得蹤跡杳然。亡魂谷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祇是大部巳面目全非。

黑衣少女似巳受盡了千萬般委屈，嚶嚶地哭出聲來，知徒莫若師。亡魂谷主雖然沒有問出，却深深地體會得愛徒心意。

「萍兒！祇要老婆子一日健在，我會使你如願以償。那孩子一身傲骨，祇有用似水柔情去溶化他。千萬……」亡魂谷主在她耳邊細說着。

「師傅！……」她雖然巳打斷了亡魂谷主的話，但終於難以出口。女孩兒家總有點羞羞答答，難以爲情。看她那如胭脂深透的雙頰，就知她的一顆芳心，巳隨着那夢中王子而去了。

「萍兒！你先去歇息一下，你巳經那位絕代高人，代爲伐毛洗髓，功力將陡然倍增。待我將林間畧事收拾後，就來爲你舒筋絡脈工作。……」

說完，也不等黑衣少女答覆，有如飄風掠地閃過，這數十里林中，剎那間就走個遍。

她並未作其他佈置，祇將那些枝葉，略加整理，這谷口林中，不僅成了一座迷宮，也宛似龍潭虎穴一般。這亡魂谷主後文自有交代。

且說夏振華奔出這亡魂谷之後，心情十分沉重，因爲他在那惡水中墜落，若不是那位怪客施出援手，自己將永存於毒水中，說不定早巳命喪荒山。

當然他有一番自責，也才想到亡魂谷主臨別之言，作「天下第一劍」不能徒逞匹夫之勇。

更因爲那個麻布長衫，黑布蒙頭怪客，他的武功，確可武林天下，尤其他對亡魂谷瞭如指掌。但他又記起那人說過，自己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他對自己的武功，巳不再作苛求，因爲他巳經分別與當代第一流魔頭們拚鬭過，以他目前功力，勝有餘力，如果他的金剛不壞之身眞巳練成，那將是五百年來，

武林中第一件大事。

心中一喜，臉上也綻開笑意。暗忖道：「我總得尋找那痲布長衫，黑布蒙頭的怪客，我更要速速將最近武功進境告訴師傅，如果他知道我已練成金剛不壞身法，不知有多麽高興。」

別看這朶武林奇葩，鐵胆俠士，他的氣度，確已成爲一代大俠，但他却還是個大孩好，別人對他的呵護、慰藉，他都會發出感激，並生依戀之情。

正當他跌入諸般懷念之際，突地，幾聲銳嘯，劃長空而逝。

夏振華心中雖爲之一動，仍然爲諸般事所繫念，因爲他身世實在是一個大謎，幾個與他有關連之人，無不待他如骨肉。

就以那個痲衣怪客，萍水相逢，竟施援手，並在自己身上，成就了一樁無比的大事，使自己的武功，進入超凡入聖，並達到金剛不壞之身的境地。

還有那個亡魂谷主，以冷酷毒辣而聞名，對自己也慰勉有加，愛護備至。他們雖很少談話，但從她身上，領會得一種慈母的關懷。

從亡魂谷主幾句話中，使得這少年俠士，記起了母仇家恨，喃喃地仰天長嘆道：「不知道我母仇人，究竟是誰下手，爲人子者，不能報養育之恩，連父母墳墓亦不知何處，天下第一劍之虛名，於我有何用。……」

他這一番感觸，對任何事也懶得過問，甚至連舉步也覺乏力。他頓覺天旋地轉，人也飄然。

當下暗忖道：「難道我病了麽？或者我身上餘毒未淨，又已發作了麽？」他這般一番自問，心頭也不禁微微駭慄。因爲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條漫長的，父仇母難，師門的血海深仇，五絕奇書，尚淪落在魔頭們手裏，且江湖中，一片混亂，羣魔亂舞。……

一種責任和道義的激勵，他不能不有所振作。雖然他耳際不斷傳來破空銳嘯，終於他還是邁入林中，坐在一塊岩石之上運氣行功起來。

他欲以自己罡氣逼毒，故頓時跌入物我無憂之境。他的週邊不僅爲一層罡氣所罩住。他全身皮膚亦漸由白而紅，由紅而黑，再由黑而變爲古銅色，且閃閃發光。祇有臉上還是那般白裏透紅。吹彈得破。

他在聚氣之間，陡覺內體骨節不斷暴響，他一面運氣，一面默唸着天痴老人所傳心法口訣。這是上乘功力修爲之極者，夏振華的武功在這短短時間，又有了超人的進境。

當然這與那「人汁毒液」有着密切關聯。這朶武林奇葩，集天地靈秀，得世間奇遇。亡魂谷裏，却也逢凶化吉，因禍得福。

那個痲衣怪客適時所授的功力，使得他將地極之氣，納爲己用，加速完成了金剛不壞之身的修爲。

他因心情煩燥，而覺得頭昏目眩，猶以爲餘毒未淨。但在這一番練氣行功上，較之平日修爲，三年五載，亦不若這一個時辰中所發出的顯著功效。

天意如此，豈人力可以料到，江湖中這百年大禍，都將藉這朶武林奇葩，一一爲之化解。所謂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這個道理。

夏振華一直在凝神運氣，當然他內體的變，他也體會得出，那種冉冉欲飛的氣流，也不復再有，代之而起的是沉寂、清靜、純流，在各大血脈中運行。

當陽光從樹葉中篩滿了一地，他的眼睛也被這驟然的光華照着，另一陣桀桀怪笑，也響在耳際。

「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二！該我們報仇，也該我們露臉了。……」

不待那人說完，另一個怪笑也響起：「大哥！我們將這小子一顆頭，去宣示武林天下。天下第一劍是死在我們劍下，究竟誰的武功，是屬於天下第一。……」

說完，桀桀怪笑，震得林木搖幌，四野皆爲之驚。

夏振華緩緩睜開虎目，見兩柄光華耀眼的寶劍，在身前亂閃，一柄已刺破衣服，祇在胸際。另一柄架在項上，他們祇要微微用力，夏振華的一顆人頭，就將身首異處，或者前後洞穿，流血五步。

更有一隻手，按住他命門穴上，稍微加勁，亦可震毀內腑，暴死荒山，腰際也似乎被人重重一戮，祇是無任何反應。

這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夏振華却未料到，自己會遭到人家暗算。心中也不由駭異，忖道：「我全身罡氣發出之後，外人無法接近。難道我功力廢了嗎？」

想到功力廢去，幾乎掉出淚來，但他不願在魔頭面前露怯。更不能失去天下第一劍身份。

當時淡淡一笑道：「你們自信能取我項上人頭，去宣揚於江湖中嗎？我倒很想成就你們壯志。……」

這那似在生死一髮之間所說的話，更那裏將這些人放在眼中。他似一個臨大節而不辱的勇士，也似一個君臨萬民的王者，巍峨而坐，毫不爲外力所動。

兩柄耀眼的寶劍，也不由微微一抖，但兩聲桀桀怪笑，亦已響起：「娃娃！死到臨頭猶且徒逞口舌之利。」

桀桀之聲一落，牙齒咬得吱吱作響，終於又冷冷地喝罵道：「斷指之恨，毀劍之仇，不能不報，至於說以你的項上人頭，去宣揚武林天下，我兄弟還未將你放在眼中。……」

夏振華早又乘這說話之間，功行四肢，氣暢百穴，怪！自己並不像武功已失的現象。

他以絕頂資質，故才有絕世奇遇，大智慧啓，大思慮開。

故立時就想到自己的武功，已進入到何種程度。而那慈愛之聲，又宛似從身邊響起：「當你金剛不壞身法練成，天下武林，將無人可以匹敵了。」

他掃過立在身邊的兩個人魔一眼，朗朗一聲長笑。「南嶽二劍，以劍術馳名，今日能以兩柄寶劍，取我天下第一劍之頭，也將使你們聲名，傳揚武林，甚至將永垂而不朽。……」

聲震長空，兩魔全身震得一顫，手中劍也幾乎脫手。忙凝聚十成功力，那隻抵住夏振華命門穴上那隻手更已蓄勁待吐。

夏振華朗朗之聲又倏響起。「徐旺、

張強，你們作惡多端，殺你們二人，本不足以洩天下之忿……」。

不待他說完，徐旺目露兇光，滿面殺氣，大喝一聲，併力而發。

張強亦已同時出手，兩道血光，冒射尺來高。

夏振華也是一聲長嘯，向後暴倒。遠處更傳來聲聲怒喝和金鐵交鳴之聲。

當南嶽二劍客雙劍齊發，滿以這一劍，可以除此心腹大患，拔去江湖中人眼中之釘，自己也將威鎭四海。

但大喝之聲落，原架在夏振華項上寶劍，竟如觸在一枝冰柱上，不僅堅逾寒玉，且冷氣森森。

徐旺那隻頂住命門穴的左掌，也如托在一堆寒冰之上。心頭正自一怔，寶劍却倏地滑落，堪堪削在自己左臂之上。

張強的寶劍本已挑破衣衫，但一股寒氣直逼手腕，不得巳忙微微收劍，但他前撲之勢太急。從側刺去，硬向徐旺撞到。

雖然心頭大駭，但却無法收勢。徐旺見一擊不成，自己一隻左臂，則被削斷，而張強又猛地刺到。

一急之下，反劍去格，一聲脆響，張強的右臂，也被切斷，兩道血光，直冒起尺來高。

夏振華的長嘯，也震天而起，人也向後縱去。

「南嶽二劍，今日是你們自己斷臂，與天下第一劍無關，依你們這種卑劣手段，本該取汝等性命爲天下人洩忿，祇是我還未鬥你們實塔圖案，故暫饒汝等狗命。」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你們如再去爲非作歹，視人命如草芥，今日祇是個警戒而已。」說完，白影一幌，早失所在。

南嶽二劍痛得昏了過去，雖然夏振華的朗朗餘音，還震蕩在空際，他們祇是恨得咬牙切齒，却未說話。

遠處暴喝之聲更緊，夏振華料知這一場拚鬥，必是從昨夜開始，且從怒喝聲中，雙方都以眞力相搏。

他此際奔走如飛，身輕似燕。仍飛翔於穹空之上，似乘長風破萬里浪。白影閃幌，如淡烟縷縷。

倏地，一聲怒喝：「老賊！我本與你無怨無仇，你却硬攬上這場是非。也就怪不得我心毒手辣。」

夏振華心中一動，這聲音似在那裏聽過，此念方逝，那邊冷冷喝聲又起：「一聾子識相點，我在亡魂谷，所以救出你們兩條狗命，就是要親手來殺你，並取你心肝，以祭亡妻於地府。」他似微微一頓後，又繼續喝道：「本來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根本無道義可言，亡魂谷主半生飄泊，老夫也落得家破人亡。」

他似氣極也似怒極，故此語不成聲。

夏振華暗自忖道：「這說話之人，大概就是那痲衣怪客了。他既要找一聾子老魔報仇，我應該予以援手。」但想到以那痲衣怪客武功，一聾子豈是敵手，何必須要援手。大概是要翠蓮觀主那魔頭在旁相助，雙戰那痲衣怪客，才從黑夜鬥至天明，從辰拚至午後。

這朶武林奇葩，恩怨極爲分明，他不能白白受人恩惠，尤其無一面之識。故有意相助，以期一瞻那位怪客的本來面目。

夏振華去勢如風，閃幌之間，就失去身影，但當他身形倏地乍落之際，兩聲悶哼，震蕩在空際。

夏振華猶以爲那痲衣怪客受傷，心中一急，身形霍地拔起。

但那冷冷之笑，却震在空際：「老賊！你是自己找死，休怨老夫。就是你與一聾子爲伍，也是死有餘辜，你我雖無仇怨，惡人自有報應，老賊，不管你死也罷，傷也罷，都怪你學藝不精。」

夏振華料知必係翠蓮觀主受傷，心中一定，脚下不由一緩，那冷冷之聲，又已劃空傳來。

「一聾子！你也有今日，老子今日不會取你狗命，但我要你多受點活罪……」他的話尚未說完，果然一聲慘叫，也震蕩在空際。

「哼！老賊！就是將你粉身碎骨，也難洩我心頭之恨。今日不過給你一個信號，我更要去分別找尋其餘的賊子。」那聲音倏然停止。

一聾子祇是一聲慘呼之後，再也未曾說話。

夏振華惟恐那痲衣怪客離去，故身形乍起，雖然他快捷無倫，但還是慢了一步。這裏除躺着兩個高大的血漬斑斑的身軀外，那痲衣怪客，則踪跡不見。

他掃了兩人一眼，見翠蓮觀主下顎震歪，口角泛出絲絲血漬，身軀斜臥，祇剩下半絲未斷殘氣。

一聾子則面目模糊，一隻眼珠，活生生地挖出，還掉在左臉上，十分可憐。他似乎也昏了過去。

夏振華望了這兩個魔頭醜惡的面孔一眼，雖然他不齒這兩個人魔，但發自他拯人於極的情懷，在未到剪除這兩個人魔的時候，還是不忍心他們恁般受苦。

故在兩個人魔的氣海穴上，踢了一脚，人也如飄風一幌地縱走。

好半晌，兩魔先後醒來，當然他們並不知道，救他們性命的，就是他們的生死尅星，天下第一劍。

別看他祇在兩魔氣穴上，輕輕踢了一脚，這一脚，祇有夏振華能够如此做，否則兩魔在重傷之後，血枯氣散之際。不是武功全廢，就是落個終身殘疾。

夏振華挾武林絕學，雖然祇是舉手投足間，却挽回了他們這條性命。

一聾子將那顆垂在臉上的眼珠，連根拔掉。滿手都是血汚，人又幾乎昏了過去。全身骨節，仍在隱隱作痛。但老魔却咬着牙，坐起身來。又復在身上摸出一顆藥丸，塞在口中，並運氣調息着。

翠蓮觀主雖也醒來，人却軟弱無力，氣若柔絲，幾次都無法坐起，還是一聾子勉強過來，塞過一顆藥丸在老魔口中，才將一口欲散未散的眞氣，凝聚在一起。

終於，他長長地嘆出一口長氣：「老大，我們總算又活了。這口惡氣，我翠蓮觀主，必要報復。」說時，他鋼牙咬得吱吱作響，恨恨地罵道：「要不是那個小賊，毀去我的霧海雲天。使我將練成的絕世神功毀於旦夕之間，否則，這個老鬼今天豈能討得好去。」

（未完・八）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關雪羽待鳳七先生離去之後，才順着小道回去，走了一程，突見前頭有一座小小閣樓，認出那正是瞎婆婆盧幽的居處，正想悄悄離去，盧幽已現在他眼前，她請關雪羽入內談話，並說要收雪羽為徒，傳授她的一身奇功，關雪羽喜形於色，盧幽立即帶關雪羽到一間偌大的內室，那裏四周一片漆黑，盧幽就在此暗室中傳授異功，練了一會，關雪羽已是大汗淋漓，至此盧幽才叫關雪羽回居處歇息，並囑咐他每日必要來兩次練功，希望在十天之內能有所成就……關雪羽回到居處，冰兒帶着大四兒來見關雪羽……

宿毒未盡除　小喬感厭世

關雪羽乍見之下，倒眞不禁嚇了一跳，幾天沒見，沒有想到他竟然會變成了這個樣。原來大四兒前此受傷頗重，若不是鳳七先生醫治得法，藥性通靈，就算這條命不致於送掉，也必將落成殘廢，雖然如此，看上去也够瞧的。

大四兒人本來就生得精瘦，現在看過去，簡直成了皮包骨頭，胸肋間由於刀傷奇重，暫時還不便直腰，拱着個背，活似一個大蝦米，那張臉乍看上去，一下子就像是老了十年似的，黃焦焦地，像塗了一層黃蠟。

雙方乍一見面，只見這個奴才拱手道了一聲：「關大俠……我來給你老謝恩來了！」

說罷「噗通！」一聲，拜倒地上，連連直向着關雪羽叩頭不已。

關雪羽慌不迭上前攙住他道：「大管家不必多禮，不敢當，不敢當。」

大四兒連磕了三個頭，才抖顫顫地站起，自個在一張位子上坐下來。

關雪羽道：「這一次你傷勢過重，却要好好休養一陣，暫時却不便走動呢！」

「恩人說的是，」大四兒凝着那張黃臉，兩片嘴唇一咧，眼淚情不自禁的淌了下來，抬起手用袖子在臉上抹了一下，吸着鼻子道：「這一次要不是恩人你仗義援手，大四兒這條命肯定的是保不住了……經過這件事後，我才算眞正認清了關大俠你這個人，大四兒以前是狗眼看人，錯待了你老的地方，還請恩人你大人不記小人過，千萬別往心裏放……」

說着說着，眼淚可就又情不自禁的淌了下來，想到悲處只管張嘴喘着大氣兒，不經意的嗆的直咳嗽。

冰兒皺着眉毛，看似同情又責怪的道：「老大不小的了，你又哭個什麽勁兒？眞沒出息！」

一面說，忙自爲他端過痰盂去。

大四兒又哭又咳，嗆了半天，吐出了一大口帶血的痰，自個兒順着前胸，噯喲喲的直倒着氣兒。

冰兒「嘖！」了兩聲，瞟着他道：「平常看你不是能得很嗎，這會子怎麽成了這個德性啦！當着人家關相公，你也不嫌丟臉？」

大四兒白着一雙黃眼睛珠子，鼻子裏直哼哼的道：「冰兒姑娘，妳就別……別……這麽多年以來，妳……那裏知道……我心裏受的這個冤……我能跟誰哭？誰又理……咱們？」

說着說着，他這邊可就又喘開了大氣兒，鼻涕眼淚，掛了滿臉都是。

冰兒賭氣的嘆了一聲，說：「可也不能在人家關相公跟前哭呀！」

「無妨！」關雪羽看向大四兒道：「心裏有怨，哭哭也好，只是你傷在肝肺，只怕不宜過悲，還是節制一點的好……」

這麽一說，大四兒倒是眞不敢再大聲哭了。

「唉，恩人，你那裏知道……」大四兒吶吶的說道：「人各有志，我大四兒也不是天生的下賤，甘心供人驅使，作奴才的……」

冰兒一驚，睜大了眼道：「你要死……啊！」

大四兒也不敢把話說得太露骨，嘆了口氣，哼哼着又搖搖頭，半天才吶吶的道：「……就拿刦取災銀這件事來說吧……費了這麽大的力，殺了這麽多人，到了最後不過是隨着主子的高興，像是鬧着玩兒似的……這又何必呢？」

邊說邊自嘆息，一副心灰意冷樣子。

關雪羽道：「莫非你不以爲然？你應該知道這批銀子關係着多少生民的存亡？貴上能即時反悔，證明他確有覺悟之心，一念之仁，總比爲惡到底的好，你居然還爲此遺憾，實在令人失望。」

大四兒惶恐的道：「恩人千萬不要這麽想，經過這一次之後，我眞是洗心革面，要再世爲人了……我只是想，這個差事恐怕不能……」

冰兒不勝驚訝的在一旁盯着他，大四兒終不敢太過於放肆，隨即把到嘴的話，又吞到了肚子裏。

關雪羽察言觀態，確知大四兒已有了離叛之心，只是他却不願在此一事件裏插上一足，聽在耳中，佯作不解，大四兒坐了一刻，亦覺無話可說，便自告辭。

俟其離開之後，冰兒吐了一下舌頭道：「他眞是好大的胆子，要是給堂主知道，不把他活活吊死才怪！」

「你們堂主這麽厲害？」

「哼！相公你是不知道——」冰兒站起來向窗外看了一眼，才道：「這裏的主人最恨手下人對他背叛，一個抓着了，立刻賜死，手段駭人極了……過去就有過這麽一個例子……」

冰兒聲音放低了，繼續說道：「過去在金鳳堂當差的有一個叫郭大年的，就因爲犯了錯，被堂主吊了兩天，後來想逃，被抓回來以後，活活的被爵凍死，死的樣子可怕極了，全身都結了冰，凍成了一根冰柱兒……」

關雪羽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麽，心裏總算對於這位鳳七先生的爲人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冰兒話匣子一經打開，便是說個滔滔不絕。

「相公你在這裏住久了就知道了，我們堂主人可是古怪了，好起來好得不得了，一個脾氣犯了，天皇老子也要怕他三分……現在總算好了，以後相公來了，我們的日子總能好過一點啦。」

關雪羽心中一愣，却不與說破，微笑道：「妳以爲我在這裏要住多久？」

冰兒眼睛忽然睜大了。

「咦？難道相公你還要走？」

關雪羽點點頭道：「我當然要走，這裏既不是我的家，又非久留之處，我祇是奇怪，陸老前輩爲何要把我留在這裏？」

冰兒低頭一笑，說道：「相公眞的不知道？」

關雪羽搖搖頭，奇怪的道：「難道妳知道？」

冰兒微微一笑，臉上有些發紅的道：「我只是猜想罷了，」說着她把臉湊近了：「……那是堂主有意要選相公你這個女婿吧？」

關雪羽心中怦然一驚，呆了半天，沒有作聲。

「難道相公你還不……樂意？」

關雪羽只是冷笑。

冰兒一臉費解的道：「能娶到我家姑娘，眞不知是幾世修來的福——人漂亮，本事又大……而且……」

沒等她說完，關雪羽却已站起離開，獨自走向窗前。

冰兒更費解了。

忽然關雪羽回過身來，兩隻眼睛炯炯有神的盯着她問道：「這件事妳是聽誰說的？」

「我……」冰兒吶吶的道：「我只是猜想而已……」

關雪羽神色才見緩和下來，見她嚇得不輕，也不便再責備她些什麽。

「記住，這句話以後不可再提，因爲不是眞的！」

冰兒見他神色莊嚴，不怒自威，自有其神聖不可侵犯之一面，她所以作如此猜想，自然有所根據，只是因摸不清關雪羽對這件事的態度如何，萬一因此降怒，罪過不輕，因此也就不敢再多說，當下收拾了碗筷，借故告辭離開。

她走了以後，關雪羽心情反倒難以平靜下來了，這件事他並非完全沒有想，只是在對方沒有明確表態之前，實在不必自作多情，現在冰兒也這麽說了，雖然只憑猜測，却只怕多少有些蛛絲馬跡可供追尋，不能不心存警戒，早作打算的好。

從而他更想到了鳳七先生對自己的此番善待較之前時顯然判若天壤，不能說其中無因。

「難道冰兒猜測的果然屬實？鳳七先生眞的有意要把女兒許配與我？」

這些事不想也就罷了，一經想起，可就由不住他內心大爲紊亂，人非聖賢，孰能無情？鳳姑娘對他好，他焉有不知之理？好好色，惡惡臭，更是人情之長，更何況鳳姑娘對他有情有恩，人又是出色的美，男大當婚，女人當嫁，即使鳳七先生眞有這個想法，也不能說他不對，問題就在於關雪羽自己本人這一面了。

來回的在房裏走了幾步，定下來，他

的臉色更見沉重。

「不能……我不能……」

一霎間，浮現在眼前的，却是另一張臉，含着無限深情、眞摯、沉鬱，這張臉對他有着極深刻的意義，不容有所忘懷。

「小喬姑娘……」

情不自禁的他輕輕喚了一聲，腦子裏便再也容不下第二個人。

× × ×

雪花片片，石頭嶺飄雪了。

佇立在禪房裏，麥小喬向着窗外的穹空悵望着，遲滯的眼神，輕顰的黛眉，散亂了的髮絲……顯示着她內心的不開朗，這般心情之下，人可是消瘦多了！

滿以爲進了廟，出了家，古佛靑燈，日誦經文，便能一了百了，誰知道却不是這麼一囘事，無邊思維，深深情孽，更是得寸進尺，有如「水銀瀉地」，敢情是無孔不入，便這樣，她跌入了痛苦深淵。

來廟的日子不少了，總共才見了老方丈出雲和尚三囘，每一次當她向和尚表明出家的決心，要求落髮剃度時，老和尚總有他的一套托詞，以至於到如今，仍然披戴着來時的三千惱人情絲。

其實「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又云「佛在心中生」，一個人的情緒完全取決於這個人的個人意識，毅力與智慧，但是却有一個先決的條件——你必需，拿得起，放得下！

「拿得起，放得下！」說來容易，不過祇是短短的六個字而已，做起來，可就不是那麼囘事了，首先你當有一副鐵石心腸，那意思便是你必需絕對冷靜，做一個「無情」的人，只這一點，便不易爲。

堂前燕子，水上鴛鴦，皆爲「有情」之鳥，無邊翠柳，似笑桃花被形容爲多情之樹，其實放開視野，一切萬物都爲有情而生……明乎此，池邊小草，枝上閑花，一滴水，一點露……悵悵秋風，絮絮春雨，一入「有情」之目，皆爲「有情」之物，這個世界上如果一朝失去了「情」，眞不知何以爲物了，是以，除非你「天性涼薄」，想要作眞正的「無情」該是何等之不易？

一個即使眞正出了家的人，也未必便眞的「四大皆空」，君不見天下多少廟宇，僧侶成羣，能够成佛，皈入正果的又有幾人？

麥小喬這才是眞正的自己找罪受，越想忘掉的事，越是忘不了，越欲「無情」偏偏更爲「有情」，正是「剪不斷，理還亂，別似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老方丈所能傳授給她的，仍然祇是「持齋唸佛」四字而已，「喃嘸阿彌陀佛」六個字，不知唸了千萬遍，仍然是「才下眉頭，便上心頭」，一賭氣，佛也不唸了，改爲讀經，這「讀經」更非有萬般毅力不可，頭幾天，苦心鑽營之下，爲她理解出幾段奧秘的經文，接下去便是了無頭緒，味同嚼蠟。

人便是這樣淸瘦下來的。

昨日，出雲和尚來了一趟，問知了一下她的近況，麥小喬再一次表示她的出家意願，老和尚只是微笑。

「大師兄，求求你可憐可憐我吧，讓我落落髮吧！」

「再等等看吧！」

老和尚很注意的看了一下她的臉，又翻看了一下她的眼皮，一聲不吭的走了。

晚上服侍她的小沙彌「明法」來了，帶來了一大碗藥汁，說是老和尚的關照，要她喝下去，又關照她說這兩天要靜居休息，不要出去。

老和尚的意思，很明顯的是在暗示她生病了。

麥小喬却絲毫也體會不出病態來，只是一種懶懶地倦態而已，尤其是整天悶在房子裏，不想唸佛，又不想讀經，剩下的便只是淡淡的遐思——這才是她的病根子，揮之不去，驅之不離，眼巴巴地看它往心上鑽，血裏流，終於佔滿了她整個的軀體、思維、靈魂……

「噹噹……」廟院裏傳過來寧靜的鐘聲，鐘聲何以被稱爲「寧靜」？只因爲它確有鎭靜情緒與神魄，淸心滌俗的功效，即使你是一個不經一智的狂野傖夫，在你聆聽着鐘聲的這一霎，也會有所領受，那便是去腐生新，喚囘你內在良知的一霎。

麥小喬輕輕嘆了一聲，在位子上坐了下來。

明法小沙彌在門外探了一下頭又收囘來，然後咳嗽一聲：「姑……姑……」

小喬道：「進來吧！」

明法小和尚這才邁步進來，一張臉臊的就像塊紅布那個樣。

「姑……姑娘，好些了沒有？」

兩隻手乾搓着，臉上是說不出的那種靦覥。

麥小喬道：「我沒有病呀……」

明法說：「不……老師父說姑娘病的不輕……要我小心侍候着……姑娘，妳要喝茶……嗎？」

小喬搖搖頭，不自禁的看着這個小和尚笑了。

她倒是很感激這個小和尚，這些日子以來，虧了他照顧自己，送茶送水，噓寒問暖，眞够盡心地。

「姑娘……我這就去跟你沏壺茶……去！」

他幾乎連眼睛也不敢瞟她一眼，說了這句話轉身就要離開。

小喬道：「你別走，我不喝。」

「是……」明法又囘過身子來。

「你坐下……」小喬打量着他道：「你今年十幾了？」

「十……五了……」

一面說，祇敢壓着椅子一角坐下來。

「進廟有多久了？」

「才……一年多一點……」

「唸過多少經了？」

「沒……沒有……只是唸佛！」

小喬點點頭，心說：原來跟我是一樣的。

再看看這個小和尚的長相，豹頭環眼，濃眉厚額，好端莊樸實的外貌，正是出世人的寫照，心裏不禁盤算着，老和尚目力不差，所物色的幾個三代弟子，一個個都別具異質，最難得的是一個個質樸性純，年紀旣輕，更不知人世煩惱爲何物了。

她不禁又聯想到了自己，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在九華山隨師練功，快樂得就像是一隻小鳥，從不識感情爲何物，也從不會相信自己會跌進感情的漩渦裏。

就祇是那一次邂逅……

那一次午夜的邂逅，在麥家祠堂臨時改佈的書齋裏，關雪羽便輕輕的踏進了她的心扉，從此以後，這個人的影子便一直佔據着她整個的心靈不去了。

像是亂紅影裏的秋千，一下子盪起了無邊的漣漪，萬紫千紅，五彩繽紛，一霎間她心如飄絮，盪漾在撲朔迷離的雲霧之中，四顧茫茫，一顆心却卜通通跳得那麼緊，這才知道，來廟日子饒是不短了，可並沒有收住了自己的心。

說不出的自怨、自恨、自憐……却賺得瑩瑩熱淚，只是在眸子裏頻頻打轉。

「姑……娘，妳怎麼了？」

小和尚的一句話，才又把她由無邊的遐思裏給拉了囘來，四目對看之下，小和尚的迷惘與眞摯，忽然讓她感覺到無比羞愧，霎時間羞紅了臉。

面對着的是胸無城府，一片純樸的向佛童子，處身之地，更是無比莊嚴，寶相萬千的靈隱古刹，自己亦曾誦經千遍，發誓向佛，原以爲每日來的結果，總能使自己漸歸於平靜，誰知道依然是如此脆弱，不堪心魔作祟，眞令人好生不解了。

明法小和尚眨了一下眼睛，吶吶道：

「姑娘……妳那裏不舒服麼？」

小喬苦笑着搖搖頭說：「沒有……都沒有，你不要亂猜，我只是想着過去，心裏很亂……」

「那就唸降魔咒吧，靈得很。」

一面說時，小和尚手揑中指，呢嘛哪吔的唸了一遍。

麥小喬搖搖頭，自忖着這咒兒早先不知唸了千百遍了，只是唸的當時有用，一下口頭，便上心頭，着起來，自己眞是情孽深重，所謂「去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就是較諸眼前這個小和尚，也還差得遠呢！

這麼一想，更覺氣餒，轉念又想，老和尚顯然早已看出了自己的重重孽障，才會遲遲不肯收容，怪在每一次向他苦苦要求時，對方總是笑而不答，似乎早已認定自己不是佛門中人那般模樣，抑或是別有所知？眞正令人費解得很。

她心裏這麼盤算着，不由暗暗對自己落了個狠！哼！老和尚你不是想攆我走，我就偏偏在你這廟裏住定了，你認爲我不是佛門中人，我就偏偏出家給你看，你認爲我捱不下去，我就偏捱給你看……

明法小和尚不明究竟，在一旁見她臉上白一陣紅一陣，只當是病情發作，嚇得着實不輕，吶吶道：「喂……姑娘，妳別是眞的病……病了吧！」

小喬道：「沒的事——」冷笑了一聲，她看向小和尚道：「是老方丈說我病了嗎？」

明法連連點着頭：「是呀！」

「你放心，我壓根兒一點病也沒有，你去告訴他說我好好的，哼！我呀，我在這個廟裏出家出定了……」

「可……」小和尚半天才結結巴巴的道：「……這裏是和尚廟呀……妳一出家不就變成了尼……尼姑了嗎？」

這「尼姑」兩個字，對小喬來說，顯然還不大習慣，怪刺耳的。

「那有什麼關係？不都是一樣的出家嗎？」

「是……」小和尚跟着連連點頭：「說的也是！」

小喬冷笑了一聲道：「老方丈還跟你說我些什麼沒有？」

明法小僧道：「有……說是姑娘病好了，就要走了……姑娘，這是眞的麼？」

麥小喬怔了一下，忿忿道：「你看怎麼樣？我就知道他是盼着我走，這一次可是對不住，請神容易送神難，是他把我接來的，想叫我走，可沒那麼容易，你去把我說的這些話轉告他去！」

明法漲紅了臉道：「我……可不敢……還是妳自己說吧！」

「他很凶麼？」

「不……是……」小和尚吞吐着道：「反正我不敢……一看見他，我就說不出話來……」

麥小喬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去吧！」

明法小和尚點點頭，轉身而出，却又囘過身來，臉上訕訕的，像是有話要說的模樣。

小喬道：「怎麼，還有什麼事麼？」

「是……」小和尚說：「是我兩個……師兄，要我問姑娘好……」

短短兩句話，他却說得異常吃力，說完了合十向麥小喬深深一拜，掉過身子即匆匆去了。

麥小喬微微一笑，知道他說的兩位師兄，就是那天爲自己帶路的兩個小和尚，想不到他們還一直關懷着自己，茫茫人世，除了這在四川的父母之外，又有誰還掛念着自己？這麼一想，直覺無限淒涼。

耐着性子，她誦了兩卷經文，只覺得腰痠得很，全身上下像是一點勁頭兒也提不起來。

山上飄起了白茫茫大片的霧，每到這個時候，也就是一天的將要結束。

麥小喬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姍姍向室外步出。

透過了茫茫的一天霧氣，又看見了斜掛在天邊的那一道五色長虹——她想走過去一點看個淸楚，忽然只覺得腳下一軟，由不住打了一個蹌踉，差一點坐了下來。

迎面人影乍閃，現出了出雲和尚高大的身影。

麥小喬心中一驚，叫了聲：「老師父！」腳下再次一軟，頓時一跤坐了下來。

出雲和尚的忽然出現，顯然正是與此有關，一聲「無量佛」，長袖揮處，不偏不倚的正好拂在了小喬腰上，往起一帶，已把她拉了起來。

緊接着，和尚前進一步，左手一托，已把小喬整個身子抱了起來，身形猝閃，快速的已囘到了房中。

麥小喬不勝驚駭的道：「……我怎麼了？」

老和尚一聲不響的把她放倒榻上，臉色甚是沉重。

麥小喬一驚，思忖道：莫非我眞的病了？隨即用一雙迷惑的眼睛看向對方。

「暫時不要說話，怕是妳的舊毒發作了！」

說着，老和尚的一隻大手，已扣在了

她的腕子上，同時雙目下簾，隨即運神凝思起來。

麥小喬聆聽之下，由不住猝然吃了一驚，她幾乎忘記了身上還隱藏着致命的毒傷，一經發作，只怕性命休矣！

出雲和尚緩緩睜開了眼睛，輕輕一嘆道：「果然不錯，妳的毒傷發作了，目前雖然迹象甚微，但是到底不可輕視……姑娘，妳的感覺如何？」

麥小喬搖搖頭說：「沒有什麽……只是身上無力，老師父，你能救我麽？」

老和尚哼了一聲道：「看吧，我必當盡心就是。」

隨即關照一旁發呆的明法和尚道：「去，到我那裏，把桌子上的那個藥籃子給我拿來，快去！」

小和尚答應了一聲，連忙掉身飛奔而去。

出雲和尚看向麥小喬，苦笑道：「三天以前，我就發覺到了妳的眼神有異，担心妳近日來可能會病發，果然被我料到，昨天夜裏，我叫明法給妳送來的藥，妳可曾服下去了？」

麥小喬搖搖頭，却把頭轉向一邊。

「爲什麽？」

「不爲什麽……只是生你的氣！」

「這就怪不得了！」老和尚低低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那碗藥汁爲我苦心調製，其功效雖然無能解除妳身上的宿毒，但是用以延緩妳的毒性發作，却是應該具效……偏偏妳不聽話……現在毒性發作，可就麻煩了！」

一面說，老和尚只是頻頻搖頭嘆息不巳。

麥小喬早巳在注視着他，聆聽之下，出乎意外的，臉上竟帶出了一抹微笑，但笑容裏別具凄涼。

「老師父，那就讓我死吧……」

淚水順着她的眼角汩汩地淌了出來，雖是傷心，看來却極平靜。

「我眞的不想活了，眞的，就讓我死了吧！」

出雲和尚冷冷一笑道：「胡說！」接着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姑娘妳稍安毋燥，這件事實或有救，總之，妳既然來到了老衲我的廟內，一切安危，便由老衲我負責，暫且由不了妳。」

說話時明法小和尚巳拿着藥籃子匆匆進來，老和尚接過來就其中選了幾撮，交與明法，命他即刻置爐煎煮，快快送來，這才轉向麥小喬，喟然長嘆了一聲。

「我知道姑娘對老衲心存不滿。怨我遲遲不肯爲妳剃度說三皈依，其實……現在無妨說明，姑娘妳那裏是出家人哪？這件事待姑娘妳傷勢好轉以後再說吧！」

麥小喬冷冷的道：「這麽說，大師父你從一開始起就在敷衍我？你壓根兒就沒打算要收留我！可是？」

「阿彌陀佛！」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話，姑娘妳塵緣未盡，確非佛門中人，以入世眼光來看，正是大有可爲，後福無量！」

麥小喬冷冷的道：「以入世眼光……哼哼……老師父你何不乾脆就說佛門不耍我……我一直敬重你的爲人，想不到你居然也會騙我……」

說着眼睛一紅，熱淚泉湧而出。

「阿彌陀佛！」老和尚再一次的喧出了佛號：「姑娘妳是聰明之人，怎麽說出糊塗話來了？」

麥小喬沒等他把話說完，即把頭轉過一邊，不再答理他，但只見肩頭輕聳，竟自抽搐有聲的哭了。

女人的哭，確是有相當力量，尤其是以麥小喬今日之處境、立場，確能引發聆聽者無限同情，老和尚雖是早巳遁迹佛門之人，但以身當其事，受人之託，雙重壓力之下，亦頗感事態之發展，有些出乎意外。

他是個宿命論者，相信凡事俱有一定之定數，只是在事發之後，定數之前，這一段過渡時間，却是千奇百怪，常有不可思之發展，一個處置不當，容或「人定勝天」，亦非他無可能之事。那是因爲一個人也許因爲所謂的「定數」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但是「生命」的本身，却是操持在自己手中，要是意圖毀滅，自我結束，便是神佛有知，亦是無可奈何之事。

老和尚怕的就是她的任性，那是因爲她確確實實是個任性之人。

「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萬般無奈之下，老和尚也只能祭起了他的最後法寶，一聲聲的梵唱，有時候確實頗有無比威力，確能去濁生清，給人以振發深省之功。

只是這一次却像是在麥小喬身上，並未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忽然她轉過身來，圓睜着一雙流淚的眼睛：「老師……父……啊……老師父……」

聲音裏，充滿了兢慄、驚悸，出雲和尚被她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不禁大大嚇了一跳。

「姑娘，妳怎麽啦？」

「沒有……沒有什麽……」

原本她巳經坐起來的身子，却又慢慢的躺了下來。

老和尚下意識的覺出了不妙，探出手來，意欲去捉住她的脈門，只是指尖方觸及對方的肌膚，麥小喬却慌不迭的閃了開來。

「我很好，沒有什麽……」

說着她又把身子轉到了裏面，像是仍在賭氣，只是那一雙睜大的眼睛，以及含蓄着的無比惶恐，却繼續着，把她帶到了一個極爲陌生恐怖的世界裏。

老和尚吶吶道：「妳可有什麽地方不適麽？」

說話時，只見明法小僧，雙手端着一碗熱騰騰的藥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似地走了進來。

「藥……藥好了。」

老和尚接過來，注視了一下，向明法道：「你可以退下去了。」

「是，老師父！」

合十一拜，明法退了下去。

老和尚注視着麥小喬輕輕一嘆道：「來，把這碗藥服下去吧！」

「這是什麽藥？吃下去有用麽？」

汩汩的淚水，由她那雙大眼睛裏淌了出來，這陣子莫名的傷感，確實使得老和尚大感納悶。

（未完）